武俠世界

蕩寇誌（孤雛記故事之三） 甘丹・著

明朝中葉，日本的海盜與中原流寇和奸商勾結，爲患沿海數千里，備受荼毒達三百餘年。本故事發生在戚繼光掃蕩倭寇之四十年後，倭患又復甦。書中主角藉自己的機智，策動官民及幫會，向惡勢力展開鬥爭。故事穿插着人民對腐敗朝政的憤懣，亦有忠肝義膽的民族意識、友愛親情……



第28年
47

$5.00

編者話　甘丹先生所撰著「孤雛記」，故事情節感人，內容充實，今期刋登該故事續篇「蕩寇誌」，情節更爲曲折、精采。文中描述明朝中葉，日本的海盜與中原流寇和奸商勾結，爲患沿海數千里，備受荼毒達三百幾年，在戚繼光掃蕩倭寇之四十年後，倭患又復甦。文中主角憑着自己的機智、勇敢，策動官民與幫會，向惡勢力展開連串的鬥爭，故事中穿插了人民對腐敗朝政的憤懣，亦有忠肝義胆的民族意識、友愛親情……

☆　☆　☆

本刋歡迎有興趣寫作的朋友投稿，除了徵求古今武俠故事之外，更徵求現代俠情偵探、都市黑社會秘聞、現代科學、星球防衞戰故事等，每篇要有獨立性。字數不超過：八萬字、六萬字、三萬字，爲合。歡迎各地讀友投稿，合則用，不合即退還。

☆　☆　☆

下期刋出的巨型小說「斷玉謎」是馬行空先生另一新作，一根斷玉條之中，隱藏着甚麼秘密呢？爲什麼會引起江湖人物的互相爭奪？欲知個中因由，就得細閱本文，方可知曉。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47期

（總號143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蕩寇誌

孤雛記故事之三　甘丹·文　可飛·圖

三顧方廬　喜獲奇劍

杭州西湖南畔，南屏山麓的「方廬」今天從天而降的，回來了少女主人和四位二男二女的小客。他們是騎着兩隻龐大無比的白鷲「大雪」和「小雪」那回來的。三個女的年紀輕、體重也輕，騎雄鳥大雪；兩個男的年紀較大，體重較重，故騎雌鳥小雪。

龍琥算起來，是第三次再到方廬了，皇甫少華，小梅子和小酒子，是第一次來，看見方廬的幽雅、遙望西湖的秀麗，高興得連五日來，餐風喝霧的連續飛行所受的疲勞，都抛向腦後，雀躍感歎。不一會，整個佔地不太大的方廬，上下裏外的，均走遍了。

少主人方芷君，替他們安排好房間，幾次叫他們趕快梳洗，他們也不理會。大概一連五天，除了夜間投店吃飯睡覺外，每天騎在鳥背上，把他們悶壞了，現在是在做運動，活動筋骨，消除悶氣。

只有小琥陪着芷君，一齊整理安頓一切。

當芷君和小琥走到廚房時，芷君不禁蹙起秀眉，向小琥道：「琥哥哥，今天晚上恐怕大家要餓肚子啦！米恐怕不會壞，白飯是會有得吃。小菜要吃老菜了，菜園子的菜，兩三個月沒有照顧，我看多半老得啃不動了。」

「我們到菜圃裏看看去，說不定能挑到一點嫩的。隨便是什麼都好，今天晚上就湊合湊合算了。」小琥一向非常樂觀，從小就捱飢抵餓慣了的，要求不會很高。

芷君拉着小琥的手，高興地從廚房側門走出菜圃。只看見菜畦上，每埒都整整齊齊的，青綠嬌嫩，有瓜有菜的，長得惹人喜愛。芷君和小琥，高興得擁抱在一起。

芷君道：「一定是方家峪五嬸，替我們整理照顧的。每當我和爺爺外出，她就來爲我們打理。」

小琥親了芷君一下，道：「小君，我們摘呀！」說着，放開小君，自己動手，看見這顆菜稱心，就把它拔下了；看見那茄子紫得晶瑩，採了下來；看見南瓜大而金黃的，也把它摘了。芷君在旁看着，又好氣又好笑。

「琥哥哥，你這樣亂摘一通，叫我怎樣燒菜才好？來一個『百素歸巢』嗎？」芷君本來不想掃琥哥的興，但怕採了吃不下，亦暴殄天物，故忍不住說了。

小琥給芷君的話怔住了，看了看摘下的蔬菜，品種已有六七樣，再按自己心意採下去，豈不是品種多多？自己吃就簡單，吃慣了一品窩的。小君她們就不一樣了，她們是分門別類的，想着，傻笑起來，說道：「對不起，我的老毛病又犯了。古爺爺去世後，我自己懶，能吃的洗淨後，就往鍋裏放，燒熟了就吃，結果，無論甚麼東西，都是同一個味道。」

芷君給小琥引得笑彎了腰，道：「這樣的一品窩，當然只有一種混雜的味道啦！我們就集中的採兩三樣好了。已經採下來的，明天才補採湊合就是。」

* * *

方廬大門前的廣場中，突然又飛沙走石，大雪又飛了回來，向正在花園裏採花的少華、小梅子和小酒子鳴叫。幾天下來，人鳥之間，已建立了親密的感情，他們抬頭向大雪揚手招呼，齊聲高呼道：「大雪，大雪。」



大雪降下時，原來背上還有一位叔叔，肩上還棲抓着一白一翠的小鸚鵡。當那位叔叔躍身跳下時，兩隻小鸚鵡亦同時撥翼而飛，小嘴裏叫着：「小乎」，「小均」的，直向方廬菜圃方向飛去。

「小乎」，「小均」。

「小白——」是小琥的聲音。

「小翠——」是芷君的嬌呼。

「高叔叔！」小琥和芷君齊聲歡呼，很快的便疾身奔了到廬前。再齊聲向「禽朋」高遠道：「高叔叔，你來了，謝謝你爲我們照顧小白和小翠。」

高遠還以爲丐幫長老洪么公，也已經回到方廬的，現在看到整個方廬，儘是少男少女，眞有點不知所措。囁嚅地道：「大雪飛了回來它的老巢，告訴我說，你們回來了，我隨便買了點東西，便立即飛來了。」

小琥這才看到高叔叔手上，提了一大串東西，有魚有肉，有雞有鴨的，高興得連忙將高叔叔手裏的東西，高舉過頭地歡聲嚷道：「好了，好了。今天晚膳，不用吃一品窩，不用吃百素歸巢了。」

高遠、少華、小梅子和小酒子，看見小琥高興得胡言亂語，有點莫名其妙，晚膳有魚有肉吃，値得這樣高興？我們那一餐曾缺過魚和肉的？

芷君曉得衆人不會明白琥哥哥高興的原因，連忙解釋道：「我和琥哥哥剛才在厨房裏，正爲今天晚膳小菜沒有準備好而



發愁，到了菜圃，發覺蔬菜多而鮮嫩，準備吃一餐素菜算了，誰知道高叔叔設想得這樣週到，把肉帶來了，琥哥哥發愁的問題，忽然解決了，你們說他該不該這樣高興？」

少華，小梅子和小酒子，才明白小琥是在爲他們吃的發愁。小梅子和小酒子兩人，是嚐過此中愁苦，印象猶新。少華自小便是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那會嚐過此中滋味？看見琥哥哥爲大家吃的愁和樂，眞情流露，把她感動得流下淚來。其餘兩人，亦因目前身處幸福之中，把過去的痛苦都忘記了，腦子的反應，也隨着處境的角度而變了，心中十分慚愧。

小琥見衆人沒有跟着高興，聽了芷君的解釋，更面露愧容，他本人是聰明絕頂的，只不過沒有機會很好的運用吧了。小琥稍想了一下，便曉得是什麼原因。腦袋瓜一轉，笑道：「今晚有好小菜吃，還愁眉苦臉的？像什麼話？我打保票，當你們晚飯時，吃到小君燒的小菜，一定胃口大開，有一點要小心的，必須縛牢舌頭才好，否則恐怕舌頭追隨了美味，也跑進肚子裏去了。」

衆人這才被小琥逗得笑了。

小琥立即接道：「大家還不幫助小君到厨房準備去？天色已經不早了。」

「不早了。」「不早了！」小白和小翠也說。

* * *

衆人都在厨房裏，嘈吵聲連坐在廳堂中的小琥和高遠，都聽得很清楚。

小琥把敦煌所發生的事情，詳細的告

訴了高叔叔。

「花子爺爺怕我們幾個小的，再長途跋涉的騎馬回來，熬不住苦及諸多不便。因此，叫我們分乘大小二雪，先回來杭州，臘月時再到姑蘇，跟他們相會。」小琥說。

高遠聽了小琥的故事，心中很高興，遺憾的是自己沒有機會參加，但他培訓出來的兩隻白鷲，總算也盡了一點力量，自己也稍感快慰了。於是感慨地道：「這次武林十二奇，除了釋、道兩位外，其餘的儒、丐、酒、醫、帝、后、侯、毒、火、巫都到齊了，而且各顯神通，我沒有參加，眞錯過了一次閱歷的好機會。」

小琥接道：「高叔叔不要洩氣，臘月的時候，大家都會在『姑蘇慕容』世家碰頭，到時有的是機會向他們請益的。只有酒、巫兩位前輩，恐怕來不及趕來吧了！」

「開飯了！」「開飯了！」小白和小翠嚷道，飛進客廳來。隨後，芷君、少華、小梅子三人，各人捧着托盤子走入，小酒子拿的是最重的飯桶子。

小菜只有六盤，外加一大碗湯，擺在餐桌子上，眞是色香味俱全，引得忙了半天的人，食指大動。小琥卻跑了進去，盛了一大壺酒出來，放在高叔叔座前，道：「這是酒囊爺爺，花了幾年時間，在滇貴森林，搜羅到的正牌『猴兒酒』，請高叔叔品嚐品嚐。」

小酒子聽到和嗅到有酒喝，急忙嚷道：「琥哥哥這麼偏心，光顧着高叔叔，把我小酒子忘了。」

小琥用手一拍前額，道：「對不起，小酒子，我眞的把你忘了。這就好了，我還愁沒有人陪高叔叔喝酒，今天高叔叔非醉倒不可。」說吧，又走了進去，帶出來的是大罎子，一點也不愛惜酒囊爺爺的幾年心血。

於是，大家便毫不客氣的動起筷子來，一邊吃一邊讚。不知道是不是因爲自己也動手幫了弄的原因，這頓飯吃起來，各人都覺得特別香。

「好香。」「好香！」小白和小翠，分別站在小琥和芷君肩膊上，也在稱讚。

少華和小梅子對小白和小翠寵得不遺餘力，自己吃什麼也給它們吃什麼，招呼週到，愛惜慇懃到濃時，兩人均鬧着高叔叔，也要爲她們物色寵物，少華喜歡美麗的東西，指定要孔雀；小梅子說她需要一個好助手，替她分辨藥石藥材，選了小狗。小酒子認爲這樣會「玩物喪志」，倒不如杯酒在手好，因此嚷着要與高叔叔比酒。

高遠被他們鬧得有點不知所措。

芷君不得不替高叔叔解圍，道：「少華，孔雀美是美了，但飛翔技能不良，又大又笨，只適宜放在院子裏，不能帶在身邊，有什麼好？小梅子要的小狗，卻是找錯了和尚敲錯鐘，這是『獸友』雷明，雷叔叔的事，與高叔叔無關，待妳見到雷叔叔時，再向他要吧。」

少華和小梅子見芷君說得有理，也就不纏高叔叔了。高遠才鬆了一口氣，全心全意地應付小酒子的挑戰。

眞是「丈夫不可輕少年」，高遠與小酒子比酒，差點潰不成軍。要不是小琥和芷君，搬出這酒是「酒囊爺爺花了數年的心血」，要保護「猴兒酒」，高遠叔叔眞會醉倒，到底小酒子是「酒仙」李後的小知己，確有三兩度板斧的。

「高……高叔……叔，明天……你帶酒來我們……再比。」

「我……帶酒……來……來再比。」

* * *

提早回來方廬的另一個主要目的，是要以小琥爲首，教其他四小的武功；以芷君爲輔的，指導他們書本及醫道上的不足。

第二天大清早，他們就按照昨天晚上，高叔叔騎了大雪走了後，所談的及大家都同意的程序，展開了學習，不要小看這只是小孩子的玩意，按他們安排的緊凑程度，就是大人，也會吃不消。

練武的課程，小琥所安排的原則，是由淺入深，以引起學習興趣開始，然後逐漸提高。

今天爲第一天，練習的是「寒儒」歐陽瑜成名秘技——「鐵畫銀鈎」筆法。

芷君首先講解道：「我們都知道，書法用筆有『永字八法』，即將五筆的正楷『永』字分成八畫。一點爲側，二橫爲勒，三竪爲努，四挑爲趯，五左上爲策，六左下爲掠，七右上爲啄，八右下爲磔。」說着，芷君以筆舐墨在紙上，寫了一個「永」字，在寫的時候，一一加以說明，並指出注意的地方，及怎樣運用筆鋒，怎樣用力、收力、操縱自如。

小琥讓他們稍作練習，補充道：「永字八法是基本的筆法，不要看它簡單，不用苦功，恐怕一輩子也練不好。要不，會寫字的都是書法家了。大家寫的時候，還要注意『五勢』，即鈎裏、鈎努、衮筆、臺筆、奮筆。

「鈎裏：如同、罔兩字，必須圓而激鋒。鈎努：如勿、旬字，要角圓而趯。衮筆：如今、令等字之下點，則應按鋒上下衄之。臺筆：如鍾繇所書的上字，緊策之，奮筆：則如草書的一、二、三，須險策之。」小琥一邊說，一邊在紙上畫，因此三人還可以明白。

少華和小梅子，在慕容秀華和冷凝霜監督下，曾在書法上下過苦功。小酒子在金佛寺時，就沒有這樣好的環境了，只聽善元大師的話，稍爲學寫過字，寫出來的字，只有他自己才看得懂。

小琥認爲小酒子成績差，要罰寫至大家認可時，才准再喝酒，小酒子這一回非要用功不可了。

* * *

經過昨天一天的練書法，總算小琥和芷君指導有方，連小酒子所寫的，也可以免强拿出來露露臉了。

他們進入了書房後的洞窟，方廬只有這裏才能有足夠的空間，可以練武而又不給人窺到。前門已經有高叔叔派來了丐幫弟子看守着，所以他們可以非常放心。

首先，是由小琥和芷君示範。

小琥首先誦道：「相思相見知何日，」

芷君應聲續道：「此時此夜難爲情。」

跟着，小琥以指爲筆，彷彿以芷君的嬌軀爲紙般，環繞着芷君，找她的四肢五官，寫出他所吟的上句；芷君亦相應以指

畫出詩句加以還寫。

少華看着小琥和芷君的飄逸身法，像是輕歌曼舞般，姿態優美，情意綿綿，精神、意念都溶合在詩句之中。她感到非常欽羨，希望自己也能與琥哥哥，一起寫出更美麗的詩句。另一方面她感到此情此景非常熟悉，忍不住驚嘆出聲：「這是合璧筆法。」

小琥和芷君兩人剛好示範完畢，聽到少華的話，驚詫地望着她，齊聲道：「少華，妳說什麼？合璧？什麼合璧筆法？這只不過是我們倆人，興之所至，偶然即興的演出吧了。」

少華滿懷信心地道：「對的，剛才你們所練的，是雙筆合璧的筆法，我在家裏看爹和大媽練『天干八式』和『地支十二式』合璧時，他們練的情景，就是像琥哥和君姐剛才一模一樣。」

小琥和芷君，聽了少華這樣說，回想「地后」慕容秀華所講，和「天帝」皇甫長春在「天乾地坤」仙洞石室，一起演繹「天干地支錄」時，所描述的情況，的確有一點與剛才他們示範時相似。兩人對望了一眼，同時都臉紅起來。想道：的確可以雙筆合璧啊！我們應該好好的想想，創出一套合璧的筆法來。

於是，小琥與少華、小梅子和小酒子，互相湊對，展開實際練習，少華要與小琥對拆，練得非常用功；小酒子是和小梅子湊對，彼此也有一點似模似樣。

* * *

幾天練下來，進度相當理想，大家都能體會到筆法的神髓了，小琥和芷君都很高興，建議放一天假，大伙都到杭州西湖玩玩，恢復幾天來的疲勞。

少華、小梅子和小酒子聽說，高興得跳了起來。

小琥在這高興上頭，卻打了小酒子一悶棍。道：「好是好了，就是有一樣不大好，這要看小酒子答不答應了。」說罷，眼睛看着小酒子，笑了起來。

小酒子看見小琥笑得神秘，心下說道：「大概是要我不要喝酒，我才不上你的當。」想着，眼睛一轉，道：「除了不能不准我喝酒，天大的事我都能答應。」心裏想着，這回難不到我小酒子了吧？

小琥說：「君子一言。」

小酒子應道：「快馬一鞭。」

「大家都聽清楚了吧？」小琥道：「小酒子什麼都答應了，光是不能不准他喝酒而已，是嗎？」

「對！」衆人齊聲答，包括了小酒子在內。

「我想先問問大家，我們小酒子前小酒子後，整天在叫，煩不煩呢？」小琥問。

「煩，簡直煩透了，」衆人說。這次小酒子卻沒有參加了，卻另有異議，道：「一點兒也不煩。」

「你沒有權利發表意見，你的名字是給人家叫的，你自己有叫過自己『小酒子』嗎？」小梅子說。

小酒子被問得啞口無言，心裏立生警惕，連忙不停的高聲嚷道：「小酒子，小酒子，小酒子……」一連自己叫了自己幾十遍。

芷君截道：「你現在就是怎麼叫也沒用了。誰叫你愛偷懶，未學完酒囊爺爺那一套，像他『我老酒鬼、老酒鬼我』的，一早就『我小酒子、小酒子我』的學上。那麼今天就不會有麻煩了。」

「今天我小酒子會有什麼麻煩？」

大家見他現學現賣的，忍不住大笑起來，連話也沒有人能接了。

「不是你小酒子自己有麻煩，而是小酒子如何替我們消除這『麻煩』。」小梅子道。

「妳小梅子的什麼麻煩？我小酒子怎樣才能替妳小梅子解麻煩？」

衆小都是玲瓏剔透的天資聰穎人物，見小酒子還在裝糊塗、扮傻瓜。忍不住齊聲道：「我們的麻煩，就是整天不停的要叫你小酒子、小豆子，麻煩得不想再這樣繼續叫下去了。」

「小酒子，小酒子蠻好聽的嘛！李白也有這樣的詩：『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我小酒子也不想留名，何況李白還說：『古來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看情形我小酒子不想留名也不行。只好『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了……」

小梅子捏着鼻子，截斷了小酒子的話，道：「酸死了，酸死人了！你小酒子什麼都沒有從酒囊爺爺身上學到，那股『酒仙』李後的李太白之後的窮酸氣，倒學到百分之一百零八了，一下子就搬出來李太白的一大堆『酒屁』。我看，你小酒子的名字應該從今天起，改爲李後後了。」小梅子說着，自己也笑了起來。

大家也笑彎了腰，齊道：「對，李太白之後之李後之後，不就是李後後了嗎？」

小酒子也跟了「之後，之後」的算了半天，喃喃道：「李太白之後之後，李後後？對呀，就是李後後嘛！」接着，裝瘋扮癲的道：「李後後，李後之後，『酒仙』之後，那是『酒仙後』了？名字蠻好聽的嘛！」

「小酒子，你不要再裝蒜了，可惜你不姓李，自從出生到現在，你連自己姓甚名誰也不知道，不敢知道，還說自己氣概萬分的『飲者留其名』，留了什麼『名』？假名！不敢面對現實的名，這氣概到那裏去了？這氣概的人是誰？我看你今天就揭曉，歸宗認祖了吧！」小琥苦口婆心地說。

衆人的臉色也嚴肅起來，道：「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那會不敢歸宗認祖的？」

「小酒子」臉色很難看，緊咬着牙根，青筋暴露，身軀抖顫，腦子其亂如麻，心裏七上八下，在作激烈的思想鬥爭，老半天獃獃的，遲疑不決。衆人屛息以待，心下緊張，關心的看着他。

最後，「小酒子」咬牙含糊不清的自己說：「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只見他伸手入懷，拿出一片白布來，滲着斑斑瘀紅色的點子。

* * *

「結草啣環，深嚮佛思，以子事佛，聊表衷心。

難婦梅氏，嫁夫白君，夫郎薄倖，廢家忘恩。

幸遇聖僧，苦語鍼砭，去讒遠色，改過自新。

夫妻同澤，鏤骨銘心，矢志向佛，尤覺未深。

奉獻親兒，皈依報思，濟世導人，廣及衆生。

五兒孤竹，法名智旭，謹誌無爲，莫覓雙親。

皈依兒父母泣血拜」

布帛上字跡潦草，以筆沾血所寫，眞是一字一血，雖是悃幅無華，却字字沁人肺腑。五小讀罷，女的早已流下淚來，小琥淚水盈眶，小酒子已是泣不成聲。

「世上萬般愁苦事，無如死別與生離」，白孤竹(小酒子)的遭遇，比生離死別還要苦上幾分。生離死別往往受到天命的安排，無人能夠逃避。命運與天命不同，只要你努力播種，你必然得有收穫；播種、收穫習慣了，便會培養起個性；有了良好的個性，你可以改變和創造你自己的命運。受命運支配的人，是自己放棄了進取的勇氣，服膺於命運的淫威之下，任其凌辱與折磨。

白孤竹的境況不同，他的命運自他呱呱落地，誕生到這個世界的第一天起，就給他的親生父母代他安排好了。他有自由反抗，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路來走，但在根深蒂固的禮教下，「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孝爲德之本，孝爲百行之源。

大家心中感到惆悵和無奈的原因，是搜盡枯腸，仍無法找到恰當的詞語，未減輕及消解他們的摯友，現在所身受的痛苦與哀愁。但是，即使絢爛華麗的明珠、夜空閃爍的明星、或是晨曦燦爛的旭日，那能及得上朋友關懷所滴下，掛在頰邊的淚珠，那樣閃爍輝耀？

白孤竹看到小友們的摯誠，心下非常感動，勇敢地抬起頭來，豁達地說道：「大家怎麼了？活像剛吃過黃蓮似的，愁眉苦臉的。剛才的愉快都到那裏去了？我們不是說好，要到西湖白相去的嗎？再不走太陽下山啦！走，我們馬上走啊！」說着，擠出一絲比哭還要苦的笑臉。

「竹哥哥——」小梅子叫了一聲，「哇」的一聲，痛哭起來，投進孤竹的懷抱中。

孤竹用手撫着小梅子的秀髮，安慰道：「小梅，我有一種突然的感覺，好像忽然長大了，把世上的事情，看得比從前清楚得多。十多年來，在金佛寺所受的佛法陶冶，從前不徹不悟的，忽然就豁然貫通。佛是什麼？佛就是『覺者』，覺者的自覺異於常人，因爲常人自己迷惑了，被所見所聞所思的事物，迷惑了。僧是什麼？他是佛與人之間的媒介，也就是依法修持，傳授佛法於志同道合的大衆。這是很偉大的事情，有何不好？」

芷君聽了孤竹的一番話，破涕爲笑道：「孤竹哥小小年紀，能像智通禪師般剎那間大徹大悟，眞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正是『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我們還傷感什麼？正如孤竹哥說，我們就遊西湖去吧！」

經芷君這一番激勵，大家的士氣又被提起來。衆人連忙整裝出發，心中愁雲頓散。

* * *

五小像脫籠小鳥，被「老雀」芷君帶領着，先到附近的淨雲寺。芷君雖然是地主，又博古通今，到底還是第一次單獨出門，沒有約束同伴的經驗，今天遇到一撥被關久了的「猴子」，像鬆了牽繩似的，四處闖蕩，歡喜若狂，眞擔心會不會失散？那時，要負的責任就大了。

只有小琥，是芷君最忠心的伴侶，寸步不離芷君，充當標準的護花使者。

「小君，用不着掛心！」小琥知道芷君在發愁，安慰地道：「不用多久，他們就會『鳥倦飛而知還』了！」

芷君向小琥笑道：「我也知這些『出岫之雲』是無心的，只擔心偶一出了岔子，事情就大了。」

「小君，妳信不信，我猜第一個回來的是少華。」小琥想分散芷君的注意力，談別的話題。

提到少華，芷君果然入彀了。芷君很感興趣的反問道：「爲什麼一定會是少華先回來？難道少華惦念你，『一會不見如隔三秋』的，趕着回來看你？」芷君說着，神秘的笑了起來。說眞的，她是想把少華和小琥的關係，拉得攏一點，培養一下他們倆的感情，好讓將來她和少華，彷效「娥皇女英」般，同事小琥爲夫。

「妳說到那裏去了，人家心裏只有妳。妳又不是不知道，拿這種事情來開玩笑？」小琥受了委曲，有一點氣惱，臉兒紅了。

芷君一本正經地說：「琥哥哥，你心裏只有我，我當然曉得。但是我不能太自私，我總覺得，倘若我一個獨佔有你，就會有大禍降臨似的。有了少華與我，娥皇女英似的，一起侍候你，那就不會有相冲相尅的爻相了。你千萬不要不信，我是根據『子平眞詮』、『窮通寶鑑』和『滴天髓』三書的占卜方法推算出來的，相當靈驗。」

「占卜之說，怎可以相信？」

「撇開占卜不談，琥哥哥，難道你就一點沒注意到，少華對你一往情深嗎？」芷君有一點焦急了，單刀直入地攤開的談。

這個問題可把小琥難倒了：要回答不知道嗎？有點違心不說眞話；要回答知道呢？却又不知怎樣說才好？心裏七上八落的，趦趄難言。只好獃獃的，看着芷君露出潔白的牙齒傻笑。

芷君一點也不放鬆，代替小琥答道：「我知道琥哥哥心裏是明白的，就是感到爲難。人家不是公開的來嘛，誰能管得着誰偷偷的愛着誰？愛情是無路不通的，誰都有自由和權利喜歡愛誰就愛誰，誰也管不到別人喜歡愛上誰，即使這種愛情是盲目的！琥哥哥，沒什麼好難爲情的，少華是個好女孩，又漂亮，又端莊嫻淑。她愛上你是你的福氣。任由事情自由發展好了，只要我不反對，你不嫌棄，一切聽天由命吧！答應我，琥哥哥，我求求你。」

「我……我……」小琥還是不知如何作答：「愛不是用眼睛，而是用心……沒有內心的愛，怎樣去維繫？」

「琥哥哥，我們年紀還小，還不懂得愛的眞諦是什麼，但聽過霜姨和秀華乾媽

的故事後，多少也懂得一些了。琥哥哥，你剛才所說的，就是愛的眞諦！愛是用心不是用眼。我不是不相信會有『一見鍾情』這回事，但我絕對相信一見鍾情後，應該還需要多看一眼，去看透對方的心。很多東西有很美麗的外表，那又怎麼樣？就像紅網菌磨菇一般，會使你神經分裂，幻覺幻聽，行爲譫妄、紊亂。人的美麗的外表，可以因患天花而損毀，即使沒有，但人的青春又能保持多久？內心的美，才是老而彌堅，青春長駐，永誌不移的。」

小琥聽得頻頻點頭，被芷君說到心裏去了。心下想道：「我心裏想的，說不出來，小君都會代我表達得這樣好，這樣透徹！這大概是『知己』之交，『心有靈犀一點通』了吧？」小琥展開了如盛放的白菊般的微笑，幸福充滿了整個身心。

「少華能懂得這麼多嗎？」小琥踟躕地說。

「少華會懂的。少華很聰明伶俐，現在暫時不懂，很快就會懂了。」芷君很肯定地說。

「少華……少華她……」

「琥哥哥，君姐，你們在說我什麼壞話？」果然，第一個回來的是皇甫少華。這又可以不可以說「心有靈犀一點通？」小琥把要說的話咽下，不由心中不這樣自問。

「我們在說妳像一隻出籠的彩雀，到處亂飛！」芷君拉着少華的小玉手，打趣地說。

「是嗎？今天是我感到最自由的一天，能讓我做自己喜歡的一切。所以，我特意『放縱』一下自己，毫無拘束的，任由自己熱情奔放，以爲自己會高興得不得了。可是，我發覺自己是高興了，沒有知已朋友在旁分享，好像我的高興欠了光彩，顯不出更燦爛的顏色。所以，我回來了，找你們一起去『高興』。我們走嘛！」

「我也有過這樣的感覺，」小琥道：「當我在廬山，五老峯之巔，拾到『流星』的時候，高興得不得了，認爲自己是世上第一個拾到流星的人，我高興得大聲高呼，想告訴所有人。現在想起來，假如當時是在人羣裡，人家不當我是傻瓜才怪。」

「對，對。剛才我就是給遊人瞪着望。琥哥哥這樣一說，我剛才跳跳跑跑，亂叫亂嚷的，人家眞的把我當傻瓜來看了。」少華說到這裏，臉兒倏然嫣紅一片，嬌憨萬分，小琥突然覺得，原來少華也像芷君一樣美麗，彷如春梅秋菊，難分伯仲。

「除非人已淡漠恬退，很難能做到孤花自賞的境界。世上很多事情事物，必須有襯托，才能顯得出更美。牡丹綠葉啦，英雄寶劍啦，脂粉美人啦……不勝枚擧。人也是這樣。當他中了狀元時，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走告親友，因爲這樣才能顯出他的幸福和榮耀。假如一個人武功，眞能達到天下第一時，他便會感到孤寂。沒有了對手，就像顯不出他的武功高强。他能以武功自娛嗎？」芷君說。

「友情的重要，首先是分享，分享福與禍，甜與苦，喜與樂，生與死……」小琥有感而說，抬頭望向晴空。他抱怨蒼天，爲什麼這樣的吝嗇，不在世上安排多一些友情，使人生能有更多的愛，更多的歡樂？

「友情是這樣的珍貴，可是知己能有幾多人？」少華亦有感觸。心中想道：「想不到這次有機會出外走走，能認識這麼多好朋友，亦見識到不少人間幸福和醜惡，懂得這麼多處世之道，這是我不能在瑯琊宮所能學得到的。」

這也是生長在富貴人家的兒女，所免不了的悲劇。像在溫室裏備受呵護地照顧着，經不起人間狂風暴雨！

* * *

吃過午齋，五小齊集一起。

「上午已經讓大家發洩了不少悶氣，下午我們要眞眞正正了解一下『淨慈寺』了。這樣才能達到『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的眞意，不辜負此行的主要目的。」

大家經過上午的跑馬看花經驗，知道東逛西逐的，看了很多，都懂得不多。大家都點頭同意。

他們由芷君帶領走入一田形大殿，四大殿中分別供奉着五百羅漢，栩栩如生，精神坐態各極肖妙。芷君轉頭看着白孤竹道：「竹哥哥，你的佛教修養最好，就向我們說說五百羅漢的故事吧！」

孤竹見芷君提到他智識最豐富的一門，高興地清清喉嚨，模倣老僧說法姿態，道：「佛學中的『法』，是梵語『達摩』譯過來的，本意就是軌道。佛所說的無量妙勝法門，能令衆生循軌導則，而成正覺，這軌則就是『法』。三藏十二部全是佛法——」

「人家要聽五百羅漢故事嘛！看你扯到那裏去了？」小梅截道，並瞪了孤竹一眼。

「大高僧開堂說法，總會有一番開場白的嘛！」孤竹道。

「我不管什麼『開場白』、『閉結語』，我們要聽的是故事！」小梅再强調一次。

「沒開場白就表示不出我的『佛氣凌人』，說起了就欠了『佛』氣，故事失色不淺。」

「什麼『佛』氣，我現在有的是『沸』氣！」

「什麼『沸』氣？」這回孤竹變得莫名其妙了。

「『沸』氣就是我給你氣得一佛出世，二佛涅盤，三佛昇天，四佛再世，五佛歸位，六佛下凡，七竅生煙。生煙不是沸騰所生的氣是什麼？」小梅像放鞭炮似的，耳朵不靈光的話，恐怕難聽得全。

孤竹聽全了，好像也在漸漸的冒起「沸氣」。

小梅看見孤竹楞在那裏，口定目呆地，便嬌笑的道：「你要不要開始講呀？不要講的話，我們寧可聽君姐的『秀氣凌人』了。」

「對，『秀氣凌人』比『佛氣凌人』好！」小琥和少華，投了芷君一票。

孤竹聽了遽然焦急起來，他怎能放棄這個表露「才華」的機會，忙說道：「好了，好了。那我就不再佛氣凌人，改爲『誘氣凌人』。好了吧？」

「是『秀』氣，不是『誘』氣！」

「小梅，妳講講理好不好？」

「我那裡不講理了？」

「但凡講故事，不是就光講和光聽。對不對？」

「對，聽故事的目的，就是從故事中，吸取故事的教訓，警惕自己，培育自己。」

「這不就是『誘』氣了嗎？」

「什麼又是『誘』氣？」

「聽故事的，是想吸取教訓，講故事的，是『誘』人向善。這不是『誘』氣是什麼？」

小梅愣了愣，沒好氣地道：「好了，好了。算你講得通！那就麻煩你趕快把『誘』氣放出來吧！」小梅忍不住笑了出來，其他的也捧腹笑彎了腰。

＊　＊　＊

從前，有五百名商人，約好大家一齊出海尋寶。幾經艱辛，終於找到了寶藏。大家高興得很，舉行了慶祝晚會，狂飲高唱，樂極忘形。

誰知道這歡樂的歌聲，却給遙遠的海盜聽到。便乘那五百個商人，酒酣耳熱的時候，突襲而至，把五百商人都捕捉成擒。不單把他們花了時間和勞力，茹苦含辛所尋獲的寶全掠奪了，還把他們的眼睛，也剜掉了。

商人們回到家鄉，日夜以眼淚洗臉，痛苦不堪。有人看到了，很同情他們的遭遇，向他們說道：「靈鷲佛氏能救汝苦，汝我重寶，引汝見之。」

商人把家業變賣了，給了那人很多錢，由他帶領着，立志去尋佛。他們一路走，一路行善佈施。最後終於到達大林精舍，見到了佛。

佛特為他們開壇說法，要他們修證「阿羅漢」果。阿羅漢是佛家聲聞乘，斷絕了人間「見惡惑」的聖者的名字。故能將一切見思惑斷盡時，便稱為修証得阿羅漢果。

聽道後的商人，星散各地，化身成各式人等，在世上行善作福，提醒世人：「從生有貪，因貧受苦，因苦得報。」他們現身說法，世人沐澤甚廣。

感恩的信徒，在寺內請巧手木匠，塑像禮拜。塑像雕刻得儀貌各自不同，神氣如生。塑像雕成，衆僧隨即化氣飛昇，得成正果。

孤竹侃侃而談，雖有加油添醬之處，倒也能娓娓動聽，其他四人並不覺得乏味。

當他們巡視到第二十二名佛像時，芷君說：「這是阿濕毗尊者。大家發覺有什麼不同的地方沒有？」

衆人聽說，便遠觀，近視地仔細觀察起來。

「我知道了！阿濕毗尊者，自己單獨佔了一龕，有羅幕。」少華說。

「還有，祂側身偃蹇，斜目覰人而笑。高傲、渺視世人，高不可攀。」小梅說。

孤竹說：「他露出肚皮，衣不蔽體。」

小琥說：「龕旁放置了籤筒，其他龕沒有。」

少華和小梅，聽到孤竹和小琥的話，舉目望去，阿濕毗尊者的肚皮眞的裸露，光鑒照人，顯然是常被遊人撫摸，一塵不染。兩人忍不住也跑了過去，舉起小手，輕撫一番，有滑不留手之感。接着，她們拿起籤筒，各自虔誠的求了一籤。

芷君看着她們兩人走來，嚷着要芷君姐代她們解籤，神秘地笑道：「兩位施主，祈求的是男還是女？」

少華和小梅，聽了君姐的問題，有點莫名其妙。孤竹和小琥，也用不解的目光，投向芷君。

芷君強忍着笑道：「到寺來祈嗣接福的婦人，必詣阿濕毗尊者前炷香摩腹——」

少華和小梅不讓芷君再說下去，嘻嘻哈哈地鬧在一起，要搔芷君癢胲。「君姐，妳壞。我們不能饒妳，非搔癢得不能動才罷。」

小琥和孤竹不明她們為什麼忽然嬉謔起來。

＊　＊　＊

小琥全神看着孤竹和小梅兩人練習筆法，心中大感快慰，因為他們演來絲絲入扣，已登大雅之堂。

芷君和少華兩人，在談着悄悄話，妳一言我一語的，非常熱烈。只聽到芷君喚道：「琥哥哥，你過來一下。讓他們倆自己練習好了。」

小琥聽到芷君叫他，轉頭看見她和少華在輕談。心下突然嚇了一跳，遲疑地不敢走過去，怕面對自己心中所想的場面。

「過來呀！我們一起到書房裏談談。」芷君催促道。

小琥硬着頭皮走了過去，心中忖道：「這次眞是濕手抓麵——要摔也摔不掉。」

三人走入書房坐下。

芷君看見小琥面色泛白，神情緊張，以為琥哥哥病了，連忙拉了小琥的手替他切脈。發覺雖然心跳加速，但脈息正常。關心地問道：「琥哥哥，你覺得那裏不舒服？你臉色不大好！」

小琥說：「我沒有什麼地方不舒服。謝謝妳，小君。」

少華也關心地說：「眞的沒有什麼地方不舒服才好，病從淺中醫呀！」

「琥哥哥沒事的，吃了『朱菓』，百病不侵！我們還是繼續談雙華合璧的事吧，趁琥哥哥也來了，妳就把『天干地支錄』的要訣講講，看對我們的研究有沒有幫助。」

小琥無端端地吁了一口大氣。

少華稍為思索，道：「天干亦分陰陽，陽干從氣不從勢；陰干從勢無情義。五陽皆陽丙為最；五陰皆陰癸為至。」

芷君用手勢叫少華暫停，問道：「這是十干，人所共知。我聽秀華姨講他們拿到天干地支錄時說，天干只有八式。按理應該有十式才是，另外兩式那裏去了？」

少華道：「大媽說過，她們也有妳現在的想法，也想盡辦法找尋欠缺的『天壬』和『天癸』兩式。最後，根據他們當時的造詣，找倒沒找到，却給她們創出來了。大媽警戒我說，這兩招千萬不能用。她說：壬癸是坎卦，體陽而用陰。她為了與爹爹練這兩招，結果元陰受損，終生不能生養。我不知道她說的含意。」

「竟有這種奇事？天干就缺壬癸了？」

「對，就這兩式。大媽還說，這是湊

合『四盡』之數，天二地三，陽竭則陰生，陰竭則陽生，如圜無端，天道能容，地德能載，煞印相生，清和氣協，相生有情，氣勢團結，始有所始，終有所終。」

小琥和少華一竅不通，芷君却陷入沉思。小琥和少華不敢驚動芷君的思路，兩人對目相覷，彼此笑了一笑，臉兒都紅了起來。

小白和小翠飛了進來，叫道：「有客來了。」「有客來了。」

小琥疾步躍至窗前，凭欄望出，只見山路遠處，有一男子，騎了馬緩緩的向方廬這邊走來。

小琥目力很强，一看來人是公治治叔叔，便高聲嚷道：「公治叔叔！」

芷君被小琥一嚷，驚醒過來，問小琥道：「是公治治叔叔來了？」

＊　＊　＊

小琥和芷君，介紹少華、小梅和白孤竹等給剛剛來到方廬的公治叔叔認識。公治叔叔比在秋天時清瘦了，人也憔悴了。同樣是滿臉鬍鬚渣子，顯然有數個月沒有剃過了，照它的長度算起來，顯然上次離開方廬後，忙得連抽空剃剃鬍子的時間也沒有。睡眠的時間，一樣可推想到，非常不足。

芷君心裏感到一陣抽搐，眼睛也濕潤了，關心的道：「公治叔叔，你不能只顧着工作，却把身體也不管，捱壞了。我們感到心痛和難過的！」

小琥知道公治叔叔一定為了自己那塊，在廬山五老峯所拾到的隕石，作了日夜不停的研究，才把身體弄壞了。他心裏一方面非常敬重公治叔叔，對工作的熱忱、專一和投入；另一方面却認為只因為一塊小石頭（金屬），而把身體捱壞了，是不值得的。想到這裏心想非常疚歉。後悔萬分地道：「我眞後悔，因為我那一塊破隕石，却把公治叔叔累成現在的樣子。我感到非常內疚……」

「小琥，小君。」公治治截斷他們的話，說：「你們千萬不要這樣。這完全是我自己的老毛病、老習慣，一點也不關你們的事。你們不曉得煉金這門專業，大概也知道燒窰，燒陶瓷，煉丹，打鐵等專業吧？爐子燒起來，就是欲罷不能的。燒窰的，有的時候幾天幾夜不睡，守着爐旁，看着爐火。假如火的溫度不夠、溫度在窰內散佈不勻，那麼裏邊燒着整窰子的心血，就白費了。冶金的情況也差不多。懂嗎？」

五小雖然沒有親眼看過，聽倒是聽過。「打鐵趁熱」更是自己的口頭禪。各人都看着公治叔叔點頭。

小琥想說：「你可以分開來做啊！」後來發覺現在才說，已經晚了，所以把話咽回。

公治治續道：「小琥的隕石對我從事研究的課題，有很大的幫助。不但促進了我的研究，並且突破了我已往的觀念，使我踏入了一個新的領域，眼前佈滿了很多新的，未能了解的事物。

「第一點，從小琥描述隕石由天而降的情形，由流星變為隕石的過程，是發光物體變為無光體，是由熾熱而冷却的過程。我從來未曾聽過，更沒有親眼見過流星變隕石的詳細情形，故特別感興趣，對這情況加以研究分析。由此我得到以下的結論：首先，正如大家知道的，流星是隕石，是天空中存在的石塊。它能停留在天空中，就像我們年幼時放風箏似的，有一種力量，支持着它，讓它能停留在空中，它的高度當然比風箏高出億萬倍之多。它會跌下地面，是這種力量的平衡突然喪失了，就像風箏斷了綫而飄走般，重新由天而降落地面。

「第二點，流星會發光，帶着尾芒流逝，大家是知道的，一閃而逝於天空之際，若以地下路程計算，這刹那間，流星所走的路程，不下千萬里。流星為什麼會帶着熾熱而下呢？這問題看來似很簡單，却一直繚繞我腦子裏好多天，由離開方廬至到包頭這段路程中，仍苦思而不得其解。直至匆匆走入工場，看見一名學徒，正在脚踏沙石輪上，磨礪刀刃發出燦爛的一綫綫火花時，才突然而想通。」

公治治說到這裏，停頓下來，拿起芷君放在几子上的茶碗，喝了一口，環視地接觸了射向自己的五對欽佩的目光，苦笑了一下。

小琥忍不住說道：「我眞敬服公治叔叔的不屈不撓的鑽研精神，更敬佩叔叔的觀察入微的目光。這整個過程是我目擊的，我就沒有向自己提出過類似的疑問，僅好奇地看着表面的現象，忽視其中所孕育着的疑問！」說罷，搖頭感歎。

孤竹接道：「我就連風箏為什麼會升上天空也不知是什麼道理。」

小梅針對孤竹道：「最好酒是怎樣釀出來的你也不知，這樣你就不知道，世上還有酒這樣東西了。」

提到酒，孤竹興緻來了，忘了公治叔叔的故事還沒有說完，反駁小梅道：「這話妳却說錯了。酒這東西，我在一年多前，才知道世上竟然有這種奇妙無窮的極品，却不是光知道它是怎樣釀出來的啊！」

小梅揮手道：「別打岔子！你牙癢就坐在一旁，啃你的『酒餅』去，不要在我們這裏磨牙，我們還要聽公治叔叔的有趣故事！」

眞是一物治一物，大象也會怕老鼠，孤竹片語不言，乖乖地坐在原處，雙掌放在耳後，作出兜耳用心聆聽狀，引得衆人哈哈大笑。

公治治向孤竹打出同情的手勢，續道：「大家都知道古代的以『木燧』和『陽燧』，及今天的隕石取火吧？木燧鑽木，即能生火，乃因强度摩擦而產生熱力，熱力到達木塊燃燒的程度，便冒出火來。陽燧是利用一只光滑的銅杯，以其內凹的鏡面斜向日光，凹面將日光聚成光束，反射於乾燥的艾絮絨上，片刻即能將艾絮點燃。鑽木起火，金屬相擊起火，硬物相碰起火，光束起火……這些現象的關連是摩擦、熱和光。摩擦生熱，熱生火，火生光的關係。

「大家只知道我們沒有空氣呼吸，便會窒息；亦會將空氣與寒氣聯繫起來，因為空氣流動而生風，令人撥扇時涼快，或北風刮來時寒冷。但不要忘了，燈在沒有空氣的地方是不燃的。因此，在我們治煉家心目中，空氣是我們的必不可缺的助手

，是我們的助燃物資。空氣鼓入爐子越多，爐火就越盛，產生的熱力越强，發出的光越熾。流星在天空墜下，速度很高，與空氣產生劇烈摩擦，生出熾熱和發出强光。

「我在家中有各種各類隕石，都有燃燒過的痕迹。小琥這塊隕石大概原先體積不大，當墜下時，其他的雜質均被燃燒成燼，散失在天空中，變成塵埃，故剩下的全爲金屬。這過程與我們冶煉時一樣，我是將礦石放在坩堝中，加熱焙燒，礦石熔溶了，雜質較輕，浮於表面，將其倒去，乃是金屬。小琥這塊隕石的冶煉過程，却在天空中墮落時，自動完成了。」

五小像聽神話故事般，雖然沒有旖旎纏綿的內容，但大自然的異趣，學者探索奧秘的經歷，另有別一番情趣。他們都聽得津津有味，意猶未盡。

「還有呢？」大家不約而同地追問。

「還有？」公冶治看了衆人一眼，笑道：「還有的啟示的確很多。例如這塊隕石怎會『提煉』得這麼純啦；怎樣才能冶煉出這樣純的金屬啦；把它與其含有磁性的金屬和礦石比較啦；分析其性質和性能的異同啦……太多了，完全是專業的事情，幾天也說不完。你們不會有興趣聽，何況你們又不是我的徒弟，豈不是將我不傳之秘偷了去？」說罷，向衆人擠擠眼，隨即開心地大笑起來。

衆人亦因公冶叔叔最後的打趣話，笑了。芷君和小琥，看見公冶叔叔精神開朗愉快，發出無牽無掛的微笑。他們知道這是一種勝利者的笑聲，只有不屈不撓，排除艱苦困難，花出心血和時間，最後獲得成功的人，才能有這樣的笑聲由衷而出，才有資格這樣笑。他們爲公冶叔叔的成功感到驕傲，感到安慰。

芷君忍不住代表衆人道：「恭喜你，公冶叔叔！我們爲你的偉大成就，感到興奮和高興；更因爲分享到你的勝利而感到榮幸。我們必追隨叔叔的驥尾，爲天下作一番豐功偉績。我們雖然彼此修業不同，所能作出的貢獻因而會各異，但最重要的是決心和壯志，只要各盡所能，又何在乎或輕或重呢！」

衆人聽到芷君的正氣磅礡，繼往開來的說話，彷如暮鼓晨鐘，感到無限振奮，各人心目中，也暗立大志，永矢勿諼。

＊　＊　＊

第二天早上，天色像蒙着霧，仍是灰暗，大家都躲在溫暖的被窩裏，不願起床。

小白和小翠，像受到驚嚇，「不得了。」「不得了！」的，在房內飛撲吵叫，把衆人弄得沒法再睡。

芷君走到窗旁，把一扇窗打開，想換換室內汚濁的空氣。展眼望去，只見庭外一片銀白，雪花像飄浮在空中的鵝毛，飄落在積厚盈半尺的雪褥上面，聽去似乎瑟瑟有聲。低低的浮雲，顯得呆滯而沉重，朔風尖削，東面應露的驕陽，也收斂起自己的光輝。

「下雪了！」芷君高聲叫道。

「下雪了。」「下雪了。」小白和小翠，飛到各人的房間吵鬧地傳遞消息。

小琥自幼生長在南方，僅在詩詞中看見過雪，聽到了小白和小翠不停的在耳邊嚷着「下雪了」，那還會耽延？立即推被，衣服也未換上，穿着襯衣赤足幾個縱躍，走至廳前，趕忙推窗遠眺。眼前展開一望無際的潔白，使人心胸豁然開朗，塵俗頓忘。不禁想起一首浣雲池詩，他更改爲「詠雪」吟道：

「瑞雪本無心，卷舒長自潔，蓋落一鑑空，可賞不可湼。山林湖水間，上下俱澄澈，此景難與言，覽之自怡悅。覽之自怡悅！」

「琥哥哥，塡改得很貼切嘛！」小琥身後傳來芷君的讚賞聲，把小琥從沉醉中喚醒，回身向芷君點頭致謝。

「琥哥哥，你衣服也未穿好，趕快去穿上，要不很易會着凉。要知道天氣已經冷了。」關懷之意，來自內心。

小琥才發覺自己僅穿着襯衣褲，立即羞澀得滿臉緋紅，邊走邊說道：「我現在去穿衣服。」

芷君正在奇怪其他三小爲什麼還未露面，却見到公冶叔叔邊走邊伸着懶腰地進入廳堂，看見芷君已坐在窗前，揚手道：「昨天晚上睡得很甜！」

芷君仰視公冶叔叔臉色，發覺鬍子已經刮了，雙頰微泛紅潤。心中忖度：昨晚服了一劑，有了功效，看來照方多服幾劑，很快便復原了。道：「公冶叔叔，你把鬍子刮去，顯得年輕了。」

公冶治用手摸撫下巴，笑道：「兒子都娶媳婦了，當老爺子還能說年輕？小君，你在訛我高興吧了！」走到窗前，遠眺西湖雪景，續道：「西湖雪景，另有一番美態！我還是第一次看到西湖瑞雪呢！」

芷君接道：「『金沙泉湧雪濤香，灑作醍醐大地凉』，今年雪下得早，明年可慶豐收了。」

「瑞雪慶豐年，誰說不是呢！」

菜圃子方向傳來小孩歡樂的叫聲，芷君心下想道：「這幾個小頑皮今早爲什麼這樣乖？會自動自覺的準備菜餚。趁公治叔叔也在，我就弄幾味特別的，慰勞慰勞他們吧！琥哥哥這位小老饕，也很久沒解饞了！」

＊　＊　＊

這頓午飯是女家班包辦了，公冶治、小琥和孤竹，均不准參加。孤竹早就把高遠叔叔送來的彩繪瓷罈女兒酒花雕瓶蓋打開，現在不能喝，嗅嗅也好。小琥還額外的替公治叔叔多準備了一小瓶酒囊爺爺存在這裏的猴兒酒。

廚房裏的嘈吵聲忽然停了下來，廳堂閑坐的三位男的，反而突然覺得不習慣，彷彿不見了些什麼。不到盞茶時間，吱吱喳喳的嬌聲又響了起來，通往廚房的走廊來處，嫋娜多姿地走出三名女性大廚司，每人雙手捧着托盤，托盤上各放兩味小菜。人還未走到廳堂，誘人的香噴噴餚味，已經把坐在那裏的三名男人，吸引得站了起來，跑到餐前，等着幫忙端菜。

一共八菜一羹，擺得滿桌子的。

女孩子們分兩次走，才把菜端完；男人們看着小菜，不好意思先動筷。孤竹好不容易等到人齊，正要動筷子的時候，芷君却又說起話來：「今天算是爲公冶叔叔擺的小型慶功讌，明天雪停了，我們再到

湖畔『天上天』再補一桌豐盛的，好不好？」

「好！」孤竹的聲音最響亮。

「好。」「好。」連小白小翠也讚成通過。

「我們首先敬公冶叔叔一杯。」孤竹說。

「我也敬叔叔一杯。」小琥說。

「這是香菇燜鷄肫；那是九轉大腸。」少華說。

「那是糟溜魚片；這是蝦子鍋豆腐。」小梅說。

「這是乾燒冬筍；那是清炒蝦仁。」少華說。

「冷盤是凍鷄和鹽水鴨。」小梅說。

「西湖豆腐羹。」少華說。

「甜品：高力豆沙，桂花香藕糊。」

小琥這幾個月來，有很多機會嚐試名菜，他發現相同的原料，料理方法不同，味道色香大大相異。小君燒小菜他試過很多種，今天擺在桌上的，除了清炒蝦仁外，其他的，他都還沒有看見過。於是食指大動，連忙每樣都嚐了一塊。

大家都吃得很香，尤其是三名女的，吃得特別香。芷君和小梅，經常入厨，吃得香的原因是：一方面今天的菜確是燒得好吃；另一方面今天這頓飯是爲公冶叔叔洗塵和慶功。少華覺得香的原因又不同了，它是：這是她此生第一次入厨，雖然不是她自己親手燒的菜，她所做的都是輔助工作，亦是缺少不得的工作。她在工作時，曾這樣的想道：「奇怪！從前我不屑做這種微小的工作，也不願幹活，因爲怕沾汚了我的手，認爲它是屬於下人做的工作，還心中暗笑娘親和大媽，但凡爹爹有好友到訪，或是爹爹心情不好時，她們總會親自入厨，弄幾味精緻的小菜。今天我才體會她們的心意了！原來自己親自參與的工作，得到別人的讚賞，自己心裏所感受的快樂，是這樣美麗，這樣沁甜的！尤其是自己心愛的、敬佩的人欣賞時，心中的快慰，簡直就像是鮮花怒放，琴瑟和鳴！」

人的識辨能力，無論對生活、自然、書本、藝術、或別人，往往受到家庭環境、教育情況、交友際遇和自己的愛惡觀念所左右。某一個人認爲有意義的工作，他人往往不以爲然。其實世上每一件工作，不論大小，均不能或缺，都有它存在的肯定意義。人們往往被好高騖遠，貪大好功……等「偉大」概念蒙蔽了。

＊　＊　＊

酒足飯飽，大家一起收拾好殘席後，坐在廳堂中閑談。聽公冶叔叔講武林逸事，最有趣不過。

公冶治三句不離本行，講了一個漢朝叫杜詩的官，很有傑出的才能。不但官做得好，廉潔愛民，幾年間升爲南陽太守，同時也是一名機關消息設計名家。他看到舊式常用的鼓風設備很笨拙，農民所用的鐵工具缺乏，乃設計了一種『水排』，利用水流動的力量，來推動鼓風的器具，用力少，鼓風多，效率很高。

「我家中的工場，就是利用這種鼓風方法，來冶金和打鐵的。要不，小琥的那塊隕石，也熔溶不了。同時，我也不能依照它，冶煉出接近的新金屬來！」

「公冶叔叔，你按照隕石的特性，冶煉出同樣的金屬了？」小琥高興地問。

「我把我手頭上收藏着的礦石，凡含有磁性的，都試過，最後從藍色的硼砂球（瓷釉、畫色）、水礬土，湊至一定的比例，加熱至白熾程度，除去雜質而得。一共花了我兩三個月時間。」

「這種金屬可以打造刀劍嗎？」芷君問。

「當然啦！而且打製時，比打鐵還容易。光芒閃亮，不生銹，不怕腐蝕。唯一的缺點是昂貴。我也試過把它混進鋼鉄中，效果奇佳，把鋼的性能提高了，又硬又韌。是很理想的兵器材料。」

「太好了！」大家同聲感歎。

「我替小琥用那塊隕石，打造了一大一小雙劍，小巧玲瓏，便於攜帶。」

「是嗎？太好了，琥哥哥有劍用了！」少華最感高興，續道：「公冶叔叔，你帶來了沒有？」

「當然帶來了，要不，我千里迢迢的跑到方盧來玩嗎？」公冶治看見幾名可愛的小孩心急的樣子，笑了出來：「哈，哈！就放在房間我的包袱裏，你們誰去把它拿來吧！」

一溜煙似的，一下子跑去了三個，少華輕功好，跑在前頭，孤竹步子大，跑第二，小梅跑得最慢了，跟在後頭直嚷：「等等我，等等我！」

「等等我。」「等等我。」小白和小翠也在湊熱鬧。小琥本來也想去，看見芷君沒動，他也不動了。

好一會，才見他們三人姍姍而來，少華雙手捧着一個一尺八寸左右的長形布袋，小梅的則全長不到一尺，孤竹空着手在後。

公冶治接了兩個布袋在手，把較長布袋的細繩解開，抽出一把全長約一尺二吋的，連劍帶鞘的小劍。外表樸實無華，與平常不同的地方，是劍鞘上多了一對用鹿皮所造的扣帶子。鞘匣鯊皮所製，沒有任何裝飾。

公冶治手按機括，抽出短劍，大家目光頓時一亮，彷彿廳堂突然與室外一樣，佈滿寒雪。衆人凝目望去，看到一尺二寸長的劍刃，彷似一泓秋水，澄澈晶瑩，寒氣襲人，劍身泛着螢華，蜎飛蠕動。

盞茶時間過後，衆人的目光仍未能離開短劍，大家枯窘心思，也找不出貼切的形容詞語，來讚嘆它的美麗。

少華打破沉寂地歎道：「大媽和爹爹的『干將』和『莫邪』，與它一比，也會黯然失色！」

公冶治閒言驚問道：「原來干將莫邪，已再度出土，並流轉在令尊及令堂手中。可惜我始終緣慳一面，未能目睹此千古奇兵！」

芷君接道：「公冶叔叔不要失望，很快便可在『姑蘇慕容』世家見到他們了。到時你可以觀摩一番了。」

「眞的？那就太好了。魚腸、巨闕看過了，就差干將、莫邪、湛盧、純鈎，昆吾、龍泉等。」

「名劍都有很幽雅的名字，公冶叔叔，這短劍命了什麼名字？」小梅問。

「沒有，我曾經想過，但想不到恰當的。你們幫着想想看。」公治治說着，將短劍還鞘。拿起另一個小布袋，把它打開。衆人看到的，是一個用鯊皮包着的尺長圓筒，約有僅可盈握的粗細，與方才小劍相同的地方，就是亦有鹿皮扣帶子一對，完全看不到有刀柄外露。衆人不禁把奇異的目光，轉投向公治叔叔的臉上，只見他好像預知他們一定會詫愕般，面帶神秘的微笑。

「你們感到奇怪吧？嗄？其實這小的小劍不是一把用手握着用的劍，而是一柄『飛劍』！」

「飛劍？」衆人異口同聲地驚嗟。

「是的，飛劍！」

公治治說着，右手緊握圓筒，將筒子開口的一端，瞄準廳堂側的木棟，手按機括，簧弦響起的同一剎那，一綫白練疾射而中木棟，深入達柄，衆人僅覺白練一閃而沒，木棟僅露長約四吋圓形劍柄，沒有護手，却有一條連肉眼若不注意，也難發現的黃橙橙絲綫，繫於劍鐓與公治叔叔手握的鯊皮圓筒之間。

「小琥，過去將劍拔來。」

小琥走向離公治治有一丈二尺距離的木柱，將一把刄長約五寸的小劍拔出。衆人眼前驟亮，小劍所泛螢光，與剛才的劍相同。

公治治將小劍接回手中，展示衆人。大家發覺，這小劍劍身設計，與大劍不同。大劍僅有稜鍔(凸)，小劍設有釿(凹)槽。五小面面相覷，不明原因。

「從醫學角度分析，內臟不能見氣，氣入血洩，難於治理。」芷君說：「因此，大小二劍用處不同，設計也不同。對嗎？公治叔叔。」

公治治讚許地點頭道：「對。兵器的用處是以其傷敵，故兵器的設計觀點，就是考慮在各種不同的境況下，用什麼兵器可以傷敵。當然使用者能否掌握到兵器的優點，盡量將其發揮出來，也非常重要。否則多好的兵器也沒用處。我輩兵器設計家，亦常常針對此點，希望能製出兵器，以協助用者之不足，因而林林種種，除了十八般兵器外，還有很多外門兵器及暗器。

「劍爲兵中之君子，常與『書』並列。古人文士常懸身邊，彬彬君子之風，神靜氣閑，風流倜儻，此乃劍氣賦予的風采也。因此，我輩鑄劍者，鑄劍之始，必先祀神，方能鑄劍也。」說罷，手在鯊筒一撥，絲綫自行卷縮，小劍隨入筒內。

公治治見衆人又感詫異，解釋道：「由於小琥的隕石金屬不多，不足應用。我苦思數日，才得一法將其充分利用。我是以原來的隕石金屬，鑲在我所傚治的金屬之中，鑄鍛出大劍。鑄出大劍，仍餘下一小塊，又花了我數日心機，設計出小劍。」說罷，又將大劍出匣，遞給衆人互相傳看。

小琥曾聽芷君說過，一般利器多爲鑲造出來。他曾經仔細檢視過，芷君轉送給他的匕首，却找不出鑲造痕跡，估計因爲匕首所用金屬不多，又是公治叔叔專誠送給芷君的，故全用貴重金屬製成(其實乃用貴重金屬包於韌性鋼胚之外，故看不到鑲口)。現在聽到此劍是鑲製，故特別注意鑲工。小琥運足目力，才隱隱看到劍刄週邊二分內，顯出極微的金屬色澤略有差異的界綫，成鋸齒形，繚繞整個劍身，其精細眞巧奪天工，令小琥佩服得五體投地。

「公治叔叔，這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驚世傑作！」芷君感慨地說：「我認爲它們的名字，也應該出類拔萃的。我建議大劍名爲『霄漢』，小劍則喚作『彗芒』。大家認爲怎樣？」

「『霄漢』是天際，穹蒼的意思，隕石是由天上來，很切題，也有意思。」小梅說。

「不要忘了它還有高曠至極的內涵。」孤竹半帶捉狹地補充小梅的不足。

「這名字再貼切不過了，既表達了劍本身的特點，又顯出鑄劍者——公治叔叔的偉大。好名字，我讚成！」少華高興地說。

「『彗芒』呢？」小琥見他們興高采烈，笑問道。

少華搶着道：「『彗芒』更妙了。流星俗名掃帚星，又叫彗星，流逝時拖着光明的尾巴。小劍是由流星金屬鑄鍛而成，叫它『彗芒』最恰當，何況現在的設計，又可將『彗芒』重現？因此，我認爲君姐的命名，妙極了，眞不愧才女之稱。」

芷君裝起老氣橫秋的聲調，道：「少華，怎麼敢開起老姐姐的玩笑來了？」說着，忍不住「噗嗤」地笑出聲來，引得衆人嘻嘻哈哈地笑成一團。

好一會，小琥才忍笑說道：「大家對小君所提出的名字，還有什麼異議？」

說眞的，自公治叔叔提出，要他們想想，替大小二劍命名後，各人腦瓜子裏都挖空心思地在想，甚麼「秋水」、「寒光」、「流瑩」、「風雪」……都想遍了，總覺未能愜意。聽到芷君所提的，把他們所想的都表露出來，那還會有什麼意見，大家都不迭點頭同意。

「大家都通過了？」小琥見到各人又一次點頭，轉頭面向公治叔叔道：「公治叔叔認爲怎樣？」

公治治一清喉嚨，道：「我的責任是鑄劍，現在任務已了。命名是大家的事，既然同意，那就好啦！我個人認爲，這兩個名字『霄漢』、『彗芒』，令我感到自豪，足償我數月來所花的心血！」

「那我們怎樣把名字刻上？」少華問。

「要刻的話，當然由我來刻啦！」公治說：「但只能刻於劍鍔末端，那裏的金屬較軟。」

「『彗芒』所繫的絲綫，這樣細小，很易斷的啊！」小梅擔心地說。

「妳千萬不要小看了這蠶絲！它是我花了很大的代價，才換回來的『天蠶絲』，不怕水火刀劍，合九牛二虎之力，也拉它不斷。」公治治說。

孤竹對「彗芒」能自動發出及收回，感到驚奇，問道：「『彗芒』眞是名符其實的飛劍！他怎麼會隨意出入的呢？」

公治治看了孤竹一眼，道：「小竹，它是由一套精心設計的機構，簧括裝置，嵌在外包鯊皮的鋼筒內，加以控制的，收發由心，並可連發。」

「這機構裝置，一定非常複雜了。」少華說。

「複雜是肯定的，我是由『蜀中唐門』的『火樹銀花』和『星離雨散』的暗器裝置，『偷』學而改成的，當然還要自己加上回收的機構。」公治治說說。

芷君有點不明，道：「蜀中唐門的火樹銀花和星離雨散，是他們的不傳之秘。公治叔叔怎能得到？」

公治治答道：「我並沒有得到它們，我只是聽到描述的啓示而已。幹我們這一行的，對新奇的東西，均會自然地挖空心思，分析其中奧秘的。因此，我對它們的結構，早有腹稿。」

芷君理解地點頭，正如她自己，偶然聽到有什麼新的病例產生，她亦會挖空心思地尋求起因和治法的。

「這一對帶扣，緊釘在劍鞘鍊上，有什麼作用？」小梅拿着劍鞘，左比右劃，苦思不得其解，覺得它們有失觀瞻，影響名劍風範。

公治治彷彿看出她的心中想法，道：「小梅，妳不要追求外表美觀，而須着重實用。『彗芒』藏於袖中，更收出其不意之效也。」

* * *

經過公治治，芷君和小琥的討論，決定將芷君轉送給小琥的匕首，分配給小梅。「彗芒」賜給少華，「霄漢」留給小琥。本來芷君要把她自己的那把匕首，要轉送給孤竹，但孤竹拒絕了，原因是他現在是帶髮修行，佛門人身懷利器不像話，芷君才算了。少華亦拒絕要「彗芒」，認爲自己像小梅一樣，分到一把匕首，便心滿意足了，何況匕首又是鑲珠帶銀的，正合他和小梅愛漂亮的心意。

芷君將少華拉入房間，姐妹二人說了半天悄悄語，才將少華說服了。

授劍儀式摘定在明天吉日舉行，時間爲辰時。

芷君主張儀式要隆重，對「霄漢」和「彗芒」表示敬意，大家今天必須齋戒沐浴，然後參加明天的典禮。

芷君將香案上燭台香鼎清理好，請公治叔叔將「霄漢」和「彗芒」，一上一下地承放在案中央的撐架上，然後炷香燃燭，供奉在案上。

一切妥當後，各人依次上香禮拜，表達各人的敬意。整個廳堂瀰漫着肅穆氣氛，令人心情產生虔誠敬意，連公治治本人，也感到芷君這樣安排，無論對他自己，及對其他各人，都同具一番深意。

遊湖逢親嚴懲惡霸

兩天過後，雪停了，冬天的太陽，已從東山露出久違數天的笑臉。可以說是風和日麗，但天氣比落雪那幾天，還要冷上幾分。路上的積雪給路人踏成一片泥濘，初冬的雪不能積得久，已經開始溶了。

方盧的主客，本來準備要到湖的東畔「天上天」午宴的，發覺路上泥濘難走。當行至「映波」橋前，看到「不繫園」(西湖著名畫舫之一)正在橋前落客。於是改變了主意，以舟代步，盪漾湖中，細賞西湖初雪美景。

女堂倌泡上茶來，畫舫上艙客閣立時充滿芳香，一壺龍井斟在雪白瓷杯裏，碧翠清瑩，惹人不禁起杯輕呷，頓時清心意閑，倚着湘簾垂地的臨水軒窗，凭欄遠眺。

當舫撐近「鎖瀾」橋時，艙下傳來絲竹聲，接着聽到一低沉哀怨的女聲唱道：

「往事沉吟，舐犢情懷，覓遍江山。地凍天寒，青衫人老，倍覺傷心。十年憾事重尋，回想處山高水深。蹙束眉峯，緊索腰帶，憔悴而今。」

歌者唱到末段，幾乎泣不成聲，免强以沙啞聲調，唱完歌詞。

芷君被那凄怨的歌詞及歌聲，賺下同情眼淚。

少華和小梅也眼眶紅紅的。

孤竹彷如陷入沉思，好像老僧入定。

公治治大概見得這種場面多了，無動於衷。

小琥却突然生起孺慕之情，自從古爺爺去世後，就沒有發生過的。他忽然思念起古爺爺，同時亦思懷從未謀面，亦不知究竟是誰的雙親。

芷君忽然對站在一旁伺候的女堂倌道：「麻煩姐姐請方才唱歌的女士上來領賞。」

女堂倌襝衽應諾，下艙而去。不久，引着一名衣衫襤褸，面容憔悴，尚帶淚痕，四十不到而兩鬢斑白的中年婦人，登上閣艙來。

婦人不敢抬頭，襝衽作福低聲說道：「不知貴客招呼小婦人前來，有何吩咐？」

芷君見婦人談吐得體，心生好感，低聲婉言道：「小女子乍聽大娘歌詞，悽酸哀怨，不禁灑下同情之淚。」

婦人聽到芷君的話，惶恐地道：「小婦人感懷身世，隨口而歌，豈料有傷貴客遊湖雅興，尚請貴客原諒。」

「大娘請勿誤會，小女子從歌詞中，知大娘舐犢情深，骨肉離散，正在四海飄零，尋覓孤雛。是以同情大娘境遇，專誠邀請大娘上來，願聞其中原委。大娘可否坐下詳談？」芷君說着，拉了一張椅，肅請中年婦人坐下。

婦人踟躕不前，心懷顧慮。何況想到自己幾經唇舌，才能說服「不繫園」老闆娘，許她暫試客席歌手，假如自己不識抬擧，妄與貴客同坐，壞了規矩，豈不是將自己的飯碗打破？

芷君猜想到該婦人猶豫的原因，寬解地道：「大娘，我等僅是數名稺年小孩，僅有一名叔輩陪隨。我等江湖兒女，素以俠義爲懷，請大娘萬勿介意。『不繫園』方面，我等自會關照，決無委屈大娘之理，大娘可以放心。請坐，請入坐！」

「放心，放心！」，「請坐，請坐！」

婦人突然聽到小白和小翠的說話，感到奇怪，抬頭向芷君望去。眼前出現一名全身潔白的小仙女，看着她臉露溫暖和靄的微笑，右肩白色帔風上，停着一隻翠綠色的鸚鵡。婦人被小仙女友情可親的待人態度感動，不忍堅持己見，隨即依言坐下。連聲告罪不停。

芷君這才有機會看到婦人臉孔，只見她面色蒼白，愁眉深鎖，臉容憔悴，像是飽歷蒼桑，整天以淚洗臉般惹人同情。若

不是經年受到永誌難忘的不幸遭遇的折磨，令她兩鬢霜白，臉生皺紋，倒仍是一名美人坯子。

芷君道：「聽大娘之口音，不像是江浙人氏。」

婦人道：「貴……姑娘說對了，貧妾乃洞庭岳陽人氏，夫家姓龍……」

芷君聽說婦人丈夫姓龍，很有好感，望了小瓏一眼，却看到他不像平常一般，回望着她微笑，現在却目瞪舌結，凝視着龍氏目不轉睛，面露極之關注神情。芷君心生疑念，忖道：「瓏哥哥從來沒有這樣失態，對陌生人這樣凝視不瞬。今天突然這樣，難道——」想到這裏，心中已有計較，說道：「龍伯母，妳我一見如故，請勿拘禮，更不要拘束，讓我來介紹我的同伴，與妳相識。」說罷，也不理龍氏反應怎樣，續指向各人道：「這位是我們的世叔，複姓公治名治。」

婦人立即起身，斂袵萬福，公治治也欠身作揖。

「這位是我的乾妹，複姓皇甫，名少華。」

隨即將孤竹、小梅和自己都介紹了，留着小瓏做壓軸好戲，特別隆重介紹：「這位哥哥，也姓龍，單名一個瓏子，其實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誰？只不過憑身上配帶有紅玉珮，珮上刻有龍和虎——」

芷君不能不停下來，不再繼續說下去。芷君在介紹小瓏時，特別注意龍氏和小瓏二人的反應。當芷君說到小瓏姓龍時，龍氏身形又是一震。當聽到小瓏不知自己身世時，龍氏身體也開始抖顫。當芷君說到紅玉龍虎珮時——

龍氏突然抬起頭來，向小瓏含淚望去。眸子通過淚水，濛瀧地看了一個英俊青年，遠遠地走來。他不就是自己朝思暮想，常懷心坎的龍哥哥？他越過高山，跨過溪流，跑過草原，走過花叢，來到她的身邊，奉獻給她他的心。她突然感到自己非常富有，擁有了天空和全部星斗，擁有了山水良田，和所有的鮮花和彩鳥。天色在變，在驚風駭浪中，一小一大的雄鳥給狂風吹散，大的被怒海吞噬，餘下的雌鳥仍掙扎飄蕩狂風之中……

「龍伯母！」芷君看到龍氏失神地，望着瓏哥哥而陷入沉思，眼淚如斷綫珍珠，點點滴下，心中感到十分驚愕，忍不住將龍氏從悽愴的回憶中喚醒，並遞過一方潔白的手帕。

龍氏從緬懷過去中甦醒過來，遲鈍地對芷君遞來的手帕，毫無任何反應。目光凝在小瓏臉上，全身劇烈抖顫，雙脚無力，全身軟弱，就要虛脫倒下。芷君連忙把她攙扶入自己懷裏，並將她移向椅上坐下。

龍氏目光沒有離開過小瓏的臉，兩唇又像戰抖又似想說話地上下歙動。芷君憐憫地替她揩抹眼淚，少華則給她餵呷一杯暖茶，送下芷君從藥囊裏取出的碧綠色藥丸。

龍氏的神態漸漸穩定下來，激動和恍惚的情緒也淡了，感激和抱歉混和在一起地望了芷君苦笑點頭，像是說「謝」。最後目光又不捨地投向小瓏。

小瓏呆望着這刹那間所發生的事情，換在平日，不用招呼早就自動伸出援手。今天却像着了魔，癡呆地注視着龍氏，對發生的事情事若無睹。

「龍小哥……你是越廣……人嗎？」

小瓏聽到了，却不識回答。

「對的，他是從越廣來的，却不知是什麼地方人。」芷君代瓏哥哥回答。

「我……請恕我冒昧！我可以看看他……他的紅玉龍虎珮嗎？」龍氏心情突然又緊張起來，身體也起了幾陣輕微的抽搐。

芷君拍拍龍氏肩膊，撫慰地道：「龍伯母，請你不要緊張，慢慢來。我們是瓏哥哥的摯友，瓏哥哥的事，龍伯母的事，就是我們的事。瓏哥哥也被今天的事嚇唬得呆了。我先把他弄醒，然後再把他的龍虎珮拿給你看。」

芷君走向小瓏背後，在其右背足太陽膀胱經的心俞穴上，輕力拍下，小瓏的心氣恍惚神態，隨即消失。驚愕地望着各人，像是問各人發生甚麼事。當他看見龍氏，望着他苦笑時，才記起剛才發生什麼事，眼中無故地流下淚來，很想大聲痛哭一場，才能泄去心內的抑鬱。

「瓏哥哥，龍伯母想看看你的龍虎珮。」接着，在小瓏耳旁輕聲道：「快拿給我吧，她可能是你的親生娘親。」芷君怕小瓏又像剛才一樣，急氣攻心，故先給瓏哥哥一點思想準備。

小瓏聽言心下驚喜交集，連忙從襟前伸手而入，將掛在胸前的玉珮，由頸項脫下，交給芷君。

龍氏以抖顫的雙手接過玉珮，雙手立即將玉珮緊握，壓向胸前，像是忽然找到失去多年的深愛紀念物，突然復得，內心舒慰萬分。然後突然驚呼道：「瓏兒！」

不知道從那裏來的力量，龍氏突然座上立起，衝向小瓏，將他緊緊地擁抱入懷裏，彷佛怕他突然又會在眼前消失般，嘶叫道：「瓏兒！」聲淚俱下。

「娘親！」小瓏也痛哭出聲。

芷君、少華和小梅，已經是淚人兒了。

公治治和孤竹，也滲下了同情淚。孤竹心中還多存了一個問題：瓏哥已找到了娘親了！我呢？

人生要走的是一條迂迴曲折的小徑。它是自己必定要走的路，不管它將會引領你到那裏，你也得走。你可以憧憬夾道中，花妍蝶麗，果實纍纍，但你却很難鑑賞到它的芬芳甜美，因爲你心切地要趕向前走，希望豁然開朗的大道，將會比現在看到的或可以得到的好得多！

小瓏和孤竹過去所走的路不同，現在走的是同一條路了，但各人所看到的，所遇到的，就不相同，爲什麼呢？孤竹想道：這就是命運！命運就是這麼喜歡作弄人。兩人同吃一條魚，我吃時會哽骨在喉，他却不會。

* * *

母子十多年的離散，又能偶然重逢所產生的激動，在緊密的相擁，抱頭痛哭中，像是得到了補償，而漸漸平復了。眼淚中像含有靈露，它具有的神效，比一萬張嘴更具說服力，因爲它能使人彼此心靈互

通。

孩子雖然沒有在母親的膝下長大，但常常在她心裏。龍氏一看到小瓏，就知道他是她的兒子，如小瓏看到龍氏，就產生無形的親切感，孺慕之意一般。這是上天賜給所有動物的天性，祂以它來傳送祂的愛。

「瓏兒！」

「娘親！」

母子二人，把世上一切事物都忘記了，世上只有他們兩個人。妳望着我，我看着妳，仔細看清楚彼此的一切，常懷心裏。

「龍伯母，瓏哥哥，你們今天母子重逢，應該高興才是，不要再悲傷了，悲傷很壞身體的！」芷君說。

這句話把母子二人，從虛渺中拉回現實。意識到還有這麼多人，在分享着自己的幸福，小瓏首先感激地，望了一眼芷君，見芷君向他點頭，領悟了自己的謝意，才分別望向各人。

「她就是我的娘親！」小瓏重新自豪地向各人介紹：「我一眼看到，就知道她就是我的娘親！」

「恭喜，恭喜！」衆人異口同聲向母子二人道賀。

「恭喜，小瓏。」「恭喜，小瓏。」小白小翠說。

龍氏展開很久沒出現的慈祥笑容，向各人還禮後，道：「早知道瓏兒有這麼多良師益友在一起，我就用不着這樣牽腸掛肚了！」

芷君吩咐女堂倌將畫舫，直撐向西湖東畔的「天上天」。然後與少華一齊，左一個，右一個的，將龍伯母携扶重新入座。三名女孩子，就這樣圍着龍伯母，妳一言，她一語的，說個不停。難怪有人這樣說：女人走在一起時，嘴巴不能按實計算。這時就是這樣，三加一結果得五。

閒話有時是可愛的，而最可愛的地方，就是可以縮短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她們很快便廝混得水乳交融了。

龍氏從來沒有經歷過，像現在般被幾名美貌如花的女孩子，小鳥依人般盤纏左右，春華秋實，奇葩異卉，應接不暇。這會是事實嗎？這是頓飯時間前，龍氏連想也不敢想的事！

小瓏不能濟身入娘親膝前，只能靠近地坐着，看得多聽得少。心中却非常滿足和幸福。

「龍虎珮……」

「龍虎珮？它是龍家的家傳之寶，聽說還是宋朝御賜的。龍家世代書香……」

「羊皮小册子……」

「不要提那勞什子了，就是因爲它，龍家才會遭受橫禍……幾乎是滅門之禍……。」

氣氛又開始凝集愁雲，芷君立即把話題岔開。

畫舫這時已抵達西湖東畔。

* * *

「瓏哥哥，我想通了。」

「小君，妳想通了甚麼？」

「我想通了有關『天干地支錄』的合璧要訣了！」

「眞的？那太好了。妳是怎會想通的？」

「我聽到公治叔叔那天說，熱生火，火生光之後，幾晚在床上把天地、干支試着把它們聯起來，想了很久，才想通了。」

「天干地支，只不過代表次序順列的東西，怎會有連繫呢？干支相配以紀年，地支以紀時而已。」

「瓏哥哥，你說的是一般我們日常的用法。在酒泉時，你不是說要學奇門陣法嗎？天干地支的運用，就是奇門陣法的架構之一。」

「奇門到底是甚麼？是一個門派嗎？」

「據我所知，奇門有兩個解釋：其一是出自『五音奇胲用兵』，爲陰陽奇秘之要也；其二是出自『易緯乾鑿度』的『奇門遁甲』了。前者是『兵法』，後者則流爲『術法』了。」

「兩者有何分別？」

「初期『五音奇胲』用於行軍運兵；『奇門遁甲』則用於星占問卜。兩者都是以『連山』、『歸藏』、『周易』爲依歸。」

「小君，我搞糊塗了！怎麼又出來了『連山』、『歸藏』和『周易』了？」

「瓏哥哥，它們統稱『三易』。『連山』是說，象山出來的雲，連綿不絕；『歸藏』則說，世上萬物，都歸藏在那裏；周易却道，易道周普，無所不備。」

「這樣說來，我覺得周易把連山和歸藏，歸納了起來，最爲全面了？」

「瓏哥哥，你說得對，我也認爲這樣。連山和歸藏過於空泛飄渺，難於捉摸，不像周易那樣易通易明。」

「小君，那麼我們要創的合璧方法，主要是根據周易了？」

「你說得對。周易是以『太極』爲中心，分化爲『兩儀』。兩儀就是陰和陽，它們絪縕交感，變化無窮，暫於瞬息，微動於靜；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聽來非常抽象，亦很難捉摸嘛！」

「當你懂得其中的奧妙時，便不難理解了。對抽象的東西，最好就是體會，不能夠言傳。我們開始練習時，你就立即意會了。」

* * *

方廬書房中，今晨很熱鬧，大家都在練書法，他們都同意，自己的書法不好，「寒儒」絕學的筆法也練不出神髓來。芷君拿出珍藏的幾幅摹搨，展示衆人。

「我爹也珍藏了很多搨本，爹爹把它們當作寶貝，鎖得密密的，我難得有機會欣賞。」少華說。

孤竹道：「拓本有甚麼稀奇，我也用墨搨過金佛寺的碑石，得過搨本了。聽說這裏岳王廟就碑石林立的。」

「但凡廟寺都有碑石啦！你未讀過禮記的祭義中，有一句：『既入廟門，麗於碑』嗎？」小梅說。

少華怕他們磨過沒完，搶着說道：「摹搨以罕爲貴，像這幀『蘭亭集序』，是王右軍的稀世傑作，我爹就想盡辦法，沒法得到。」

「這『烏金搨』是先摹後搨倣本，但它仍能保持王羲之的風格，秀麗飄逸，飄若

浮雲，矯若驚鴻，沒有半絲媚態和俗氣。故亦可說是珍品。」芷君說。

「學到甚麼時候，我才能寫得這樣好？」小梅有點洩氣，寫字寫不好，欣賞還是懂的。

「王羲之共有七個兒子，只有王獻之一人，能承繼王羲之的餘緒。說明書法世家，亦不一定能學得好書法的。小梅，王獻之也把妳剛才的問題，問過他的父親。你猜王羲之怎樣回答他的兒子？」

大家都在想，都想不到應該怎樣答最好。

「他父親緊蹙雙眉，指着階前十數隻養金魚的缸道：『你寫完這十八缸水，就會寫得好。』」

大家都是聰明人，聽了芷君這番話，知道練書法無捷徑可循，更無僥倖可圖，只能勤勤懇懇的多多揣摩和臨摹練習。

芷君看到大家頹喪的樣子，續道：「怎麼了？洩氣了？我就是怕你們誤會要把自己變成書法家，我們要學的是書法的神，不是法。要都學全了，寫完十八缸水，鬍子也要拖到地上去了！」

少華和小梅「噗」地笑了出來，齊聲道：「君姐，妳又不會長鬍子！」

芷君笑道：「我說的是他們，又不是我們。」

孤竹道：「甚麼他們、我們的，到底『酒家』在那裏啦？」

「酒家？誰說過酒家來？你大概想喝酒想瘋了？」小梅說：「現在我們是在『臨池』（練習書法），喝酒還早着呢！」

「芷君剛才的話不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嗎？那我就『借問酒家何處有』了。這麼簡單的話也聽不懂！」

小梅沒有回答，光是用手指着掛在壁上的「蘭亭集序」，向孤竹作了個鬼臉。

「這算甚麼？」孤竹問。

「『杏花村』呀！」小梅答。

孤竹無話可說，氣得滿臉通紅。衆人「格格」偸笑。

「好了，好了。別胡扯了！」芷君說：「神就是用筆的風格，筆鋒的走向，力的輕重，字的格局安排……等等。我們練的筆法是用在武功上，武功遇敵時才能致用。現場就是一幅畫，我們要作的，是在這幅畫上提詞、落欵。這提詞、落欵所寫的位置、大小、體格都不能隨便，因爲它們有調整畫面重心，配合節奏，起相成相輔的作用。稍有差錯，就會成白珪之玷。」

少華附和地說：「我家及外公家有不少字畫，我看過不少，爹爹說，題字本身是一門藝術，一門學問。一幅畫經過好的題字，不啻錦上添花，還能點鐵成金。」

瑯琊宮皇甫家是將相之後，姑蘇慕容是武林世家，歷代珍藏下來，字畫當然不少。

芷君說：「詩和畫都是藝術，僅表達形式不同吧了，它們都各有各的領域各局限性。畫的表現是具體的，有可以看到的形象，但局限於單一畫面；詩却是抽象的，字裏行間，可以突破時間和空間，上下縱橫十萬八千里，一拉即來。大家有沒有體會到？」

小琥自幼對字畫有特殊的感受，因爲古爺爺也有兩三幀心愛的字畫，由於生活潦倒，古爺爺忍痛把它們賣了，賣前曾再三觀賞，長嗟短嘆！小琥當年年幼，甚麼也不懂，僅知道將畫變賣後，帶回不少錢，也就懂得畫可以變錢的。畫能換來飯吃，這印象深深地記在心中。因此，他在「寒儒」的「塘畔山築」，「千手華佗」的「方廬」，「天帝」的「瑯琊宮」……都非常注意「値錢」的字畫。漸漸地也就喜愛起來，對字畫有濃厚的感情，亦懂得一點欣賞的樂趣，也有一點心得。

「題句恰當，有取長補短，打破局限，創出新境界。我賣的字畫雖然不多，但發覺題詞與繪好的畫配合得好，產生相得益彰，完整豐富，把美的境界，提得更深，推得更廣。眞是『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甚至詩中有詩，畫中有畫。」小琥說。

「對，我們要練的，就是這種境界。題字可以是四個字，也可以用兩句詩，一首詩或散文小說，甚至長篇大論，但亦可以少到只寫上一個姓名，叫作『窮欵』。」

「那麼字畫上的印章，又起甚麼作用呢？」小梅被引起了興趣，要尋根問底。

「印章看來與字畫無關，更與我們練這套對敵筆法無關，其實有很大的節奏和穩定作用。字畫要蓋上印章，是在最後的程序階段，我們不妨把它看作爲我們預期的『戰果』。一方小小的鮮紅色小印，打在字畫上，所收的效果會顯得更突出，就如我們施敵與某一程度的血的懲戒，所收的特殊效果一樣。說來有點大煞風景，大家意會便算了。懂嗎？」芷君最怕流血，她認止戈不一定要流血。

衆人點頭表示瞭解，小琥却意猶未盡，道：「一幅字畫，原作者有時落印很多，『閑章』『印語』的，豈不是有幾個『戰果』？」

「琥哥哥問得好，『戰果』只能一個。勝、敗、和只有一個結果。書法家經常在整幅字的右上角打一長方形的『閑章』，我們稱它爲『起首章』，正如我們在戰鬥開始時，先來一個『下馬威』，或『殺雞儆猴』般，用之適當，令畫生色不少，與左下角的『名章』相呼應。『閑章』雖寥寥數字，却意味雋永，可展露作者的學問及修養。如『困而知之』、『未雨綢繆』『福至心靈』、『懲前後』……等等，我們可以隨意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意念，收到鎭陣的效果。」

「這樣說來，畫面、閑章、題字、名章，便成爲有機的組合了，畫面的重心，可以由我們隨意調節，大不了再加一個『壓角章』。對嗎？」少華說。

「『閑章』多數比『名章』大一些，這樣對我們這一輩名不見經傳的，就能起更大震嚇的作用。」孤竹看見「蘭亭集序」的閑章大於「名章」，有感而說。

「印章是紅色的，我們一定要見血才成？」小梅憂心地說。

「朱印目的令畫增色，視之醒目，並不一定要流血的。任何畫面缺不了印，正如打鬥場面少不了流血般，只要不可有多餘的印，用之適當，流血多寡是可以控制的。」芷君說這話時，心中也這樣問自己：江湖爲甚麼就不能停止打打殺殺呢？

「人們因爲自私、縱慾、貪婪、缺乏自我的約束，忙於做出損人利己的事，也

給自己帶來後患及困難，使他內心常處於不安靜之中。『江』需要堤堰來馴服其狂湧奔流，『湖』亦需要有高山來做它的屏障。正義人士，就是這人慾狂流的高山和堤堰，他們有時不是想這樣做，而是不能不這樣做，否則生靈荼炭，人慾氾濫！」芷君作了補充。

* * *

方廬多了一位龍伯母，芷君爲了對她有更貼切的照顧，特地從方家峪僱來兩名丫環，專責侍候。

早飯後，大家圍在廳堂，閑話家常。公治治談起他們冶鑄這個行業，原來在宋、元、明的改朝換代之間，也歷盡滄桑。家家有一本難唸不經，不說是沒有人會知道。

公治治說：「物先腐而後蟲生，史載歷代王朝，均在後期，晚節不保，政治腐敗，民不聊生，致令人民羣起反抗而走向衰亡！『塔塔兒』（蒙古韃靼人。）成吉思汗滅宋，版圖顯赫，亦難逃厄運，被明所滅。我們冶鍛業，在兵荒馬亂及重建家園中，都受到飄泊離散，及政權壓迫之苦！」

「帖木眞羨健尚武，驍勇善戰，的確闖下不少汗馬功勞。曾有人說他『深有大略，用兵如神』。可惜他爲了戰勝對方，常常不擇手段，殘酷地屠殺手無寸鐵的人民及降卒，並且焚毀城堡，破壞一切文化成就，給被征服的地方，帶來極大的災難。」芷君亦感慨地說。

「遼、金時，蒙古人與中原商人，在邊境的指定地點，進行互市。他們以牲畜、馬匹、毛皮等，來換取中原的絹帛、鐵器等手工業品。當時中原『鐵禁』甚嚴，蒙古人很難取得中原的鐵器。金兵犯宋後，禁令寬弛了，流入蒙古鐵器也多了，更有躲逃兵災的冶鍛匠人，徒向蒙古，製造馬鞍、馬具、弓矢、槍茅、甲冑、刀劍及其他武器，爲塔塔兒的入侵中原，創造了條件！」公治治說。

「一般商人，爲了蠅頭小利，而妄顧國家利益，危及民族安全。他們當時只能委曲求存，又焉能卓見及遠呢？如今朝廷頹廢，眞是『既無俸祿以養廉，故縱賄賂而爲蠹』，凡事撒花（人事、人情，即賄賂之意。）等物，均向人民壓榨勒索其血汗也。」芷君說。

「我所擔心的就是這種情況！自明太祖朱元璋，趕走韃子，統一中原後，中原數百萬頃被韃子用作牧場的良田，長滿野草，朝廷火力施行重新開懇政策，需用鐵器很多。因此，將冶鍛匠人，戶分『住坐』和『輪班』兩班。輪班工匠，除定期輪流應役以外，餘下的時間，歸自己支配，製成的產品可以自由販賣。百多年來中原有二十餘萬匠戶，所生產的鐵器之多，中原銷售不了，乃北售給女眞，沿東售至東瀛。恐怕又是一次『重蹈覆轍』的事情又要發生了。」

「這並不是『杞人憂天』，北方女眞，就即是滿人，已經是『待機而動』多時了。」芷君接着將月前在敦煌所發生的事件，由始至末，告訴了公治叔叔。

誰會料到，夷蠻戎狄，竟然用中原製造的鐵器，來屠殺中原的人民呢？

* * *

個多月很快地過去了，離開姑蘇相會的時間也近了。芷君等五人，連同公治叔叔，準備提早出發，先到蘇州等候，可以有空遊覽一下蘇州名勝。

芷君正想與方廬負責站崗的丐幫聯絡，拜託丐幫當他們離開方廬，前往姑蘇時，應加强照顧，仍留在方廬的龍伯母。誰知剛走出方廬，却遠遠看到「禽朋」高遠叔叔，乘着「大雪」正要降落方廬。

「高叔叔，我正有事要麻煩你及通知你，不想你恰巧來了。」芷君說。

「小君，我也有要緊的事通知妳呢！」高遠說。

「有甚麼事？我們入廳堂再談吧。」

芷君和高遠走入廳堂，向龍氏說道：「這位是高遠叔叔，這位是琥哥哥的娘親，相信丐幫弟子已報告給你知道了。」

「這位是包頭來的『今冶子』公治治公治叔叔，當代的大冶煉、鑄鍛家。」

高遠先向龍氏作揖道：「恭賀龍伯母母子團聚未能及時到來恭賀，尚請龍伯母見諒！」

「高大叔折煞老身了，請勿多禮！」龍氏連忙起身站側，斂袵還禮。

高遠再向公治治道：「久聞公治先生大名，今日幸得識荊，幸甚，幸甚。」

「『禽朋』之名如雷貫耳，彼此，彼此。高兄請上座詳談。」揖罷肅客讓坐。

衆人寒喧一番，然後落坐。

「高叔叔說有重要事情通知，不知是何事？」芷君問。

「丐幫杭州分壇，『窮書生』古允如，近日接獲頻頻傳書，告稱沿海一帶，屢次受到倭寇騷擾，商船被搶掠，並擄奪壯丁人口。」高叔說。

芷君道：「甚麼地方來的報告？」

「蓬萊幫、青龍幫、黑鮫幫、巨鯨幫，及福州府丐幫分壇等。」

「這樣說來，倭寇遍及魯、蘇、浙、閩四省了。」芷君驚訝地總結。

「據福州府報告稱，粤省海豐一帶，亦常受到掠刦。福州分壇已傳書汕頭分壇，派員察查。」

「沿海五省，均受侵擾了！洪長老已接到報告了吧？」芷君說。

「洪長老是在蕪湖分壇接到報告的，現正在兼程趕至蘇州途中。」

「我們也正要趕到蘇州『慕容世家』與他們相會，通知古允如古香主，有進一步消息，彙總蘇州分壇吧！並麻煩他派專人來照顧龍伯母的安全及飲食。高叔叔你也帶大小二雪，到蘇州來會合，好嗎？」

「小君放心，一切會按妳吩咐辦妥的。我亦隨後即到蘇州，洪長老也下令叫我去的。」

* * *

江南的冬天並不很冷，自從下過那次冬雪後，天氣一連晴了四五十天。杭州至蘇州，僅二百里路程，走路頂多三天，騎馬兩天便到了。五小已經很久沒鍛練脚程了，因爲不用趕時間，故他們選擇了步行。公治治這個多月，在芷君的藥力補助後，精神非常旺盛，缺乏的只是運動筋骨，聽到專走旱路，正合心意。

他們取道杭州、崇德、嘉興、蘇州而

走。累了的話可取水路漕水(運河)北溯而上，安排得很理想。

當一行六人，在臨平打尖後，再上路時，風漸漸比上午尖削了，太陽也蒙上了霧一般的面網，淡淡地發着光。灰色的流雲，變得呆滯和沉重。禿枝上還未脫盡的枯葉，經幾陣朔風的吹掃，也全部飄向遠處。整個大地，在黯淡的日光下，換上了憔悴淒涼的面貌。

「看光景，要下雪了。」少華說。

「天氣還這麼暖和，怎樣下雪，下雨倒像。」小琥說。

「你這一說，說明你是由很南的地方來的。」孤竹取笑地說。

「我的確是從很南的地方來的嘛！」小琥說。

「所以你從來就沒聽說過『下雪暖和，溶雪冷』這句話！」孤竹說。

「沒有聽說過有甚麼奇怪？人家琥哥哥上一次還是生平第一次看到下雪呢！」小梅說：「你告訴人家為甚麼會這樣，不就結了？」

「對不起，我也不知道甚麼原因，只是聽人家這樣講，我也這樣說而已。」孤竹被小梅問倒。

「人家說你是狗屁，你也說你是狗屁？」小梅說。

「對，人家說你是狗屁，我也說：『妳是狗屁！』」孤竹說。

小梅囫圇吞棗，正要不辨味道地高興，忽然覺得孤竹的「錯」認得未免太快了，大反往常的「吊死鬼抹粉」死要臉習慣，又見他人抿嘴輕笑，才意會到便宜被孤竹討去了。啐道：「死人竹哥，你真是狗嘴裏長不出象牙！」隨即追着孤竹要打，兩口子便一溜烟似的，一個走一個追，遠遠的走向前路去。

雪開始下了，首先是小片子。小琥接在手中一看，見到雪花的結晶光怪陸離的，圖案整齊對稱，變化萬千，正要仔細分辨，却又被掌上熱力溶了。內心對世上一切事物的奧秘，生出莫測高深的感覺。

雪越下越大，前路的視野亦受阻隔，衆人恐怕走在前面的兩小有失，便收起踏雪尋梅的心情，把脚程加快，與兩小盡快會合。

* * *

前路果然發生事情。十數丈前的一個村集入口處，小梅和孤竹被十數名打扮各異的人圍着，不知在爭論着什麼，只見一名年輕女子，被人用繩索綑着，在掙扎哭啼。兩名家丁打扮的大漢，把她捉得牢牢。

衆人走近，見一身穿着並非中原服式，寬袍大袖，皂色大袍，綴以『紀伊』數點字樣，腰束寬闊布帶，左右各插長短兩把似刀非刀，似劍非劍的烏鞘武器的中年男人，正操着不純正的官腔，指着小梅和孤竹怒斥道：「格呵哪娘的，嘩他老子想呵哩花姑娘的，呵哪奶臭未乾小癟三，敢掃嘩他老子的興？」

小梅聽他一邊指着自己鼻子，一邊揮手的，嘰哩咕嚕的像唱急口令般亂說一通，好不容易才轉過腦筋來，笑得彎了腰地道：「看你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打扮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又學人講話，却又歪嘴學吹喇叭，吹出一團邪氣！」

額頂兩側剃得光光的中年寬袍人，聽得一頭霧水，不懂小梅在說什麼，轉頭向着那頭戴方巾，身着儒衫，留着鼠鬚的瘦小中年人「咪呃」的說幾句。那長老鼠鬚的中年人，連忙「嘰哩呱啦」地，時而張開雙手，時而像比高低般將手高舉過頭，說了一大套，說罷彎腰鞠躬不迭，腰彎及膝，滿臉諂笑。

「呵哪嗒小子的哇，也怕嘩他老子的呢！」說着，用手拍着胸膛，裂開嘴唇，露出森森黃牙，嘿嘿冷笑。接着又對鼠鬚中年人「呱啦咕嚕」的說了幾句，一把將他推向站在數步外的小梅和孤竹。

鼠鬚儒士硬着頭皮，清清喉嚨裝腔作勢地，向小梅和孤竹道：「你們兩個兔崽子聽着，俺是崇德石門石家屯包師爺是也。今謹奉俺家石員外貴賓，紀伊四郎太爺之命，勸你兔崽子少管閒事，否則俺家太爺會把你們砍成八塊，兩人共十六大塊。」

小梅等看不慣這種阿諛奉承，助桀為虐的卑鄙小人，剛才不知和那人不似人的鬼子，亂說了些什麼，誑得他這樣高興，現在又向他們狐假虎威的，大吹法螺。小梅嗤之以鼻的道：「大師爺，看你眼斜心不正，鼻歪意不端的，生平一定好事不幹，壞事做盡的為虎作倀的儒門敗類，壞鬼書生！光天化日，强搶良家婦女也敢幹，暗地裏做的傷天害理壞事還能會少？姑娘我今天就先刮你討厭的鼠鬚，掌你的狗嘴。」

只見小梅身子略一晃動，寒光一閃，「劈拍」連聲，包師爺但覺人中兩旁一涼，兩頰頓時火熱，愣立當場，雙手下意識地摸向臉上燙痛處，發覺每天要捻着才能幫助於出點子的命根鬚子，不見了，急忙在地上亂找。

「要找你的耗子鬍子嗎？在這裏！」小梅攤開左手，那兩撇鼠鬚真的在她的兩指之間，搖曳晃動。

包師爺看着小梅手中的鬍子，差點流下淚來。心中不禁想道：「完了，捻不到鬍子，這回文思枯萎，江郎才盡了！」

紀伊四郎見包師爺和小女孩二人，本來說得好好的，忽然連看也未看清楚，包師爺被打了幾下耳光，連臉也紅腫起來，遽然心頭大怒。

「媽巴子的格，呵那打狗的呢，還要看嘩他主人呢？呵哪把嘩他紀伊四郎太郎面子呢，往那裏放格？」說着將兩袖口，往肩上掛起，裸露雙肘，擦掌磨拳，準備動手。

孤竹見鬼子已動肝火，惟恐小梅有失，搶前說道：「老子格呢，喜歡格呢打鬼子太郎的啦！呵哪打呢，最好找嘩嗒的我了！」

鬼子聽孤竹亂說一遍，居然句句都懂，只見他暴跳如雷的「嗨！」的一聲斥喝，六尺長一泓單刄彎形長刀突然出鞘，紀伊四郎目瞪孤竹，然後變為雙手共握刀柄，將刀高舉過肩，指向漫天飛雪的天空。

「百煉鋼刀！」公治治脫口而呼：「倭夷的刀劍，有百煉精純的，放在有日光的屋檐下，就滿室輝曜，性剛而帶韌，可斷凡鐵。」

孤竹知道公治叔叔，在提點自己注意鬼子手上的刀，故微微點頭表示知道。心下想道：「今天我小酒子就將你這個不知死活的鬼子，來試試我幾個月用功下來的厲害，好讓你再不能在中原作威作福，欺凌弱小，飛揚跋扈，趾高氣揚。」將小梅關心他而遞給他的匕首接下，對着目眥欲裂的紀伊四郎，輕蔑地笑道：「看我佛爺今天大大發慈悲，大開方便之門，代你鬼子『剃度』了，好讓你六根清淨，不再為惡人間！」

紀伊四郎聽不懂孤竹的正語，目瞪着包師爺要他翻譯。包師爺吃了小梅的虧，大概加油添醬的說了些什麼，紀伊四郎聽了七竅生煙，連招呼也不打一個，揮劍就「嘻嗨」一聲，向孤竹當頭力劈而下。兩人所站距離僅三四步，紀伊四郎刀長六尺，加上手臂及前踏半步，刀鋒如泰山壓頂般，似想將孤竹砍開兩邊，立死當場。

孤竹見紀伊四郎的刀勢强勁，離頭三四尺，已感刀風襲體生寒，心下也不敢怠慢。待紀伊四郎招式已老，不能變式時，才脚側踩七星，居陰布陽，轉杓為魁。紀伊四郎那雄渾的一刀，旋即劈空，但覺額頂一涼，頭髮瀉滿衣襟。耳朵却聽到身後有人冷笑，前方敵人已失去踪跡。嚇得他橫刀連忙向後撥掃而去，以防敵人從後偷擊。

紀伊四郎轉身過來，只見敵人已在身後，向隨行伙伴，似狂風掃落葉般，霎時便把他們紛紛點倒。所擄來的少婦，由三名女孩，正在替她鬆綁。紀伊四郎懷疑自己所看到的，是否屬實，沒提刀的左手，不自覺地往頭上一摸，發覺自己牛山濯濯，嚇得冒出冷汗，呆若木雞。

跋扈的人不會對仁慈的警戒感恩，反之，他會將它當為莫大的羞辱。失敗有時會使人氣餒，但亦會使人將骨頭化為頑石，產生一種像狗被趕入窮巷的反撲頑抗，明知不敵，也孤注一擲。紀伊四郎的心情就是這樣，只見他稍作思量，便咬牙切齒的，操起倭刀，奮不顧身，向孤竹衝殺過去。

這一刀是紀伊四郎得意的殺手之一，端的極為凌厲，氣勢雄勁，先聲奪人。那知敵人並未嚇倒，反而不退而進，突有一縷光華，架向自己長刀，只聽「嗆」的一聲輕響，聲若龍吟，自己手中突然一輕，突見一溜青光，斜向飛出，「嗆」的一聲，沒入路旁枯萎的樹幹中，看來竟似是自己半截刀刃。紀伊四郎瞪目看去，原來自己的寶刀，已剩下半截，身形嚇得踉蹌後退數步，連忙左手抽出右側短刀，變為兩把短刀在手，嚴陣以待。

「呵哪打的，好刀，好刀……」紀伊四郎說。

「嘩他的當然好刀的呢！」孤竹說。

「呵哪娘的，用寶刀呢，打勝不武。」

「嘩他老子，不用刀呢，亦可打鬼子太郎的呢！」孤竹說着，把匕首入鞘，拋還小梅手中。

「嘩他四郎哇，叫呵那小子呵，見識見識大和呢！」說着，丟了雙刀落地，必恭必敬地，垂手向孤竹鞠躬行禮。

孤竹被鬼子這先兵後禮的異常行動，弄糊塗了，見別人向自己尊敬行禮，那有大剌剌全單照收之理，也就免强欠身還禮，眼珠兒半點也沒放過紀伊四郎，看着他還有什麼異動；如何搬出他的竹內流，真揚流的箱底貨色，如何兜賣？

衆人這時早已將被綁女子繩索解開，並已問出原委始末，現待再見東瀛徒手搏擊功夫，然後再作處理。

少華和小梅，看見兩人突然不再打鬥，又彼此互相行起禮來，場面的滑稽，前所未見，頓時忍俊不禁，「格格」地笑出聲來。

芷君以手勢制止，道：「聽說東瀛有這種習慣，對敵前後，均互相行禮。當然，應該出現在正式公開比鬥的場面，表示彼此尊重！」

孤竹與紀伊四郎兩人禮罷，彼此面面相覷。只見紀伊四郎行功運氣後，「嗨！」的一聲，擺開迎敵架式，一動不動，目瞪孤竹，頗似以靜制動，採取守勢。

孤竹不知紀伊四郎的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也就只好將全身隨即搖曳晃動，彷如喝醉了酒站也站不穩。

紀伊四郎見孤竹吊兒郎當的，對此次搏擊輕蔑忽視，心下大怒，忖道：「這小子一點不把老子看在眼內，擺出亂取(自由搏擊)姿態，我紀伊四郎還跟他客氣什麼？找着崩水(破綻)，就給他一個巴投(拋摔)狗吃屎的，叫他受用受用。」想着，睜眼看去，但見孤竹全身都是崩水，崩水太多，變得好像沒有崩水，這點似老鼠拉龜，無從入手。氣得紀伊四郎咬牙切齒，呷唔亂叫

孤竹見紀伊四郎只聽樓梯響，不見他出招，忍不住向他招手道：「呵哪鬼子哇，光是吹鬚碌眼呵，不敢打格呢？」

孤竹這一招手，紀伊四郎好不容易才看準崩水，突然一個箭步，左足進入孤竹右脚內側，雙手前伸，抓向孤竹胸前衣襟，左膝微屈，待雙手緊握孤竹上衣後，右足提起，脚底按向孤竹腹部，左膝盡屈，臀部着地，全身後傾，借勢直蹬右腿，雙手用力把孤竹一拉，借背部着地及右腿屈蹬之力，將孤竹隨即拋摔身後而去。

紀伊四郎心感這個巴投做得漂亮，猜不到敵人這樣稀鬆的不堪一擊，躺在地上正想欣賞敵人「叭噠」般摔個狗吃屎的聲音，誰知道聲音却久久不來。紀伊四郎旋即發覺情況不對，敵人雖然個子細小，但亦不應身體輕若無物？自己的力氣全未用上，敵人就應力而去，真是邪門？

紀伊四郎立即轉身起立，但見孤竹優閑地立於身後，展唇微笑，身上半點泥漬也沒有。紀伊四郎愣立沉思，不明自己這下巴投怎會失手？

芷君看看天色，道：「黔驢已技盡，別花時間耍猴子了，我們還要『拜訪』石家員外呢！」

孤竹聞言，朗聲對紀伊四郎道：「呵哪鬼子聽到嗎？嘩他老子不想耍了，叫呵哪鬼子你，也嚐嚐他少林擒拿絕技格呢！」

語聲甫落，但見孤竹醉步踽躅，可是紀伊四郎又難以捉摸，彷彿自己也喝醉了，眼前鬼影重重，不知那處才是敵人所在，被迫亂拳打出，消極防禦。但所發之拳，拳拳皆空，連敵人衣袂也碰不到。正驚

詑問，只覺自己左腕突然一緊，手腕被敵人五指緊握，拇指按着脈關陽谿穴，立即感到臂部酸輭無力，失去抵抗能力，隨着敵人拇指壓力增加，頓時滿眼金星亂舞，遽然暈厥倒地。

＊　＊　＊

衆人押着包師爺等數十各已廢武功的家丁和紀伊四郎，走入崇德鎮，將他們交給當地的鎮撫，控以强搶民婦之罪。鎮撫使怯於當地惡霸石中貴的淫威，本待拒接此案，當堂釋放一干人等。後經少華打起「姑蘇慕容」的招牌，並說明立即取道向石家屯，聲討懲戒石中貴，鎮撫使這才喜上眉梢，連聲道歉道謝。

這才走出鎮撫大門，衆人但見門前鎮民圍觀人等，集結得水洩不通，齊聲歡呼，向幾位嚴懲惡人的英雄致敬。其中有人高聲吶喊道：「打倒石惡霸！」，「打倒吸血鬼石中貴！」，「為民除害英雄萬歲！」……一呼百應，場面混亂激動。吶喊聲威助長了人羣的激奮情緒，隨即變為騷亂。三數十人突然擁入一家綢庄，諸多破壞，並將店內囤存的無數綾羅綢緞，拋出路中心，集砌成堆，瞬間着火燃燒，羣衆圍火亂舞，嘶叫吶喊，狀若瘋狂。

芷君舉目望去，遙見被毀綢庄，高懸金漆招牌，名叫「石家絲綢庄」。芷君心中不禁想道：「難怪鄭震的採桑曲，有『去年養蠶十分熟，蠶姑只著麻衣裳』這一句。看來崇德這一帶蘇杭產絲區，像石中貴這種魚肉蠶農的地主惡霸，委實不少。地主平時欺榨剝削，敢怒而不敢言。今天驟聞有人强出頭，將石中貴的師爺及護院爪牙打了，還解送官衙究治，那能還不大快人心，激起公憤？

羣衆激憤情緒，隨着火焰已成灰燼，也漸漸平息下來。芷君看時機已屆，向小琥打眼色，叫他趁此時發言，以利借用羣衆聲勢，邁伐石家屯。

小琥意會芷君心思，運功朗聲蓋越喧嘩道：「各位鄉親父老，大家平時受夠了石中貴的欺凌，難怪大家心情激動。剛才各位羣情洶湧，焚燬財物，僅能洩一時之憤，但對打倒石中貴毫無幫助！對嗎？」

「對。」異口同聲回答的，大多數是婦女。當然啦，自己「纖纖玉手」(其實被經年屢月的浸繭、抽絲、脫膠、捻絲、撓絲、織綢等等粗重工作，折磨得兩手粗糙不堪了)辛苦地織出的綾羅綢緞，自己連穿也未有能力穿過，却被一把火焚燬了，不心痛就怪！

「相信大家已知道，」小琥續道：「我們雖然是過路人，却有能力協助大家，一勞永逸地打倒石中貴，好讓大家能過安逸富裕的日子。但是，為了避免有不必要的破壞行動產生，致令大家在打倒石中貴後，仍不能立即有好日子過，因此，在出發至石家屯之前，我們先向大家提出幾點重要建議，希望大家首先同意通過，然後再與大家一齊出發。」

「小英雄，請將建議提出來吧！」各位父老說。

「第一點，我們必須有足夠的證據，證明石中貴無惡不作，這種證據，要告到官裏也站得住脚的。」小琥把主要點提出，因為他們不能只聽剛才被擄的難婦，及其家屬的片面之詞。

「石中貴强奪我家桑田！」，「石中貴强掠我家女兒納為妾侍！」，「石中貴放高利貸，强奪我家祖業。」，「石中貴尅扣工薪！」，「石中貴濫殺無辜，豪取强奪，毀我家園！」，「石中貴……」

「夠了，夠了！」這些罪狀，都有人証物証嗎？」

「有！」，「苦主，田契，屋契，見證都有！」

「捉到石中貴後，大家都願意到衙門告狀嗎？」

「願意！」衆志成城！

「第二點，請各位鄉親父老，推舉一位代表，作為領導人，出面與石中貴交涉，並聽從他的號令，大衆齊心，行動一致。」

衆人聽了這項建議後，彼此立即交頭接耳，呢喃之聲驟起，彷如繁囂的墟集。好一會，一名鬚髮皆白的老者，越衆而出，走上衆人前面，對小琥等人道：「老漢姚伯平，忝為附近村落的聯合村長，現被選為交涉代表。老漢讀書不多，不識應對，希望小英雄能鼎力相扶，毋令大衆鄉親失望。」

小琥接道：「姚老伯請放心，我輩武林中人，常以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鋤强扶弱，匡衞正義為己任。請老伯發令！務請鄉衆，要嚴明紀律，服從命令，不濫殺，不破壞，不掠奪，我們乃正義之師，一切秉公辦理吧！」

姚伯平道：「各位鄉親，兄弟姐妹，小英雄剛才所說的，大家都聽到了吧？」

「聽到了。正義之師，戰無不勝！」衆人道。

「可以出發了。」小琥說。

「出發！」姚伯平興奮地嘶喊。

「出發！打倒石中貴！」衆人應道。

雪停了。浩浩蕩蕩的三數百人隊伍，在兩大五小的率領下，離開崇德鎮，朝石家屯進發。

＊　＊　＊

隊伍走上羊腸阡陌，彷彿在萬頃桑田中，蜿蜒着一條里多長的人龍，使秋蠶已收而萎謝了的短矮桑叢，也洋溢出生命的氣息。熱鬧的人聲，衝破了冰凍田野的沉寂。

人龍進入了溪澗旁的工場區，只見溪澗兩岸，築有很多有瓦屋頂而無圍牆的養蠶場。屋內木架重重疊疊，每架放有蠶箔、蠶簇(箔為萑葉製的簾，養未結繭幼蠶；簇則是稻草扭成的蜈蚣形成塔形物，以利熟蠶結繭及便於採集。作者註)，溪旁放置很多各種大小不一形狀不同的瓦缸，缸邊地上染上顏色不同的斑點。櫛比而上的廠房，黑壓壓的連綿廣闊，大概是紡織工場了。

為首的姚伯平，告訴小琥等，他自八九歲起，便在此地工作了，現在算來，足有一甲子了。後隨的人龍，都是這一片廠田的工人及傭農，在此地不知流下多了血汗！人們在春蠶、秋蠶兩造中，為石中貴不知織了多少絲綢，養了多少蠶，採了多少桑……石中貴腰纏萬貫尚未心足，還要諸多設法，欺壓人民……說着，流下淚來。



少華與孤竹二人看清前面的人正是石中貴及其渾家和小妾

越過這片因冬季而暫時空置的工地，遠遠望見一座建築牢固的華麗城堡，灰色的磚塊圍牆，顯得有點陰森恐怖，使人產生怕於走近怯懦。

「那就是『石家屯』！」姚伯平伸出滿佈皺紋，青筋蠕動的手，指向城堡而說。

＊　＊　＊

「石家屯」彷似早已獲得消息，顯得防衞森嚴。

圍牆每隔五丈的碉房上，從長形的尺半方孔中，可看到人影憧憧，有些長孔還露出箭簇。圍牆外佈滿竹製蒺藜，使常人難以攀越。

小琥比各人的眼較尖，老遠便看到石家屯的情況，離石家屯還有一箭之遙時，便把衆人截停了。

「傳話下去：石家屯已有準備，有弓箭手把住碉房，各人不能擅自莽動！」小琥說。

姚伯平依言傳話下去，叫羣衆少安勿躁。

「衆人手無寸鐵，稍為接近，則會引起傷亡。此處雖然箭力難及，但臂力强者，用强弓射出，還可傷人。請姚老傳令各人，自找隱蔽地方散開，伏下暫避為佳。」芷君擔心引起不必要損傷，補充部署。

芷君早已清楚，這撥不懂得武功的村民，跑到此地來，僅能起聲嚇作用，實際上要打起來，當然也可以「蟻多螫死象」，但傷亡就難以逆料了。但當時羣情因積聚多年的怨恨，正在發洩興頭上，要用三言兩語，把他們的激動情緒冷落下來，是絕對辦不到的事情。公憤的人們往往不需言語，也能彼此自動攜起手來，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共同抗衡公敵！

這種突發性的力量，不讓它獲得適當的發洩，會越來越增强。這一點芷君很了解，因此才讓他們一起邁向石家屯。她相信，經過這數里路的走動，羣衆的頭腦，也開始冷靜下來了。要他們自發地產生輕舉妄動的行動，再也不是易事。因此，芷君也就放心。。

「石家屯怎會這麼快得到消息的？」小琥問姚伯平道。

「連我們都知道你們在鎮撫使衙中，集結在門前等你們出來，他們亦應聽到消息啦！何況鎮裏有些流氓地痞，常與石家屯的打手護院，吃吃喝喝的，還不老早就跑來這裏，報告消息，邀功索賞一番？」姚伯平道。

「石家屯內打手、護院等，共約有多少人？」芷君向姚伯平問道。

「聽在任堡內工作的熟悉人說，最少有六七十人。」姚伯平答道。

「像剛才捉到的東瀛浪人，又有多少？」

「十個八個之譜。他們不是常駐堡內的，據老漢看到的，每逢石家屯要有貨物運出，東瀛浪人就會早幾天到來，然後押解貨物而走。麻煩的是他們到來時，總會到鎮裏惹事生非，不是飲醉鬧事，便是調戲良家婦女，甚至强姦、輪姦無辜少女。」

「護院中，有無武功高强的？」

「據老漢看到的，他們武功都高强，

都能高來高去，飛檐走壁的。否則，附近村民，就不會任其魚肉了！多年前，有些身體健壯，識得一點三脚貓功夫的村中青年，曾羣起反抗，結果被他們三兩下功夫，打得死的死，傷的傷，慘不卒覩。從那時開始，再沒有人敢反抗了。」

「官府也視若無覩？」

「先前有人告到官裏去的，亦有捕頭捕快到過石家屯，被請入堡一坐，出堡後就笑吟吟地走了。從此，縣府也不再接石家屯的狀子了。」

「看來石中貴連官府、捕快都買通了。」

「我們都這樣想的。眞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有寃無處訴！」

芷君談到此處，便陷入沉思。

良久，才兩大五小聚在一起，輕聲商談了頓飯時間，只見各人都點頭同意。

芷君最後對姚伯平道：「我們既要轉明爲暗，待天黑了才動手，那就要麻煩姚伯去做一番穩定民心的功夫了。必須要加强忍耐心，並遣散一些老弱婦孺，留下身壯力健的，以免增加顧慮！同時，安排一撥人，回去準備一些吃的，讓大家吃飽了，才有力量打石家屯的走狗！」

姚伯平不迭點頭，並抬頭看看天色，心下想道：「冬天天色黑得早，頂多還有一個時辰，天就會黑了。這幾位年輕人，辦事很有分寸，我得趕快辦我該做的了。」想着，招呼身旁的數人，走向村民集中的低窪地帶。

* * *

芷君等在隱蔽的地方坐下閑談，稍作休息。

差不多一個時辰過去了，天色也漸漸變黑，這才看到姚伯平走過來，手上提着一隻沉重的竹織籃子。

「各位，先湊合吃一點再談。」說着，將籃子放下，一包一包的，還有茶和酒，及白花花的饅頭。五小帮着把蕉葉包打開，醬肉，鹵味，泡菜……擺滿一地。衆人也都餓了，便招呼着姚伯平等，一齊席地而坐，吃了起來，別饒一番風味。

「老弱婦孺，都回去了，眞花了老漢不少唇舌，才能把他們說服。他們都說：『這是大伙的事，他們即使不能打，也可以在旁吶喊助威呀！要我們袖手旁觀，良心怎能過得去？』老漢起初眞對他們沒轍，最後分析利害給他們聽，他們才接納了意見，委屈萬分地走回家去。」姚伯平滙報地說。看他六七十歲的年紀，藉着自幼參與體力勞動，身子因此身體還很健朗，要不，忙了半天，不把他累壞才怪。

「留下的，尙有多少人？」芷君問道。

「僅約六十人，都是些年輕力壯的。」

「他們對這一帶熟悉嗎？」

「他們都是在這一帶幹活的，當然非常熟悉啦！」

「那就好了！」

芷君接着，輕聲對姚伯平說了些話，姚伯平聽了，立即起立要走。芷君把他拉着坐下，道：「入黑了才開始行動，石家屯的人才不會發覺。明白嗎？姚伯，吃飽了才去不遲，可別忘了叫他們帶着打狗棒子。」芷君說罷「噗嗤」地笑出聲來。

姚伯平也發出會心微笑。

* * *

天還未黑，石家屯早就將數十盞孔明燈高掛起了，把圍牆外，三數十尺地面，照射得如同白晝。

芷君對小琥等四小說：「他們現在唯一的優勢，就是仰仗孔明燈及碉房的弓箭手。把孔明燈打滅了，弓箭手就變成瞎子，優勢也喪失了。因此，我們要强行入堡，首先要做的，就是毀滅這數十盞孔明燈。燈一滅，他們的部署必定也亂了。」

「那我們分頭把燈先毀了再分別行事便了。」少華說時，望着芷君，像是徵求同意。

芷君搖頭道：「不，妳們還是按原先計劃辦。琥哥哥眼力比妳們好，手勁指力也較强，由他秉負這項工作較快較妥。他們三人等燈一熄滅，立即行動就行。」

「我們甚麼時候，才開始行動？天已經黑了。」孤竹有點着急了，這是他第一次參與大型戰鬥，難怪他心理上有點緊張。

芷君看了他一眼，道：「不必緊張。天未黑前，我注意到堡內炊煙才剛冒起。現在飯才燒好，待一會等他們開飯後，是最鬆懈的時刻，這是我們行動最恰當的時刻。」

各人都佩服地看着芷君，認爲她眞能觀察入微，連最不受人注意的，她都注意到，考慮到。

* * *

芷君把腰間繫着的「鏢囊」解下，張開袋口，四小各人都伸手入袋，抓了一大把鐵豆子，納入懷裏。

芷君輕聲道：「琥哥哥，是時候了，出動吧！但千萬謹記：『閑章』可以多打，『名章』可免則免！」

四人意會地點頭。

小琥隨即弓身疾若脫兎，瞬間竄出十數丈外，隱身於一矮樹叢後。在微弱的孔明燈光照及下，但見他右臂微揚數次，堡內的十餘盞高懸的孔明燈，有的無故熄滅，有的斷鈎下墜。堡內隨即傳來幾聲驚訝的叫喊。

小琥隨即幾個箭步，轉換了方位，揚手處，餘下的孔明燈，也熄的熄，墜的墜。堡內除了墜地的孔明燈着地燃燒產生的火光外，堡外四週已陷入黑幕之中。

前後四條細小人影，瞬即由堡內各方暗處，分別躍過圍牆而入。這時才傳來墜燈處的喧嘩人聲。

芷君心內暗笑，忖道：「這番可熱鬧了，他們面對的，多半是忘了提刀拿劍的，省了不少手脚。」

* * *

堡內眞的非常熱鬧。

三條矮細人影，從各個方向像鬼影般，穿入好奇地走出來，觀察墜地燃燒的孔明燈的人羣，有的手裏還拿着筷子，有的却拿着酒杯，有的還咀嚼着口內的肥肉……不一而足。但是人影過處，「啊唷」連聲，東歪西倒，所向披靡。片刻間，四五十人倒遍堡內廣場。

堡前的四個碉房早已沉寂了。這時傳來的，是堡後碉房的刀劍互擊聲，及呼痛聲。瞬息間又告沉寂。

堡門開了，是孤竹和小梅開的。芷君

、公治治、姚伯平爲首，後邊還有十數名健碩小伙子，威風凜凜地踏入堡內。

姚伯平和鎭內的小伙子們，看見廣場倒躺着不下四五十名打手，護院和家丁，感到十分驚詫。心中不禁想道：「才不到盞茶時間，平時作威作福，爲虎作倀的一撥人，全部都被小孩子擺平了。他們到底是仙子下凡？還是身懷茅山法術？還有一位小英雄呢？他是不是出事了？」

「還有一位小英雄呢？」姚伯平關心的問道。

「他還有任務！」芷君答：「辦我們這裏的事吧！」說着，玉手向少華，小梅及孤竹一揚。

孤竹領前先行，少華和小梅分開左右，在後兩步跟隨和戒備，走向廣場內六扇通花蒙着紗紙，透着燈光的大門。孤竹走上石階，單掌震開兩扇通花門，廣場遽然光亮起來。

孤竹展眼望去，發覺廳內杳無一人，怪不得外邊鬧翻了天，廳中却了無動靜。

芷君從門外看見情況有異，連忙趨前向三小低聲說了幾句，三小立即分頭步入廳內，轉入內部通道而去。芷君轉身又向公治叔叔耳邊輕聲說了幾句，然後疾步走出石家堡外，消失在夜色中。

公治治吩咐幾名青年，拾起地上棄置的刀劍，分別以兩人爲對，戒備廳內及廳外的通道。招呼姚伯平坐下等候後，自己却環繞廳堂各處察視，拿起桌上硬物四處敲擊，連地板上的大紅方磚也不放過。盞茶時間過後，仍無任何發現。

這時，後堂通道上傳來輕微的脚步聲，接着「我是小梅」一下招呼，小梅像一溜煙似的出現在廳堂。

「後邊亦找不到任何人，大概人都走了。我們搜了很多地方，都找不到有任何機關，或地道出入口。但在後院中，發現一口井，井邊有新鮮刮花痕跡。孤竹投下小石，聽不到水聲，故認爲是枯井。孤竹和少華，已拿了火炬下井探索了，叫我回來通知你們。我們現在是不是跟着下井追上去？」小梅報告後堂發生的事情經過。

公治治稍作考慮，道：「我們當然要追上去，以便接應孤竹和少華。」

小梅將衆人帶至枯井旁，公治治看出井邊的花痕，是由一種鈍角的東西刮破的。井旁有汲水轆轤，繩索端綁繫着的不是水桶，而是一隻非常牢固的吊籃。公治治心下想道：「九成九是由這條隧道溜了。」

「這必定是隧道入口，石中貴是由此逃出堡外的。我們分批下去吧！」公治治說。

小梅見各人也準備下井，從自己腰間藥囊中取一隻瓷瓶。將瓶內的藥丸分給各人一粒，道：「爲了防井中有沼氣，或敵人留下毒氣，大家請將祛毒丸納入口中，就會百毒不侵了。」

* * *

芷君一看到大廳裏一個人也沒有，心中一楞，想道：「糟糕，大魚跑了。這條魚是條大泥鰍，或許比泥鰍還要滑溜的大鰻魚。廣場所捉到的只不過是小魚蝦吧了！現在的情況是堡外比堡裏緊了，讓少華他們在這裏找地道，我趕快與琥哥哥會合吧！」

「琥哥哥現在跑到那個崗哨巡視去了？」芷君走出堡外後想道。

「石中貴又應該往那方向走，才最安全呢？」

「石中貴怎會這樣豁達，一下子就能立定主意，放棄偌大一片基業呢？逃之夭夭呢？」

「石中貴一旦逃了，我們怎能向全體受難村民交代？這齣戲唱下去——長了！」

「狡兎三窟，泥鰍，鰻魚——往那裏鑽？窟在那裏？泥鰍當然向泥裏鑽啦！」

「琥哥哥——」芷君引聲長嘯，並立即朝着來路的方向飛躍而去，瞬息間，消失鱗次櫛比的廠房深處。

「琥哥哥——」芷君的叫聲已經相當遙遠了。

「小君——」小琥的喊聲同樣的遙遠，方向也相同。

* * *

少華和孤竹躍下井底時，孤竹立即拾起先丟下來的火炬，少華却揚起左手以「彗芒」戒備。

他們很快便發覺井底空氣非常清新，空氣是向上朝井口冒升而流的。接着他們在見丈方圓的井壁中，看到兩個房門大小的方洞，其一洞內有石階上升；另一洞的階級却是下降。少華心下默計一下方位距離，要向下走才能走出堡外，便向孤竹打手勢走階級向下的方洞，孤竹只好跟着走。孤竹高舉着火炬，眞的「高燈遠照」，少華能看到一二丈以下階級盡處，便是平地。

少華和孤竹二人含枚(小梅的祛毒丸)疾走，沒發出任何聲音，連脚步聲也因提氣而減到不可聞。

隧道很長，二人心中計算，按自己現時的速度，少算也走了三數十丈了。這時，才聽到前道傳來混雜的脚步聲，和粗濁的呼吸聲。轉過彎角後，二人可以看到前道的火炬及重重影子，二人也因此將脚力減慢。

少華轉頭向孤竹輕聲說道：「打雁。」嘴裏含着東西，話音有點變腔，孤竹還是聽懂了，並且眼睛遽然一亮，立即把火炬熄滅。

兩人年紀雖小，膽子却很大。但見他們躡蹀而前，緊接前道行人身後，少華揚手向前點去，孤竹便兩手伸出，將被點倒的人扶着，輕輕放在道旁。彼此合作得緊密無隙、俐落愉快。少華開心得抿着嘴，笑未笑出聲來，淚水却滲出來了，在前道照來的炬光下，狡黠生光。

第二個，第三個依樣畫葫蘆，都順利點倒了。第四個則有點麻煩——這隻「雁」帶着火炬「飛」。

少華向孤竹打着手勢，先用食指，指指自己，然後雙手伸出棒托狀；隨後指指孤竹，再作疾點前人狀，另一手高舉，作接物狀。孤竹點頭表示明白。

第四隻「雁」也由孤竹打下了。少華却接得頗爲費力，這隻「雁」很肥胖，足有兩百斤重。第五、六、七隻都應「箭」而落；第八隻麻煩大了，又是帶炬而飛的。粗已盈握的火炬，隻手怎能拿兩枝？何況這隻

雁的火炬是由另一隻翼拿着的？

事實上，打雁的想再動腦筋也沒用了。人們說身材矮人的人，計謀多、疑心重，第八人就是這樣。他大概發覺光綫的亮度增加了，後方傳來的脚步聲沒有先前的雜亂，背後突然產生毛骨聳然的感覺，忍不住轉頭向後回望，却看到一張天仙一般的陌生臉孔，向他展開潔白的牙齒微笑，嚇唬得他「哇」的一聲尚未叫出，就被孤竹點倒，火炬也隨着落地，「叭」的一聲，震嚮了甬道。

孤竹連隨踏熄墜地的及手拿的兩枝火炬，與少華二人將身體蹲低。甬道後方光綫驟暗，前方尚餘下的六七人，看不清後方發生甚麼事，直覺地知道事有蹺蹊，各人均把自己身體緊貼洞壁，嚴密戒備。

「武田！北松！長尾——」聲音帶着四分威嚴，六分恐懼，回聲却嚮徹整條通道，歷久不絕。

除了回嚮，還是回嚮，沒有回答。

甬道的後端，也傳了叫喊：「在前面不遠了！」

不一會，這段五六丈長的甬道，由三撥人的火炬，照耀得光如白晝，蜷夾在中段的七人，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白胖無鬚的就是石中貴吸血鬼！」「瘦長的是石中貴的龜兒子！」「四個女的是他的渾家和小妾！」還有一名是東瀛人打扮，沒有人認識。

餘下七人都不懂武功，很快便被制服。

* * *

石家屯翌晨擠滿了人。水洩不通的，堡內堡外都是扶老攜幼的，來參加這個翻身喜慶大典。二三千人都笑逐顏開，手舞足蹈，憧憬着好日子的降臨。

嚮午過後，好消息傳出來了：

「石中貴父子，被送官究治！」

「東瀛鬼子，被廢了武功，亦送官治罪！」

「石家屯石家堡充公，成爲石門鄉絲業農工會館，由各村選出賢能人士執管。」

「石家打手、護院，怙惡者廢去武功並送官處理，自新者與村民共同組織自衞隊，捍衞本地安寧。」

「石中貴之家業財產，由農工會館執事清算後，秉公辦理。霸佔者發還原主，受害者發應得撫恤。餘下者歸公，作爲修橋舖路，發展工農業，救災造福，濟貧贈醫等等福利之用。」

每唱出一項決定，均博得一陣轟天動地的歡呼聲。村民歡欣若狂，彼此擁抱。老的合什禮拜，感謝上蒼的眷顧，中年的面面相覷，流下喜淚，幼的手足亂舞，哈哈大笑。

蘇州暢聚創第二春

芷君等六人，因爲管了閒事，躭擱了一天多行程，但他們都認爲是值得的。當他們看到二三千人，流下欣喜的眼淚時，覺得感同身受。他知道這些眼淚是甘霖，它能使他們所播下的種子萌茁壯芽。

他們是在夜深人散的四更天，「逃」出石家屯的。一方面恐怕躭延行程，另一方面恐怕應酬過分熱情的感恩場面。他們現在披星戴月的，走在通往崇德的路上，却是溫郁寧馨。

「君姐，妳和琥哥哥，怎會找到隧道另一端的？」少華問道。

「我在堡內，發覺不見了石中貴，心裏急得要死，因爲要是給他逃掉，很難向村民交代。後來想到『狡兔三窟』的成語，知道這條泥鰍，也必定另有地道口。」芷君答。

「我是問妳怎會找到出口嘛。」少華要尋根問底。

「有錢人家，要逃走的話，最要緊必須帶備的，是些甚麼？」芷君不答反問。

「當然是珠寶財物啦！」小梅答。

「偌大的家業，也能當機立斷，毅然放棄，我可斷言，石中貴留在堡中的現金財寶，一定不會很多。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值得他牽掛的？」芷君說。

「除了家業，就是產業啦！」少華說。

「同行數人中，只有她和公治治二人，最懂家業和產業。皇甫、公治兩大世家，家業顯赫，產業也綿長。小琥、小梅、孤竹，連家也沒有，那還能說產呢？

「那不結了！」芷君道。

「君姐是說，石中貴必定是將『家』和『產』兩業以隧道相連？何以見得呢？」少華說。

「這是息息和相關的問題。像石中貴這種人，需要有很大的勇敢和謹慎，因爲財富對於人的靈魂，比什麼毒藥更毒；而當他得到了時，需要十倍或更多的機智，去極力保護它。在石中貴心中，財富是對別人的誘惑，認爲世上很多其他人，覬覦他的財富，極力想把它搶走。因此石中貴不能不爲自己設下各樣的陷阱。財富就是缺乏它會令人憂愁，有了它會令人憂懼的東西。」芷君說。

「因此，石中貴必須把他的兩種財富，以隧道連繫起來，照應方便一些。」少華說。

「這不是石中貴的意思，而是他祖宗的意思，因爲隧道已經存在很久了。石中貴比他的祖先聰明得多，野心也大得多。」芷君說。

「君姐，妳怎知道隧道歷史悠久的？」小梅問。

「這問題很簡單，隧道中用磚的地方，所用的磚，與石家堡用的磚相同，故隧道是在建堡時，同時建的。」

「石中貴又怎樣聰明呢？」少華問。

「與其說石中貴較聰明，不如說他更貪婪比較貼切一些。石中貴的野心很大，除了不擇手段搾取更多的財富外，還熱衷於名譽地位。企圖一躍至頂，才會在石門造出這許多災難！」

「從那一點可看出，石中貴熱衷於名位呢？」孤竹有點想不通。

「竹哥，你不覺得呵那紀伊四郎，猖獗得有點過份嗎？石中貴沒有理由這樣縱容這些東瀛鬼子的，其中一定另有蹊蹺！」芷君說。

「縱容紀伊四郎胡作非爲，可說是相當程度的巴結了。石中貴從巴結的代價中，定會得回更多。但爲什麼會是東夷呢？」少華說。

「石家屯的事，看情況還拖着一條很長的尾巴，我要托嘉興丐幫，派人偵查一下。」芷君說。

* * *

五更還未到，抵達桐鄉，乞丐那會起得這樣早？芷君聯絡不上丐幫，只好繼續往前走到嘉興再算了，因此他們越過桐鄉，直向嘉興走去。

卯時才到，六人已到嘉興。嘉興是附近鄉鎮農產品的集散地區，今天又逢墟期，故鎮上趕集的人，熙來攘往，熱鬧得很了。六人選了路旁一家燒餅店坐下，叫了幾碗荳漿及油條燒餅，當爲早餐，吃了才繼續趕路。

芷君眼尖，早就看到混雜在人羣中的叫化子，用花子爺爺教她的丐幫聯絡手勢，向他們打出，但見他們神情一楞，旋即恭敬地用手勢還詢，見芷君回應手勢無誤，才點頭示意明白。芷君隨後也是入荳漿店內。

「很久沒有機會嚐到新鮮荳漿和燒餅油條了，現在喝起來特別香！」少華說。

「在方廬隔得市集遠，早飯只好燒稀飯，吃醬瓜、肉鬆下飯作早餐啦！難道還要勞煩高叔叔每天騎『大雪』給我們送燒餅油條和荳漿嗎？」小梅說。

「妳們要是不貪睡，其實我們也可以自己弄來吃的，不過吃得不多，痳煩却多多，不化算吧了！」芷君說。

「什麼東西都好，少嚐味道才特別好，多吃就會覺得乏味了！」少華說，她已經在輕嚼着第二個燒餅了。

「這是有錢人家的想法，我五六歲的時候，有東西吃，已經高興得不得了，還管它味道好不好？」小琥覺得，有得吃已經非常幸福了。

閑話被走入店內的丐幫三袋弟子截斷了。這三袋弟子年歲不大，只不過看來僅十三四歲。芷君覺得有點奇怪，不明白這小丐怎能在丐幫晉升得這樣快？這小丐必定有過人之處！

「小的菊池華，聞報女施主以長老手語，召見本地弟子，特來候聆訓諭。」小丐直趨芷君座前，恭立作揖，語聲充滿敬意謙遜，並沒有因芷君是一名小女孩而稍帶怠慢或藐視，顯然世故經歷頗深。

芷君腦子裏瞬息間，翻遍了「百家姓」，找不到姓「菊」或「菊池」的姓。詫異地問道：「菊池先生大概不是中原人士吧？」

菊池華也奇怪地反看芷君一眼，垂目答道：「是的，小的不是中原人士，自幼生長於東瀛，六歲時才流落中原，得蒙丐幫收留至今！」

「原來是這樣的！」芷君道：「我是丐幫長老洪浩的乾孫女姓方，名字叫芷君。」

「原來是『珠鈐女』方姑娘駕到，失敬，失敬！」菊池華眸光閃亮，臉露驚喜笑容，續道：「不知『璣組郎』龍小俠大駕，是否在座？」菊池華說着，目光巡廻望向眾人，眸子落在小琥身上。

芷君見菊池華已知他們來歷，便代他引介在座眾人，菊池華一一作揖行禮。

「原來是『今治子』公治叔叔！」說着，便要躬身下拜，補行大禮。公治治連忙欠身相扶作罷。

「久聞龍小俠武功蓋世，『青龍幫』一役，牛刀小試，便消弭浩刦於無形。小弟幫務在身，未能參與該役，一覩小俠風範，遺憾得很。今日能於路隅識荊，平生一快事也。」雙手握着小琥的手久久不放，景仰之情，言藹意賅，大有相見恨晚之慨。

小琥受到菊池華的熱誠感染，亦生惺惺相惜之心，道：「菊池兄言重了，今後希能常蒙教益！」客氣得很。心下不禁想道：「丐幫是中原第一大幫，想不到亦有異族弟子，而且地位也不低了，年紀還輕輕的，前途無可限量。看他盛意拳拳，倒是可交的一位朋友。」

芷君看寒喧已過，大家也吃飽了，不想躭擱行程，乃道：「我等急於趕往蘇州，與洪么公爺爺會合。但因前日在石門，插手管了石家屯閒事，但覺餘波未了，故希望借助貴幫，繼續監視石門動態，彙報姑蘇分壇。」

「原來頃刻間所接之石門傳來報告，乃各位所創之俠績，大快人心之事也。菊池某幸蒙丐幫不棄，忝爲丐幫蘇州分壇執事之一。因本身爲東夷人，熟悉夷語，故被委任南下嘉興、桐鄉、崇德一帶，巡察倭寇侵擾爲患事蹟，彙報蘇州分壇，以策應對。石家屯孽績，早已報備在案，不想已被各位兵不血刃挑去，省却丐幫不少麻煩也。」菊池華說罷，目光顯得更加仰慕。

「按我臆測，石中貴狡兔三窟，除石家屯外，應還有其他地盤才是？」芷君把自己的判斷說出。

「方姑娘說得對。」菊池華素仰芷君料事如神，現在不禁更加佩服得五體投地，道：「石中貴的確除了石家屯爲生財要地外，還有崇德、嘉興、蘇州等地方，都有石家產業，經由其兄石中富，妹夫金世英，和外公梁氏家族執管，事業更比石家屯龐大。」

「怪不得連石家屯偌大產業，也拈得起放得下啦，原來石家屯在石中貴眼中，只不過是小不點，毫不在乎，他只道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誰知道自己竟會是王寡婦當當——又沒錢，又沒人呢？」少華說。

「皇甫姑娘不要高興太早，石家在官場上，攀官附貴，長袖善舞，建立了不可忽視之關係。說不定石家會不惜財帛，上下疏通，石中貴亦會走出牢籠，又再興風作浪，未可逆料！」菊池華說。

「要是這樣的話，豈不是無法無天？」小梅心火冒了起來。

「問題出現在對事物所看的角度，角度不同，所作出的結論也會各異，甚至相反。」菊池華意重深長地說。

芷君看見小梅等有點莫測高深，解析道：「菊池先生是說，在我們的角度來看，除暴安良，打倒惡霸、地主，是天經地義的事，再對不過；但在朝廷法制的角度來看，它便會被看爲：刁民結伴羣毆，强搶地主家業，目無法紀，形同造反了。」

「那能讓狗官亂說亂話？有證有據呀！」孤竹好不容易，積下大片「功德」，那能隨便被狗官隻手遮天，把它抹煞？

「『證據』？這種證據可以設法解釋的！譬如石中貴承認自己治下不嚴啦，自己被人蒙蔽啦……都能把他的責任推掉，隨便找一個人作爲代罪羔羊便結了。有錢要找一名替死鬼，還不易過借火？」芷君滿懷心事地說，續道：「除非有更有力的證據啦。」

「怎樣才算『有力』？」孤竹追問。

「例如『叛逆』，罪當誅斬！」芷君說。

衆人面面相覷，無言以對。

菊池華想說什麼，却被芷君用手勢截住，道：「此處非是談話之所，菊池先生若此處之事已了，不妨一齊同至蘇州詳談。」

菊池華心中大喜，道：「我在此地應辦之事剛好已做妥，要不是風聞石門有事發生，我昨天就啓程回蘇州了。我多逗留一天，就是要等石門的報告。能隨大家一起共赴蘇州，我眞求之不得！」

* * *

蘇州城南，三元坊「慕容世家」，已經有很多年沒有這樣熱鬧了。

皇甫長春夫婦，是女婿陪同女兒回娘家，當然住進慕容凌雲內宅，詳談別後經過了。

冷凝霜又是住進「映月閣」，在重溫舊夢，但覺人生雲譎波詭，彷如行雲流水上、鏡花水月。她大可以和自己兒子冷家生，回去他家中，含貽弄孫的。可是她婉言拒絕了，因爲她突然體會到蕭沛毅然出家的心境，以前覺得凡塵不勝厭惓，積聚心中的執着死結，獲得了解脫。

冷凝霜現在的心裏默想着：「我心不執着於世事，又何妨世事常圍繞在身邊呢？要求得心性解脫，靈性的愉悅，身受一些魔難試煉，是必需的。『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呢？佛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就是叫我可以忘記一切，任由自己的心性，自由地去與世事、萬物結合爲一，去拯救世人，不要執着個人的得失！」

冷凝霜的心境確是靈台清明，了無牽掛。

* * *

「問梅閣」住的，不再是蕭沛，而是老叫化洪浩、方之淵和歐陽瑜。他們的心境却一點也不平靜了，因爲老叫化已經把各地分壇彙報到蘇州來的報告，彼此傳閱。

他們從這次因遊歷而擴闊了的心胸，突然變爲翳狹了，開朗的心境也變成憂鬱。世事往往是這樣，從這個極端，瞬息間就走向另一個極端。

「三甲子的禍患，纏綿不息！」方之淵說。

「從『洪武』到『嘉靖』，近二百年，沿海一帶，何日無倭寇掠刦事情發生？」歐陽瑜也感歎地說。

「戚繼光戚家軍鎮倭之後，滿以爲沿海人民有好日子過了，誰知仍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老叫化心情也不好。

「對了，洪么公，你當年『降龍伏虎』之名號，不也是在戚家軍中闖出來乎？」歐陽瑜問道。

「不是在戚家軍，是在義烏礦工英雄王如龍麾下。那已經是四十年前的事

了！」老叫化回憶起往事，眼睛烱烱生光。緬懷起年輕時的英雄事蹟，誰都會津津樂道的。

「計算起來，豈不是『嘉靖』三十八九年之事乎？晚生當時才五六歲而已！」歐陽瑜有點出生恨晚之慨。

「你們後生之輩，的確錯過不少『精忠報國』，『成名立萬』的好機會。」老叫化老氣橫秋地說道。

「昏君世宗厚熜，妄求長生，崇信道教，專事齋醮，不理朝政，奢侈腐化。此類朝庭，不『忠』也罷。」歐陽瑜輕蔑地說道。

「其實當年，世宗厚熜，乃受奸臣嚴嵩攬權所蒙蔽，不知子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還以爲天下太平，國泰民安。」方之淵說道。

「提起那『私藏充溢，半屬軍儲』這個貪贓枉法，剋括軍餉，濫殺忠良……事蹟，眞令我老叫化義憤塡胸，怒髮冲冠！」老叫化眞的在咬牙切齒。

「聽聞嚴嵩被黜爲民時，清算其家產，光在江西分宜老家，就廣佈良田，遍於江西數郡，並置良田美宅，於金陵、揚州凡數十所。贓物黃金有三萬餘兩，白銀二百萬兩，其他珍寶珠玩，又值數萬兩！」歐陽瑜說。

「昏君厚熜，就按光祿寺廚役人數說之，多達五千六百餘名，爲煉丹而土木繁興，採珠玉，藥石，歲無虛日，爲己之私，勞民傷財，無以爲極！」方之淵說。

「不要再提昏君及奸賊了，提了便喪失士氣！要挖它們出來鞭屍，才能重新振作。」老叫化聽到就煩躁，因爲他目覩當年，因他們的私慾，造成民不聊生，慘遭殲殺的實際境況，伏莽潛滋，瘡痍滿目，十室九空，啼飢號寒，慘不卒覩……

* * *

芷君等六人，突然闖入「問梅閣」，冲散了閣內瀰漫的愁雲，帶來了青春蓬勃的氣息。上蒼賜給世人最好的事物，有那一樣能比天眞爛漫的孩子更親切可愛呢？他們除了族裔繁衍外，還有更重要的因素——使長輩們心境開朗；使人摒除私念，悠然而生和靄面容，及充滿愛意與惜憐；使人忘却不幸的過去，而振奮地致力於開拓更美好的將來。那一位孩子的長輩，不希望能有一個較好的環境，好讓自己的後輩，能夠更好地全面發展呢？

一陣熱烈天眞的「爺爺」、「叔叔」聲，相逢的歡笑聲，問長問短的關懷詢問聲，把「問梅閣」每一隙空間都充斥了親情歡聚的愛意。

菊池華被這種天倫之樂情境，感動得熱淚盈眶。白孤竹也同病相憐。老叫化把他們從感觸中，拉了出來，向孤竹問道：「老酒鬼到苗疆當新郎去了，把你小酒子摔給我們，生活過得悶不悶呀？方廬有沒有酒喝呀？這位丐幫弟子又是誰呀？少華和小梅呢？她們到那裏去了？」

一連串的問題，孤竹不知先答那一個才好，一時之間，楞住不知作答，轉動靈活的腦筋，彷似生了銹。

孤竹想了想，認爲應該回答重要的，道：「這位是蘇州丐幫分壇執事，菊池華哥哥，我們在嘉興認識的，他負責刺探倭寇在嘉興、桐鄉、崇德活動的。」

菊池華已知道方才問話的，是丐幫長老洪么公，連忙跪下磕見道：「弟子菊池華，拜見洪長老。」

老叫化也奇怪這年紀輕輕的小丐，怎會一下子是三袋弟子，問道：「你是歸誰貽厥(乞丐之徒稱貽厥。作者註)的？」

「弟子菊池華，本是東夷人，隨父母逃難至中原。不幸父母死於戰亂，乃孤身流落異鄉，行乞渡日。於六歲時，得蒙丐幫蘇州分壇香主林尚義提携，宣誓歸宗，歸爲林香主貽厥。」

「那麼你是林尚義的徒弟了！『三袋』又如何得來的？」老叫化平時妙趣橫生，對屬下却義正辭嚴。

「弟子自幼勤奮好學，刻苦自勵，每次考核，德行武功都有特出表現，四五年間，便被審核長老，加至『三袋』了。」菊池華謙恭地答。

「唔，好！丐幫是窮家幫，只要是肯謹守本幫清規戒律，本幫都歡迎加入。本幫非漢族的異族幫衆，也有不少，但像你一般外族，恐怕是第一個，你今後要好自爲之，不要辜負林香主所託！明白嗎？」

「弟子永誌長老明訓！」菊池華跪下磕頭回答。

「花子爺爺，小酒子不再叫做小酒子了。」芷君說。

老叫化詫異地問道：「小酒子就是小酒子，怎麼小酒子不再叫做小酒子了？」

「小酒子已經知道自己姓白，名字叫做孤竹，那會有名字不叫，叫小酒子的？」

「恭喜你，小酒……小竹子，這回你可以歸宗認祖了！老叫化我替你高興。」說着，一掌拍向孤竹的肩膊，並向他打眼色。却看到孤竹臉上並無歡容，反之，雙眉緊蹙，潸然淚下。老叫化有點莫名其妙。

芷君避免場面傷感，接道：「琥哥哥找到娘親了，龍伯母現在住在方廬！」這個喜訊所含的悲劇性就沒有這樣多了。

老叫化，方之淵和歐陽瑜，都喜氣洋洋的，向小琥道賀，七嘴八舌的，問這問那的，令到小琥應接不暇。

人生的苦與樂一定是相互的，它們彼此交織着，構成戚戚相關的混合體，彷彿沒有了苦，就襯托不起樂的美妙和愉快。

夜已深了，衆人談了分離時所發生的瑣碎事，便分別就寢。除了芷君走去「映月閣」，與霜姨及小梅共宿外，其他男的都留在「問梅閣」。

夜可以給人們帶來寧靜，這樣他們在這福蔭下安寢。但有誰知道，夜裏失眠的沉思，會引發崇高的思想，或是無限的鬱抑呢？

小琥和孤竹都睡不着，兩人腦子裏所想的都不一樣，但所產生的力量都是相同的，因爲黑夜過去就是光明，他們生命中還有無數個光明！

* * *

無論各人想盡了什麼辦法，都阻止不了慕容凌雲特別爲武林「五奇」蒞臨，而設的盛大洗塵讌會。

慕容凌雲說：「這是『姑蘇慕容』世家，四十年前嫁出慕容秀華以後的唯一盛事

，而且這盛事比嫁女的小事大得多。再說，連地主之誼也沒盡到，事情傳得出去，慕容世家還有面子立足於武林嗎？人家會說我慕容凌雲架子大，吝嗇鬼，守財奴……因此，各位必須要賞臉。何況這個盛會，恐怕是我慕容某人此生最後一次讌客了！」

數頂帽子蓋在頭上，衆人也就沒法再推辭了。

這個盛會的出席人等，輩份相當複雜：有可以說是與慕容凌雲平輩的老叫化「伏虎降龍」洪浩和「千手華佗」方之淵；亦有可以說是忘年之交的「寒儒」歐陽瑜和「今治子」公冶治；更有自己的女婿「天帝」皇甫長春、女兒「地后」慕容秀華和「毒娥」冷凝霜，但是他們現在又與洪浩和方之淵等，平輩輪交；還有再後一輩的「珠鈐女」方芷君，「璣組郎」、皇甫少華、白孤竹、小梅、菊池華等等，很難搞得清楚。這是武林逸事常常遇到的，有時一名小孩，會是一位七老八十的老人家的師叔，並不奇怪；父親的師傅，叫兒子的師傅是師傅也有呢！

這次宴會的確盛況空前，人數雖然不多，但熱鬧到極。讌會由午時直至亥時才罷，長達五個時辰，兩頓飯接續來吃。「酒逢知己千杯少」這種場合，老一輩都經歷過，因此他們並不覺得苦，反而越來越興高彩烈，苦的是小輩的，除了白孤行一人，尚在一杯一杯的喝外，其他的都好像話都說光了，呆坐在席上瞪眼。

廳裏另一席，是慕容凌雲特為冷凝霜和冷家生，母子團圓共聚天倫而設的。

冷家生忝為慕容世家的客席大總管，二三十年來把慕容世家上上下下，打點得妥妥當當，也不是一件易事。冷家生委實花了不少心血，才能在慕容世家攀到今天的地位的。最簡單的，冷家生因事出差兩三天，慕容世家就好像倒翻籮蟹似的，亂成一片，說明慕容世家無一日不需要冷家生的。說這是冷家生在慕容世家的工作，失敗也好，成功也好，總之，他的地位是固若金湯的了。慕容世家為他擺一席「團圓讌」，並不過份；何況冷凝霜是武林「十二奇」之一，又是慕容凌雲的世姪女？

這一席中也是坐得滿滿的，除了冷凝霜和冷家生兩母子外，還有冷家生的三名兒子，及三名千嬌百媚的媳婦，另加上幾名八九歲以下的孫兒孫女。

冷凝霜最喜歡她的最大曾孫女，名字叫冷菁芸是，為了紀念曾外祖父母，「今東壁」冷菁莪和「女蘿」端木芸而命名的。冷凝霜從冷菁芸身上，看到自己年輕時的影子，因此，特別寵愛她，把她拉在身旁坐。

愛或憎都不是人的能力所能控制的，它是這樣的遽然而來，才一見面就立即潛意識地產生，而且成見又這樣深，要花很大的力量和時間，才能逐漸改變。所以人緣投分不同這回事，值得相信。儀表、外貌是主要因素，但並不是決定因素，它只能夠騙年輕人；談吐舉止，言行品節，才是老一輩所專注的。

這一席的小輩，雖然是一家人，但長輩說話不敢插嘴，尤其是大名鼎鼎的曾祖母在座，故也拘束得很。

慕容秀華和冷凝霜，英雄所見略同的，在晚讌開出後，小輩們便另開一席了，冷家人等併入主席中。慕容凌雲夫婦，也把他們的孫子輩喚來同席，讓小孩子之間，彼此熟落親熱一番。

束縛解除後，晚讌比冗長的午讌熱鬧得多，歡笑聲充溢廳堂，賓主盡歡而散。

*　*　*

「問梅閣」這幾天間變成了書房。到處都堆滿了書籍和圖册。

慕容凌雲叫家丁從慕容世家藏書樓中，搬來了很多書籍，其中很多是普通民間很難閱讀得到的，慕容世家與都察院的都御史有世交關係，才獲得一些繕本，如明會典、征兵考實，明太祖遺僧使日本考，海寇議、虔台倭纂……等。慕容凌雲指着一套書籍說道：

「這是我在嘉靖三十一二年間，應岳丈大人嚴大顯，及其弟大年、大成，大倖和大邦等五人邀請，到寶山縣他們的家鄉，共同訓練『嚴家兵』，抵抗倭寇的實際練兵和出擊的戰績總結。大家都聽說過有關『嚴家兵』，在寶山及揚子江口和東海的英勇事跡吧，當年人民忍受不了的倭寇的滋擾，生靈荼炭，他們都自覺地團結起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組織防禦力量，與官兵並肩作戰，攻擊來犯的倭寇。『嚴家兵』就是我岳父，又出錢又出力組織族人，並將他們訓練而成的。

「嘉靖三十二年，倭寇入侵寶山縣，就是被『嚴家兵』盡殲的。後來，我們與當地守將任環聯手，出海搜擊東海一帶的潛伏倭寇，多次都獲得勝利，殺死不少東瀛人，但遺憾得很，倭寇中亦混雜了很多中原人，看來他們是朋比為奸的，因此亦殺殲不少，但亦救回不少被擄俘的中原壯丁及婦女。擄俘們的控訴說：男壯丁被倭寇迫逼為嚮導，打仗時又迫逼他們作前鋒；婦女在白天要繅絲，夜間則為倭寇洩慾的工具。倭寇給沿海一帶人民，帶來災難痛苦，眞是罄竹難書！」慕容凌雲憶述完畢，目含淚光，吁氣長嘆。

「當年事實上有很多喪心病狂的海盜、流氓、凶徒、逃犯、惡僧，甚至是撤職官吏，不得志的書生，穿着和服，舉着倭寇旗幟，四處搶掠。羣不起來的，就充作倭寇奸細，作為嚮導。據統計戰果稱，倭寇中成員，東瀛人僅佔三成，七成是中原的從犯。」老叫化參與戰役較多，將實情揭露出來。

慕容凌雲有點為中原人士不值，問道：「是什麼原因，迫使中原人士，甘心去當『漢奸』呢？」

「原因就多了。」她的父親慕容凌雲答道：「以閩省為例，漳州、泉州盛產的米，向來以海運供應粵省的潮州、惠州的；福州、寧德的米，則海運供給溫州。由於朝庭的怯懦消極地實施海禁政策，寸板不許下海，就連『過省舡』也在禁止之列，這種『海糶』也因被海禁嚴緊，以致米價昂貴，民生困難。『民以食為天』，無錢糴米，只好去搶了。」

「嘉靖三十七年間，豪强和貴族的農田，猛烈擴張，土地都集中於他們手上。農民失去了土地，大批的棄家逃亡，有的逃往深山，從事開墾或開礦，又被地主，

官宦把他們叫為『山寇』和『礦盜』。朝庭又下令將流民聚集的山區，加以封鎖，叫做『禁山』。仙霞嶺山區，就是禁山之一。這禁山位於浙、閩、贛之間，不但宜於農墾，而且盛產銀礦。流亡農民團結起來，捍衞他們開墾出來的土地。這種『礦盜』到處都有，處州山區的，還到處流浪，曾經流動到義烏縣南面的八保山去開銀礦，結果與義烏的大族世家發生武裝衝突，戰鬥三次，規模一次比一次大，雙方均有數千人。戰鬥非常激烈，比官兵的能力更強，這才引起戚繼光將軍起招安的意向。戚將軍才嘉靖三十八年，親自到義烏，號召礦工參軍衞國，保衞鄉土，共禦倭寇。流亡農民和礦工，激於强烈的愛國熱誠，和民族的尊嚴，加上找們丐幫在旁鼓勵，便在王如龍率領下，投入戚將軍麾下，並肩與倭寇作戰。其餘喪失民族自尊的，便流入倭寇行列，幹他們的無本買賣了。」老叫化感慨地說道：「丐幫在這些人民運動中，默默耕耘地做了不少促進的工作，前仆後繼的，也犧牲了不少好弟子。」

「此大批地方縣誌，是否丐幫當年搜集之倭寇紀錄？」歐陽瑜問道。

「這些義烏、江陰、常州、松州、吳淞、太倉……等縣誌，乃是當年丐幫在各地參與抗倭戰鬥，地方性的記載，然後與官方紀誌對照，修正後的紀錄，很有參考價值。至於那本『紀效新書』，乃是當年戚繼光將軍的行軍日誌，由王如龍參將親繕的手抄本，王參將逝世後，交給我老叫化的。這是一本抗倭戰鬥的巨著，分諭兵篇、操令篇、長兵篇、短兵篇、牌筅篇……練兵佈陣經典之作。」老叫化驕傲地向芷君道：「芷君，妳應該用心研究研究。」

「明太祖年代，實施不少仁政，如獎勵農民墾荒，招流民復業，聽墾荒地可免租三年，實行軍衞屯田，注意與修水利，開治陂塘湖堰，鼓勵養蠶和普遍植棉……農業很快恢復，手工業，商業也發達起來。人民以為有好日子過了，誰知朱氏後代不爭氣，昏庸無能，皂白不分，任由寵臣擺佈，妄殺忠良，令大好江山，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天怒民怨……唉，吾不欲觀之矣！」慕容凌雲說道。

「說起工商業，」公冶治說道：「我曾翻閱我們公治家檔案紀錄，上兩代於明朝初期的時候，全中原的鐵匠雖然受到「住坐」和『輪班』的限制，要輪流應役為朝庭幹活，但其餘的時間，還可歸自己支配，製成品可以自由出賣。二十餘萬匠人擺脫了元朝統治的羈絆，從工奴搖身一變，成為半工奴半自由的手工業者，的確有很大的積極作用，幹活勤快了，促進了社會工商業發展。

「當時，通西域的道路被帖木兒人阻塞，北方又屢受女眞、蒙古人破壞，因此與外國人貿易的路綫沒有了。明朝永樂年間，派遣鄭和七下西洋，開闢了新的貿易路綫。貨品供不應求，匠人受輪班制的無償工作產生不滿，並束縛自己能賺錢的生產力，故羣起反抗，以求突破桎梏，怠工，故意降低輪班製品品質的數量，甚至逃走他方另起爐灶。朝庭見情況嚴重，修改了輪班制度，直至弘治八年，完全廢除了輪班制，改為一律征銀。工匠的技術和產品，配合了工商業發展，就產生很大促進作用。

「我的曾祖和祖父，曾為松江的棉織業中心，蘇州的絲織業中心，製造了不少織造機械，着實賺了不少錢。其他的鐵器，因供求不及，價格上昂，也賺錢的。倭亂一起，就每況愈下了。」

芷君細心聽到現在，還未能找出一點綫索，解答心中之謎，問道：「為什麼東瀛人會淪為海盜，到處掠奪和殘殺呢？他們所掠得的財物，又送到那裏去呢？」

衆人都沒法回答，因為大家對東瀛了解不深。

皇甫長春說道：「東瀛崇尚一種民族意識强烈之所謂『武士道精神』，提倡簡易、樸實、堅忍、廉恥等美德，脫變於儒釋道三教。怎會淪落為寇，應追究原因。」

慕容秀華補充道：「東瀛人自命為『大和』民族，固有『大和魂』的優秀精神。這精神的特點，就是忠君，愛國，尚武，任俠，廉潔，知恥，充滿胸襟廣闊，果敢，進取和向上的氣息。我一直認為，這種精神，值得我們中原人士借鏡的。眞是天下烏鴉到處一樣黑！每個地方的人，均會良莠不齊。」

老叫化接道：「十隻手指都有長短啦！何況是人？現在的是去浙閩瀕海的倭寇還算易，去蘊藏在衣冠裏的中原禽獸難！沒有這些負責穿針引線，從中取利的走狗，倭寇難於厠身於中原，為所欲為的。」

「我們在石門所破的石家屯，」白孤竹說道：「堡主石中貴就肯定是這類走狗啦！聽小君和菊池華說，由於沒有『有力證據』，恐怕還難將他繩之於法。你們說，要是這樣，天理何在？」

「天理？」歐陽瑜說道：「此乃釋道學說，在政治上無天理可言，僅有法律。中原自春秋戰國二千年來，均以儒家學說治國。儒教以仁（仁慈）義（正義）禮（禮儀）智（學識）信（信義）為作人之美德。孔子認為道德之實踐，既不在於人之履行天命，亦不受任何出類拔萃之輩所能控制。故提倡道德治理原則，亦即通過道德教育，以提高人之素質，帶來社會和平之秩序。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孔子倡導德治，反對政治。後世朝庭，為保護其切身利益，在實施行政時，便立下各種各樣的政策、法律，加以保障。其極端者如秦始皇，禁止擁有關於儒教及其他學識的書籍，焚書坑儒，設立一系列規章制度，竭力推行法治，成為專制君主。

「故理為人訂，理之成法，視乎訂理者之背景矣。能符合人民共同利益者，此法可延；否則，必為他人所廢。秦始皇之朝廷，僅能延續二十九載可作證明。」

公治治接道：「說起秦始皇，我們治鐵的祖先就遭殃了。有的被納入『鐵官』，由官方經營，有的被『遷虜』流放遠地；有的因禍得福，發了大財，有的却當一世奴隸，永不翻身。秦始皇將民間的兵器收集了去，銅的用來鑄成十二個用來座鐘的『鐘鐻金人』，高三丈，重各一千石，放置在宮庭中。」

衆人所站崗位不同，遭遇各異，所發

的牢騷亦充類至盡，意味深長。

* * *

芷君翻閱了不少她認爲應看的書，依然解決不少心中的謎。她轉頭向菊池華道：「華哥，我想閱讀一些有關東瀛歷史的書籍，你有辦法弄到嗎？」

「當然有辦法啦！」菊池華答道：「我自己就有一本，但是用東瀛文字寫的。」

「君姐爲什麼要看東瀛史？」少華奇怪地問道。

「我總覺得倭患纏綿達二百多年，一定有原因支持着他們的。」芷君答道：「我想知道這原因。華哥，」芷君轉頭向菊池華道：「東瀛文也好啦，你借給我讀讀，大不了勞煩你在旁指導一下，教我學學東瀛文就是了。」

菊池華對芷君的認眞的學習態度，非常欽敬，熱心地點點頭，轉身走出「問梅閣」。

芷君看見衆人都用懷疑的眼光看着她，彷似期望着更深一層的解析，乃說道：「你們不覺得倭寇的殘忍凌虐，有點超乎人性嗎？簡直禽獸不如！」

大家都同意地點點頭，但仍不明白芷君的用意。

芷君續道：「在臨海縣中，有一段說：『入桃渚（桃渚在臨海縣東一百里）官庾民舍焚劫，驅掠少壯，發掘塚墓。束嬰竿上，沃以沸湯，視其啼號，拍手笑樂。得孕婦，卜度男女，刳視中否爲勝負飮酒。積骸如陵。入姜家，殺伯姪五人。一姪孩提宿床上。殺之，取血漬飮之。』這些都是令人髮指的作爲！」

衆人都默默感歎，搖頭長呼。

「根據乾爹乾媽所說的，『武士道精神』和『大和魂』，與歐陽叔叔所提及的儒家學說比較，可以看到，東瀛的文化，受儒教影响甚大。值得奇怪的，東瀛人對『仁』的影响，並不很深。否則便不會幹出這種人神共憤的事。儒家相信人性根本上是善良的，家族內部親近間的慈愛，可以擴展到家庭之外，施及戚友甚至陌生人，人性便達到完美，社會秩序就會自然地維持。仁是人的本質美德，就是野獸之間，也有仁的存在……」

小梅聽了有點悚目驚心，呐呐地道：「聽君姐說來，仁義禮智信，眞是缺一不可，怪不得孔夫子把『仁』字放在最前頭啦！」

孤竹接道：「放在頭和尾，有什麼分別？難道『小』字就重要過『梅』字了？」

「當然啦，『小』字是說我還很細小，做錯事也不要太怪責，便宜可多啦。『梅』嗎？就是梅咯。」

「『梅』嘛，是朶美麗的花，並可以結又酸又甜的果。臭美！我替妳說眞了。我看妳索性改爲『小小』好了，這樣，便宜妳都可以佔盡了。」孤竹說道。

「誰愛佔小便宜了？」小梅說着，向孤竹作了一個鬼臉：「這是別人『仁愛』，『禮讓』我的，你恨不了這許多的了！」小梅有點洋洋得意的樣子。

孤竹有點氣結，但無言反駁。

芷君看了，說道：「和諧的『和』字，是達到仁慈不可缺少的。和諧意味着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一致。」

「那麼『勇』字就不會仁慈了？勇字含『力』，多少有侵犯別人的意思。」少華說道。

芷君接道：「仁慈這個仁字，我們不能把它孤立地去看，必須將它揉合在其他美德之中。一種簡單的，自發的仁慈是不夠的，我們必須要『智』的學識，把它增强，貫徹我們日常的生活行動裏。」

「例如？」少華問道。

「例如『勇』字假如勇敢的行爲，它的出發點是爲了正確的目的，爲了維護正義，它便成爲達到仁慈的先決條件。不過，一個勇敢的人，倒不一定是個仁義的人。忠誠和信義兩個美德；忠誠指的是一種自我的，發自內衷的意識上的眞誠和摯念，沒有私心和虛僞；信義則意味着總是講眞話，守諾言，故信義是忠誠的外在表現。簡言之，忠誠是存在於與他人之間，相互關係的內在美德，通過信義的外在接觸來表達。」

這道理有點兒深奥，大家都在沉思。

小琥說道：「這樣說來，仁義禮智信，及其衍生的勇和忠，彼此是交錯編織的。不過必須以『仁』爲經，其他的爲緯，才能織出完美的布來。對嗎？」

衆人聽了小琥的又「經」又「緯」的亂說一通，更加迷糊，摸不着頭腦。

芷君道：「琥哥哥已經明白眞締了。勇敢的人，不能因沒有正確的目的，大膽妄爲，這樣只能擾亂社會秩序，引致無謂的損失；遵守一個非正義的諾言，或忠於一個昏庸的主人，都是錯誤的行爲。因爲它們脫離了『仁』的綱領，變成片面，這樣便會喪失整體的道德觀念，對人產生不利的後果。

孤竹明白了，感嘆道：「眞是『單絲不成線，獨木不成林』！」

小梅接道：「你是『滿瓶不响，半瓶叮噹』才眞。」說罷，瞧着孤竹嘻嘻狡笑。

大家被他們這一鬧，也笑出聲來，打破「問梅閣」的沉悶空氣。

* * *

當菊池華拿回一本「日本書紀」，大家都將頭擠撮一起，爭着要看。少華和小梅只看見，有些懂的漢字，但又被一些符號隔開，怎樣看也看不出意思來，便再不感興趣了。她們便手拉手地偷偷走出「問梅閣」，讓出空間給小琥、孤竹和菊池華，圍着芷君在那裏，從事他們的「奥秘探索」。

少華和小梅走入「映月閣」時，看到冷凝霜和冷家生母子二人，正在嚴肅地談論着什麼。兩小恐怕妨碍他們談家事，正想縮身退出去，却被冷凝霜叫住了。

「有什麼事嗎？進來坐吧，不要緊的。我們也快談完了。」冷凝霜說道。

少華與小梅只好尷尬地走進去，乖乖地坐下。

「我們在談論着冷氏如何安排歸宗，承繼冷簫二氏的香燈的問題。本來只要心裏默念着，冷氏現在家族，流着的也有簫家血統，便可以了。但世俗眼光中，『香燈不備，亦日疏遺』。姓者，統其祖考之所出自出；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我和家生已經安排好，將其第二，改姓歸宗姓簫了。」

冷家生接着說道：「我和娘親並且商量好，待這裏事情一了，我們全家立即去滁州瑯琊古寺，拜見一下玄悟子他老人家，好讓他了卻塵念。」說着，悲從中來，眼珠一紅，最後一句泣咽而出。

少華立即接道：「認祖歸宗是喜事。大總管，到時要熱鬧一番才好。」

「是的，喜事，喜事！」冷家生心中的思慕之情，也就冲淡了。續道：「你們與娘親談吧，我還有要事要辦。失陪，失陪。」說罷，向冷凝霜請了安，走出「映月閣」處。

其實少華和小梅找霜姨也沒有什麼事，只不過是幾天來讀書讀悶了，找人聊聊，散散心吧了。到「映月閣」內只剩下她們時，話匣子又不知道怎樣打開才好。

還是冷凝霜世故深，經驗老，打破沉寂地道：「幾天來，總括起來就只有『殺』和『慘』兩字，把人家的心，也快鬱死了！」

「這就是現實！」冷凝霜道：「人生不如意事凡八九，妳們現在年幼，未有這種經歷。長大了，多看了，也就習慣了。但需要知道一點，在園中拔除許多野草，遠比在人的心中拔除一項劣點容易得多。心中的皺摺，遠較眉心的鎖蹙，更難消除。只要我們心胸廣闊坦蕩，暫時的悒鬱，又算是什麼呢？」

「君姐他們在學習東瀛文，」少華說道：「我們插身不入，便偷懶來陪陪霜姨了。」

「妳們總會找到籍口的，說得這樣好聽，來討霜姨的歡心。」冷凝霜道：「妳們究竟又想打什麼鬼主意，快些從實招來。」

「沒有嘛！」少華和小梅齊說。少華續道：「眞的沒有呀，怕霜姨悶，我們亦悶，來這裏散散心而已。」聲音帶着委屈。

「好啦，饒妳們一次啦！菁芸在石屋裏，我們不如也一齊到石屋去，看看她進展如何。」

「好啊！」少華和小梅雀躍地回答。因爲她們從來就沒有機會，進入過這間慕容凌雲自小就撥給冷凝霜專用的石屋，自此之後就成爲禁地，除冷凝霜外，從來就沒有人入過去，因而變成了慕容世家中，唯一充滿神秘的地方。今天能有機會入去參觀，那能不高興呢！

* * *

石室裏面的佈置，大致上與四十多年前，簫沛所佈置一樣。不同的地方，僅是多了很多瓶子和藥石藥材，它們是冷凝霜數次回到姑蘇慕容世家時，攜帶到石屋裏去的。爲的僅是充實這工作室，使它日趨完善。

冷菁芸在室內正在用功地閱讀着她的曾祖母當年留下的劄記，精神非常的專注，連她的曾祖母、少華和小梅走到跟前，仍未發覺。冷凝霜看到自己的曾孫女，這樣的專心用功，心中感到十分快慰。心中想道：「爹，娘親，冷家總算還有後人，承繼兩位老人家的衣砵了！」

「菁芸。少華和小梅專誠來看妳了！她們可以說是妳的師姐，妳要多多向她們請教才是。」冷凝霜說。

冷菁芸在專注中，忽然聽到身後有人說話，嚇得怦然心悸。轉回望去，看到曾祖母和少華小梅二人站於身後，才知道剛才曾祖母向她說話。她連忙站起參見曾祖母，並向少華和小梅打招呼。

「只顧着全神看書，不知道各位到來，眞失禮之極。」菁芸有點臉紅，不大好意思。

「那裏，那裏。」少華和小梅同聲說道。

冷凝霜叫她們今後不要太拘束客氣，就當爲姐妹般，彼此切磋。接着，輕聲與她們討論不停。

跟着的幾天，少華和小梅，就跟着冷凝霜身旁，不再到「問梅閣」讀書了。

* * *

說句老實話，菊池華雖然是東瀛人，說東瀛話倒是很流利的，東瀛文却懂得不太多了。他五六歲便跟隨父母逃亡至中原，能有多少時候讀書的呢？其他的都一竅不通。這本『日本書紀』還是前一兩年，從一名東瀛人手上取來的。大概是東瀛的東西，給他帶來一些感受吧。因此，他把它留在身邊，有空時翻翻，即使很多地方看不懂，也別有一番親切感。

菊池華將自己的東瀛文程度，坦白地告訴芷君，芷君說：「不要緊，我不懂的，正好你懂，大家研究一下便了解了。」

菊池華半信半疑地說：「那會是這麼容易的事，兩個臭皮匠就可以學懂東瀛文？」菊池華遲疑了一會，整頓一下思路，硬着頭皮提筆，像鬼畫符般將東瀛文的音標，分別以正草楷寫出，並教芷君如何發音。這才教罷，芷君立即依樣畫葫蘆地，按菊池華的發音，複述一次。接着，小琥也照樣讀出來了。孤竹就不能做到。

這鐵一般的事實，把菊池華嚇了一跳，記得自己初學時，光是正楷，就不知被老師打了多少次手心，才免强學會。而目前面對着的芷君和小琥，竟然一學就會，而且正草楷一齊懂了。彷彿以前早就懂了，不過忘記了，現在再由別人提醒，忽然恢復記憶一般。

「華哥，阿哩依嗎士咖，是什麼意思？」芷君問道。

「是『有沒有呢？』的意思。」

「『私』呢？」

應讀作『嘩他哭私』，即『我』的意思。」

他們一問一答的，起初是由芷君將「日本書紀」的一句用東瀛發音讀出，問菊池華代表什麼意思。依照此法，進行了頓飯功夫，芷君越問越少了。最後僅讀出漢字，問其東瀛讀音，一個時辰後，芷君就片語不問，自己一直和小琥一起，一頁一頁的讀下去了。

菊池華和孤竹，從芷君和小琥二人的精神集中，和兩人相同的對書中情節的反應，可以看得出他們二人，是看得懂這本「日本書紀」的。

芷君和小琥花了兩個時辰，才將「日本書紀」的第一部份讀完。這時，已經是晚膳的時間了。

* * *

晚飯席中，菊池華鱉不住心中的懸疑，問道：「芷君，小琥，我眞佩服你們，竟然可以僅花一個時辰，就學懂了東瀛

志，我們老一輩的，還能袖手旁觀嗎？小君，我們會盡力的支持你們。你們放心地去創造吧！俗語說：舊的不去，新的不來。給你們這樣一來，我們老一輩眞有點慚愧——過於默守成規，固步自封了。」

芷君聽了，忸怩道：「我們只不過是敢想、敢言而已，能不能夠辦到，還是未知之數！」

「敢想就是踏進成功道路之一半，」皇甫長春接道：「再加上堅忍之毅力，成功就在望矣！」

「小君，」慕容秀華嚴肅地望着芷君道：「妳的構思是怎樣的？」

「『三一三合』，」芷君亦莊重地說：「白包黃，黃包赤，赤包三，三一混合，名曰混沌。陰能成物，陽能生物，泰能養物，萬物初生，須三氣合，四時合和，然後得生。三合者生旺墓三者之合局；水生於申，旺於子，墓於辰，故申子辰合水局；木生於亥，旺於卯，墓於未，故亥卯未合於木局；火生於寅，旺於午，墓於戌，故寅午戌合於火局；金生於巳，旺於酉，墓於丑，故巳酉丑合於金局。獨陰不生，獨陽不長，獨泰不生，三合然後生。十干方面乾媽乾爹比我們知道得更多，乃五行的化名詞而已，生旺逆順，分主四時。支以干爲用，干以支爲根。干支配合，以生、剋、制、化、會、合、刑、冲等八種方式，配合適宜，相生有情，生意不悖，氣勢團結。」

皇甫長春聽芷君簡要地說一說，立即心神意會，驚訝萬分，大家心中想道：「小小一個僅滿十歲的女童，竟能胸懷萬機，對玄易之學，也有這樣精湛的分析，把自己認爲『天賜奇緣』的『天干地支錄』，更推上一層樓，眞是後生可畏！」

慕容秀華感慨地說：「照妳所說，妳是以二支以合一干，構成陰陽泰合局了？」

「對，兩氣成局，干支各半，氣勢相均，便有相生相剋五局衍生，既已成局，即不可破，故我主張加上泰氣，引化去相剋，加强相生。」芷君答道。

「泰氣安出？」皇甫長春急切地問道。

「泰氣亦既是化氣。乘旺秉令，原來日干，氣勢衰絕，方能相合而化，更須見辰。五運遁干至辰，必爲化氣元神之地。例如甲巳化土，遁干至辰，必爲戊辰；乙庚化金，遁干生辰，必爲庚辰，名爲逢龍而運，乃化氣元神之地。但必須注意，甲巳化土，氣至甲乙寅卯，非忌其還原，而忌其逆土旺氣；乙庚化金，不忌甲乙寅卯，而忌丙丁、己午；丙辛化水，忌見戊土；丁壬化木，忌見庚金；戊癸化火，忌見壬癸。若戊土幫助化神，見辰遇戊，化金元神，非特不忌，且喜見也。凡從格以所從之神爲用；化格以生我化氣被神用；如化氣遇於旺盛，亦可洩之，萬不能剋抑之，因此、化皆以金局氣勢偏於一方，不能不順其氣勢而行。」

皇甫夫婦聽後，又是另一番感觸。兩人回憶當年得到天干地支秘錄時，因不甘獨缺壬癸二干招式，夫婦二人乃挖空心思，共同創出壬癸兩招，遇合四盡之數，致令慕容秀華元陰大傷，不能生育，成爲此生大大憾事。

「小君，若是妳能早生三數十年，又是我的朋友，我就不會遺憾終生了。」慕容秀華說話時，雙目含淚，幾乎流了下來。

「往事已已，還提作甚？」皇甫長春也吁了一口氣。

「乾媽，按君兒據病理估測，現在仍可設法彌補不育之憾的！」芷君熱心地說道。

「此話當眞？」慕容秀華驚喜地叫了出來，旋即又感慨地道：「即使是這樣，難道還能『老蚌生珠』嗎？不要再一場歡喜一場空了！我懷疑我自己還有沒有這樣的勇氣，去承受第二次失望。」

「即使尚有一綫希望，老夫仍堅持一試！」皇甫長春說道。他一直認爲創造該兩招式，是由他建議的，責任應該由他來負，因此他比慕容秀華更難過。

「這事再從長計議吧！」慕容秀華不想將問題，當着小琥及少華面前討論，故將問題押後。續道：「小君他們到來，要談的是『三一三合』，我們應該發表一下我們的見解。」

「芷君已將易數混入道學觀點，湛湛空虛，於幽源之中，而生一氣。已超越吾等天干地支範疇，老夫復有何言可對？」皇甫長春坦誠地說道。

「兩儀未分之前，稱曰洪源，溟涬濛鴻，名曰混沌。」慕容秀華說道：「有物混成而天地生，混然而不可得而知，而萬物由之以成。的確超越了我們現時的境界，我們得好好地再鑽研一番了！」

「我說的還未達到乾媽乾爹所提的境界。我所構想的，僅達到三位一體，互長互成吧了。彼此既是混合體，情到濃時，精神的昇華則而化合物，產生一種無堅不摧的力量。這是一種美的境界，身處於空間的時間的混合美之間，就如湖光山色，配以良辰花月，又如載歌載舞，配以琴瑟和鳴。」芷君神往地說道。

「如何分配天、地、泰？」皇甫長春突然問道。

芷君瞬即臉色轉回莊重，說道：「天干當然由琥哥哥擔綱，地支是由少華承負，協泰則非我莫屬了。」

「協泰所需的才智，遠遠超過天干地支，當然由小君調協，最爲恰當！」慕容秀華頷首同意地說道。

皇甫長春也在微笑點頭，道：「步法如何？」

芷君答道：「原則上以兩儀、三才、四象、六合、八卦、九宮爲主，作爲基本訓練。純熟後則能混合運用，變化萬端了。」

「我看還是以三三之數，以三才、六合、九宮就夠了。」慕容秀華說道：「這樣更能配合三一三合。」慕容秀華知女莫若母，少華雖然不是她親生，她的份量多少，作爲大媽的當然很清楚。

「乾媽請不要擔心，這兩天內，我和琥哥哥，會協助華妹，替她打通任督二脈的，否則她便是合壁中的弱點，發揮不出應有的力量來。」芷君像看到慕容秀華心裏去。

慕容秀華驚詫地問道：「你們兩人怎樣做得到？」

文。你們是怎樣做到的？」

芷君稍作整理思路，道：「首先我們要澄清『東瀛』這二字。『不知何日東瀛變，此地還成要路津』這段詩，描寫的是東海。東海上一共有伊賀、伊勢、伊豆、武藏…等十五個國家。由於是落後蠻人，故我們都稱他們倭民，他們的盜賊則叫爲倭寇。宋朝的歐陽修曾寫一首『日本刀歌』，自那時起亦有人改稱倭國爲『日本』，因東方是日出的地方。

「日本民族歷史怎樣發展起來，我們無從稽考，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秦始皇迷信方士神仙，祈求長生不老仙丹，派出徐市帶領數千童男童女，前往蓬萊東瀛，奠定了日本的文化基礎，這是無可置疑的。這本『日本書紀』中，所用的文字，超過半數均是漢字，就可以說明。爲什麼發音不同，大概是日本人當時僅借用文字，不改變當地方言的原因。因此，很多漢字，在日本讀音是複音的。如一個『私』字，就是一個四連複音。

「從這一點看來，日本人的模倣能力很強，目的是爭取時間，能吸收外來的，就加以消化，變爲己用。因此，日本文字的結構，自己的東西少，中原的東西多，只要記憶力好，能理解他們的文法結構，就很容易掌握了。這就是我和琥哥哥能夠懂得快的原因。」

菊池華聽了，不由他不感嘆，說道：「我自己漢文程度低，看到漢字頭也大了，當然看不懂啦！看情形我眞應該痛下一番苦功，好好學習一下漢文了。」便忸怩地道：「這回要倒過來，由你們教我日本語了。」

「其實誰教誰還說不上，」芷君坦誠地說道：「我和琥哥哥目前只可以說是囫圇吞棗，一知半解吧了。目的是免强了解書中內容，就算了。誰還有空花時間鑽入去呢？華哥本身是日本人，情況又當別論。你剛才不也是當過我們老師，教懂我們的『片假名』和『平假名』，及很多漢字的發音嗎？我發覺日本文中，有很多發音是出自吳(蘇州)，漢(隋唐)和唐(宋)傳入日本的。華哥只要多識漢字，以你原有的日本語懂得講的條件下，你會瞭解得比我們透徹的。」

菊池華自幼在蘇浙長大，吳儂語言流暢得很，反而漢語官腔，顯得生澀彆扭，經芷君提起，的確有很多日語發音，與吳儂語很接近。說道：「經妳這樣一提，使我茅塞頓開。『明日』、『平等』、『京都』……等，講快一點，就是吳語啦，我以前爲什麼沒有發覺？」說着，用手掌輕拍自己後腦，一副恍然大悟的面孔。

「從學習日本語文中，我覺得秦始皇有一項很大的貢獻，就是併吞六國後，把中原的文字統一了。」小琥看見日本也崇尚中國文字，有感而發道。

「我也有一項感觸，」芷君接道：「模倣是速成的捷徑。只要在模倣的過程中，加入自己的心思，把它更發揮得淋漓盡緻，能爲具有自己風格的東西，有何不可？琥哥哥，我對我們的『合壁』構思，更具信心了。今天晚上，我們去找乾爹乾媽交換意見，好嗎？」

芷君的話，前一段在座的都懂；後一段，在座中恐怕只有芷君自己，小琥和少華才懂了。故此，孤竹、小梅、菁芸和菊池華，彼此面面相覷。

芷君亦不作解釋，她沒有將尚未成熟的構思，便公開披露的習慣。她認爲早說了，就有吹噓之嫌。

＊　＊　＊

晚膳後已經是初更，一彎皎潔的上弦月，掛在東方上空。銀白的月色，照射在花園的殘雪，反映得園子閃閃生光。少華帶領着芷君和小琥，穿過一座玲瓏可愛，名叫「一梯雲」的假山，拾級而上，到達一座平台，靠着荷花池，故台上的建築物名爲「荷花廳」。

循着走廊向西北走，兩旁有不少桂樹，廊旁有一亭子，匾上刻着「聞木樨香」。芷君心中想道：「要是秋天來這亭子，確是名符其實。」

「那就是『遠翠閣』了，爹和大媽就住在那裏。」少華指着四五丈外的一座建築，接着又指向十多丈遠另一座，說道：「那邊過了石橋那座，叫『曲谿樓』，外公外婆住的。」

芷君和小琥覺目望去，樓閣的燈光映射前池水中，附近的景色很清幽雅緻。兩人心下不禁一齊想道：「難怪詠客們都說，蘇州的庭園，美甲天下！」

「爹，大媽！琥哥哥和君姐來看你們啦！」少華人還未到，聲音先到了。

「咿呀！」一聲，「遠翠閣」的廳門開了，皇甫長春夫婦，站在門內相迎。

「乾女兒，小琥，今天什麼風把你們吹來呀？聞說你們正在用功學東瀛文，怎會有空的？」慕容秀華說道。

芷君正想啟齒回答，少華却搶前答了：「大媽，琥哥哥和君姐眞聰明，只花了一個時辰，就把那勞什子『日本書紀』文學懂了。」少華爲小琥和芷君感到驕傲。

「眞的？乾女兒。」慕容秀華問芷君。

「眞的？小琥。」皇甫長春問小琥。

芷君和，漲紅了臉，不知如何作答。

「你看，我們光記着講，連請你們進來坐也忘了。來，來，來，快請進來坐下才詳說。」

三小依言走入「遠翠閣」樓下大廳，落座後，丫環立即上香茗。

慕容秀華打開話匣道：「我知你們一定有話要跟我們說，到底是什麼事？早些說，好早點睡，你們忙了一整天夠累的了！」

芷君答道：「我們在方廬時，在練武洞中表演了一套筆法作示範，少華看了後說，那套筆法很多像乾媽和乾爹的『天乾地坤合璧』。於是我們被啓發了豪情，想創一套合璧搏鬥的心法，適合我們三人之用，故特來向乾媽乾爹請教。」

慕容秀華聽了芷君的話，既驚且喜。驚的是芷君年紀輕輕，竟然有這樣的豪情，不讓古人專美，眞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輩新人換舊人；喜的是看來自己的女兒皇甫少華，已經打入芷君和小琥二人圈子裏面了，自己的心事也可以了結了。但見慕容秀華意味深長地看了皇甫長春一眼，只見他也看着自己微笑，知道丈夫已經和她心靈已通，便微笑地說道：「這是一項令人欽敬的構思，年青人有這樣的豪情壯

芷君肯定地道：「我和琥哥哥任督二脈已通。我的絕症和通脈，都是借琥哥哥相助，換血通脈才醫好的。琥哥哥已經掌握了通脈的經驗。就是乾媽的不育憾事，我的設想，也是以重新活動乾媽枯萎經脈，令其重顯生機作出發點，再配服幾劑通經活血補藥，便大有希望了。」

話題又被芷君不着痕跡地兜了回來，慕容秀華聽了，儘管仍不免蹙起秀眉，但心中的反應是活了。能夠打通枯萎經脈，天癸再生，當然老蚌也可含珠了。

慕容秀華轉頭看着皇甫長春，見他滿臉懇切企望地，用着年輕時的熱誠愛慕目光，憐愛和鼓勵混集地看着自己，心中不由瞬息間產生一種只在四十年前，才發生過的陌生了的衝動，忍不住撲入皇甫長春的懷裏，輕輕地忸怩道：「春哥，你看着辦吧！」

皇甫長春像聽到天籟綸音，又像回到四十年前幸福的桑間濮上，只見他緊緊地擁抱着心愛的妻子，連身旁還有三小看着，也完全忘記了。

皇甫長春喃喃地道：「太好了！這簡直太好了！我們是在作夢嗎？」

「春哥，我們不是作夢！夢境那會有這麼美？四十年來，我們作的都是噩夢啊，是我們擺脫了噩夢，是的，我們要擺脫噩夢。讓我們一齊再去尋找第二個春天吧！人生會有第二個春天嗎……」慕容秀華囁嚅地道。

「有的，」皇甫長春回答得很肯定：「一定有的，酒仙李後，不也有了一個遲來的春天嗎？我們緊緊攜手去找，也一定會找到我們的第二個春天的！」

「想不到我們才出門，爲世人做了一點點好事，上天就會對我們這樣眷顧，泉湧以報。少華的心事啦，還有我們的心願啦……我們應該怎樣報答上蒼才好？」慕容秀華說道。

「華妹，上天委實對我們太好了，我們一直生活地辛福裏，現在連我們唯一的遺憾，也有可能彌補了。妳說，這不是上天又一次的賜顧嗎？這次出門，我們目覩耳聞，還未得到幸福的世人是這樣的多，我們今後應該多爲他們盡力，亦爲他們謀幸福。這種行動，就是最好的報答。妳說對嗎？」

「春哥，你的話永遠是對的，我那時有提過反對的意見啦？不過，我倒想聽聽小君的意見，她的話有時比你的還具說服力。」

皇甫長春夫婦，從甜蜜的悄悄細語中醒覺過來，意識到還有三小在旁看着，羞紅着臉要找芷君時，才發覺三小不知在什麼時候，識趣地悄悄退出廳堂走了。

他們相顧微笑，慕容秀華重新偎入皇甫長春懷裏，老夫老妻二人，重新體會到年輕時的溫馨。

皇甫長春像擁抱着宇宙的一切，還低頭貪婪地索吻，把慕容秀華吻得喘不過氣來。然後雙雙攜手，踏上閣樓，去重新尋找他們共同的春夢。

這是一個冬天裏的春夜，瀰漫着蓬勃的生氣。

＊　＊　＊

芷君想不到，因自己輕輕的幾句說話，會令到乾爹乾媽這樣高興，髣髴恢復了青春一般。芷君這個晚上沒法睡得好，腦子裏繫纍着：「我懷疑我自己，還有沒這樣的勇氣，去承受第二次失望。」這句話。

「我一定會想盡辦法，不讓妳會遇上第二次失望的。」這是芷君在心坎裏的回答。當芷君絞盡了腦汁，想通透了後，便酣然入睡了。睡態很嬌憨，變着甜甜的微笑。生命並不需要一定要有偉大的轟轟烈烈的犧牲，有時會由很細小的事情，都會贏得心中安慰的東西。

第二天，天還很早，當慕容秀華春眠剛醒，睜開受到雨露滋潤而閃爍生輝的眼睛時，芷君就在樓下等着了。慕容秀華躲在溫暖的被窩裏，把芷君喚上樓來。

芷君看見慕容秀華容光煥發，高興地道：「乾媽，很高興看到妳昨晚睡得很好！精神好治起來更順當了，是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芷君說的是眞心話，她是從醫學的角度分析和觀察後，才一本正經地說的。因爲她看見慕容秀華，露出半截身子，倚依着床背，拿着銅鏡微笑地，照着她的面部、秀髮、及驕傲地聳起的胸膛。這種細微的小動作，給芷君解答了很多問題；她知道乾媽的性生活是美滿的，夫婦間絲毫沒有芥蒂或怨懟；她知道了乾媽喜歡人情，滿足人生，並且滿足自己的模樣和身段；乾媽是性格外向的，對人友善，平易近人，樂於助人；乾媽的人生觀是積極的，有勇氣面對和克服自己的協助他人的所有困難。

當慕容秀華，看到芷君在瞻望着她，便嬌羞地放下鏡子，向芷君作了個鬼臉，然後笑道：「是嗎？原來一切都是妳這個小鬼在作崇，大清早就叫歐陽、公冶兩位叔叔，把乾爹拉了去鑑賞『干將』和『莫邪』寶劍。」

「是的，爲了免致乾爹無謂的掛心，我們設法把他支開了，好待事成後，給他一個驚喜！」芷君忍不住笑了：「嘻，嘻，這不是很有趣嗎？」芷君走近床前。

慕容秀華眼睛有點濕潤，不禁將芷君一把拉入懷裏，痛惜地道：「妳這小妮子萬事都替別人想得千周萬到，幾時妳才爲妳自己設想設想？」

「我的事情別人都替我想了，我就樂得清閒，替人家多想想了！」躲在慕容秀華懷中，芷君的話有點支吾不清，就像嘴裏含着一枚橄欖似的。

「我們？」慕容秀華突然醒起芷君前一句話，驚叫出聲，自己的私事，鬧到全城都知道，被人當作茶餘飯後的談論笑柄，那還有臉見人？

「我們，就是我爺爺和霜姨。就是這麼多，乾媽，妳不是連他們兩人也不想他們知道吧？我需要與爺爺研究，和需要霜姨幫手的。」芷君坐了起來看清着慕容秀華急地問道。

慕容秀華放下心頭大石，心中也在怪責自己顧慮太多，家中所有的客人都是彬彬君子，想到這裏，忙道：「不是，不是，只不過有點難爲情吧了。」接着問道：

「這樣早就開始了？」

「還早？都已經日上三竿了，我和霜姨在樓下已經等了半個多時辰了。」

「霜姐？在樓下等？像什麼話，要人家等，眞不好意思！快請，快替我下去請她上來！」

「『春眠不覺曉』嘛！不用請了。我不請自來了。看妳們母女二人，雞啄不斷的，說個沒完的。我這個老太婆，只好老着臉皮不請自來了。」冷凝霜打趣地說。

「好了，別磨牙了，也不怕孩子笑話！」慕容秀華嗔道：「我們開始吧。」說着，下床伸了一個懶腰。

芷君走至梯間，向樓下招呼道：「妳們可以上來了。」樓下傳來數聲「好的。」

只聽到樓梯間，傳來一陣雜亂的脚步聲，數名丫環吃力地搬上來兩座暖爐，及一大盤溫水，一切按芷君的意思擺妥後，便斂衽退回樓下去。

瞬息間，整個閣樓便溫暖如春。

「怎麼？還要我沐浴了才開始？」慕容秀華爲了鬆弛一下緊張情緒，故作趣語。

「當然啦，還要脫光衣服，裸露袒裎的。」冷凝霜一本正經地說。

「當着妳們裸露袒裎？」

「對的，妳不是想諱疾忌醫吧！妳怕難爲情嗎？」

慕容秀華對冷凝霜沒一點兒轍，只好乖乖地脫。其實她也沒有多少東西好脫，把穿着寬闊罩衣一脫，裏面便光溜溜的沒半點其他東西，只剩下象牙一般晰白驕人的健美胴體了。

冷凝霜毫不客氣，環繞慕容秀華，像欣賞藝術品一般，用鑑賞家般的眼光，前後左右，上上下下地看個透澈。說道：

「妳這妮子，身段保持得蠻好的嘛！眞是多一分嫌胖，少一分就太瘦的！」

慕容秀華被看得全身騷癢，嚷道：「霜姐，妳饒了我吧！這完全是拜妳的駐顏丸所賜嘛。」

「想不到我的駐顏秘方，很管用的。」

芷君從來沒看見過裸露的成年婦人胴體，今天第一次看到，感歎上蒼的傑作眞是無與倫比，每一段線條，都是這樣恰到好處，這樣優美。芷君不禁想道：「我長大了亦會有這樣的胴體吧？不過那黑壓壓的……我就不想要了，難看死了，把甚麼都遮蔽了！」

芷君收歛分散精神，將一套金針，浸入溫酒消毒，然後將慕容秀華按在地下坐好，兩腿分開。並將厚厚布巾墊於她的胯下。一切就緒後，芷君左手按穴，右手轉針，三陰交、氣海、關元、中極、子宮、合谷……等單雙十數個任脈、足太陰脾經等穴道，手法乾淨俐落。然後轉去慕容秀華背後，盤膝運勁行功，雙掌按於慕容秀華後腰背的兩個腎俞穴上。將內力源源注入慕容秀華體內。

冷凝霜則坐在慕容秀華面前，指導着慕容秀華行功內力應遵遁的走向。頓飯時間過後，只見慕容秀華面現慽容，下肢抽搐。盞茶過後，慕容秀華忍不住雙手緊壓臍上腹部，通體泌出汗珠，涔涔而下。但覺那種三十多年已經未出現過的熟悉陣痛，使她又驚又痛又喜，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又是頓飯工夫過去了，芷君額角也冒出細小汗粒，看來體力也消耗很大。「啊唷！」一聲，突然由慕容秀華口中叫出，閣房立即瀰漫着腥臭氣味。原來慕容秀華下體，排泄出一灘血水。

芷君隨即收回雙手，散氣回功，轉身走至慕容秀華身前，按穴拔出金針，投入酒碗之內。說道：「乾媽，大功告成，趕快沐浴更衣吧！我們在樓下大廳等妳。」

慕容秀華感激地看了冷凝霜和芷君一眼，默默點頭，強忍着不讓自己哭了起來。

盞茶時間過後，慕容秀華裊裊然步下樓來，只見芷君正在坐息，冷凝霜在旁護法。

冷凝霜以手指着桌上的一碗藥，作手勢叫慕容秀華喝下。慕容秀華輕步走過去，默默把藥茶喝了，然後走回冷凝霜身旁坐下。彼此緊偎在一起，面面相覷。眼眶凝着淚光的兩名婦人，手緊握着手，憐愛地凝視着芷君。

痛懲倭奸遍吳滬粵

經過幾天的四處奔波，石中貴的案件終於在官方判決——罪名成立。所犯的罪是走私漏稅，秉勾結倭寇，朋比爲奸，欺搾良民。石中貴的財產，則維持當地農工會館原判，由各村選出賢能人士執管，每年按章征稅。

孤竹聽到這消息後。高興得跳了起來，說道：「總算還是有天理的！」其餘在座的人聽了，笑了起來。

菊池華的丐帮消息快，說道：「還是『慕容世家』的面子大，才把官官相衞的氣焰壓下去。聽說慕容大爺，洪長老和方夫子他們，還留在嘉興，準備給當地知府，吃吃排頭呢！」

「這種貪贓枉法的狗官，應該拉出來，當衆打他三百大板！」孤竹說道。

「你應該說，在他鼻子裏灌酒才對。」小梅說道，就是喜歡與孤竹抬槓。

「這種人給他灌酒？太浪費了，而且有點暴殄天物，酒是留給賞識它的人飲的！」芷君答道。

「全天下的酒都通通搬來，給你一人飲最好。」

「錯了，錯了，飲酒一定要對飲才盡興，難道妳沒聽過諺語說：『一人不吃酒，二人不賭錢』這句話嗎？眞是至理名言，名言至理！」

「好了，好了。你們兩位請收收金口吧，還有正經事要談呢！要喝酒，待此地事了，回到『瑯琊宮』，那裏有數百種各地名酒，到時再考你功夫好了。」少華把他們的琴弦弄斷，省得他們亂彈不休。

芷君問菊池華道：「華哥，丐帮所探的中原奸細資料，到了沒有？」

「名單已經早就有了，因爲人數很多，故一時很難這樣快都準備妥。遠地的更加需要多些時間。」菊池華解釋丐帮所面對的困難。

「誰要丐帮把全部資料都收齊了？」芷君詫異地問道：「我的意思是找出主要的，挑大旗的主要人物就夠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這是蘇州分壇接到洪長老的指令後，作出這樣的決定的：『砍草要除根，否則春風吹又生。還是一勞永逸都把這堆垃

圾清除掉妥當。』」

「他們沒有聽過『擒賊先擒王』，『樹倒猢猻散』，這些諺語嗎？其實野草怎能燒得盡呢！」

菊池華恍然大悟，不斷點頭道：「芷君說得對，我立即就去傳言，修改分壇的決定。」話罷，轉身就走。

* * *

「你們必須向小君好好的學習才好！」慕容秀華對到來探望她的三小說道。

小梅說道：「我們都很尊敬君姐的，她學識高，人又好，經常像親姐姐的，無微不至的教導我們，照顧我們。我們都把她當爲大姐的。我們也把琥哥哥當爲大哥，他對我們也像君姐一樣好。」

小琥聽了，臉紅了起來。

慕容秀華將目光轉投向孤竹，孤竹期期艾艾地說道：「我和小梅的想法一樣。雖然我年紀比芷君大，但我覺得當我站在她跟前時，她比我高大得多，我甚至感到自己非常渺小。因此，在我心裏，一直把芷君和小琥，當爲我的大姐和大哥的。這話我對誰也沒有說過，今天說了出來，覺得心裏很痛快，比喝了一杯醇酒還要痛快！」

「你們能夠自己樹立了一個學習的榜樣，那太好了。但是要知道；一個人的品德和修養，是從每時每刻的小動作、談吐、聲調、臉容和姿態的謹慎和愛心中，積累起來的。小君昨天對我說過一句話，令我領略到一種新的感受。我對她說，妳只顧着替別人設想，何時妳才爲妳自己設想？你們猜猜她是怎樣回答我的？」慕容秀華停了下來，環顧三小，只見他們專注地聽，沒人回答。續道：「她：『我的事情別人都替我想了，我就樂得清閒，替人家多想想了！』你們說，她這話的含意代表了什麼？原來仁義這樣抽象的東西，是受施不念報的東西。誰得到了別人的好處，把這種好處，以你自己的仁心，傳遞給別人吧！因爲人家所給你的，並不是單純給你的，你應該再找別人來分享。仁義就是用這種方式傳播的。傳播者沒有報酬，所得到的只是崇高的快慰。」

三小聽了感到體內熱血奔流，卻不知如何表達心中的感受。

「大家坐在這裏發獃的，乾媽欺侮了你們了？」芷君和少華走了進來。少華雙手捧着托盤，盤上放了一碗藥茶，帶來陣陣的藥香。

「大媽，喝藥了。」少華說道。把藥捧到慕容秀華跟前，續道：「要不是君姐親自在廚厝指導，這藥眞的不知道還要花這麼多手續，才能燒好的！」

「我們在談妳，」慕容秀華一邊接過藥碗，一邊向芷君說道：「我要他們要向妳好好的學習。」說罷，慢慢地在喝藥，再道：「這是什麼藥，這麼苦的。」

「苦口良藥嘛！」少華答道。

「你們知道良藥多數都是苦的就好。」

衆人現在才明白秀華姨說藥苦，是一句出於善意的比喻，勸他們「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

冷凝霜帶領着冷菁芸這時走了入來，看見慕容秀華精神煥發，神采飛揚，也就放心。又見衆小濟濟一堂，高興地道：「我正想找你們，問問你們近日的學習進展。現在這裏遇上，正好給華姨也一起聽聽。你們每人都說說心得吧！」

衆小面面相覷，誰也不想先答，恐怕自己的見解和心得，微不足道，惹人見笑。

小琥比較勇敢，首先說道：「我們都認爲要平定倭寇，應着重於治本，不應像張經、俞大猷和戚繼光等抗倭英雄，只顧得治標，忙於設法殺倭寇，到頭來有的反被朝廷奸臣陷害了。倭患纏綿二百多年，說明『野草是燒不盡』的，有適當的環境，它們就生了。我們明朝嘉靖年間，被嚴嵩、趙文華、胡宗憲……等朋比爲奸，欺君罔上，從中漁利，剋扣軍餉軍備，致使逃兵爲患，海防廢弛，造就了倭寇入侵的裏應外合環境。反躬自問，物先腐而後蟲生。世宗昏庸無能，竟會昏聵迷信至接受趙文華的疏言，以祭祀東海海神來鎭服倭寇。眞令聞者痛心，覩者噁心。正如花子爺爺曾說過的，去倭寇易，去漢賊難；去瀕海的海盜猶易，去中原的衣冠禽獸尤難。我認爲『慶父不去，魯難未已』，稷中社鼠，就算是撩蜂剔蝎，亦應奮起而誅之，方爲治本的方法。像既往的剜肉醫瘡，實際是顚末倒置，治標不治本的辦法。」

「我同意琥哥哥的心得，」少華當然支持小琥，說道：「垃圾堆積，蠅蟻才能滋生，清除了廢物，環境清潔，便可杜絕病禍，身心健康。」

「對，」小梅說：「我看到那些貪官污吏，依㗖附勢的走狗，就恨不得咬他們一口，心裏才痛快！」

「『狠無狠不行，虎無倀不噬』，先把狠和倀治了，狠虎便無法再施其技，肆恣橫行了。」孤竹說話時，有點咬牙切齒，決心很大。

「你們年紀輕輕，能有這樣深湛的見解，確實難能可貴。」冷凝霜說道：「我年輕的時候，憤世嫉俗，殺殲懲凶，逞匹夫之勇，的確痛快後來想及自己父母，獻身於事業，爲的是救人，才糾正自己的錯誤行徑，但惡名已著，換來了『毒娥』的匪號，極盡黃河之水也洗滌不清。劍之能成爲寶劍，就像小琥的『霄漢』一般，在乎劍鋒的銳利和它的硬度，而不在乎劍鞘的輝煌；同樣的，消滅敵人的正確和高貴的辦法，不是殺害他，而是用仁義把他轉變至不是敵人，那便等於已經把敵人殺戮了。孔子周遊列國，目的是弘揚儒家道統，這種推己及人的行動，我們能說孔子不是在行俠仗義，濟世救人嗎？大家身歷其境的，如上次敦煌之行，芷君負責運籌帷幄，達到不傷一兵一卒，化解了一場殺戮武林精英的浩刦，我們能說芷君不是行俠濟人嗎？我自己認爲這次的成果，遠比殺死所有惡人，其效果深遠多多！」

芷君被褒得有點臉紅，岔道：「大家都讀過施耐庵所寫的『水滸傳』，被迫上梁山的情況，眞有點感到奈何人對奈何人。其實，日本人所以淪爲倭寇，與水滸傳的一百零八條好漢相似，不同者是他們被日本南北分裂，兵革不息，征斂無度，天災荐至，加以治者驕奢昏聵，不恤國政，失業流亡者衆多，挺而走險，入海爲寇。這是日本浪人、倭寇的成因，是受形勢所迫

成的。」

「他們受到兵災馬亂，亦可以學我們的『山寇』和『礦盜』一樣，覓地開礦闢墾呀！」孤竹悻然說道。

小琥接道：「日本不像中原地大物博，資源蘊藏豐富，取之不盡。日本是一島國，地土貧瘠，處於火山地帶，風災地震，爲患無窮。故當地糧不足食，故以礦產金銀、換取中原物資，以補不足。又因累世兵革，日本人民不善生計，素習戰鬥，最方便就是淪落爲盜寇了。」

「明正統十四年，『土木之變』後，英宗祁鎭，被瓦剌人喪師辱國；明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大擧入寇，直抵長城，圍攻燕京；故明廷軍防，均專注陸路邊防，盡力將國防主力，分配在京師和長安要塞地帶，沿海的防禦，便廢弛了。後來經過朱紈，俞大猷，張經。戚繼光等抗倭將領，和民間的捐獻出力，才將海防城堡嚴飭，提高了防禦能力。倭寇入侵的事件，才日漸減少。」芷君說道。

「日本武人，日務侵略，無法無紀，正統五年間，亦曾集衆乘亂侵略朝鮮。可見倭寇中，屬日本正規軍者，不在少數。」小琥說道：「由於中原與日本之間，自漢朝起，已建交通商，中原商品豐富優良，很受日本官貴歡愛，中日商人均獲利甚殷。日人遂乘來華之便，携帶兵器，窺究尋隙，欺弱凌少，屢次得手。商人均是嗜利邊民，飄泊無歸，遂流爲倭寇。」

「昏君，戰爭，受害的都是無辜的平民！」孤竹憤怒地嚷道。衆小士氣激昂，都對倭寇、漢奸、恨之入骨。

* * *

慕容凌雲，老叫化和方之淵等三人，從嘉興回來了。嘉興知府被告發到巡按府，現在暫時革職查辦，聽候朝廷最後裁決。

菊池華也呈遞上蘇州分壇的資料，共分三份，非常詳盡，足可將犯者繩之於法，但仍缺實証而已。

衆人傳閱了所有資料，便陷入沉思。經過深思熟慮後，各人發言都很擁躍，但說話最多的是老叫化和芷君。最後連老叫化也沒話說了，芷君像是已經說服了花子爺爺，然後由她作總結，和部署工作。

* * *

蘇州的河道密如蛛網，縱橫貫穿城內街巷之間，很多大宅都有自己的水踏步(小碼頭)。慕容世家的前門右方，以青石砌成的水踏步河道上，現時停舶着兩艘中型畫舫。前一畫舫坐上慕容凌雲、皇甫長春、老叫化、方之淵、歐陽瑜和公冶治等六人；後一艘就熱鬧了，坐了以慕容秀華和冷凝霜爲首的兩名婦人，其餘的都是小孩，芷君和少華、小琥和菊池華，還有孤竹和小梅，一共八人。

冬天辰已時分趕集的繁忙時間已過，遊艇又較少，河道顯得冷冷清清。舟子撐篙，舟婦搖櫓，故畫舫很快便出了城，到了城外西邊的「七里小塘」。一羣鴨子，本來悠閑自在地游着嬉戲捕食，畫舫飄來，把它們驚散了，竄向四處，「哇哇」亂叫。

小琥來到蘇州，還是第一次出遊，看見山塘河兩岸熱鬧得很，市廛、歌樓、伎館(表演技藝的地方。作者註)林立，窮極奢華，不禁想起宋朝田園詩人范成大的詩句，小琥輕吟道：「日夜飛帆與跨鞍，閶門川陸路漫漫。」

閶門、山塘和虎丘，有着不可分離的關係，成爲蘇州的銷金窩繁華地區，高大華麗的官邸和富豪園林宅第多集於這裏。畫舫正朝着虎丘方向划去。

芷君聽到琥哥哥詩興來了，也應和地吟道：「掃眉才子何由見，一訊橋邊女校書(校書本爲綜合羣書的官名，後人稱妓藝爲校書。作者註)。」山塘河上的石橋很多，有單拱的，也有多拱的，這時畫舫剛穿過「望山橋」，故芷君吟了明人程嘉燧的詩。

橋邊正在浣滌的吳女，應聲歌唱起來，吳音清柔，婉轉動聽，難怪白居易的「傳石記」中，有「吳娃美麗眉眼長，笙歌一曲思凝絕」這一句，把蘇州的女子之美貌和善歌，作了深刻的描述。

畫舫沿山塘河、走完了紀念詩人白居易的白公堤，到了虎丘東溪，走在前方的畫舫靠岸了，後邊的那一艘也隨着靠岸。芷君不禁問道：「爺爺，說好是在『頭山門』上岸的，還有一段水程啦？」

「慕容公公說在頭山門上岸會惹眼，那裏人雜。因此改在東溪上岸，走一段路，順便賞梅！」

芷君想了想，認爲小心一點較好，慕容凌雲在蘇州地面，認識他的人，委實不少，這時突然在冬天，與大撥友人，生起到虎丘的遊興，的確會引人注目的。因此，點頭同意。

虎丘山塘一帶，是蘇州盛產花樹的地方。冬天就只有梅花可以欣賞了。今年冬天較暖和，梅花已經含苞待放，有早熟的已經開放了。小琥看見一株紅梅，竟然開出三色花朵來，奇怪地問道：「小君，梅花只有白、紅、淡紅三種，都是獨立的每株紅就紅，白就白，這裏竟然會有一株開出三色混雜的花，還有一朵花有三種顏色花瓣的，這是什麼原因？」

「這是東溪出名的栽梅方法，將不同顏色的梅枝，接枝栽種而成的混種梅，別具心得。桃花亦有這樣的呢！」芷君解釋地說道。

孤竹說道：「小梅、要是妳塊臉也是三色的，看起來就熱鬧了。」

小梅給孤竹氣得乾瞪眼，指着路旁的一叢湘妃竹道：「要是你塊臉，像這叢斑竹般，沾滿了湘夫人的淚涕，花斑斑，那才眞眞熱鬧呢！」

衆人都給小梅的反唇相稽，引得笑了起來。孤竹想不到路旁正好有一叢湘妃竹，反而被小梅急智借用了，變成自討沒趣，只好向小梅扮了一個鬼臉，傻笑了事。

公冶治帶領着大家，從「憨憨泉」轉東側，指着一塊石頭道：「這就是吳王考驗『干將』、『莫邪』的試劍石。」衆人抬頭望出，見到一塊橢圓形石塊，中間裂開一條縫，石塊相當大。皇甫長春手中正握着「干將」，心中產生再劈一劍的衝動，證實一下傳說是否正確。小琥也有同樣的想法，不過他想證實的，是「霄漢」比「干將」還要厲害一些。

登上了虎丘山，從上望去，可遠眺到

蘇州西南的不少山峯，也可以飽覽太湖的沙鷗風帆，遠近的烟雲竹樹，美不勝收。菊池華指着北面山下的一座院宅道：「那就是梁石園！」

老叫化遠望過去，「梁石園」佔地很大，園內有軒、亭、精舍、假山、池塘，並有兩座五開間的寬大樓房。老叫化道：「看來石中貴的外公梁聚福和石中富二人，倒蠻識享受嘛！」

「梁石二家，在這二百年間的倭亂中，的確發了大財。」菊池華答道：「有錢人家，在蘇州的任何一家，都會得知如何享福的。」

「看起來不難攻却難守，不像石家屯般戒備深嚴，還有碉房。」少華說道。

「當然啦，這裏是蘇州，有官兵鎮守，石梁兩家，與這裏官府關係不壞；石家屯是最前哨，與農民和工人，隨時會發生磨擦大打出手，情況完全不同。」慕容秀華答道，並用手搭着少華的肩膊。

「金世英的宅第，又在那裏？」孤竹問道。

菊池華抬手指道：「再往北半里，那座種有許多丹楓，紅紅一片的，就是『金石莊』。」

「怎麼又是『石』？」小梅奇怪「梁石」「金石」的，都是石。

「金家靠娶了石中貴的妹妹，才開始發跡，妳看不到金石莊的建築很新嗎？它建了才不過二十年左右，為了紀念石家的恩惠，太太的福蔭，不放上一塊『石』，似乎有點忘恩負義吧！」芷君代答。

小梅嗤之以鼻道：「在太太裙下混出來的金世英，應改為金細嬰才對！」

衆人聽了均忍峻不禁。孤竹接道：「小梅，妳這句話，眞是可圈可點，眞叫我大為嘆服，英雄所見略同。」

小梅却答道：「你這句話，却像孔夫子放屁——文氣沖天。」

衆人這次是笑彎了腰。

好一會，老叫化道：「我們下山吧，快到晌午了，辦完了，吃午飯，正好。」

衆人點頭，便由菊池華作嚮導，繞過了「千人石」，衆人面前出現兩塊大石，以顏體鐫有「虎丘」和「劍池」兩字，兩石駢連相隣，粗看四字彷似一氣呵成。

小琥看到虎丘兩字較新，剝蝕較少，奇怪地問道：「虎丘二字不像是春秋朝代所鐫。」

「這就是蘇州人常說的『眞劍池、假虎丘』。劍池這兩字的確是唐朝顏眞卿所書，虎丘兩字，因年久剝蝕，模糊不清，近年才由一姓章的刻石名手，摹擬原本重刻上去的。」芷君說道。

「這是吳王闔閭的陵墓所在，」公治治說道：「吳王最喜愛寶劍，死後把他所有的寶劍殉葬，整個劍池，動了十萬人，穿土為山，積壤為丘而成。吳王銅槨三重，傾水銀為池六尺，黃金珍玉為鳧雁（從葬之物）。秦始皇和孫權，都曾經來盜墓，想發掘吳王的殉葬寶劍及財物。聽說吳王葬後三日，山上來了一隻白虎，所以叫這山丘為『虎丘』。」

芷君指着由於年深月久，石頭像銹鐵般泛着幽暗赭褐色岩壁上的壁刻：「劍池」和「風壑雲泉」等字，說道：「這些字是宋朝書畫家，『鹿門居士』米芾所寫，眞是筆走龍蛇，別樹一幟。」

* * *

「梁石園」的氣派不小，朱漆大門兩旁的獅子，均以青銅鑄成，重越千斤。圍牆角旁，均立鐫有「石敢當」的石碑。門前階台上，左右各站兩名家丁打扮的壯漢，濃眉凸眼，威風凜凜。

慕容凌雲，老叫化，方之淵和歐陽瑜四人走至門前，慕容凌雲朗聲說道：「姑蘇慕容凌雲，有事求見梁園主及石園主。」說罷，遞上拜帖。

其中看似為首的家丁聽說是「姑蘇慕容」世家，老當家慕容凌雲親自蒞臨，忙不迭地作揖為禮，雙手接下拜帖，恭聲道：「小的這就立即通傳，恭請慕容大俠等移駕候室稍坐。」說罷，側身躬腰肅客。

盞茶過後，候室門前，傳來雜亂的脚步聲，瞬即走入兩名穿着華麗的老人，瘦削的鬚髮皆白，肥胖的則臉白無鬚。兩人異口同聲地說道：「不知慕容大俠及貴友光臨，有失遠迎，失禮之處，多多包涵。」說罷，拱手肅客，續道：「請入內廳，恭聆教益。請，請！」

慕容凌雲等作揖還禮。慕容凌雲說道：「實有要事，不得不爾，冒昧求見。」

衆人被謙虛地延入客廳時，沿路但見每隔五步，兩旁皆有雄赳赳家丁侍立，衆人走在青石砌的徑道上，彷如檢閱儀仗。客廳佈置窮奢極侈，古玩字畫，琳瑯滿目，全套南洋紅木鑲具傢俬，凡數十件，地舖波斯綴花地氈，全廳棟樑雕花貼金，大理石地台……

敬茶敬煙後，彼此互相介紹。當梁聚福和石中富，聽到偕行而來的另外三位，是大名頂頂的「伏虎降龍」洪浩，「千手華佗」方之淵及「寒儒」歐陽瑜時，心下像十五吊桶，七上八落地不知所措。兩人心下嘀咕道：「慕容世家，現時家道中落，武學成就一代不如一代，沒什麼可怕的。但這三名煞星，却是武林十二奇中人。尤其是最近在崇明和敦煌，大大的露臉，專管閑事，我們如何招惹得起？今天看來，他們來意不善，弄不好便家毀人亡，我們要仔細應付才好。」

老叫化老實不客氣，單刀直入地說道：「老叫化等是無事不登三寶殿，長話短說。貴親石家屯的石中貴，是由我等徒孫輩挑掉的。我等手上已執有梁石園和金石莊，既往勾結奸官汚吏，私通倭寇，走私漏稅……等證據，今天來此，可說是先禮而後兵，看你們目睹石中貴及嘉興知府的下場，有否天良發現，存有痛改前非之心，再作定奪。是友是敵，在乎你們一念之間，希望你們是識務之『俊傑』，作出明智決定，以免家毀人亡，永不翻身！」說罷，拿起茶盞想用茶潤喉，不小心把茶盞蓋掉下地，盅蓋沒有砸碎，却深深陷入大理石地台裏。

梁聚福和石中富，及站在一旁扮作家丁的護院和武頭，被老叫化毫不着意的露了這一手，唬嚇得內心大吃一驚。內心不禁想道：「我的媽啊！大理石是石頭來呀，不是豆腐做的，那老花子毫未行功運勁，茶盅蓋就像掉入豆腐裏一樣，深深陷入，這到底是那門子功夫，這麼厲害？人還

能吃得消嗎？」梁、石二人想着，內心不寒而慄，久久不能作答。

方之淵見他們猶豫不決，接着說道：「吾等乃念蘇州為中原絲織業中心，汝等對此業素具運營經驗，不想因毀汝家業而影響絲織業之蓬勃發展。故本上天好生之德，網開一面。若汝等仍執迷不悟，利令智昏，吾等有足夠實力，摧毀梁石園於刹那之間，屆時家破人亡，悔之晚矣！吾等尚要去金石莊，請快作決定是盼。」

石中富曾因他弟弟石中貴的訟事，花了不少黃橙橙的金子，依然毫無結果，連受賄賂的知府，也革職查辦了，心中早有預兆，厄運即將來臨。對怎樣應付這個刦運，自從乃弟出事開始，早在心頭上翻滾了千百次了。他也曾與梁聚福作過多次商討，認為錢財是身外物，也不能帶進棺木中去，兩人都認為，保持有用之身，才為上策。「千金散盡還自來，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這就是他倆的結論。石中富囁嚅地試探道：「你……們的……意思……應怎樣……解決？」

慕容凌雲朗聲接道：「吾等之政策不為已甚，條件不苛。其一，梁石二位，從今必須與東瀛扶桑，將一切瓜葛一刀兩斷，永不往來，並將一切尚留中原之東瀛浪人交出，及交收付運之資料，並協助官方，以近期付運之貨為餌，將倭寇一網成擒；其三，警戒與汝等有關之協助友人，洗手不幹，否則依法緝捕歸案；其四，今後汝等必須痛改前非，不准豪取強奪，欺搾剝削，並要樂善好施，修橋補路，廣濟公益，積福聚德，以贖前咎。」

梁石二人聽到條件竟然出乎意外地一點不苛刻，而且還可以依然蹺起二郎腿，享受用之不盡的財富。什麼廣善佈施，修橋補路，在他們眼內，僅是九牛一毛；至於那些東瀛「友人」，更不在他們眼內啦。現在時勢不同，黃金時代已早變為昔日黃花，從他們身上所得到的油水，已經今非昔比了。所以他們早就把東瀛人，看作附骨之疽，不易除去。現在別人肯為他們驅除，正是求之不得的正中下懷的事，那有不願合作的道理？何況損人利己，正是他們奸商的德性？

石中富佯作委屈地申訴道：「其實吾等乃奉公守法之殷實商紳，承繼祖業，競業耕耘至今。出售絲綢與東瀛，乃數代以來銷售路綫之一，並非出於本代之自願。由於松江（今已納入上海市。作者註）榮家，乃是世交兼收購吾等絲綢之大客戶，盛情難却。但世代相傳之毒瘤，難以割除。吾等亦深受其害。由於波斯客戶要求甚殷，今天絲綢之路已不再受帖木兒所封制，利潤更佳，苦於貨源分薄，供不應求也。吾弟石中貴，就身受其害之例證也！妄聽驗貨之東瀛浪人慫慂，胡作非為，以至身敗名裂，禁固囹圄，咎由自取也。今幸得各位仗義相助，誠然為祖宗有靈，上蒼眷顧，協以解除羈絆，割除東瀛附骨之疽，吾等定當衷誠合作，盡力而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出錢出力，在所不計。」

老叫化心裏罵道：「去你媽的『祖宗有靈』！你奶奶的祖宗是發國難財的漢奸走狗！你們現在吃的，是無辜百姓的肉，飲的是人民的血。現在還假惺惺的油腔滑調，忸怩作態，把我老叫化肚裏上個月的飯，差點嘔吐出來。要不是我答應了小君，一切要和平解決，今天就憑你這句祖宗有靈，你就有十棚牙，老叫化我也把你全打下來。你們應該叫芷君是小祖宗才對。」

歐陽瑜說道：「勿以為口舌便給，敷衍搪塞，便可蒙混過去。吾等決不因為山千仞，而功虧一簣。明天午時，汝等必須將一切資料、財產清單、本年來往帳册，一併交至慕容世家，吾等將恭請官方代表，社會名賢，惠臨審閱，秉公處理。尚要提醒兩位一句，別抱住任何僥倖，企能逃離此地，丐帮已經將此地方圓十里，水陸封鎖，任何風吹草動，乃爾等自取滅亡。特此聲明，希以為戒。吾等言盡於此，立即起行往『金石莊』。告辭！」

衆人正要起立，石中富頹喪地道：「敝妹夫金世英，乃紈袴子弟而已，就由鄙人負責通知，明日午時，一併共到慕容世家報到便是。」

老叫化等估量梁、石、金三人再也作不出什麼明堂來，他們只存方才指出的唯一出路，再無其他路可走，彼此環目互望後，衆人均點頭同意。

慕容凌雲最後說道：「一言為定！明天午時，吾等在寒舍候駕。請！」

「請！」，「請。」

* * *

慕容世家的「問梅閣」，坐滿了罷遊虎丘山回來的遊客。

「青龍帮、蓬萊帮、巨鯨帮、黑鮫帮和排教等，有消息彙報回來了嗎？花子爺爺。」芷君問。

「妳到蘇州兩日後，才發的信鴿，恐怕沒有這樣快便有回音的。人家也有自己的作業嘛！」老叫化答道。

「他們不是說受到倭寇騷擾嗎？還敢冒險出海作業嗎？」

「這麼多帮衆要吃飯的啊，不作業那來飯吃？」

「我就認為太便宜了石中富那小子。」孤竹說道。

「石中富不像石中貴，惡跡不多，因為生意好，要趕貨，故給工人的工資也不薄，可以挑剔的地方不太多。你不是想在鷄蛋裏挑骨頭吧？」小梅說道。

芷君解釋道：「我們對石中富，志在鎮嚇，以斷絕松江榮家的貨源，及借餌引倭寇入彀。其實石、梁、金並不是正點子，只不過是從犯吧了。松江榮家才是蘇浙一帶的正點子。」

菊池華這時走了入來，向老叫化呈遞文件。老叫化看罷，對芷君道：「消息來了，各帮都啟程至崇明了。」

「這就好了，我們也由水道至崇明，正好一齊到達，大家認為怎樣？」

衆人都同意點頭。

「那麼，除了慕容公公，歐陽叔叔和公治叔叔，要留下蘇州協同了結梁石金案外，其他的爺爺，乾爹媽，阿姨和朋友們，今天就整理行裝了！歐陽叔叔這裏事了後，便可回塘畔小築；公治叔叔也可回包頭忙他的了。還有什麼未了的私事，今天就把他理妥吧。」

* * *

崇明島青龍帮總舵，這幾天很忙，又

上課又敎武，又陸上排演陣式，又江面排練船陣。將有將練，帮衆有帮衆練；水有水性練，陸有各種特殊兵器練。船塢，鐵匠和木匠更忙得日以繼夜不停，三班運作。改船的，打兵器的，削竹的，製弓箭的，忙作一團。

珠鈴女，璣組郎的歌謠，在蘇浙等地傳播很廣，故芷君和小琥二人到達崇明後，很吃香，也罩得住，負責操兵練將的重頭戲，當然由他們兩人擔綱。只見他們臺前幕後的，編劇、導演、道具……都要親力親為的話，忙得不亦樂乎。其他老的少的也忙，但沒有像他們這樣忙。

* * *

十天後，消息來了——蘇州的貨已經運出。

是夜，黑色的天空飄着微微雪花。松江華陽橋北方的「欣榮別院」出現了兩條並不高大的黑影，只見兩人如影隨形般彼此照應着，穿廊入舍，時而停下聆聽，時而入室搜索，舉止飄忽詭秘，逡巡院內精舍之間，如入無人之境。三更過後，別院燈火除了幾盞路燈外，多半熄去。夜深人靜後，兩條黑影更目中無人地肆意搜索，直至五更將屆，這才悄悄離去。兩人都肩背沉重的包袱，顯然收穫良多。是金銀珠寶？還是古玩名人字畫？

* * *

米市渡是春申江(今黃浦江。作者註)的松江縣水運集散地。芷君，少華和小琥三人，穿着村童裝束，拿着糖葫蘆，滿臉髒兮兮的，正在指手劃脚的，看着苦力們，儘管在寒冷的冬天，却也汗流浹背地忙於搬運貨物上船。貨物有的是從上游攔路來的，有的是從松水來的，忙了整個上午，總算裝好了兩隻蒼山船(三層，首尾皆闊，帆櫓兼用的客貨船。作者註)，起航沿春申長順流而下。兩船均有五六名日本武士裝束的浪人，手執大制(長佩刀)，腰以皮條過肩繫鞘着急拔(長尺餘的刺刀)吆喝着十數名勁裝的護衞，東奔西走的各就崗位。

水流很急，又是刮着西北風，兩艘蒼山船，很快便消失在來往頻密的帆影裏。芷君、少華和小琥，才與盡地走向西去，與剛消失的帆影，背道而馳。

* * *

一百里左右的水程，兩艘吃水甚深的蒼山船，花了大半日才抵達寶山江岸，大概是溯潮大的影響，船抵達吳淞江滙合處，便要搖櫓逆潮而行了。兩艘蒼山船，停舶在一艘比它們大上三倍的三桅遠洋船兩旁後，卸貨至遠洋船上的工作，隨即展開。這時已是亥牌時份，因此等候了很久的苦力，搬運得非常賣力，大家都想把貨趕快裝妥，好早一些回家睡覺。

坐在榮家私有碼頭外食肆中，飲酒淺酌的一名老叫化，眼睛也偶然瞧瞧苦力搬運情況。他看見上游又來了一艘貨船，打着榮家旗號，停靠在遠洋樓船的後段。不久，又開始卸貨上遠洋船了。幾盞高懸桅上的孔明燈，把遠洋船甲板照得一片通明，只見有十數名東瀛浪人，用帶鞘的東洋刀，東指西指的，吆喝不停，指揮着不同包裝的貨物，應入的艙位。直至申牌後，貨才卸裝完畢。貨船及蒼山船，趁着潮還沒開始退，立即開走了。遠洋樓船的東瀛浪人，除了剩下兩三名留下像是守夜的，其他的都入了艙，不是飲酒作樂，便是蒙頭大睡了。遠洋船沒有一點準備啟航的迹像。

路旁的食肆，在忙完了下班苦力的宵夜生意，也要打烊了。磨了幾個更次的那名老叫化，只好找了一個清靜的隱蔽角落，躬腰蜷縮作一團打盹假寐。

* * *

揚子江口與黃海和東海交接處，離崇明島東岸約百多里的地方，有一名叫「佘山」的方圓不及兩里的小島，拂曉時份，不知什麼原因，西岸旁錨舶着的六七艘中型福船，同時慢慢沉沒下去。艙內酣睡的船客，能及時逃出去的每艘僅得三五人。當他們「噗通，噗通」的，跳入冰冷的海水，企圖游上佘山時，却不見有人再能浮出水面。在晨光曦微中，只見那一帶的海水，有數處泛紅。

佘山東西二峯之間的松林破爛石屋中，這時也傳來十數聲嘹叫，划破沉寂的黎明長空。把蟠繞樹叢中的千百條各種各色的蛇，嚇得四處亂竄(佘山原名是蛇山)。

* * *

前天晚上還下過小雪，今天却是萬里無雲，晴空一片，能見度高。燦爛的朝陽，把烟波浩渺的東海，照映成為萬頃金蛇，晃動爭輝。

隱伏在佘山小島東岸的數艘快船，自寅時開始，就有專人負責注視着西方崇明島方向的上空。直至辰牌時分，才看到一串白氣沖上天空，然後散開，變作一團紅色煙霧，集結不散。數條快船的觀望者，齊聲嚷道：「來了，大家注意，各就各位！」

但見每艘快船中，三五人不等的，自蘆葦桿為蓬的內艙中冒出來，起錨的，打橫槳的，搖直櫓的，各就自己所負責位置，瞬即將十多艘快船，分為兩拔，隱蔽入南北兩岸礁石之間，不讓西岸往來船隻，可以視察到。

全身穿着水靠的快船上操舟者，這時才各自抽空略進飲食，展開油布包裹，以手攫取鹵肉，默默地吃。只見他們吃得不多，吃喝葫蘆內的烈酒却不少。一般來說，冬天入水，水溫寒冷，故必須穿上反毛獺皮水靠，可以保持體溫，入水時多喝幾口烈酒，更有幫助。看來，快船上一干人等，準備入水作業。

* * *

已時過後，佘山礁石上的破石屋前，高達二丈的旗桿上，扯懸起一面綠色小旗。這時，可以看見十里西方海外，有一艘三桅巨船，扯滿三桅風帆，朝着佘山方向而來。快船上所有人，已經停止再吃，各人再喝下一大口烈酒後，便開始整裝待發；當看到綠色旗卸下，改懸黃旗後，各人便毫無聲息地，沒入冰凍的海水之中。入水處連水花、氣泡也沒冒一個，只見連續翻起的，是大大小小的旋渦。

這時，那三桅的遠洋巨船，尚在三里之外，但已經開始落帆了。代之而起的，為了落槳一致的吆喝喊令聲。巨船兩舷的牕牖，每邊均伸出三數十支巨槳，隨着吆喝聲，共同起落，朝着佘山划來，就像一

條百足巨蟲，在海水之上爬行般，煞是好看。

「嗚哦——」一聲淒厲的吹海螺聲，自大船甲板的舵樓吹起，船行的速度漸漸慢了下來。佘山東岸，這時也此起彼落地傳來十數「嗚哦」吹海螺回答聲。

「他奶奶的，說好在西岸等，看見我們快到便迎上來，現在却躲到東邊去幹嗎？」舵樓上傳來的咒罵聲。

「呀那船長哇，風啫那依日，船出帆呃，不行呢？」幾名日本浪人，睡眼惺忪地問道。

「山名樣，不是船無風不能啓航，是北條和上杉等的護航船，躲在蛇山東岸那邊，還沒有迎上來！」那名中年黝黑的船長阿諛地訴說。

其中一名浪人，聽到小君「嘰哩咕嚕」的一陣怒斥，把負責吹號的中原水手手裏的海螺，搶在手裏，雙手捧着，以嘴鼓氣，「嗚——哦」地吹到臉紅耳赤。

「嗚哦」「嗚哦」的，只聞回應聲，依然沒有船在南北兩島海面出現。這時，船艙第三層的划槳室內，傳來了嘈吵的人聲，驚叫聲，吶喊聲混雜一起，使人難以分辨他們呼叫些甚麼。「呃嚦」地船身突然發出一聲呻吟，只見甲板上站着的水手人等，驟然失掉重心，全部由於船身的晃動，摔跌在甲板上，東歪西倒的，站在舷上高眺的，甚至掉入冰冷的海水中。

「船擱淺啦！」有人高喊道。

船長站起身來，奇怪地自言自語道：「這蛇島西岸，一向水很深，這次載貨多了，吃水深些，也不致於會擱淺呀？」說着，走向船舷朝下一看，驚叫道：「船沉了，船沉了呀！」原來，他看到海水的水位，已淹沒至槳艙的牕牖。船底由於入水不快，故很難發覺它漸漸下沉，其實已經沉下了六七尺，直至龍骨接觸海底，產生碰撞搖晃，這才發覺。

船底兩旁忽然穿了數十個窟窿，海水狂噴入艙！水由底艙湧上槳艙時，一下子便水浸及膝了！當你爭我擁的由梯登上二艙時，牕牖外的海水便洶湧而入了。由槳艙搶上甲板的數十名槳手壯漢，水手，爭相逃命。

數十人在甲板上鬧哄哄的，亂成一片，驚惶失措。船長對這岌岌殆景，早已放棄搶救的希望。他知道無論怎樣也沒法立即將這載重巨碩的船，再次浮起水面來；除非立即將貨物，設法卸到佘山，逐漸減載，趁潮還沒漲，讓船浮離海床，然後補修破洞、抽水……

「放下救生艇，立即卸下貨品至佘島！」船長吶喊出他的命令。接着向立在身旁的副手細語，兩人立即脫下厚厚的禦寒衣服，躍下海中。

甲板上的水手，經過一陣忙亂之後，由於訓練有素，經驗豐富，不久便變得有條不紊的，鎮靜下來，開始將貨物以傳遞方法，一包一袋的傳送至十數艘可容二三十人的救生艇中。裝滿了的，立即划向佘山。

經過這一番震蕩及喧嘩吵鬧，酣睡得像豬一樣的日本富賈權貴，也心如刀割地爬上舵樓，對着船長大肆咆哮。只見船長面若槁木死灰，目瞪舌結，無言以對。

「現在還埋怨有甚麼用？怎樣挽救才是最重要的，船長不是已經採取了應急措施嗎？」剛從海裏爬上來的兩名副手，滿身濕淋淋的，用乾布抹着臉地為船長申寃。

「船長，底艙穿了數十個杯口大小的圓洞，看來是像被人蓄意破壞的！」另一名曾潛入水中的副手說。

「十數艘福船，到現在仍未出現，看來亦凶多吉少了！趕快採取防禦應變措施吧！」船長覺得孤立無援，如臨大敵地忙下第二道命令。因為船隊以十數艘福船的武備為依靠，現在敵人隱伏在那裏，也還未摸清，疑懼横生，草木皆兵。

「必必——」一聲竹哨响澈甲板，一些背纏刀劍的中原壯漢，和一些腰插大制和急拔的日本武士，一愣之後，立即走上自己應站的崗位，看來井井有條，久經訓練。傳運卸貨的水手，也因這次突然的騷動，停了下來，舉目環顧，有些連手中的貨物，也掉入海中，「噗通」連聲。

「貨物照舊卸，不能停！」船長再下第三道命令。

* * *

午未之間，船上水手已將最上層的貨物，全部搬上佘山島西岸的礁石上。但見東一堆西一垛的，遍岸比比皆是，重重疊疊。水手們已經筋疲力盡，軟弱無力。自天亮啓航前，吃下的一點早飯，經過這兩個時辰連續不停的體力勞動，甚麼都消化完了。各人在腹饑口喝的情況下，都顯體力不繼，腰瘦背痛。

耐心等待的「敵人」，這時都出動了。佘山石屋旗桿上，扯起了紅旗。數聲胡哨打起，接着「哎喲」聲此起彼落，「噗通」重物落水聲接踵相繼，一霎眼間，岸上砌疊貨物的，來往划艇的，陸上海上三數十名中原水手，接二連三地，被不明來歷的「敵人」制倒。

接着天上飄來兩朵白雲，急驟而下，海上立時狂風駭浪，把剛可浮離海面的三桅巨舟，晃盪得搖擺不停，站在甲板的一干人等，摔得七葷八素的，彼此碰撞得叫苦連天。

這時，五名全身雪白的「飛將軍」，突然從天而降，只見他們身法敏捷，此起彼落，爆黍之聲、呼喊聲亂起，「啪啪，嚦嚦」，「啊唷，哎喲」的，但見甲板上的人，輾轉反側，瞬間，但全部呆臥不動。大船舷側，立即冒出三四十名，身穿反獺皮水靠的驕健漢子，將腰間束着的牛筋，迅速地將倒臥着的人，一一加以綑縛手脚。

「搜搜所有船艙，看看有無漏網之魚。」聲音是嬌滴滴的，但穿水靠的健兒，却敬若綸音，立即分出十數人，分頭下艙搜索。

十數艘守在南北兩岸的快船，已經靠舶在大船兩旁，將快船繫於兩側，隨即躍上大船，各人手執特製唧筒，隱身入底艙展開工作。

附近正在捕魚的魚船，看見大船中桅，已扯懸了綠色旗旋，也迅速地展帆，轉向佘山航行而來。它們並沒有靠近大船，而是靠舶佘山西岸，把礁石上的貨物，分十數條魚船裝載，很快便將全部貨物搬妥，升帆向西而航去。

大船在十數個，按公治治精心設計的圖則而製造的，旋轉式手搖唧筒抽手之下，很快便將底艙的海水排出，餘下的一二成，因水位過低，抽不出去了。由於大船已卸下不少貨物，故也不礙事了。被鑽破的數十個圓孔，也已經由早已準備好的特製木塊，加以桐油灰釘合，外表看來，僅像多了數十條流綫型的導條，對航行反而有助。

一聲「張帆」命令發出，數十名穿着水靠的健漢，熟練地哼着「嘻唷」的船夫曲，三面巨帆便慢慢升起，舵手把舵轉動得像風車似的，把船頭轉向西方。

風神髣髴也在助興，轉吹東北風，很快的便把大船，送得遠遠地離開佘山。佘山裏的主人——千百種不同的蛇，恢復了它們的安寧。

* * *

寶山「榮日行棧」今天晚上擺上盛大的夜讌，這是榮老闆習以爲常的通例，聽說還是從數代前定下來的規矩——每次付出一水程遠洋貨，應犒饋所有參與人等，並發紅包賞賜，以酬連日辛勞。

今天的筵席是由寶山出名的「金鎭樓」包辦，上的是淮揚菜。冷盤是「生醉蟹油拌佛手海蜇皮、京華腿片及酒風豬肝」；兩熱葷是「和合腰子」和「夜來香花炒鷄絲」；大菜如「清燉魚翅」、「蠔油大麻鮑」等……眞是珍饈百味，不一而足。賓主觥籌交錯，歡聲雷動。可惜當衆人吃完了「荷葉清蒸大黃魚」後，很多人已經不勝酒力，醉眼昏花了。文弱的如榮老闆及數位師爺文書，早就醉伏桌前鼾聲大作了。餘下的只是精壯的十數名小伙子，還勉力地在猜枚行令，看他們出手的遲頓，眸子呆癡，酒意也有九成以上了。盞茶時間不到，全部七八席，八九十人，全部醉倒。後堂隨即轉出二三十人，將醉倒的人一一加以手銬脚鐐，由前門慕容凌雲帶入來的百數十名官兵，用水潑醒帶走。「榮日行棧」帳房內所有的帳册，和一切文件、往來文牘，均一併帶走。

* * *

松江華陽橋的「欣榮別院」四週，今晨卯辰之間，已被當地總兵，帶領了二三百名兵勇，重重圍住，連別院內一貓一犬，也難越雷池半步。

在數名將領率導下，官兵將別院內男女老幼，不下百人，統衆帶走。「欣榮別院」以松江府封條封閉，由一總旗(只一百十二人)留守。

* * *

看來慕容凌雲在蘇州處理梁石金的案件，已經獲得適當交代，才能抽暇趕至寶山縣，動用他岳丈「嚴家兵」的威望，施壓力於官方，才能這樣順利，將「榮日行棧」封閉了。由於人證、物證確確鑿鑿，榮家儘管歷代依附權貴，曳裾侯門，仍難逃變生倉猝，人贓並獲的厄運。

財富像纏着富人靈魂中的一服毒品，使他們的貪慾，隨着財富數暈的增加而增加，使他們的廉恥、天艮和理智，都被埋沒了；但不正當得來的東西，一定不能久享，正像服毒的人，有禍患追隨着般，令他受到折磨。

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冤孽來，瘟疫去」吧！

* * *

小琥跨着「小雪」，芷君和少華二人共乘着「大雪」，在雲霄向南飛去。雖然天際罡風凜烈，但他們在佘山剛辦完大快人心的事，看到大遠洋船靠在崇明東岸白港時，受到人羣熱烈的歡迎和歌頌，內心所感到的熱誠薰冶，到現在還是暖烘烘的，因此他們一點兒也不覺得冷。

崇明的白港至杭州方廬，在空中直綫計算，只不過三百多里，以大小二雪的飛行速度來說，一個時辰便夠了。芷君、少華和小琥，回到方廬時，還未到酉時，天還未開始變黑。

龍伯母看到小琥和兩位未來媳婦突然回來，高興得眼淚也流了下來。將他們三人都擁入懷裏，好一會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小琥！」，「小君！」是小白和小翠打破客廳裏的沉寂：「小華也回來了！」

芷君和少華聽了，便抽身起來逗小白和小翠玩，留下小琥多與娘親親近，告訴她此行經過，並通知她還有任務南下，要安排她先到蘇州，與慕容秀華等會合，然後一齊去滁州「瑯琊宮」稍住一些時日。

龍氏見愛子武功高强，學識廣博，此乃因爲兒子福緣好，幸得貴人青睞，在艮師益友的陶薰下，才有今天小小成就。現在愛兒爲了伸張正義，行俠濟世，雖然久別初逢，但自己亦是深明大義，知書識禮之人，那會因自己一時個人的私情，而影響兒子的事業？因此，她很看得開，反而鼓勵愛兒必須貫澈壯志，千萬勿因兒女情長，而耽誤仁義道德的宣揚。

三小聽了龍氏夫人這番話，心中十分安慰。小琥很爲自己有這樣的娘親，感到自豪。

* * *

第二天，由守護龍氏夫人的丐幫弟子，大清早就由方家峪雇來了一頂肩輿(小轎)，由兩名身體健碩的壯漢，負責肩擡。龍氏夫人起初在肩輿上有點戰戰兢兢，但走到「瑛波橋」的平路後，便習慣了。小琥、芷君和少華，分別走在兩旁護着，才是眞正的「定心丸」。

很快便走完蘇堤，他們捨棄遊人太多的白堤，改取北裏湖與葛嶺和寶石山的山徑。頓飯光景便進入錢塘門，轉北而出武林門，轉東取夾城巷，不久便到達槽河始點。所花時間只不過大半個時辰。

杭州丐幫分壇的「窮書生」古允如，早已恭候在河畔。芷君介紹龍氏認識後，古允如恭敬地肅容道：「請龍夫人登舫！」說着，以手指引河岸水踏石旁，停舶着的華麗畫舫。芷君和少華，一邊一人摻扶着龍氏登上畫舫，但見舫艙內一應俱全，有椅有榻，且有兩名丫環裝束的少女，負責撐篙搖櫓的，是清一色的女家班。舫後還有兩艘扁舟，舟內早有數名丐幫弟子守着。

芷君、少華和小琥，安頓好龍氏，互相道別後，便回轉岸上，對古允如道：「多多拜託，容後再謝。」

「但請放心！」古允如道：「我已飛鴿通知沿道分壇，安排照應了。」說罷，跳上爲首扁舟，喝道：「起程！」畫舫和兩葉扁舟，相繼朝北而去。

芷君、少華和小琥，站在水踏步上，直至舫影消失在船叢裏，才離開槽河，回去方廬。

* * *

小琥乘着小雪在前領路，大雪背着芷君和少華隨後。經過幾天飛翔，天氣越來越溫暖，因爲已經接近南越(廣東省和廣西省一帶)。這是小琥生長的地方，當然由琥哥哥領路啦，地頭蟲嘛！

小琥領着大小二雪在「觀音山」着陸，由於數個月和大小二雪相處，或多或少都從「禽朋」高遠叔叔口，學懂了與它們溝通的「鳥語」了。小琥和芷君二人，東併西湊地，叮囑了二雪留在附近守候之後，便離開它們。

「已經接近酉時了，」小琥說道：「因此越王山(即粵秀山，現稱越秀山。)遊人較少，我們着陸也就不怕驚世駭俗，否則就要降落西樵或白雲山了。」

「琥哥哥，你不是說希望着陸觀音山的嗎？怎的又降落在越王山了？」少華問道。

「越王山的名字，是因爲南王趙佗，在這山上建了一座越王臺而得名的；觀音山則是因在明初永樂年間，派了一名叫花英的指揮使，在山頂上蓋了一座『觀音閣』及『半山亭』，故又有虔誠的人，叫越王山爲觀音山。」小琥解釋道。

「那座五層高，紅牆綠瓦的宏偉建築，又是甚麼？」芷君指着東麓說道。

「那是『鎭海樓』，也是明朝才建的。我肚子餓了，還是先找吃的和住的地方，安頓下來再談吧。妳們累壞了就不能辦事了。」小琥摸摸正在「咕咚」的肚子說道。

芷君對還未到過的地方感到新鮮，興趣很濃，不捨地道：「聽說蘇東坡、包拯、李綱、文天祥等古人，也曾到過南越，琥哥哥，你千萬要帶我們去觀光一下才好。」

「『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讀到蘇軾這首詩時，我就希望有天能『啖』荔枝了。琥哥哥，我們去吃荔枝好了。」少華雀躍地嚷着。

「『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紗中單白玉膚；不須更待妃子笑，風骨自是傾城姝。』聽到蘇東坡描寫得荔枝這樣美，妳這小妮子竟忍心一口把它噬了？」芷君傷春悲秋地向少華打趣道。

「管它有多美，即使它是嶺南海濱的仙子又怎樣？還不是被人吃的水菓？我現在說起來有點肚子餓了，琥哥哥，廣州府那裏賣荔枝的呀？我要以荔枝醫肚子嘛！」少華有點焚芝毀蕙地說道。

「現在是冬天呀！叫我往那裏去找荔枝？荔枝是春夏間才有的。」小琥聳肩攤手地回答。

「還好，否則有人『辣手摧花』了！」芷君幸災樂禍地笑道。

少華被逗得撒起嬌來，追着芷君要搔她的癢。

* * *

小琥知道廣州府的食店，以「大三元」老字號爲最出名，就帶了芷君和少華到大三元去，嚐嚐粵菜。三小在二樓雅座坐落後。夥計擺好碗筷，送上清茶，問道：

「唔知三位想要的乜嘢食呢？」

芷君和少華不知堂倌在說甚麼，只愣望着琥哥哥，由他主理一切。

「唔該介紹幾味撚手的嘅哩，最好係清景的，你知啦！小姐佢地唔多想食肥膩嘢㗎啦。」小琥答道。

「咁就不如寫幾味簡單的啦，『郊外菜遠炒牛肉』，『蠔油草菰』，好唔好呀？」夥計問道。

「兩個餸少的嗰，介紹多幾味啦！」小琥說道。

「飲唔飲湯㗎？鍾唔鍾意食雞同魚呢？」

「是但啦！」

「咁就寫多一味『白灼響螺片』啦，再嚟一味『大艮炒鮮奶』，同埋『嶺南椰子盅』啦，包你地食過番尋味㗎！一於係咁啦，冇介紹錯㗎！」

「咁就咁啦，我都唔識點菜嘅，信晒你架咋，你唔好點我呀！的餸大唔大碟架，大碟過頭食唔晒，晒晒的嘢唔多好㗎。」夥計點頭道：「放心啦！」

芷君和少華兩人，一邊聽一邊「格格」地笑彎了腰，連眼淚也流了出來。

「琥哥哥，你們剛才在呢喃些甚麼？」少華問道。

「商暈點菜呵。」

「我們點了些甚麼菜？」芷君想知道粵菜有些甚麼，乘機學學。

「我也不知道點的是甚麼菜，非常抱歉．我從來就沒在這裏上過館子。」小琥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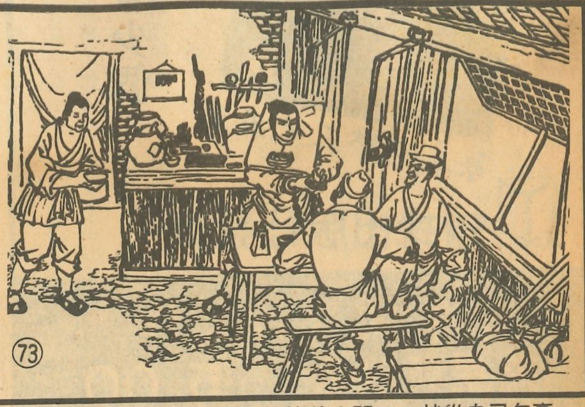
(全文完)

梁山泊英雄傳之三

高石．編繪

野猪林（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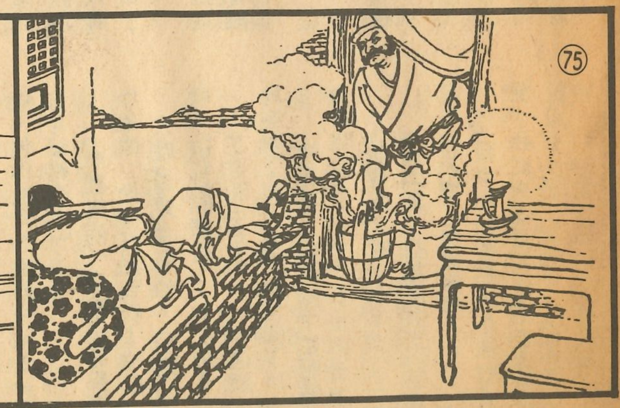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貫的富户，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73　到了客店裏，林冲不等差人開口，就從自己包裹裏取些碎銀子，給了店小二，叫他買些酒肉，請兩個差人一起吃。



74　兩個差人因心中有鬼，假裝好意勸林冲多多飲酒。林冲心中煩悶，想借酒消愁，果然被灌得爛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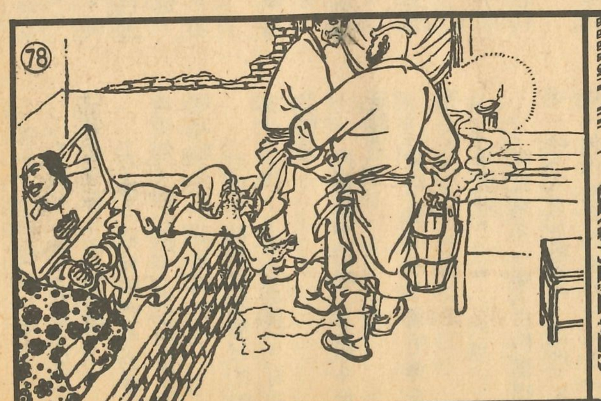
75　薛霸提來一桶沸滾的開水，倒在脚盆內，叫林冲起來洗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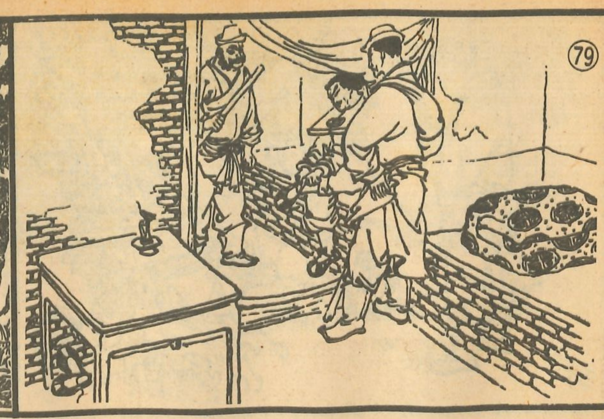
76　林冲掙扎着坐了起來，但因身帶重枷，彎不下腰。



77　林冲剛把脚伸到盆裏，就燙得大叫起來。薛霸不顧林冲喊叫，把他的脚硬往沸水內按。



78　林冲一雙脚燙得又紅又腫，疼痛難忍；薛霸却罵罵咧咧，只顧拉着董超睡覺去了。



79　四更時份，兩個差人就催着上路。他們把林冲原來穿的舊草鞋藏了，却把一雙新草鞋給林冲穿。新草鞋又硬又刺脚，林冲只得忍痛穿着。



80　走不到三里路，林冲脚上的疱被新草鞋磨破，鮮血直流，寸步難行。薛霸舉起棍子，逼着林冲趕路。



81　董超假裝好心，過來扶着林冲走。



82　他們來到一片樹林裏。這林子名叫野猪林，林深樹密，行人稀少，是東京到滄州的第一個險惡地方。



83　兩個差人把林冲帶到林木深處。林冲疲倦已極，靠着一株大樹便倒了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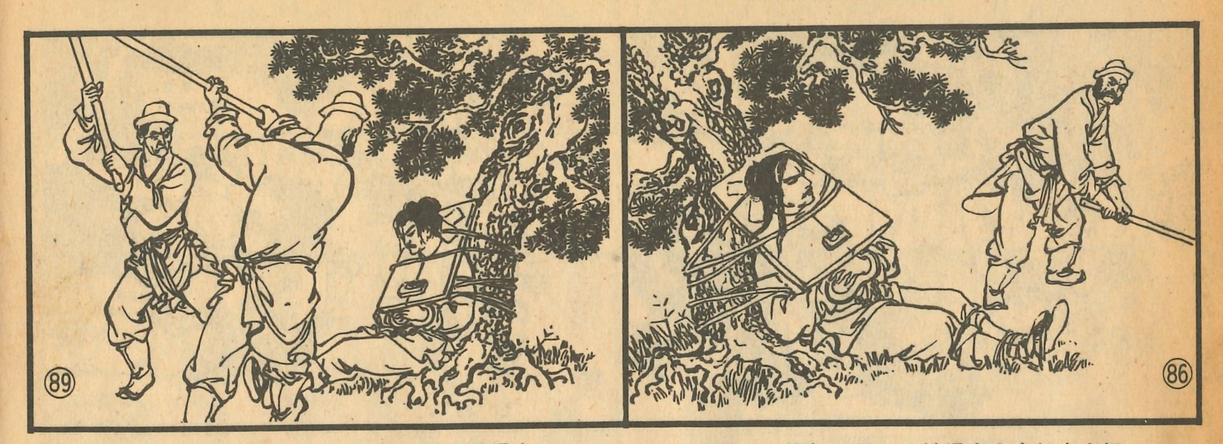


84　林冲剛閉上眼睛，就覺出有人來抓他的手，不由得驚叫起來。董超、薛霸說要把他綁在樹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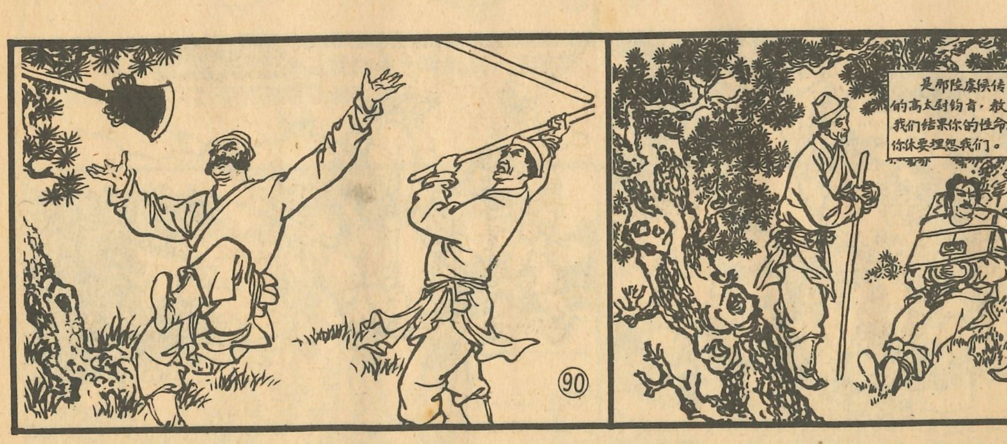
85　不由林冲分說，薛霸和董超將林冲連手帶脚緊緊綁在樹上。

88　林冲求他們不要殺害他。董超、薛霸哪裏肯聽。



86　兩個差人綁好了林冲，轉過身去拿起水火棍。

89　薛霸擧起水火棍，向林冲腦袋上狠狠劈過去。



87　他們奔到林冲面前，要害林冲。

90　說時遲，那時快，薛霸的棍子剛要落下，隨着雷鳴似的一聲喊，一條鐵禪杖從松樹背後飛了出來，把薛霸手上的棍子打出好遠。



91　兩個差人都驚得呆了，只見松樹背後，跳出一個胖大和尚來。

94　林冲對魯智深說，此事是高太尉、陸虞候的主意，且饒了這兩個差人。魯智深只得放下禪杖，抽出戒刀，把林冲身上縛的繩子割斷了。



92　林冲睜眼看時，認得是魯智深，這時，魯智深正要把兩個差人殺死，林冲連忙叫住他。

95　魯智深叫差人替林冲解開手銬；並要他們攙扶着林冲走。他們一同出了林子上路。



93　兩個差人嚇得一同跪下。

96　薛霸想探聽魯智深的來歷，魯智深知道薛霸的用意，不肯實說。



97　兩個差人再也不敢問了。走到村口，見有一家酒店，四人便進店買酒食吃。



98　吃飯時，兩個差人聽魯智深說要把林冲護送到滄州，知道林冲是殺不成了，不免着急。



99　他倆見林冲與魯智深還在談話，便溜到旁邊屋裏，暗暗商議，回去怎樣向高太尉交賬。



100 却說魯智深一路上和林冲寸步不離。他護送林冲走了十七八日。這日，他們來到一個地方，這裏離滄州只有七十來里路了。



101 四人來到前面小松林裏少歇。魯智深知道此去路上不會有什麼危險了，便要和林冲分手。他拿出些碎銀子交與差人。



102 魯智深忽地站了起來，指着一棵松喝問兩個差人。

103 魯智深揮動禪杖，一下把松樹打斷了。



104 魯智深向林冲告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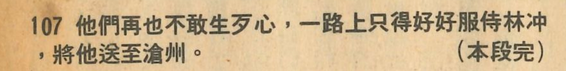
105 待魯智深去遠了，林冲才和兩個差人一起上路。



106 兩個差人聽林冲說出了倒拔垂楊柳之事，才知這和尚是魯智深，嚇得又出了一身冷汗。



107 他們再也不敢生歹心，一路上只得好好服侍林冲，將他送至滄州。　　　　(本段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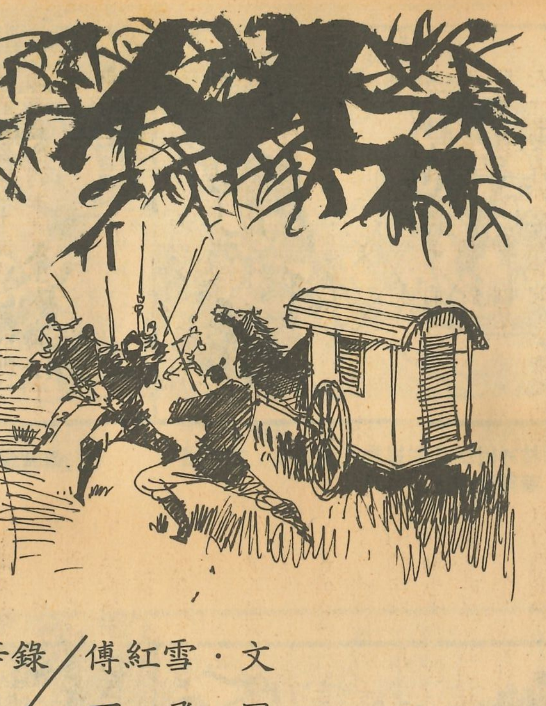


下期預告

林冲
雪夜殲仇

敬請留意參閱

上文提要：「飛鷹堡」與「冷星堡」長期以來處於勢不兩立的形勢中，多年來兩堡互有爭鬥，雙方也互有勝負，但兩堡至今仍屹立在江湖上，今天，「冷星堡」堡主姬重生要到「飛鷹堡」來作客，這是江湖上一件大事，所以「飛鷹堡」堡主司馬如虹也顯得特別緊張，堡內的戒備森嚴，以確保姬重生的安全……



江湖外史秘辛錄／傅紅雪・文　可飛・圖

柳花花與獨孤美

四個瘋子　百無禁忌

「該來的都來了，不該來的也來了。」疤面道長一進來便躺在靠窗的睡榻，連眼睛都閉起來：「就是看不出誰是可疑的人。」

今天來的客人都被安置在迎賓閣，吃虧和尚與疤面道長在武林中不僅名望高，而且人緣好，尤其是今天的盛會又是他們促成的，所以他倆一整天都在那與客人週旋，彷彿他們才是飛鷹堡的主人。

吃虧和尚也躺在另一張睡榻上，司馬如虹的房中有四張睡榻，他們四人經常就躺在那裏聊天、吹牛、烹茶、煮酒、論劍……

司馬如虹望著那張空的睡榻，兩眼突然蒙上一層熱意：「還有一個該來的未來。」

「誰？」吃虧和尚此刻不但不像個少林掌門，就連個和尚的樣子也沒有，他手裏竟然端著酒杯，邊飲邊問：「你說誰還沒來？那個混蛋這麼不守時？」

「混蛋本就不守時，你幾時聽說過有守時的混蛋？」

疤面道長翹起二郎腿，道冠早歪到一邊去。

司馬如虹長嘆一口氣，強忍住心中的悲痛，也躺在睡榻上。

在平時，如果這房中的睡榻上睡滿了人，那麼這房中必然充滿了笑聲、哮聲、叫聲與瘋子的聲音。

更重要的是，他們不但不再是堡主、掌門，他們實際上成了瘋子。

此刻的司馬如虹無論如何瘋不起來，畢竟睡榻上從此不再睡滿人。

他決不是一個容易掉淚的人。

他流淚了。

他原本早該流淚的，只因他一直沒有時間流淚。

突然他跳了起來。

他發現身旁的兩個瘋子竟在吃吃偷笑。

他們不是這樣的人。

他們是出家而不出世的人。

他們是絕對有血有淚的人。

他們更不是好朋友死了而不懂得悲傷的人。

可是他們的確一點悲傷的樣子也沒有，不僅如此，臉上還露出藏不住的捉狹笑意。

難道？

「這是不是眞的？」早已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司馬如虹幾乎扯破了吃虧和尚胸前的衣襟：「你他媽的如果不趕快告訴我，你比那混蛋還混蛋！」

吃虧和尚根本來不及回答，司馬如虹早已跳到疤面道長身旁，疤面道長那原本就歪斜的道冠被他一手不知拍到那裡去了，司馬如虹眞的像瘋子，他又叫又跳：「混蛋又混蛋的意思就是大混蛋，大混蛋，你爲什麼還不快告訴我？」

疤面道長一溜煙的跑走，抓起桌上的酒壺對咀就喝，咕嚕咕嚕的嚷道：「你又不是不知道小王八就喜歡騙人，其實包袱裏頭那件血衣只能騙小孩，騙你這六十歲的小孩……」

「那千眞萬確是他穿的衣服。」司馬如虹突又跑到吃虧和尚那邊，一把抱住那顆

比燈還刺眼的光頭，叭達叭達敲了十幾下，張牙咧咀道：「一劍千金那老鬼頭從不騙人，如果他敢說一劍刺死玉皇老頭，絕沒有人不敢不相信。」

吃虧和尚被敲得哇哇叫：「要死了，腦袋敲破了看你怎麼賠？」

彷彿有點平息下來，司馬如虹喘著息、瞪著眼催道：「你他媽的再不講，別說是上面的老光頭，就連下面的小鷄頭也敲破。」

如此行爲，如此語言，怎麼看都不是一堡之主、一派掌門所應該有的。

他們低俗嗎？下流嗎？無恥嗎？抑或是他們本就是小人、僞君子？

不。

絕不是。

絕對不是。

一百個絕對不是。

他們只不過流露出他們的「純眞」。

人，原本就該屬於純眞的。

只因爲禮教——不當的禮教、過份的禮教、虛無的禮教、虛僞的禮教、矯枉過正的禮敬，而使人們壓抑、喪失了那份純眞。

所以，人就變得虛僞而可怕。

世界上最虛僞的動物就是人。

世界上最可怕的動物就是人。

人一生下來就是純眞的，赤裸裸的純眞。

只因爲長大以後受到禮教的摧殘而逐漸喪失純眞。

所以只有小孩才保有純眞。

所以每人都喜歡小孩。

所以這世界原本就沒有聖人，也沒有君子，更沒有小人。

永遠也沒有。

人就是人。

該笑的時候就該笑，該怒的時候就該怒，該悲的時候就該悲，該狂的時候就該狂……

人就是「該怎麼樣就該怎麼樣」。

他們現在就是這樣。

只可惜他們只在沒有別人在的時候才這樣。

畢竟禮教的力量太大了，比毒蛇猛獸的力量還大。

＊　＊　＊

他們平息下來了。

因爲他們「發洩」完了。

三個人都躺在榻上。

花格窗子外面的陽光斜斜照射過來。

室內一片溫暖。

窗外花園中的花香隨風淡淡飄進來。

室內一片芬香。

春陽彷彿把吃虧和尚全身的骨頭都暖散了。他那張方方正正的臉，那張細看之下的國字臉，根本就沒有出家人味道的臉，此刻也因陽光的照射而泛起一片光，一片湛然的光，他的語聲悠悠，好像來自很遠：「人生本來就是矛盾的，只因爲人們自以爲最聰明，所以人一直活在矛盾裡，活在那看不見，但也絕對衝不破的矛盾裡。」

司馬如虹靜靜的注視著他，目光裡充滿著瞭解，他的語音也充滿著瞭解，那麼深刻而執著的瞭解。

「所以你這個和尚身雖出家，心却入世，而且入得比誰還深；所以你這個和尚雖然是位居極尊的少林掌門，你雖苦行潛修，你却也喝酒吃葷……」

一絲輕輕的嘆息滑自他的咀角，他的目光停留在窗外天邊的遠處，他彷彿在想搜尋什麼：「這本不矛盾，東瀛扶桑的和尚不僅喝酒吃肉，他們連老婆都娶，孩子都生……」

「心中有佛即是佛，人們本就不必拜佛的。」司馬如虹嘆了一口氣：「這不就是大乘佛教的最高境界嗎？可是人們不懂，他們一面拜佛一面殺人，天下最大的矛盾莫過於此了。」

「所以，」吃虧和尚苦笑：「少林和尚對血的味道並不陌生，但那也祇是對一種血不陌生……」

司馬如虹接著他的話說：「那就是人的血，因爲他們雖然不殺生，雞鴨狗不殺，劫偏偏會殺人。」

他一面說著，一面笑了起來：「這種矛盾眞令人好笑。」

「也令人悲哀。」吃虧和尚的聲音輕得幾乎只有自己才聽得見：「矛盾本就是悲哀的事。」

他們沉默了。

陽光照進來。花香也飄進來。

突然眼睛一亮，司馬如虹激聲道：「你爲什麼要告訴我這些，你只是想說明你對血的味道很熟悉，你莫非已發現那件血衣上的血並非人血？」

「人和鷄的血都是紅的。」彷彿已睡著的疤面道長，這時也突然轉過身瞪著司馬如虹似笑非笑道：「但無論如何人和雞的血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司馬如虹長吐了一口氣，閉眼道：「能用鼻子聞出人和雞的血不同的人大概不多，也大概只有和尚，少林的和尚才做得到了。」

他直挺著四肢，他整個人彷彿都散掉了，他虛脫似的道：「如果這是惡作劇，也應該是最令人憎恨的惡作劇了。」

「也只有那個花花大少才想得出這種惡作劇。」疤面道長微笑道：「他實在是一個令人討厭的人。」

「他來了，他早就來了，他以爲我們還不知道，他一定藏在暗處看著我們幾個傻瓜偷笑。」司馬如虹吃吃笑了起來：「八十七號暗卡的八名伏擊手全被點了穴道，除了他還會有誰？」

「你說對了，大少我早就來了。」一條人影隨著話聲走進來，那張空榻立刻被他躺下，他閉著兩隻眼睛，但他看來並不是想睡覺，他的口中仍在說話：「只可惜他還有兩個地方說錯。」

沒有人看他，司馬如虹也沒有看他；司馬如虹也閉著眼，他那平時看來並沒有皺紋的臉，此刻却漾起了無數條皺紋，因爲他在笑，他通常開心的時候都會有這種笑，可是他說話的聲音却非常平靜：「一個錯十杯酒，兩個錯二十杯酒。」

「你總是這麼大方，我一向不喜歡太大方的人。」那人動也不動道：「第一個錯，我的確藏在暗處，我的確也在看著你們幾個傻瓜，可是我沒有偸笑。」

「你爲什麼沒有？」疤面道長也閉著眼

靜靜躺著，吃虧和尚也如此，他們四個人都如此，疤面道長說話的口氣也是那麼淡淡的：「你從來都不是君子，一個不是君子的人，尤其是他在搞惡作劇的時候，他當然會偷看被他戲弄的人，而被他戲弄的人確實也成了傻瓜，那偷看的人怎會不偷笑？」

「我本該偷笑的，只可惜我笑不出來。」

「你笑不出來，當然不是因爲肚子痛才笑不出來。」說話的人是吃虧和尚：「只因爲你突然發現令你頭痛的事情。」

「你說得不錯，通常一個人如果頭痛起來，自然笑不出來。」那人又道：「最糟糕的是我的頭愈來愈痛，到現在我竟然連頭痛的原因還找不出來，你說我怎麼笑得出來？」

「据我所知，能令你頭痛的事情並不多。」司馬如虹此刻忽然也覺得頭痛起來：「我的第二個錯，八十七號的暗卡並不是你幹的？」

說著便翻起身來，伸手便抓起酒壺，對咀便喝，可是酒並沒有倒到他咀中去。

因爲那壺酒早被那人搶了過去，而且他正在喝著。

「我既有兩個錯，我就該喝二十杯。」

那人根本不理司馬如虹，那壺酒忽地就空了，他抹抹唇角的酒漬：「如果錯的人有酒喝，天底下大概也就沒有人願做對的事情了。」

* * *

柳花花。

任誰人來看都會說那是個女人的名字。

可是他偏偏却是一個男人的名字一個誰都曾聽說過的男人名字。

喜歡他的人都叫他花花大俠，花花大少。

討厭他的人都叫他花柳大少、空心大少。

女人，不管是喜歡還是討厭他的女人，都叫他花花公子、花心蘿蔔。

跟他最親近的朋友劫叫他繡花枕頭、空心大老倌。

一個人居然有這麼多的稱呼。

無論那一個稱呼他都喜歡。

因爲他並不是個小氣的人，也絕不是個挑剔的人。

男人喜歡跟他做朋友，並不是因爲他是個鼎鼎大名的炙手人物，而是喜歡他的隨和。

女人喜歡跟他做朋友，並不是因爲他風度翩翩、言行瀟洒的帥美男子，而是喜歡他的隨和。

在這個世界上，成名而又俊美的英雄並不稀奇，可是如果要遇見一個沒有架子、沒有傲氣而又平易近人、與人隨和的英雄，那就很不容易了。

柳花花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一個被男人、女人、朋友以及敵人喜歡的人。

他現在就躺在那裏，躺在那床古色古香的睡榻上。他的神態却是那麼悠然而安詳，可是他的話意裡却有幾絲困惑：「你其實還犯了一個更嚴重的錯誤。」

「我也有這種感覺。」司馬如虹眼中滑過了一絲不安的神色：「可是到現在我仍發現不出那個嚴重的錯誤在那裡。」

他微一停，像是自言自語的接著又說：「今天是武林中三百年以來的大日子，你當然不會在今天開這種玩笑，歐陽一諾的確曾經動手殺你……」

「只可惜他殺你不死。」疤面道長撫著右頰上那條疤，輕聲道：「他這回可眞是雙倍利市了，不但一劍得千金，而且還交了你這個大朋友，誰說他不是江湖中最高級的殺手？」

「他確實夠運。」柳花花漫聲道：「但是我敢保證他自己決不希望這種事情再發生，否則他那一劍千金恐怕連一文錢也值不上了。」

「可是無論如何他是個一諾千金的人。」吃虧和尚接口說：「你要他送血衣來並謊稱已喪命，他竟也都照做，看來你是第一個沒付代價而能讓他替你做事的人。」

柳花花長長吐了一口氣：「如果你曾經接過他一劍的話，我想你大概就不會這麼說了；千金與一劍，如果能選擇，我寧願花千金也不接他一劍。」

「這樣的殺手在這樣的日子找上你，那當然不是普通的小事情。」司馬如虹道：「所以你那個惡作劇並不是個惡作劇，你只是想給我們示警。」

「只可惜這個示警恐怕也沒多大作用。」柳花花輕歎了口氣。

他忽又道：「不，我應該說一點作用也沒有。」

臉上一片迷惘，司馬如虹停了半晌開口：「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所以我才說你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柳花花臉上似乎也有迷惘之色：「我本來也不明白的，可是你如果想通了一件事就會明白的。」

明知道他一定說下去，吃虧和尚却已迫不及待的問道：「那一件事？」

柳花花兩手疊着腦勺子，緩緩道：「歐陽一諾殺我不死，我固然會向你們示警，可是就算我被殺死，我想那也一定等於示警一樣。」

司馬如虹極力思索，腦中仍是一片空白，他正想問，却已落在疤面道長後頭了：「我仍然不明白你的意思。」

疤面道長問完，却又緊接着說：「你的意思是說，如果你被殺死，我們將會很快得知你的死訊？」

「是的，」柳花花語氣很堅定：「歐陽一諾算準我一定會來，所以他早就在鷹口鎭等我。」

「我明白了。」吃虧和尚搶着說：「鷹口鎭離這裡三十里路不到，是來往飛鷹堡的必經之路，而且還有第一分舵在那坐鎭……」

吃虧和尚話未說完，司馬如虹心裏急道：「你若在那地方被殺死，大概不要超過半炷香的時間，我們一定會得到消息，這實際上也就等於在示警。」

「光憑這點理由是不夠的。」柳花花張開眼又閉下：「冷星堡主一行人半路遇刺，地點就在第九分舵之轄地，飛鷹堡當然會很快便得到消息，在這樣的情況下，飛鷹堡就算是飯桶，也一定會加强堡內的安全部署。」

其他三人沒開口，他們靜靜的聽他說下去。

「只要是聰明的人，就不應該在飛鷹堡明顯已得到一連串的示警作用之後還强行潛入飛鷹堡。」

司馬如虹瞇着眼，冷哼說道：「那三個東瀛來的殺手就不聽明，簡直是來送死……」

話聲未完，他突然整個人跳了起來，驚聲道：「你的意思是說，他們本來就是來送死的？」

柳花花唇角牽起了一絲的微笑：「他們當然不知道他們就是來送死的，但是要他們來的人一定知道。」

司馬如虹一身冷汗，竟然呆立如痴。

吃虧和尚與疤面道長也都坐起了身子，他們驚異的望着柳花花，却是一句話也說不上來。

「這是一個可怕的陰謀。」司馬如虹打了一個哆嗦：「從一開始就是個可怕的陰謀。」

他長嘆一口氣，接着道：「其實那花千金要歐陽一諾殺你的人並不是眞的想要殺你，他老早就知道憑歐陽那一劍決殺不了你，他之所以這樣做，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讓我們知道今天一定會有事情發生。」

他忽然又像不解的道：「如果他花了千兩黃金只爲了這個目的，那就誰也不會相信的。」

「當然沒有人相信。」疤面道長搖搖頭道：「其實他也正是要我們不信，對不對？」

「本來我也不相信的。」柳花花依然靜躺着，他看起來像個懶鬼：「可是我却不得不相信。」

他忽然問道：「如果你想殺冷星堡主，你會不會選今天？」

「絕對不會。」司馬如虹斬釘截鐵道：「誰都知他今天的防備必然十倍於平時。」

柳花花又問：「假設一定要，你會不會選在飛鷹堡的轄地下手？」

「也絕對不會。」回答的人是疤面道長：「與冷星堡爲敵已經是件棘手的事，飛鷹堡的轄地下手行刺，不就等於得罪了飛鷹堡？何況冷星堡主無論如何今天總是飛鷹堡的客人，飛鷹堡決不會坐視任何傷害他的客人。」

柳花花仍是問：「假說仍然一定要，你會不會派人潛入飛鷹堡行刺？」

「絕對不會。」吃虧和尚搖了搖那顆光得閃亮的禿頭：「除了白痴以外，誰都知道那得手的機會絕對是零。」

柳花花忽然笑了起來：「既然連你們三個傻瓜都不會這麼做，難道那些倭奴人連傻瓜都不如麼？」

司馬如虹道：「可是他們已經這麼做了。」

「這就是你最嚴重錯誤的地方了。」柳花花睜開眼望着他說道：「因爲你已經相信今天要行刺冷星堡主的人就是伊賀谷的殺手，所以那潛入來而被殺的三個忍者，你連看都沒看。」

司馬如虹那斗大的鼻頭已冒出了汗珠。

「自信不是壞事。」柳花花淡淡道：「太過自信也許就不是件好事了。你如果不這樣，你一定會去查看那三具屍首，你如果去查看屍首，你就會發現那三人並不是扶桑忍者。」

吃虧和尚吃了一驚：「你認識他們？」

「不認識。」柳花花向他搖頭：「可是我知道倭奴人，尤其是伊賀谷的忍者更是身材矮小，只因爲他們都練有一種縮骨術，骨頭奇輭，爲的是方便狙擊、刺殺、藏匿、甚至是逃遁。」

他接着又說：「所以你只聽說過伊賀忍者身子奇小，決無身材高大的忍者；而那三個潛進來的人雖是一副忍者打扮，只可惜他們的身材都高大得太不像話了。」

司馬如虹拭去鼻頭上的汗水，苦笑道：「花了這麼多錢，死了這麼多人，原來目的就是要我們相信伊賀谷的忍者要行刺冷星堡主。」

「這個目的當然不是他的最後目的。」疤面道長望着柳花花道：「看來你也不瞭解他的最後目的是什麼，否則你就不會頭痛了，對不？」

「還有一件令人頭痛。」柳花花撫着額角，他終於睜開眼：「普天之下，誰有辦法無聲無息的潛入飛鷹堡？我的意思是說，在平時飛鷹堡的防備也許不算什麼，可是今天的防備眞可說是天衣無縫了。」

他頓了一下，凝聲道：「最可怕的是，他竟能無聲無息的同時把八名埋伏手點上穴道，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這樣的一個人難道不令人頭痛？」

不只是柳花花頭痛，其他三人也已是頭大如斗了。

* * *

春天的日落快而短。

暮色早就罩滿大地。

冷星堡主一行人也早就到達了飛鷹堡。

那眞是歷史性的一刻。

道路兩旁站滿了歡迎的人潮，十二金鷹、十六鐵衞護送着三輛氣派豪華的名貴馬車進堡。

第一、二部馬車裡走出了姬重生父子。十六鐵衞從第三部馬車中拿下了貴重的禮物。

這是友好的拜訪。

司馬如虹率領着堡內八個堂主，以及分駐在外的三十六分舵的舵主親自迎接。

這是至高禮節的迎迓。

高潮却在晚宴。

當今武林除了少林、峨嵋、華山、點蒼等五大門派的掌門都到之外，其餘大江南北、五湖四海大大小小統計一百六十八個幫派的當家也都到了；另外還來了二十六個江湖上名聲頂高的獨行俠客。

這是三百年來從沒有過的一個盛會。

晚宴是在司馬如虹親自到姬重生的房中請到大廳之後便行開始。

酒過三巡，菜過五道。

歌舞絲竹，酒酣耳熱。

這樣的一個晚宴，誰都會說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晚宴。

這樣的一個晚宴，誰都不會相信竟然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情。

這是一件驚人的事情。

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這是一件應該不可發生的事情。

可是它却千眞萬確的發生了。

冷星堡主姬重生竟然死在晚宴上！

就在他舉杯向所有參加晚宴的人致意的時候，他那張清瘦而有威嚴的臉原本露着一個溫和的笑容，却突然抹上一層痛苦的神色，他一句話也沒說，整個人忽然像洩了氣的皮球般的軟癱了下去！

這是誰也想不到的事情。

一個原本該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晚宴，却成了世界上最糟糕的晚宴。

對司馬如虹來說，那無疑是他一生中最殘酷的晚宴；他那張方正的臉佈滿了驚駭、憤怒，還有太多的不相信神色。

可是當他抱起姬重生的時候，他相信了。

因爲姬重生千眞萬確的死去了！

他有一種暈眩的感覺；他突然也有一種想立刻死去的感覺。

他眞的像死了過去般的倒了下來。

一片昏天黑地。

他什麼都不知道。

他希望自己以後永遠什麼都不必再知道。

* * *

春夜，靜如處子。

春風，冷如刀霜。

春雨，細如牛毛。

柳花花坐在花園中八角亭的石椅上。

他一個人靜靜的坐着。

這樣的天氣不適合賞花，他看來也不像賞花的樣子，他實際上連眼睛都沒有張開。

黑夜包圍着他。

他就像是黑夜中的石雕像，動也不動的。

他顯然在沉思。

他在想些什麼？

誰也無法知道。

因爲他那張白晰而俊美的臉上只有一片平靜，誰也沒法穿得過那片平靜而透視他的心裡去。

他彷佛就像老僧入定似的，連春明望走到他身邊，他竟連一點感覺也沒有了。

幾天來的勞累，已不難從他的臉上看出幾縷疲憊之色，儘管如此，他仍是一副恭謹的態度，他從來都是一個任勞任怨的人；他尊敬司馬如虹，也尊敬司馬如虹的朋友，所以他發現柳花花彷佛睡着了似的，竟也靜立一旁，深怕驚醒了柳花花。

然而柳花花並沒有讓他等，他很快睜開了眼，並且露出了親切的笑容：「請坐，春總管您辛苦了。」

「大少。」春明望在他對面坐了下來，急切道：「堡主怎麼樣了？」

柳花花沒有回答他的話，他靜靜的望着春明望，他始終很尊敬，而且也喜歡他，因爲一個能幹而又忠心的人，總是會贏得多數人尊敬而喜歡的。

春明望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面對這樣的一個人，柳花花說話的時候不免禮貌得有點拘謹：「司馬堡主不礙事的。」

柳花花說這話的時候，突然發覺自己好虛僞，因爲再笨的人都知道，司馬如虹此刻眞是生不如死，他怎會不礙事？

「我只怕堡主受不了這個打擊。」春明望低下頭，語音充滿惶恐。

「天底下再也沒有人受得了這個打擊。」柳花花長歎一聲：「這是一樁天衣無縫的陰謀。」

春明望抬起頭，眼中已有淚光，語音却出奇的堅定：「再大的陰謀、再大的計劃，也決難不倒天下獨一無二的柳大少。」

柳花花望着他一臉的信心，心中却浮起了一絲苦笑，他淡淡道：「麻煩春總管的事都辦好了？」

春明望顯得很有精神，他手脚俐落的把三幅畫像、一封信擺在石桌上。

「三個伊賀谷的忍者殺手畫像已畫好，另外第九分舵那裡也已着人徹夜趕畫那行刺冷星堡主的二十五個忍者畫像，預計天亮前將會送到此交到大少手上。」春明望接着說：「天毒子獨孤惜不知什麼時候已離去，想來他也和其他來客一樣，見堡中發生這等想不到的大事，不便再增添主人的麻煩，也不告而別了。」

他拿起了桌上那封密封的信，一面交給柳花花，一面說道：「不過在他房中發現了一封信，信封上指明要交給大少您。」

柳花花拆開信箋，他雖在黑夜中，但藉着堡內屋中露出的燈光，他照樣能看清楚那封信，而且很快便看完。

他並沒有向春明望說明信裡寫些什麼，春明望也沒有問；他也沒有問柳花花爲什麼要畫那些死去的二十八個伊賀殺手的像。

他沒有問並不表示他已經知道。他實際上根本不知道柳花花的用意，不過他知道柳花花並不是無聊的人，他做這事，一定有他的原因，一定有他的理由。

柳花花忽然不說話，他彷佛又陷入了沉思中。

春明望也沒有說話，他端坐不動；他對柳花花的態度就如同對司馬如虹的態度一樣。

良久，柳花花才又道：「春總管，麻煩你在天亮的時候幫我準備一輛車。」

「好的。」春明望應了聲，又問：「就這一件事，沒有其他的了？」

「沒有了。」柳花花微笑着說。

春總管起身離去，柳花花又陷入了孤獨中。

可是他的孤獨並沒有維持多久，因爲司馬其煙也來到了這個八角亭。

他看來滿臉憂色，原來是俊逸的臉也顯得蒼白，他連說話的聲音也有點發抖：「我爹要緊嗎？」

柳花花這次沒有回答，他只是微微一笑。

有時候微微一笑比回答更好，柳花花反而問他：「這麼深夜了，你還沒睡？」

「我睡不着。」

司馬其煙搖搖頭，夜風吹起了他的髮上的綸巾，他看起來好帥、好美。

「任何人碰到這樣的事也都會睡不着的。」

柳花花在人前總習慣露着微笑，無論誰都會喜歡的微笑，因爲那是一個很自然而沒有絲毫做作的微笑。

司馬其煙也朝他笑笑，他似想說什麼，可是却什麼話也沒有說。

柳花花其實也想跟他說話，但他却也不知該說什麼。

在他的記憶中，他好像從沒有過像這樣與司馬其煙獨處，他一直是他父親的朋友。

他發現他瞭解他的父親，却一點也不瞭解他。

其實他們之間的歲數相差不大，柳花花了不起大他個六、七歲，小他父親却不只三十歲；照講他們是相同的一代，他們彼此間應該很熟落，很快就能相互瞭解的。

最起碼也應該很有話說。

可是其實往往不是這樣，現在他們兩人却一句話不說，只是靜靜的坐在那裏。

柳花花心中一陣好笑，他知道司馬其煙是個木訥拘謹的人，怎麼自己也變成跟他一樣了？

他正想找話題開口，不想司馬其煙却先打破沈默：「這個陰謀的目的很明顯，他是想徹底打垮我爹。」

「是的。」柳花花點點頭。

司馬其煙望着遠處的黑暗，彷佛是在自言自語：「可是我知我爹一定不會垮。」

柳花花沒有接腔，他靜靜的望着他，他忽然覺得他不僅不瞭解他，而且對他感到完全陌生。

司馬其煙轉過頭來朝他笑笑：「因爲他有一個你這樣的朋友。」

* * *

五更。

鷄啼。

天仍黑。

一輛漂亮而舒適的馬車已在路上奔馳。

一夜未眠的柳花花此刻正睡在馬車中。

寬大而平穩的馬車比一般的床還舒服，所以他睡得香而又甜。

他睡得很久。

當他醒來的時候，他已經在另外一個小鎮上。

這個小鎮他並不陌生，他曾經來過好幾次，所以他很快便找到了「悅來客棧」。

那裡，有一個人在等着他。

等他的人就是天毒子獨孤惜。

「請問，是不是有一位獨孤先生住在這裡？」柳花花進門便向掌櫃探問。

「獨孤先生？」掌櫃的想了一下，問道：「是不是一位五六十左右的老年人？他的鬍鬚已經有點花白了，對不對？」

「就是他。」

「你是他的什麼人？」掌櫃上下打量著他。

柳花花微笑著說：「朋友。」

「那好極了。」掌櫃臉上浮起了笑容：「看來你正好趕來幫他付房錢。」

「哦？」

「請跟我來。」

掌櫃的把柳花花帶到後院，一面推開一扇房門，一面說道：「你看了就知道。」

柳花花一看却怔住了。

房中空無一人，一片凌亂，桌椅東倒西歪，地上却有一灘觸目驚心的血跡。

「他來投宿的時候已經是午夜了。」掌櫃的閃身讓柳花花進入房中，接著又說：「但是一早却發現他人已不見，而且還把房間弄成這樣子。」

他似乎有點不高興，問道：「你那朋友到底是幹什麼的？」

柳花花沒理他，他細細檢視了房中的一切，然後向掌櫃問道：「他留下來的東西呢？」

掌櫃的還是問那句話：「他到底是幹什麼的？」

「強盜。」柳花花朝他露出一個古怪的笑容，細聲道：「如果你不把他留下來的東西交出來，你也將一併坐罪。」

「強，強盜？」掌櫃一下子被嚇住了，他驚聲道：「他看來一點都不像壞人的樣子。」

柳花花板起臉道：「難道壞人臉上有刻字不成？」

掌櫃的忽然想起什麼，驚呼道：「你是他的朋友，你，你莫非也是強盜？」

柳花花瞪著眼，冷聲道：「難道你連强盜也沒見過？」

哼了聲，冷冷又道：「東西呢？你是不是連強盜的東西都敢侵吞？」

「不，不，」掌櫃的一連說了幾個不字，臉都已經發白：「我，我只是替他保管而已。」

他吞了口口水，彷彿有些鎮定：「東西就在我房裡，我原封未動，不信你跟我來拿。」

柳花花微微一笑，拍了拍他的肩膀：「强盜喜歡合作的人，只要你老實肯合作，房錢以及毀壞的東西我都加倍還你。」

「是，是，請跟我來。」

掌櫃一面說著，一面帶他走出房間。

他領著柳花花向前院走去，未及房門，忽見一條人影自他房中竄出。

「有賊！」

他失神驚呼，叫聲中，那人影早已翻上屋頂掠向遠處；他一回頭，那有柳花花的影子？

* * *

那人影飛掠得極快。

可是柳花花身形更快，他已欺近那人影不及一丈的距離。

對於輕功，柳花花確實有一份自豪，他始終相信當今武林能跟得上他的人沒幾個，他蠻以爲再幾個縱落便可追上前頭之人，可是已經追到郊外小山坡了，依然是保持那一丈左右的距離。

柳花花心中不禁泛起一絲疑惑，眼前之人是誰？

那人突然停下來不跑了。

「果然是你。」柳花花停在他身前，面露微笑道：「你怎麼不跑了？」

那人一身黑衣，身材細小，五官却相當端正，他也朝柳花花露齒一笑。

「既然明知道跑不掉，爲何還要跑？」

「你果然是天下最聰明的賊。」柳花花臉上的笑意更濃：「就憑你這副腦筋，以及這身輕功，你眞不愧是『天下第一偷』白則七。」

白則七苦笑道：「只可惜在花花大少面前我恐怕連根針都偷不走。」

「既然如此，你爲什麼不把東西給

我？」

「東西自然要給你，但你得答應我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柳花花覺得很有趣。

「條件很簡單。」白則七淡淡說了一聲，忽伸手朝柳花花背後指去：「你只要替我把那些人打發走，我便把東西交給你。」

「誰？」柳花花咀中應著，却沒轉過身去看，不但如此，他反而身形向前一躍，正好一把抓住了正要逃走的白則七。

「說你聰明你還眞笨。」柳花花一把奪過他手中的青布包袱，笑著道：「記得你這一招，我好像五百年前就用過了。」

「柳花花就是柳花花，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白則七揉著被他捏痛的手腕，苦笑道：「在你面前我簡直成了一個笨賊，你爲什麼這麼討人厭？」

柳花花沒理他，他早已打開了那青布包袱。

包袱裡只有兩件衣服，以及一個黑色木匣子，其餘什麼東西都沒有。

柳花花打開木匣蓋子，突然一縷青煙噴射而出！

「有毒！」

柳花花叫了一聲，人也早就倒了下去。

「大少！」

白則七驚叫一聲，正想衝前去，突覺眼前一花，兩條人影神不知，鬼不覺的欺近前來。

「柳花花，天下最聰明的人，想不到這麼簡單便要離開了這個花花世界。」

那兩人身形相若，俱皆彪形大漢，其中身穿錦袍的濃眉漢子望著倒在地下的柳花花，長笑道：「他看來一點也不聰明，聰明的人一般不會這麼早死的。」

「讓我來送他上路。」

另一個花袍大漢嗆一聲拔出腰刀。

「你爲什麼不先問問我。」白則七身形一閃，擋在他們前面。

錦袍大漢瞪著他道：「這件事情好像跟你沒有關係。」

白則七冷笑道：「你大概還不知道一件事情。」

「什麼事？」

「天下第一偷除了專偷天下最難偷的東西之外，他還喜歡偷一樣東西。」

「什麼東西？」

白則七哈哈一笑：「那就是喜歡偷閒事來管管。」

「原來你還是個喜歡管閒事的人。」錦袍大漢也哈哈大笑：「你大概也不知道一件事情。」

「什麼事？」

「那就是喜歡管閒事的人，通常都不會活得長命。」

錦袍大漢話剛說完，刀已拔出，而且已凌厲無比的劈向白則七。

那一劈，快、準、狠，眼看就要得手，錦袍大漢的咀角已噙著得意的微笑。

可是他那抹微笑却突然僵住了，不僅如此，連整個人也都中魔似的僵住了。

因爲他發現他手中的刀已不見了。

刀當然不會不見，只是已被別人的手握著了。

握刀的人不是白則七。

却是柳花花。

「大少，」白則七喜道：「你沒事？」

叭一聲，那柄四尺大刀已被柳花花拗斷，他微笑道：「這一招，我好像五百年前也玩過了。」

白則七嘆了一聲，苦笑道：「你爲什麼還活著？你爲什麼不在五百年前就死去？」

柳花花沒有說話，因爲那兩個大漢突然不聲不響朝他射出了十幾道飛芒。

那些暗器細而小、快而準，全部射向柳花花週身要穴；如果其中一枚暗器射中柳花花，看來他不死也只有半條命了，因爲那閃閃發光的暗器誰都看得出來淬有劇毒。

柳花花當然不會被射中，如果他被射中就不是柳花花了，他連眼皮都沒抬，他輕輕晃動了一下手中的斷刀，那十幾枚暗器都被架開了。

可是，就在這時候，那兩名大漢已沒命似的向遠處奔逃而去。

「你爲什麼不追？」

白則七望著那兩條逐漸逝去的身影，問道：「難道你不想知道他們爲什麼要殺你？」

柳花花淡淡道：「我想追的人不是他們。」

「你想追誰？」

「你。」

「我？」白則七笑道：「我不是已經把東西交給你了嗎？」

柳花花嘖了一聲：「你還沒告訴我怎麼一回事。」

「怎麼一回事？」白則七翻眼道：「問這問題的人應該是我才對。」

柳花花撇撇唇角：「你爲什麼要偷天毒子的東西？」

白則七微微一笑：「你大概知道一件事。」

柳花花凝眸望著他，不作聲；白則七朗聲道：「江湖上很多人說，當今天下輕功最好的人大概只有五個：『不足劍客』皇甫霏，『敬人』毛如飛，『天下第二劍』西門雨……」

稍一停，他笑道：「另外的兩個當然是花花大少和白則七我了。」

「江湖中的傳言總是不實在的。」柳花花微微搖頭：「據我所知，輕功好的決不只五個，難道你敢說『傾城劍』白霜霜、『黑美人』顏如玉、『三更劍客』閻包歌，以及『百醉書生』賀萬杯等，他們的輕功都不行？」

「我當然不敢說。」白則七笑笑：「認眞論起來，『慈悲劍客』夏無情、『病刀』楊雄、他們的輕功也都頂呱呱。」

白則七面露笑容，彷彿有些得意，接著又說：「只可惜我都跟他們較量過了，我不得不說，他們實在還差我一點點。」

「哦？」

「你以爲我在吹牛？」

「你不像一個喜歡吹牛的人。」柳花花笑道：「原來天下第一偷不只是偷東西第一，連輕功也是第一。」

「我應該是的。」白則七歎了一聲：

「只可惜還有一個令人討厭的花花大少。」

柳花花苦笑道：「說了半天，你是在找我比輕功，你爲什麼這麼無聊？」

「據我所知，花花大少是個懶出名的人，爲了找你比輕功，我可眞是費煞一番心思。」白則七臉上又現出了得意之色。

柳花花忽然瞪著他道：「你知不知道我現在想說那一句話？」

「什麼話？」

「再見。」

話聲中，柳花花人已在山坡下。

* * *

柳花花又回到了「悅來客棧」。

一進門，掌櫃的便哈腰如蝦，滿臉堆笑走前來：「公子，您捉到那賊了沒有？」

「沒有。」柳花花搖搖頭：「不過我却捉到了另外一個小賊。」

「另外一個小賊？」掌櫃似乎不明白他的意思。

「那個小賊就是你。」柳花花冷冷道：「你爲什麼還不快把東西交出來。」

「公子，您，您冤枉我了。」掌櫃的臉色發白，急聲道：「我，我天大的胆子也不敢騙您，那包東西的確被偷走了。」

柳花花冷冷盯著他，好一下子才又問：「包袱裡面有什麼東西？」

「兩，兩件衣服，一個黑色木匣子。」

掌櫃的吞吐著，一見柳花花淩厲的目光，趕忙又說：「木匣子裡有五顆珠寶，一些碎銀。」

「那些東西你都拿走了對不對？」柳花花的聲音冷如刀。

「我，我不是拿走。」掌櫃的額頭上已冒出了汗珠，語音也結巴：「我只是……只是替您的朋友保，保管，我現在就去拿來交還給公子。」

「不必了，你好好保管著。」柳花花吐了一口氣道：「其他的東西呢？」

「其他沒有了。」掌櫃的鬆了一口氣，臉上又恢復了笑容，他忽然又說：「只有兩個酒杯。」

「酒杯？」

柳花花有點意外，他發呆似的楞了一下，才又問道：「酒杯呢？」

掌櫃的連忙說：「就放在那木匣子裡，我沒動它。」

「我眞該死。」

柳花花不自覺說了一聲，轉身便要走出店口，忽見白則七站在那裏，正朝著他似笑非笑道：「你五百年前就該死了，如果你死了，天下最高興的人大概就是我。」

他說話的時候人已走了進來，神情古怪的問柳花花：「你知不知道我現在想說那句話。」

「我知道你想說再見。」柳花花著說：「可是我知道你不會說。」

「爲什麼？」

「第一，你既然現在來了就不會現在走；第二，你如果現在走，我現在就能抓住你，你決走不了。」

柳花花笑瞇瞇的又問了一句：「對不對？」

「對，對，你說的話爲什麼每句都對？」白則七做了個鬼臉：「還有一點你沒有說出來，現在正是吃午飯的時候，而你正好又是個不小氣的人，我爲什麼不好好敲你一頓？」

說著，轉首向掌櫃的說道：「最好的房間、最好的酒、最好的菜，一樣也不能少。」

柳花花歎口氣道：「我現在才知道，你不但是天下最聰明的賊，而且也是天下最可愛的賊。」

* * *

悅來客棧。

最好的房間、最好的酒、最好的菜。

住最好的房間，喝最好的酒，吃最好的菜的人當然是柳花花與天下第一偷白則七。

柳花花淺斟慢吃。

白則七大喝猛吃。

誰也沒有說話。

「你好像很相信那句話。」白則七挾了塊紙包鷄送入咀裡，終於開口。

「那一句話？」柳花花呷了一口陳年花雕。

「食不言，寢不語。」白則七瞪著他：「否則你怎麼一句話也不說？我生平最討厭便是喝悶酒、吃悶飯了，莫非我敲你這頓，你心疼了？」

「他沒有心疼，他只有心病。」

房門突然震開，一個高頭大馬：身披金色大袍的漢子大步走進來，長滿鬍渣子的大咀仍在噏動著，聲音奇大無比：「心病的意思，就是說心中有病、心中有鬼，這樣的人通常都是鬼鬼祟祟的。」

白則七自斟自飲了一杯酒，然後才徐徐說道：「看你的樣子，好像不是來喝酒的？」

「我也不是來找你的，如果你知趣的話，從現在起閉上你的咀巴吧。」

金袍大漢冷哼一聲，睨著柳花花又道：「不該說話的人猛說話，該說話的人連屁也不放。」

柳花花含笑望著他不語，白則七則冷眼睨著他，嗤了一聲又說話：「人家說『金錢豹』孟三，孟老爺子說的話有一股味道，我一直不肯相信，今日一見果然不假。」

金袍漢子孟三一怔：「什麼味道？」

白則七淡淡一笑：「屁的味道。」

古銅色的臉猛地漲紅，孟三怒目圓睜：「你這個小偷，我本該撕裂你的咀，拔爛你的舌頭，只可惜我今天要的正正主子不是你。」

目光一轉，朝柳花花喝道：「柳大少，你怎不問我孟三爺今兒個來是幹什麼的？」

「你愛幹什麼就幹什麼，你高興幹什麼就幹什麼，我爲什麼要問你？」柳花花總算開口說話了。

孟三不僅說話聲音大，火氣也大，語氣更大：「我今天是要來殺你的。」

柳花花默然無語，彷彿聽不見他說的話，他挾起一片冬菇玉筍送進咀裡，斯斯文文的嚼著；白則七幫他把酒斟滿，咀中却說道：「既然你要殺他，爲什麼還不動手？莫非您只想用屁燻死人？」

孟三狠狠瞪他一眼，他仍朝著柳花花怒聲說：「至少你應該問我爲什麼要殺你，免得你到了森羅地獄也不知道爲何而死

的。」

「孟三爺還眞是替我設想週到。」柳花花端著酒杯，淺淺呷了一口，忽又歎了口氣道：「你大概不知道想殺我的人多過地上的螞蟻，眞正敢動手殺我的人雖然不多，可是却讓我習慣了，所以我老早就不問人家爲什麼要殺我了。」

他把酒杯輕輕摩擦著唇角，話聲也輕：「其實要殺我本身就是一個有力的理由了，不是嗎？」

孟三撫掌笑道：「可不是，誰要能殺了柳花花，誰立刻就成了天下知名人物，單憑這點理由已經非常吸引人了。」

他頓了頓，又道：「說老實話，連我都想殺他呢。」

孟三一進門便要白則七閉咀，但此刻他看來不僅毫無閉咀的意思，反而話特別多，又聽見他怪聲怪樣的說著：「但是誰都知道，想是一回事，敢不敢又是一回事，莫非孟三爺你也只是想殺却不敢殺柳大少？否則你怎麼到現在還不動手？」

他忽然歎了一聲，又道：「如果你眞不敢，還是讓我來吧。」

似乎再也按奈不住心頭的火氣，孟三如銅鈴的大眼似已要突出，他大罵道：「你這個白賊七，你這根舌頭一定比女人的還長，我已決定先拔爛你的鳥舌再說。」

罵聲中，他的左手已握着五枚銅錢大小的金錢十字鏢，右手也多了一把亮森森的四尺二寸長劍，鏢並未打出，似乎那只是一個障眼法，長劍却已老實不客氣的刺向白則七。

那一劍看似無奇，然而明眼人一看便知道，那看似平淡的一劍至少包含了五種變幻，而且每一種變幻都足以致人於死；更厲害的是，劍尖仍停留在半空中時，那五枚金錢十字鏢却不聲不响的飛到了白則七面門……

看不出金錢豹孟三一個粗線條大漢，殺人的手法却如此細膩，而且奇巧、奇詐無比。

「原來你還是個老詐鬼。」

白則七哇哇叫了一聲，臉上原本自負的神情已不見，他看來只有閃避一途而無他法了。

白則七果眞閃避。他不僅閃避得驚險，而且狠狽，他整個人扒倒地下，連打兩個滾，方才避開了那五鏢一劍。

乘勝追擊是任何人都知道的事，孟三當然也知道，所以他手中的劍已劃起一片劍幕，毒蛇般的噬向白則七。

高手搏招，忌失先機，白則七先機既失，此刻看來更無還手之力，他看來既憤怒、又驚恐、更無奈的在地上又打了兩個滾。

他已滾到柳花花身後，口中怒叫道：「這個花柳大少，你怎還不幫我？」

孟三沒有再進攻，他揚劍指罵，一臉得意：「你夠種的話別躲在人家後面，無論如何三爺我今天一定要先拔下你那根長舌。」

「老虎不發威，你當是病貓。」

白則七本是躲在柳花花身後，此刻看來一肚子火氣，倏地彈地而起，口中怒罵著，身形就要衝出。

可是他並沒有衝出去，他忽然出其不意的，閃電般的制住了柳花花的穴道！

誰也沒有想到他會這樣。

柳花花也沒有，他滿臉驚異之色。

＊　＊　＊

令柳花花更驚異的是，就在這時候，窗外竟無聲無息的飄進來一條人影。

這人的輕功顯然高超至極，從頭到尾他都沒有發出一些聲响，他很快的便坐在柳花花的對面，他彷彿很早就坐在那裡似的，而且還斟上一杯酒慢慢品著。

柳花花的唇角很快浮起了一絲微笑，因爲他已認出了那人是誰。

「原來是你。」

說話的是白則七，他也拉了張椅子坐下來，喝了一口已涼的魚翅湯，含笑著說：「上次太湖一別，不覺又是半年，看來你的輕功又精進了不少。」

金錢豹孟三也坐了下來，他喝酒却不用杯子，整壺酒對著咀便灌，直至酒壺都空了他才過癮似的吐了口氣，大聲道：「大名頂頂的『三更劍客』閻包歌閻大俠今兒個是打什麼風來的？」

三更劍客閻包歌乃當今武林出名的十大劍客之一，江湖上誰人都知道他手中那把劍，如要人三更死，決不會留過五更，所以也有人稱他爲「閻王劍客」。

不管是三更劍客或是閻王劍客，聽起來都讓人有一種不舒服的感覺，胆小的人還會有一種毛毛的感覺。

可是他的人却讓人看起來舒服而順眼，胖胖的身材，圓嘟嘟的臉孔，看起來就是一位福泰相的米鋪老板；他笑起來的時候，兩眼都瞇成了一條綫，誰也不相信他就是讓小孩聽到都不敢尿尿的閻王劍客。

他沒有說話，他只是靜靜的望著柳花花，他也沒有笑容，可是他一臉和氣可親相。

「看來你不像是要找我比輕功的。」白則七淡淡說道：「而且你根本不是來找我的。」

閻包歌微微一笑，兩眼便瞇成了一條縫，他語音輕快而清晰，聽起來也令人舒服：「天下大概只有兩種人才會找小偷打交道。」

「那兩種人？」白則七瞪眼問。

「一種人是專抓小偷的衙門官差。」閻包歌喝了一口酒又說：「另一種人便是專收贓物的當舖老板。」

他忽然轉首望著白則七：「我雖非衙門官差，也不是當舖老板，可是我現在却想跟你談一項交易。」

「原來你還是來找我的。」白則七哈哈笑了一聲，仰了一杯酒，又道：「天下大概只有兩種人才會找閻王打交道。」

「那兩種人？」閻包歌問。

白則七正色道：「第一種人當然是死人。」

閻包歌很覺有趣似的搶著又問：「第二種人呢？」

白則七忽然笑起來：「這還用問，第二種人當然也是死人，難道你看過天下有活人跟閻王打交道的？」

他話聲一落，大家都笑起來。

柳花花雖穴道被制住，可是他仍能笑，笑得眼淚都流出來。

白則七一臉正經又道：「我雖非死人，但我也想知道你的交易是什麼？」

「你果然是天下最聰明的小偷。」閻包歌笑著說：「跟這樣的小偷談交易，當然是件大生意。」

微微一停，他一臉正色道：「我想買你這件贓物。」

他的眼睛望著柳花花。

「果然是件大生意。」白則七撫掌大笑：「你到底是個識貨的人，而我正好喜歡跟識貨的人打交道。」

他停了一下，又 ：「只是不知道你出的價錢如何？」

閻包歌側了下坐姿，那個樣子更像個商賈大豪，他瞇笑著擺手道：「你儘管開。」

白則七笑得合不攏口：「這樣的客戶我更喜歡。」

他忽然歎了口氣又說：「大家都說我是天下最聰明的小偷，其實不只是如此，我還是個天下最心軟的小偷，尤其是碰到這麼識貨而又大方的買家，怎麼說我都不忍心開高價的。」

他彷彿很爲難似的又說：「無論如何，花花大少這件贓物誰都知道不是便宜貨，我如果賤賣了，只怕別人要說我不識貨了。」

閻包歌笑瞇瞇的望著柳花花，他彷彿在看一件令他高與而又滿意的貨品，他顯得非常開心的說：「花花大少是當今世上獨一無二的，自然不得賤賣。」

賣主不忍心開高價，買主說不得賤賣，天底下大概再也沒有這樣的交易了。

「你們兩位竟然這麼客氣，誰也不好意思開價。」一直沒開口的柳花花忽然笑著說：「不如由我來開個價錢，你們意思怎樣？」

大家都楞住了。

世界上居然有「贓物」本身開價的生意，大概聽也沒有聽說過了。

「有意思，有意思。」

閻包歌笑得眼睛都看不見，他擦了一下眼角的淚水，他笑得溢出淚水來了；他好不容易停住笑，大聲說道：「江湖中人說，不管是跟柳花花做朋友，或是做敵人，都將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果然如此，果然如此。」

白則七也覺好玩，他笑著問：「不知你想開多少？」

「不多。」柳花花淡淡一笑，緩緩說道：「一萬。」

「我買了。」

說這話的人不在屋裡頭，也不是男人的聲音。

大家不禁把目光望向門口。

大家都呆住了。

＊　＊　＊

一個人如果能使人在一見之下而發呆，通常只有在一種情形下才會發生，那就是那人一定長得非常特別；這裡特別的意思當然不是指那人有三隻眼睛、兩個鼻子，而是指那人若非奇醜，便是奇美。

現在盈盈走入來的那名女子正好是一名奇美的女人。

美有很多種，每人審美的觀點也不同；有一種美是大家都說不出她美在那裡，可是大家都認爲她美。

這樣的美實在很少，眼前的女人却正好具有這種美。

所以大家都呆住了。

無論如何，白則七不只是天下第一聰明的小偷，他當然也是個最精靈的小偷，否則怎能成爲「天下第一偷」？只見他收束發直的目光，撫了撫面頰歎聲道：「美麗的女人，我是歡迎的；美麗的買家，我就不歡迎了，因爲我不懂得拒絕美麗買家的殺價。」

那名美女在他身旁坐下來，盈盈一笑，嬌道：「你這句話就不公平了，我並沒有殺價，我不是已經照價收買了嗎？」

白則七喜形於色：「妳眞的照價收買？」

美女美目流盼，瞥了一眼柳花花說：「商場無戲言，我豈會說話不算數？」

說著，她從懷中取出一張銀票遞給白則七，嫣然笑道：「這張票子南七北六十三省皆可兌現通用，你請點收。」

白則七笑吟吟接過手，一望那張銀票突搖頭道：「票子上記載的錢數好像不對。」

美女詫異道：「明明是一萬兩銀子，怎會不對？」

閻包歌朝她笑笑：「如果是一萬兩銀子我早就買下了，決輪不到妳。」

「難道是一萬兩黃金？」美女睜大眸子，那樣子好生迷人。

白則七把銀票交還給她，長歎一聲道：「原來妳只是個漂亮的買家，並不是個識貨的買家。」

美女上下打量著柳花花，半晌才說：「想不到你居然這麼值錢。」

「妳大概不知道有人花了一千兩黃金，請了當今武林最厲害的殺手一劍千金歐陽一諾殺他，結果不但人沒殺死，一千兩黃金也白白泡了湯。」白則七緩緩道：「如今我交的人是活生生如假包換、天下獨一無二的花花大少，一萬兩黃金，說老實話，還稍嫌便宜了些。」

一頓，他接著又說：「妳如果知道天下第一偷我爲了偷這件東西，所花的心血與腦汁可說是窮我一生之力，妳就知道一萬兩黃金實在不多。」

美女那雙烏溜溜的眸子朝柳花花身子轉了轉，嬌聲道：「照你這麼說，這樣的男人我非買到手不可。」

白則七臉上湧起一片驚訝之色，他大概想不到眞有人願意花一萬兩黃金買一個人；他咳了一聲，馬上又浮著笑臉說：「在這樁買賣成交之前，我是不是可以問妳幾個問題？如果妳願意回答我的問題，說不定我可以便宜點賣給妳。」

如白玉的手指輕拂鬢髮，那姿態不僅美，而且撩人，美女微微一笑：「爲什麼可以？」

白則七看得兩眼有點發直，他抖動了一下喉結，才問：「妳買他做甚麼？」

「你這個問題問得眞沒學問。」她忽然格格嬌笑，笑得揮身亂抖，笑得香氣四溢，笑得衆人心頭一陣難耐，她突然一噘嫣紅的小咀，美眸望著白則七幽幽道：「你認爲一個女人買個男人要做甚麼？」

（未完・二）

新穎風趣倫理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小魚吃大魚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浪裏白條游全河殺了逍遙居士張文光，佔了逍遙莊，冒名頂替莊主，潛伏避官通緝，被小魚兒揭穿，責令取出玉鐲、再追查百萬餉銀下落，他不肯吐實，便將他送官究治領賞。烏劍、玉鐲、太極棍都獲得，鳳兒提議回野人山向糟老頭交差事，小魚兒、阿呆不肯，要在江湖闖蕩，正在驛館裏白吃白喝，遇到冷寒燕、雷玉嬌訴說找不到糟老頭，要和他們三人算賬，想索還綠林令，被三人打走。三人出道未受挫折，在大家樂賭場又想向一個黑臉老頭出老千，反被老頭連現金和三件寶物都騙去，想強搶又打不過老頭，原來他就是千面人魔糟老頭……

完成任務 另有新謀

千面人魔道：「老夫又不是雷天豹，如何知曉他在打什麽鬼主意，說是金屋藏嬌，另築香巢亦大有可能。」

阿呆道：「最重要的一點是，糟老頭，你是誰？」

千面人魔含混其詞的道：「我是我，千面人魔。」

鳳兒道：「我們是想知道你的來龍去脈。」

千面人魔道：「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會在一起生活了十來年。」

阿呆道：「當然重要啦，曉得你的姓名身份，就可以知道是否官府通緝有案的江洋大盜，懸賞的獎金多少。」

千面人魔吹鬍子瞪眼睛的道：「怎麽？你小子財迷心竅，賣人賣上了癮，連老夫也想出賣？」

小魚兒急忙代爲解釋道：「不不不！阿呆的意思是，一旦發現你老頭的姓名肖相上了告示，也好及時通風報訊，逃之夭夭。」

千面人魔眸中兇芒暴閃，道：「你們認爲老夫也是雷天豹，王屠夫那一流的貨色？」

阿呆實話實說：「馬馬虎虎，大概差不多啦，想當年，不是殺人的魔王，就是土匪頭。」

鳳兒、小魚兒都很躭心老頭會發火，孰料，千面人魔却不怒反喜，發出一串哈哈大笑，道：「看來這一趟江湖之行沒有白跑，阿呆果然增加了不少見識，能將老夫看得如此透徹，實在難得，難得！」

微微一頓，繼又說道：「好啦，別再黑白講，咱們談談正事啦。」

小魚兒道：「烏劍、玉鐲、太極棍巳經弄到手，王化、張忠、游全河也賣到官府去了，還有什麽正事要辦？」

千面人魔道：「還多得很。」

「做什麽？」

「去殺幾個人。」

「殺誰？」

「葫蘆谷主鐵掌排雲林清風、阿彌陀

佛莊主瘋人侯志，邋里邋遢莊主懶蟲丁一、千杯不醉莊主醉鬼白雲、天下無敵莊主狂夫辛幸。」

鳳兒聞言花容大變的道：「哇，糟老頭，你的胃口眞大，剛剛解決掉黑道上的三大寨主，現在又想將白道上的『一堡、二谷、四大莊』幾乎要一網打盡，有仇？有恨？爲錢？還是爲情？」

千面人魔大搖其頭道：「都不是。」

阿呆道：「傷腦筋，無緣無故的幹嘛要殺這麽多人？」

千面人魔的話令人毛骨悚然：「老夫高興！」

小魚兒不疾不徐的道：「糟老頭，你大概是想征服武林，一統江湖吧？」

千面人魔輕輕地拍打一下小魚兒的肩膀，道：「還是小魚兒最聰明，也最瞭解我老人家的心意。」

阿呆拍着胸脯道：「老頭，你將咱們三人拉拔長大，恩重如山，不論水裏火裏，就算是上刀山，下油鍋，也幹啦，保證叫你穩坐武林王的寶座。」

直樂得千面人魔的嘴都合不攏來了，道：「好，難得你們有這一份孝心，將來一旦大功告成，老夫一定會分你們半壁江山。」

言罷，轉身入內，將烏劍、玉鐲、太極棍，天王之星取出來，外加一瓶藥丸，一併交給他們三人。

小魚兒一怔，道：「拚死拚活的，才將這些寶貝弄到手，爲何又交給咱們？」

千面人魔道：「葫蘆谷主鐵掌排雲林清風等人都不是省油的燈，老夫是怕你們吃虧挨揍，有這四件寶物相助，定可逢兇化吉，履險爲安。」

鳳兒將烏劍往腰裏一插，戴好玉鐲，嬌柔的聲音道：「聽七殺兇神張忠的口氣，這四件寶物好像還另有更大的妙用，不知是否屬實？」

此話一出，千面人魔的眸中閃出一道異樣的神采，但迅即隱去，陰沉的聲音道：「這個老夫尚未有所聞。」

阿呆是個財迷，腦子裏面老是想到銀子，道：「會不會也是那百萬兩餉銀的開門之鑰？」

小魚兒驚「哦」一聲，道：「這個可能性的確存在。」

鳳兒的分析更仔細：「雷天豹、王化、張忠、游全河合搶了百萬餉銀，而綠林令、烏劍、太極棍、玉鐲又分別屬於他們四個人，如說餉銀的下落，與這四件寶物有關，自是入情入理。」

千面人魔却不以爲然，道：「純粹是道聽塗說，臆斷之詞，不足採信。」

小魚兒道：「且不管餉銀的下落如何，這幾個老傢伙究竟該怎樣處置才好？」

丁寧代答道：「最好是血染黃沙，命歸九幽。」

賽珍珠道：「起碼要斷他們的一條臂，瞎一隻眼。」

千面人魔道：「不錯，這正是老夫的意思。」

阿呆大吹法螺道：「好，小意思，包在我們身上了，但盼能再提供一些這幾個老匹夫的詳細資料。」

千面人魔想了想，道：「提起四大莊主來，可是名滿天下，威震武林，響叮噹，叮噹響的人物，而且各有特色。瘋人侯志成天瘋瘋癲癲，到處流浪，懶蟲丁一是天下第一懶人，三天難得說一句話，一句話不會超過三個字。醉鬼白雲更怪，喜歡喝酒，也喜歡吟詩，是個酒鬼，也是詩痴，狂夫辛幸是個標準的獨夫狂人，吹牛說大話是他的專長。這四個人都有一身超凡入聖的武功，你們可不能掉以輕心，要小心應付。」

阿呆嘻皮笑臉的說道：「這四個人聽起來倒蠻可愛的，說不定可以成爲忘年之交。」

丁寧臉一沉，道：「呆子，叫你們去殺人，可不是去交朋友，別誤了主人的大事。」

小魚兒道：「一堡、二谷、四莊，爲什麽不是五莊？」

賽珍珠道：「幹嘛要五莊？」

鳳兒道：「還有一個逍遙莊呀。」

千面人魔道：「逍遙莊算老幾，張文光當年只能算是一個小角色。」

小魚兒意氣風發的道：「想要橫掃武林，單是去掉四莊還不夠，何不連歹命夫人，太極老祖與黃山姥姥一齊幹掉？」

千面人魔道：「會的，這是下一回合的任務，以你們目前的功力，尚非他們的敵手。」

阿呆道：「老頭何不親自出馬？」

千面人魔突然提高嗓音，充滿憤懣的說道：「有朝一日，老夫會和他們決一死戰！」

小魚兒晃動一下小藥瓶，道：「這是什麽玩意兒？」

千面人魔說道：「補藥，你們常吃的加味『十全大補丸』，有培元固本，增強功力的奇效，必須日服一粒，以免功虧一簣。」

阿呆的口頭禪又來了，說道：「衰啊，從小到大，常與藥丸爲伍，眞是遇人不淑！」

丁寧怒聲對他道：「不吃小心毒發而死！」

小魚兒心頭一震，說道：「這什麽意思？」

賽珍珠忙道：「丁哥是說，阿呆不想活就吃毒藥死了算啦。」

鳳兒逗笑道：「死不得，死不得，阿呆死掉，阿嬌豈不要守活寡。」

小魚兒的眼珠子，賊碌碌的打了兩個轉兒，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麽，忽然改變話題道：「老頭，你這個千面人眞是名不虛傳，若非你自己點破，神仙也認不出，爲免大水冲倒龍王廟，自己人幹自己人，我看還是儘早想一個識別的法子好。」

阿呆馬上響應道：「這好辦，在老頭額頭上印一張『紅中』。」

鳳兒道：「或者寫一個『魔』字。」

丁寧怒道：「亂來，亂來，怎可開主人的玩笑。」

賽珍珠說道：「不如規定一個暗語好啦。」

千面人魔的眸光從鳳兒、阿呆、小魚兒的臉上緩緩掃過，道：「此計甚善，咱們就一人想一句暗語吧。」

「英雄好漢！」千面人說。

「鐵血兒郎！」小魚兒說。

「打家刦舍！」阿呆說。

「殺人放火！」鳳兒說。

這師徒四人簡直已經走火入魔，連暗語都殺氣騰騰的，充滿暴戾之氣。

千面人魔却十分滿意，連聲說道：「讚！讚！讚！眞是絕妙好詩，不失英雄本色。」

一扭轉頭，又對丁寧說道：「去告訴店家，給他們三個娃兒準備三間上好的客房。」

小魚兒道：「不必了，開封知府招待我們住在驛館裏。」

阿呆洋洋得意的，說道：「白吃白喝哩！」

鳳兒滿面春風的，說道：「白住白喝吧！」

千面人魔皮笑肉不笑的道：「好極了，有傻蛋出銀子，不花白不花，你們且去白吃白喝，白睡白住吧，明天一早咱們就各奔前程，老夫敬候佳音。」

餘音未落，三小方待起身離去，忽聞門外燕語鶯啼，香風撲鼻，在小紅的引導下，一串兒走進來了一大羣年輕貌美的姑娘。

環肥燕瘦，各擅勝場，綺年玉貌，都是開封城拔尖兒的大美人。

年長者不會超過二十，年幼者正値荳蔻年華，一個個擠眉弄眼，搔首弄姿，竭盡其風騷之能事。

算算人數，正好是十二金釵一打整。

千面人魔的一雙獨眼，色瞇瞇的橫掃十二金釵一眼，道：「小紅，多出來的兩個妞兒可是額外的贈品？」

小紅銀鈴似的聲音道：「回大爺的話，是宋老闆的兩個女兒來抵債的。」

千面人魔托起二女的下巴來，瞧一瞧，道：「嗯，瓜子臉，柳葉眉，櫻桃小口，吐氣如蘭，挺討人憐惜，可以折價兩萬，其餘的八萬兩妳老子何時可以湊齊？」

宋家的大小姐悽悽楚楚的道：「天亮之前一定可以籌足送過來。」

小魚兒早已看得雙眼發直，情不自禁的嚷嚷道：「美，美，從來沒見過這麼多美女。」

阿呆的眼睛猛吃冰淇淋，道：「好發達的大饅頭，好大的葫蘆啊。」

小魚兒不解，道：「阿呆，什麼是葫蘆？」

阿呆正經八百的道：「笨啊，就是屁股嘛，肥肥胖胖，圓圓滾滾的，像不像葫蘆？」

小魚兒仔細觀察一下，道：「嗯，是有幾分神似，阿呆，你不呆嘛。」

阿呆得意非凡的說道：「本來就是嘛，是你們故意裝糊塗，視而不見，埋沒人才。」

千面人魔早已慾火難耐，頻頻揮手，道：「他媽的，小小年紀就這麼急，還不快滾到驛館去白吃白住，別躭誤老夫的好事。」

賽珍珠和鳳兒早就溜出去了，丁寧、阿呆、小魚兒聞言相顧愕然，一聲不吭的退出去。

踏着夜色，在返回驛館的途中，鳳兒一直嘛着小嘴生悶氣，弄得小魚兒滿頭霧水的道：「小鳳，妳在生誰的氣？」

鳳兒氣虎虎的說道：「生你們男人的氣。」

小魚兒道：「怎麼啦？」

鳳兒咬着牙齒說道：「可恥的集體屠殺！」

阿呆老氣橫秋的道：「男人嘛，偶而風流一下算不了什麼。」

鳳兒怒冲冲的道：「你們男人呀，沒有一個好東西。」

小魚兒大聲抗辯道：「我不同意，別一竿子打翻一船的人，我小魚兒將來絕對不會幹集體屠殺的事。」

鳳兒冷哼一聲，道：「哼，將來的事誰也料不準！」

奔勢陡地加快，兀自向前飛奔而去。

× × ×

回到驛館，小魚兒翻來覆去，怎麼也睡不着，腦海裏始終在想着千面人魔。

他究竟是何許人？

如何得到綠林令？

跟鐵掌排雲林清風，瘋人侯志、懶蟲丁一，醉鬼白雲、狂夫辛幸之間有何血海深仇？

爲什麼他自己隱身在幕後，而讓三個年輕的娃兒去爲他奪取烏劍、玉鐲、太極棍？

如今又要他們去要五位武林高手的性命？

有師徒之實，却無師徒之名，這是爲什麼？

莫非自己三人是千面人魔悉心培養的工具、殺手？

自己三人的身世如何？眞的如千面人魔所說，是三個無父無母的孤兒？

想着想着，自然而然的想到了今夜的「集體屠殺」。

是好奇，更想藉此窺探一下千面人魔究竟有何秘密。

於是，霍地而起，悄沒聲息的獨自離開驛館。

離開大門不遠，轉過一個街角，馬上發現，在自己的前面不遠，有一個人正放步疾行。

是阿呆。

小魚兒愕然一楞，掉轉頭來，改走另一條街。

可是，無巧不巧，寃家路窄，殊途同歸，二人又在「龍安」客棧的門口碰上了頭。

小魚兒板着臉孔道：「阿呆，三更半夜不在驛館睡覺，跑到這裏來做什麼？」

阿呆朝裏面望一眼，扮了一個鬼臉，嘻嘻笑道：「彼此，彼此！」

「媽的，別想歪了，我是來探隱索密的。」

「我也是！」

「你探什麼隱？索什麼密？」

「彼此，彼此。」

「混蛋，別打哈哈。」

「男人嘛，開開眼界，見識見識。」

「哼！」

小魚兒多一個字也沒有說，當先翻牆而過，進入千面人魔所在的小跨院。

院內花木依舊，闃無一人。

丁寧、賽珍珠的房裏沒有點燈。

千面人魔的屋內却燈火通明。

而且，還不時傳出褻言穢語，及女子欲醉欲死的呻吟聲。

「哎喲，你那個東西好大，痛死啦，輕點嘛。」

「慢慢來，就這樣，由淺入深，由慢變快。」

「嘻嘻。」

「哇哇。」

「格格。」

「哈哈。」

「好爽，好爽啊！」

「好爽啊，好爽！」

「……」

「……」

五花八門，各種稀奇古怪，難以入耳的聲音都有，令人罄竹難書。

阿呆、小魚兒不禁爲之心猿意馬，血脈賁張，提着脚尖，閉着氣，小心翼翼的朝千面人魔的房間攏過去。

有志一同，幾乎在同一時間，用舌尖舔破一塊窗紙，湊上去一隻眼。

哇！好一片旖旎春光！

哇！好一幅美麗的裸女圖。

十二金釵全部一絲不掛，赤身露體的，並排着倒在床上，構成一張別開生面的肉床。

千面人魔同樣全身赤裸，像是一位發號施令的大將軍，更像是一個攻城掠地的征服者。

或而命人仰面平躺，雙腿分開。

或而命人高舉雙腿，門戶開放。

或而命人四肢着地，屁股高翹如禮佛膜拜狀。

或而命人高舉一腿，卓然而立如金鷄獨立狀。

「雙腿分開！」

「殺！」

「門戶開放！」

「殺！」

「禮佛膜拜！」

「殺！」

「金鷄獨立！」

「殺！」

千面人魔的「傢伙」，得天獨厚，壯碩而又宏偉，雨露均霑，一概通殺。

殺得天昏地暗！

殺得神魂顚倒！

殺得穢物横流！

殺得血染海棠！

也看得阿呆和小魚兒目瞪口呆，渾然忘我。

小龍心想：「赫！好大的場面。」

阿呆心想：「赫！好大的陣仗。」

小龍心想：「赫！好大的饅頭。」

阿呆心想：「赫！好大的葫蘆。」

小龍心想：「赫！好美的門戶。」

阿呆心想：「赫！好美的窟窿。」

小龍心想：「什麼時候咱也弄幾張肉床來睡睡。」

阿呆心想：「什麼時候俺也弄幾個妞兒來殺殺。」

這兩個小子春心蕩漾，心湖波濤洶湧，下體的「好兄弟」「怒髮衝冠」，已經「搭起帳蓬」來，好似張滿的弓，躍躍欲試。

阿呆和小魚兒在前窗，後窗外，另有一位同好者。

是丁寧。

尚不止此，側門外還藏着一個人，正從門縫裏，聚精會神的往裏面瞧。

是個母的——賽珍珠。

賽珍珠的一張臉脹得通紅，心如鹿撞，眼波痴迷，好像喝醉了酒，顯得有點歇斯底里的樣子，褲袴裏濕漉漉的濕了一大片。

驀地，丁寧像是一隻偷嘴的貓，幽靈般地潛入賽珍珠的屋裏去。

屋內無人，丁寧又偷偷溜出來，恰巧與正要往他房裏去的賽珍珠不期而遇。

「丁哥。」

「珍珠。」

「我要！」

「我也要！」

孤男寡女，乾柴烈火，兩個人早已嘴對嘴，肌膚相接，四臂交纏的扭在一起。

扭進房裏，扭上了床，扭在一起打起了肉搏戰。

看在阿呆眼裏，好不羨煞人也，心中暗道：「媽的，眞傷腦筋，阿嬌也不知死到那裏去了，如在身邊，就殺她個片甲無存——」

一念未了，被千面人魔粗獷的吼聲淹沒：「破鞋，八手貨，也想冒充黃花大閨女，滾！滾到尼姑庵當尼姑去！」

拔出一把七首來，兩三下便將那女子滿頭的青絲剃了個清潔溜溜。

通！的一聲，一個胖女人，就光着身子，被千面人魔丟到窗外來。

「婊子，窰姐兒，妳他媽的也跟男人上過床，滾！滾到尼姑庵去當尼姑！」

通！又扔出來一個沒穿衣服的女人，正是替千面人魔拉皮條的小紅姑娘。

窗戶大開，春光外洩，肉床上污穢不堪，殺得衆金釵嬌喘咻咻，欲仙欲死。

終於，彈盡矢光，鳴金收兵，結束了這一場慘烈的肉搏戰。

燈，熄了。

人，睡了。

夜，更黑。

阿呆和小魚兒也摸黑離開了「龍安」客棧。

× × ×

豫中。

一條官道上。

有三個大孩子，正在悠哉遊哉的，活蹦亂跳的往南行，口裏面還不停的唱着小曲兒。

小兒郎，
小兒郎，
小小兒郎不簡單，
不論黑白兩道，
無分大盜大俠，
拳打脚踢，
口誅筆伐，
威震四方，
無敵天下。

小魚兒，
小魚兒，
小小魚兒不簡單，
不論海鯨海鯊，

無分大魚大蝦，
生吞活嚥，
連皮帶骨，
翻江倒海，
豪情萬丈。
歌詞磅礡，歌聲嘹亮，直傳出數里之遙。

一邊走，一邊唱，一邊找人詢長問短，忽然左轉進入一片矮樹林。

林木深處，有一座莊院。

不大，甚至應該說很小，遠遠望去，僅止一棟樓房而已。

圍牆却很高，大門亦頗壯觀，只可惜油漆早已斑剝，門扉毀壞，一副破落戶的模樣。

門楣之上有一塊匾額，勉強還可以認出來是「懶人莊」三字。

鳳兒、阿呆、小魚兒心裏已有數，所謂「懶人莊」，就是「邋里邋遢」莊的別稱。

「篤！篤！篤！」小魚兒叩門三響。

莊內寂然，無人應聲。

小魚兒揚聲道：「有人在家嗎？」

依舊無人回聲應話。

阿呆上前一步，在門上踹了一脚，粗魯的罵道：「姓丁的，你老小子到底在不在？」

好半晌，才有一個懶洋洋的聲音答話，而且只有一個字：「在！」

鳳兒嬌冷的聲音道：「在就滾出來答話。」

懶洋洋的聲音又吐出來一個字道：「進！」

小魚兒知道，懶蟲丁一，又名一字先生，能夠一個字表達的事情，絕對不肯說兩個字，自亦見怪不怪，搖一搖頭，與鳳兒、阿呆會心一笑，便即伸手推門。

「吱呀！吱呀！」

好重好破的門，費了不少力氣才打開來。

他那裏知道，懶蟲丁一還是一個發明家，就這一個動作，已爲他打了一桶水。

游目四望，眞叫人不敢恭維，遍地雜草叢生，門戶蛛封塵積，處處都是垃圾污垢，這那像是一位名震江湖的大俠的居停之所。

院子裏沒有人，一個人也沒有。

小魚兒朗聲道：「喂，一字先生，你在那兒？」

「這！」

還是一個字，不過，循聲望去，總算找到了一字先生的所在。

他在二樓，二樓外面的陽台上，躺在床上，背後墊着一個大枕頭，冷厲的眸光正在向下望，一張臉，至少有三年未洗，鬍子更長，口鼻難辨，是一個十足的老怪物。

床鋪的一旁設有爐灶，懶蟲丁一的一鍋大雜會剛剛煮好，正自有一口沒一口的，懶懶散散的吃着。

另一旁還種着有菜，缸裏有米，甕裏有水，更令人拍案叫絕的是，床板上挖了一個洞，掀起墊被，下面就是馬桶。

吃、喝、拉、撒、睡，人生五件大事，他可以全部在床上解決。

這眞是一個奇人，怪人，天上少有，人間無雙。

小魚兒向前邁了數步，立在院子正當中，昂首說道：「想必閣下就是一字先生懶蟲丁一吧？」

「嗯。」

「堂堂一代大俠，該有成羣結隊的僕人吧？」

「無。」

「爲何不請幾個？」

「懶。」

「老婆孩子呢？」

「無。」

「怎麽連老婆也不娶？」

「懶。」

「整個懶人莊，就你一條懶蟲？」

「嗯。」

說了半天，一字先生沒有一句話是兩個字的，而且，九句話當中，總共才用了「在」、「進」、「這」、「嗯」、「無」、「懶」六個字眼。

聽得阿呆直冒火，怒冲冲的道：「懶蟲，你也不問問咱們是來幹什麽的？」

「說。」

「是來殺人的。」

「誰？」

「你！」

「我？」

「不錯，有人想要你項上的人頭。」

「誰？」

「自然是你的活寃家，死對頭。」

「多。」

「多？你仇人很多是不是？可以找最厲害最兇殘，最沒有人性的人來說。」

「多。」

「媽的，跟你說話眞累，乾脆這樣吧，你爸一個一個的來點名，你來慢慢挑選吧？」

「可。」

「跟血手屠夫王化有仇？」

「有。」

「跟七殺兇神張忠有仇？」

「有。」

「跟浪裏白條游全河有仇？」

「有。」

「跟鐵胆魔星雷天豹有仇？」

「有。」

「跟千面人魔有仇？」

「不識。」很難得，一字先生說了兩個字。

「跟歹命夫人有仇？」

「不識。」

「跟太極老祖有仇？」

「無。」

顯而易見，欲殺懶虫丁一的人，十之八九是黑道四大梟雄之一，而王化、張忠、游全河已身繫囹圄，唯一可能的是千面人魔的人選，就剩下鐵胆魔星雷天豹一人了。

但，既而一想，千面人魔有言，殺人只是爲了爭霸天下，果眞如此，則千面人魔這個人簡直令人莫測高深。

再一次的探索，又告失敗，小魚兒一怔神後道：「懶虫，寃有頭，債有主，要殺你的人是千面人魔，可別記在我小魚兒的頭上來。」

阿呆也說道：「你也別找我阿呆先生

算帳。」

鳳兒亦說道：「也是與我鳳兒姑娘無關。」

懶蟲丁一始終保持他原來的姿勢，半躺半臥，顯然未將三小放在眼內，冷冷的吐出來一個字：「上！」

「好！」

小魚兒亦以一字作答，乍然雙臂一抖，騰身而起，摺扇「遊龍戲鳳」、「旋乾轉坤」，以絕佳的角度，攻向一字先生周身要害。

好厲害的一字先生，不僅是奇巧絕倫的躲過了小魚兒的兩招絕學，而且有還手的工夫，拉起一條棉被來，劈頭蓋面罩下去。

乖乖，一罩之勢，力逾千鈞，躲不過，推不開，小魚兒的氣息爲之一窒，被迫退落在原來的地方。

阿呆勃然大怒：「媽的，我就不信你是鐵打的羅漢，就算是鐵羅漢也要把你燒成水！」

鳳兒大發雷霆：「生有時，死有地，你那一張床就是你懶蟲的安眠之所。」

小魚兒殺氣騰騰的道：「小魚三傑，一向同進退，休怪本帮以多爲勝，以小欺老，再世爲人，最好多請幾個硬紮的好帮手。」

三小言語一致，行動一致，如炸彈開花，似冲天三炮，從左、右、前方電襲而到。

摺扇咻！咻！咻！快如飄風，烏劍刷！刷！刷！金風貫耳，太極棍呼！呼！呼！威風八面，一霎時，懶虫丁一的一張萬能床便告支離破碎，四分五裂。

却沒能傷到一字先生分毫。

「滾！」

懶蟲丁一突然提起馬桶，洒水澆花般擲頭潑出去。

馬桶裏都是「黃貨」，奇臭難聞，三小如遇惡狼猛虎，紛紛退避。

「奸卑鄙的匹夫，宰了他！」

「好下流的懶蟲，送他上西天！」

「好臭的老小子，送他回姥姥家！」

三小怒滿心田，殺氣冲天，決心要置一字先生於死地，同時發話，同時起身，立又殺進二樓，與懶蟲丁一大打出手。

「殺！」

一字先生怒溢雙眉，鬚髮倒豎，兩眼暴睜，幾乎要噴出火來，無疑已憤怒到了極點，殺字出口，袍袖怒張，倏忽間已連攻十二掌。

「殺！」

掌掌驚天動地，招招猛銳絕倫，名家出手，果然不同凡響，儘管三小技深若海，身手了得，依然無法進身，被逼退好幾步。

「媽的，看本帮主的鐵葡萄！」

「媽的，看阿呆先生的麻將牌！」

「看鳳兒姑娘的鳳尾刺，包你一刺穿喉！」

三種暗器齊發，交織成一道密不透風的網，將一字先生重重叠叠的網住，說時遲，那時快，鐵葡萄、麻將牌、鳳尾刺，快如瀉電奔馬，疾取一字先生上盤各處要害。

情勢危急，殺機四伏中，懶蟲丁一眞不愧爲是成名人物，乍然單脚柱地，彷若陀螺一般快速旋轉起來。

隨着旋轉的身形，在週身佈下一道勁風，暗器受阻，紛紛落地，一字先生旋勢末竭，已拔空而起。

饒是如此，懶蟲丁一還是吃了不少苦頭，百密一疏中，一枚鐵葡萄在他面前炸開，變成一張大麻臉不算，鬚髮亦被炸得亂七八糟，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更加不堪入目。

鼻尖上中了一張「一筒」，變成標準的酒糟鼻，一支鳳尾刺穿耳而過，打了一個洞。

「殺！」

「殺！」

「殺！」

一聲殺，換來三聲殺，三小得理不饒人，乘勝追擊，走勢如風，詎料，一字先生身手敏捷，早已先一步登上三樓。

懶人莊列爲武林四大莊之一，雖說僅只一座樓，且年久失修，殘破不堪，但樓內却甚是寬廣，隔成了無數的小房間，縱橫交錯，星羅棋佈，好像是一個迷魂陣。

同時，樓高共五層，房數不下百間，懶蟲丁一一上三樓，便如泥牛入海，再也找不到了。

喊，不應！

罵，不理！

操他親娘祖奶奶也沒用！

阿呆好毒辣：「小魚兒，放火燒，把他燒出來！」

鳳兒一揚柳眉兒：「對，把他燒成灰，燒成炭！」

小魚兒臉一沉，道：「這個老小子一定是不知懶到那裏睡覺去了，燒成懶鬼也好，免得再糟蹋食糧。」

主意一定，當即付諸行動，現場多的是破損的門窗木柱，乾柴雜草，堆積在一起，點燃火種，瞬間整座大樓便燒起來。

熊熊烈烈，劈劈巴巴，火勢好快好猛，一頓飯的工夫不到，大樓便轟隆隆的倒塌下來，名聞天下的邋里邋遢莊也就此烟消雲散。

可是，並未見到一字先生的屍體。

亦未親眼目睹他逃離現場。

懶蟲丁一的生死下落，遂成爲一個解不開的謎。

三小亦未久留，當即離開懶人莊，繼續以征服者的姿態，去征服下一個目標。

× × ×

下一個目標是千杯不醉莊，打算去找醉鬼白雲的麻煩。

然而，千杯不醉莊尚在百里以外，便在半路上被人堵上。

赫！來人好多，黑忽忽的一大片人，爲首者是黑鳳凰冷寒燕與俏羅刹雷玉嬌母女。

黑道第四十八分舵主殺人不見血巴六，和第三十五分舵主黑豹子金八，以及黑道上的數十名綠林好漢，俱與冷寒燕母女聯合在一起，將三小團團圍住。

小魚兒錯愕一下，嘻嘻笑道：「親家母，別來無恙，怎麽帶來這許多人，可是專程來歡迎本座？」

阿呆戲耍逗笑道：「阿嬌，這樣比較沒有好意思啦，等咱們成親的時候，再請

大家夥來捧場也不遲，此刻我只想單獨的和你在一起，欣賞妳的饅頭，葫蘆，或者偷偷摸摸的去『屠殺』！」

這些話只有小魚兒完全明白，連鳳兒也是一知半解，雷玉嬌更如丈二和尚，根本摸不着頭腦，冷哼一聲，道：「哼！鬼話連篇，大概也是吃錯藥了，滿口的胡言亂語，別想得太美。」

鳳兒雙眉一挑，道：「難不成你們是來找碴的？」

黑鳳凰冷寒燕語冷如冰的道：「可以這樣說。」

小魚兒道：「找什麼碴兒？」

冷寒燕道：「要將烏劍、玉鐲、太極棍、天王之星收回來。」

小魚兒亮出天王之星，高舉過頂，朗爽的聲音道：「巴六、金八聽令。」

巴六、金八對望一眼，齊聲說道：「抱歉，我們現在不再受命於你。」

阿呆眼一瞪，道：「混帳，你們敢不聽總瓢把子的號令？」

巴六望了冷寒燕一眼，道：「小魚帮主現在已經不是綠林盟主。」

小魚兒神色一緊，道：「爲什麼？」

冷寒燕吐字如刀的道：「小魚兒，我問你，你們是不是綠林道上的人？」

「不是！」

「烏劍、玉鐲、太極棍是否從王化、游全河、張忠三位寨主的手中強取豪奪而來？」

「有這回事。」

「奪去他們的寶貝不算，還貪心不足的，把他們送到官府去賣銀子，可有其事麼？」

「這是事實，本帮還蒙開封府的知府大人熱忱招待哩。」

阿呆眉飛色舞的道：「白吃白喝，白睡白住，不賣白不賣，不賺白不賺。」

鳳兒撥弄一下胸前的三面獎牌，神氣活現的道：「這就是本帮的光榮標誌，替天行道，除暴安良。」

却激起了所有在塲綠林豪客的萬丈殺機，霎時刀光劍影齊閃，都將自己傢伙亮出來。

小魚兒臉一沉，道：「親家母意欲何爲？」

冷寒燕銀牙緊咬的道：「本夫人已經說過，要將四件寶物收回。」

「妳憑什麼？」

「憑我是綠林盟主雷天豹的夫人。」

「可知道持有綠林令者，就是綠林盟主，而且認令不認人，這是綠林道上的傳統！」

「話是不錯，但持令者必須是綠林中人，凡非我族類，一概不在此限。」

「親家母，妳可曾想到，將那綠林令交給本座的人，有可能正是妳的丈夫雷天豹？」

「這個可能性幾乎不存在。」

「何以見得？」

「我的丈夫天豹與王化、張忠、游全河乃是八拜之交的好兄弟，絕對不會叫你們做出對不起自己兄弟的事情來。」

「那妳以爲千面人魔會是誰？」

殺人不見血巴六道：「八成是老盟主的死對頭。」

阿呆道：「那一個？」

黑豹子金八道：「老子要是知道他是誰，早就將他揪出來碎屍萬段。」

小魚兒想盡辦法想查出千面人魔的底細來，却始終不得其門而入，眉頭一皺，忽又計上心來，道：「千面人魔目前就住在開封的龍安客棧裏，有胆你們自己去找他。」

殺人不見血巴六嘿嘿冷笑一聲，道：「會的，但在未去開封之前，必須先將四件寶物收回。」

黑豹子金八補充道：「黑道的歸黑道，白道的歸白道，三個娃兒如肯乖乖的將東西交出來，盟主夫人或許可以考慮給你們一條生路。」

小魚兒怒貫雙瞳道：「假如本帮主說不呢？」

黑鳳凰冷寒燕的臉上馬上籠上一層寒霜似的，說道：「叫你們血流五步，命喪當場！」

鳳兒聞言大怒道：「想打架，是不是？好啊，有胆就來，誰怕誰呀。」

烏劍業已在握，左手中還扣好數枚鳳尾刺。

却被阿呆攔住了，道：「且慢，且慢，好歹我阿呆先生跟阿嬌是未婚的夫妻，最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別傷了彼此的感情。」

俏羅剎雷玉嬌的性子最是火爆不過，阿呆言猶未盡時，便自破口大罵道：「呆子！白痴！豬八戒！癩蝦蟆想吃天鵝肉，就算天下的男人死光光，姑奶奶也不會嫁給你！」

言語間，人已一馬當先攻過來，單找阿呆一個人幹，小虎一個不小心，被雷玉嬌的粉拳打中，當即哇哇大叫道：「人心大變，大變人心，老婆要殺老公，妻子要殺丈夫！」

他罵得兇，雷玉嬌打得更兇，兩個人隨即扭打在一起，好似雨驟風狂。

黑鳳凰冷寒燕、殺人不見血巴六、黑豹子金八，乃至其他的綠林豪客，動作也不慢，立如潮水般蜂擁而上。

冷寒燕奮力猛攻之餘，復又扯開嗓門吆喝道：「弟兄們，放手去幹，不必手下留情，奪回一件寶物者賞紋銀千兩，殺掉一個兔崽子的賞二千兩。」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綠林好漢本來過的就是刀口舔血的生活，隨時隨地將腦袋瓜子別在褲腰帶上，聞言之下，更是奮不顧身，不要命似的猛衝猛攻。

小魚兒睹狀鼻子都氣歪了，咬牙切齒的道：「奶奶的，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人生多美好，你們却自尋死路，想死本帮主就成全你們！」

摺扇舞得虎虎生風，以極優美的姿態，絕佳的角度，咻……咻……咻旋身環攻，綿綿不絕。

小魚兒天賦異稟，又肯痛下苦功，功力之深，超出他的年齡甚多，一輪急攻，銳不可當，搶在前面的幾個不要命的漢子，或則傷腰，或則傷臂，或則衣裳破裂，血跡殷然，沒有一個人能夠進得小魚兒面前五尺以內。

鳳兒和阿呆同樣威風八面，當者披靡，逼得大家皆手忙脚亂，近身不得。

氣得冷寒燕暴跳如雷的道：「老巴，你專門對付那個丫頭，金八，你負責那個呆子，這條滑溜的魚交給我們母女，咱們不死不停，不死不退，今天不是這三個小雜種血濺當場，就是咱們大夥兒携手同赴黃泉。」

果然，所有的高手分成三撥，準備各個擊破。

小魚兒見此情景，不怒反笑道：「冷寒燕，少作白日夢，小魚專門吃大魚，再多請幾個帮手來也是白搭，徒然在閻王爺面前多添幾條冤魂。」

阿呆亦戲謔道：「是嘛，是嘛，放着喜事不辦，爲什麼要辦喪事。」

鳳兒也說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爲了幾件破銅爛鐵，賠上一條命可划不來。」

說歸說，打歸打，龍騰虎躍，兔起鶻落，大夥兒早已鬥在一起。

冷寒燕想各個擊破，將三小分割的企圖並未得逞，三小依舊結合成一個鐵三角，打不散，衝不破，所向無敵，主宰了全場。

雷玉嬌的攻勢最猛最急，始終咬着阿呆不放，把小虎逼急了，嘟呶着嘴巴道：「阿嬌，人急拚命，狗急跳牆，妳再這樣潑辣刁蠻，休怪我不念夫妻之情，要賞妳一蓬梅花毒針，然後再在妳頭上撒一泡尿水。」

他可不是空口白話嚇唬人，尿字出口，當眞扣住了太極棍上的扣環！

「住手！住手！」

一個蒼老而又童稚的聲音，就在這個時候，從門圈外面傳來。

音量不能算是挺大，但却勁道十足，震得人雙耳嗡嗡作響，氣血爲之浮躁，皆不由自主的停止毆鬥，朝發話的地方望過去。

是個怪人，怪得叫人忍不住想笑，滿頭的白髮，已經剩下沒有幾根，還用紅絲綫，紮成兩個朝天辮，天生的一張娃娃臉，紅光滿面，個頭不高，穿着一身五顏六色的花衣服，像極了傳說中采衣孝親的老萊子。

在塲數十人，都沒有一個認識他的。

黑鳳凰冷寒燕首先發話道：「閣下何人？」

采衣老人邁着八字步走過來，連正眼都沒有瞧她一下，冷冰冰的道：「妳不够資格問，讓路。」

殺人不見血巴六堵上去，道：「老頭，你想幹什麼？」

「找人。」

「找誰？」

「就是那個娃兒。」

巴六道：「對不起，這三個娃兒是我們的人。」

「現在是我的。」

「這恐怕辦不到。」

「辦不到你就死吧。」

「老匹夫，已經快要進棺材了，火氣還不小。」

「滾……」

從言行舉止上不難看出，采衣老人不僅脾氣暴躁，而且還帶有幾分稚氣，滾字一出，掄拳就打，就好像孩童打架，沒有一點緩衝的餘地。

也不知是猝然無防，還是這個老頭子眞有通天的本事，殺人不見血巴六躲也躲不開，避也避不過，通！的一聲，在胸脯上挨了一拳。

這一拳還眞不輕，當塲口吐鮮血，蹬！蹬！蹬的退下去。

通！又是一拳，打退金八。

接着，左右開弓，雙掌齊出，再將冷寒燕母女震開。

再也沒有人敢強行阻擋，仍然邁着八字步，如入無人之境。

老人眞怪，忽又掉轉頭來，虎吼道：「你們怎麼還不滾，可是要偷聽我們的悄悄話？」

瞪眼沉臉，語氣轉爲冷厲：「滾！滾！滾！」

隨着這三聲滾，只見采衣飄飄，掌風呼嘯，像是趕鷄趕鴨一樣，一口氣將冷寒燕等人趕出視綫之外，始善罷甘休的折轉回來。

此人技深若海，絕技驚魂，顯非等閑人物，小魚兒眉頭一皺，想起了跟千面人魔約好的暗語。

當即朗聲道：「英雄好漢！」

采衣老人道：「鐵血兒郎！」

小魚兒又道：「打家刼舍！」

采衣老人道：「我操你娘！」

阿呆一楞，道：「你不是糟老頭？」

采衣老人罵道：「放屁，我旣不老，也不糟。」

鳳兒道：「那你怎會知道我們暗語的第二句？」

采衣老人笑笑道：「大概是胡扯碰上的。」

小魚兒又問道：「老頭的歲數不少了吧？」

采衣老人天眞浪漫的道：「不大，人家才八歲而已。」

阿呆又說道：「少蓋，是一百零八歲吧？」

老人笑嘻嘻的道：「嘻嘻，你好聰明啊，一猜就中。」

鳳兒乃是冰雪聰明的人，已經料到了八九分，道：「不知這位老朋友是何方神聖？」

采衣老人撫摸一下自己的朝天辮，道：「妳猜猜看，猜對了我就答應替你們辦一件事。」

鳳兒道：「大丈夫一言九鼎？」

老人說道：「放心啦，不會說話當放屁。」

鳳兒道：「你是太極老祖！」

老人聞言喜得跳了起來，緊握住鳳兒的雙手，宛若拿到壓歲錢的小孩子，手舞足蹈的道：「謝謝妳，謝謝你們，我老人家數十年不履江湖，想不到尚未被人遺忘，還有人曉得武林中有我這一號人物。」

阿呆却大吃一驚，急忙將太極棍藏到身後去。

小魚兒道：「太極老祖，你眞的是來找我們的？」

太極老祖道：「騙你是王八。」

臉色一整，又正經八拉的道：「老祖多刺耳，以後就叫老童子好啦。」

小魚兒從善如流的道：「請問老童子

有何見敎？」

「是想向三位打聽一個人。」

「誰呀？」

「七殺兇神張忠。」

「我們知道這個人，」小魚兒明知故問：「有仇？」

「豈止是有仇，我老童子恨不能吃他的肉，喝他的血。」

「可否將結仇的經過說出來聽聽？」

太極老祖尋思一下，道：「三十八年前，也就是老夫七十大壽的那一天，便巳金盆洗手，宣佈退出江湖，沒料到，十八年後，也就是二十年前，却栽了一個大觔斗。」

阿呆道：「栽在何人之手？」

太極老祖恨聲道：「就是張忠那個小流氓。」

鳳兒道：「憑你老人家的身手，那個老粗能怎麽樣？」

太極老祖激憤不可的道：「君子可欺以方，這個小流氓花言巧語，想盡辦法接近我，一個不留神，被他在飲食中下了毒，搶走了老頭賴以成名的太極棍。」

小魚兒有感而發：「能够保住一條老命就不錯啦，別不知足。」

太極老祖道：「這倒是句實話，我老人家的這條命純粹是撿回來的，當時本巳毒發身亡，也不知道是怎麽攪的，竟又悠悠醒轉，經歷了二十年的漫長歲月，始將所中之毒完全解除。」

鳳兒道：「老童子，找七殺兇神張忠可是想報仇？」

太極老祖道：「有仇不報非丈夫。」

小魚兒歎息一聲，道：「可惜這個仇恐怕報不了啦。」

「怎麽說？」

小魚兒道：「姓張的巳經被關在順德府的大牢內。」

「這我知道，聽說完全是你們小魚帮的傑作。」

「客氣啦，客氣啦，只是牛刀小試而巳。」

「小試牛刀就巳經威震江湖，目前小魚帮三字簡直紅透了半邊天，就我老人家所知而言，整個武林中，從來沒有一個帮派或個人，成名的速度有這樣快，年齡又這麽小，可謂前無古人。」

阿呆重複小魚兒的話：「客氣啦，客氣啦，這樣說我們就不好意思啦。」

鳳兒道：「但願後有來者，武林中多添一些生力軍，別儘是一羣怪模怪樣，怪里怪氣的老古董。」

太極老祖聞言臉色一沉，指着自己的鼻子，吹鬍子瞪眼睛的道：「女娃兒說俺是老古董？」

鳳兒連忙解釋，說道：「不是啦，我是說別人，你老人家挺古錐的，例外，例外。」

「古錐」二字，聽得太極老祖心花怒放，抓着自己的朝天辮，撥弄幾下，孩童般嘻笑顏開的道：「這還差不多，其實人家在心理上才八歲吧，比兩位小哥哥小姐姐還小。」

小魚兒聞言好不興奮，脫口就說：「妙極啦，旣是八歲小童，乾脆就叫我小魚兒哥哥好啦。」

阿呆道：「叫我阿呆哥哥。」

鳳兒道：「叫我鳳兒姐姐。」

本是幾句玩笑的戲謔之詞，返老還童的太極老祖却當了眞，當即脫口而出，清清脆脆的叫了三聲：「小魚兒哥哥，阿呆哥哥，鳳兒姐姐。」

小魚兒將話題拉了回來，道：「老童子，你巳知那七殺兇神張忠關在監牢裏，還來找我們做什麽？」

太極老祖說道：「是想向三位小友打聽一下，囚禁張忠的那個鐵籠子的詳細位置。」

阿呆逗笑的說道：「小弟弟可是想刦獄？」

太極老祖道：「是有這個意思，先把他救出來，再殺掉。」

鳳兒道：「牢房的外面絕壁插天，下面是一條河，壁虎功如果到家的話，應該上得去，或者再想別的法子。」

太極老祖目注鳳兒，迫不及待的道：「還有什麽好法子？」

鳳兒道：「可以冒充他爹去探監。」

太極老祖道：「嗯，嗯，好，好。」

阿呆道：「眞可惜，我們有事不能陪你去，一定很好玩啊。」

太極老祖笑笑道：「沒有關係啦，天下好玩的事還多得很，咱們以後再慢慢的玩。」

轉身本待離去，但就在一側身的刹那，瞥見了阿呆藏在身後的太極棍，急聲尖叫道：「那是什麽？」

阿呆遮遮掩掩的道：「沒有，沒有，只是一根普普通通的打狗棒。」

太極老祖說道：「人家巳經看見啦，是我的太極棍，快還給人家，快還給人家嘛。」

小魚兒上前道：「小弟弟，這太極棍原來是你的，沒有錯，但是，後來被七殺兇神張忠搶走了，對不對？」

「對呀，沒錯。」

「我們又從張忠的手裏搶過來。」

「這我就不清楚啦。」

「換句話說，我們和你小老弟一點關係也扯不上。」

「可是，太極棍是我的呀。」

「想要討回太極棍，你應該先把姓張的救出來，叫張忠向我們搶，然後你再向七殺兇神搶，就好像走路一樣，怎麽去的，就循着原路再怎麽走回來，別亂來。」

歪理一籮筐，竟也言之成理，唬得太極老祖一楞一楞的，一時間竟無詞以對。

鳳兒及時說道：「老童子，你自己剛才說，願意替我們辦一件事？」

「是呀，我說過。」

「算不算數？」

「當然算數。」

「那麽，馬馬虎虎，你就替小魚帮辦事吧，別再打太極棍的主意。」

「好嘛，好嘛，為朋友兩肋插刀都可以，何況是一件小事情。」

擺擺手，扭頭就走，但走沒三步，似乎又後悔了，嘟嘟喃喃的唸叨道：「哼，騙子，一籮筐騙人的歪理。」

阿呆追上去，道：「你到底想怎麽樣嘛？」

太極老祖噘着嘴巴道：「起碼應該給

人家一個收回太極棍的機會。」

「什麽機會？」

「譬如公平決鬥啦，比武打賭啦，賭博遊戲啦等等，都可以。」

「好，」阿呆的眼珠子滴滴溜溜的朝四下裏掃了一眼，道：「就給你一個機會，我跑你來追如何？」

「追到你怎樣？」

「追到就將棍子還給你。」

「追不到呢？」

阿呆道：「那就永遠永遠是我阿呆先生的啦。」

「可以，咱們就此一言爲定。」

「可不能再反悔！」

「不會啦，不會啦。」

這一老一少，都是小兒心性，空口無憑，勾勾手，還蓋了一個印，這才正式開始追逐。

阿呆仿若一隻狡獪的野兎，不僅速度快，尤其狡詐多變，時而彈身上樹，時而陸地狂馳，忽兒鑽進高粱地，忽兒又鑽入大麥田。

太極老祖的表現也不賴，身手矯健，儼若年少兒郞，不論樹上樹下，田裏田外，始終緊咬着阿呆不放。

可就是差那麽一點點，沒能將阿呆逮着。

「嘻嘻，好好玩啊！」

「哈哈，好好玩啊！」

「來，來抓呀。」

「非抓到你不可。」

不論是追者，或是被追者，皆玩得笑口大開，痛快淋漓。

這時，阿呆從一棵大槐樹上電縱而出，太極老祖啣尾疾追，淩空飛渡，像極了兩隻首尾相接的大老鷹。

「抓到啦，抓到啦！」

「抓到啦，抓到啦！」

是抓到了，可惜只是一隻鞋，阿呆早巳一瀉而下，縱身跳入一條河中。

此事阿呆早有預謀，事先便計算好，假如實在鬥他不過，便跳河水遁。

三小都是在黃河邊上長大的，成天與水爲伍，水性絕佳，一入水便作了一個「悶子」（潛入）不見了。

太極老祖也快步入水，奈何河水與他無緣，他是一個旱鴨子，水深及胸時，便嚇得他大呼小叫不止。

「救命哪！救命哪！救命哪！」

還是小魚兒跳入水中，把他拉上來。

一場別開生面的捉迷藏遊戲，就此落幕，太極老祖甘心落敗，並與三小從此訂交，隨即互道珍重，各奔西東。

× × ×

清晨。

一座無邊無際的大墳場。

墳場的邊上，有一副露天的棺材。

棺材透着邪門，下面還裝着有四個輪子。

更怪的事情還在後面，棺蓋在動，被一隻骨瘦如柴，乾巴巴的手推開來。

不但有手，還冒出一個蓬頭垢面的人頭來。

不是鬼，是人，一個活生生的人從棺材裏走出來。

還從裏面帶出來一套炊具，就在附近的墓碑下面架起來。

這人的相貌實在令人不敢領敎，頭大臉四方，有點呆呆傻傻的，衣服更加拍案叫絕，半襲長袍，半襲袈裟，顯得不僧不俗，不倫不類，弄不懂究竟是一個什麽樣子的人物。

半僧半俗之人，年在五旬開外，從河裏提來一桶水，洗好米，生好火，開始煮粥。

又從棺材裏取出來一些鹵肉、鹹菜、豆腐乾之類的小菜，切成三小盤，放在墓前供桌上。

還擺了兩副碗筷。

粥巳煮好，盛了兩碗，怪人端起碗來輕聲道：「阿蘭，該起床吃飯了。」

根本不理會是否有人回應，便自顧自的吃起來。

一邊吃，一邊還在細語道：「粥很熱，小心燙了嘴，鹵肉很香，是我昨夜從城裏買回來的，多吃點。」

突聞一陣散亂的脚步之聲傳處，鳳兒、阿呆和小魚兒巳來至近前，阿呆劈面就問：「你在和誰說話呀？」

半僧半俗之人面無表情的道：「和我的妻子阿蘭。」

小魚兒指一指前面的墳墓，道：「你太太葬在這裏？」

怪人聞言大爲不悅：「呸呸呸！童言無忌，童言無忌，阿蘭還好端端的活着，怎會埋在墓子裏。」

鳳兒滿頭霧水的說道：「你太太在那裏？」

怪人一本正經的道：「自然是在家裏呀。」

阿呆道：「你家又在何處？」

怪人指着棺材道：「就在那兒。」

小魚兒一言不發，走過去細一打量，面前的棺木比一般的要大一些，裏面被褥及日用之物俱全，却未見有任何活人躺在棺內。

有一個死人！

嚴格的說，應該說是一具完整的骷髏架。

白骨森森，令人望而生畏，小魚兒不由的打了一個寒噤，說道：「這就是尊夫人？」

半僧半俗之人將右手食指往嘴唇上一放，道：「小聲點，阿蘭還在睡覺。」

鳳兒和阿呆齊往棺材裏瞄一眼，心知一定是遇上了瘋子，齊聲道：「你太太『睡』了很久了吧？」

怪人說道：「嗯，差不多有十五六年了。」

小魚兒說道：「她是怎麽樣『睡』着的？」

「是生孩子的時候『睡』着的。」

「孩子生下來沒有？」

「生了，是個白白胖胖的胖小子。」

「人呢？」

「兩三歲的時候突然離奇失踪。」

「尊夫人旣巳入『睡』，何不給她找一個安穩的地方？」

「不，我要陪在她身邊，一旦醒來，找不到我她會很傷心的。」

「那就應該留在家裏，你爲何飄泊在外？」

（未完・七）

新月刀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

上文提要： 任雲秋改扮成章一虎的樣子，而當江翠煙遇上他時，語言吞吐，任雲秋估計江翠烟已知他是改扮的，但卻不揭發他，兩人搜索一回之後，一起去見黑袍老者，黑袍老者因爲殷友泉等人的失蹤而大發雷霆，叫章一虎（任雲秋所扮）和王其石立即到春申君那裏……一位高大老者遇上邋遢和尚，被邋遢和尚戲弄一番……

◎◎◎◎◎◎◎

高人暗助　預佔先機

邋遢和尚雙手緊抓着矮小老者腰際衣服，急叫道：「來了！來了！矮施主千萬不可讓他過來，只要被他抓住，貧僧就沒命了。」

說也奇怪，那矮小老者果然擋在邋遢和尚的身前，和高大老者面對面站着，並不讓開。

邋遢和尚右手揑訣，從矮小老者肩頭朝前揚起，口中還在大聲唸道：「唵嘛呢叭咪吽！」

他一直把高大老者當作殭屍，他只會唸這句「六字眞言」，要用佛法降服邪魔。

高大老者雙目圓瞪，沉喝道：「老二，你怎麼了？還不讓開？」

矮小老者沒有作聲，邋遢和尚從他腰際探出半個腦袋，咦了一聲道：「殭屍還會說話？」

高大老者怒喝道：「好個賊禿，老夫幾時是殭屍了？」

「啊！」邋遢和尚忽然歡呼出聲，大喜道：「施主原來沒死，你怎麼不早說？害得貧僧還當殭屍跟貧僧索命呢！既然施主沒死，貧僧那就不用怕了。」

他果然從矮小老者身後從容走了出來。

矮小老者被他雙手抓住腰眼，動彈不得。此時他雙手鬆開，人也向右走了出去，心頭一怒，口中大喝一聲，右手一記「龍尾揮風」，朝邋遢和尚橫掃過去。

邋遢和尚以爲高大老者既非殭屍，就不會傷人了，故而寬了心，朝他迎去，大概矮小老者出手遲了一步，邋遢和尚已經跨出，他橫砍的手掌才掃到，自然沒有砍上。

高大老者嘿嘿笑道：「老夫要你變成殭屍！」

呼的一聲，一掌當頭直劈而下。

邋遢和尚剛走到他面前，不覺吃驚道：「施主要貧僧也變殭屍，啊，你……你原來還是殭屍，還是要向貧僧索命！」

一低頭，弓身疾竄，捷如狐狸，從高大老者身邊擦身而過。

高大老者反手一掌，身隨掌轉，朝他身後拍落。

矮小老者尖聲道：「這賊禿饒他不得！」

點足飛撲過來，人還未到，一掌凌空追擊而至。

邋遢和尚抱頭鼠竄，他腳下滑溜，一會躲到高大老者身後，一會又閃到矮小老者身後，只是並沒有還手，但任憑兩人如何追逐、夾擊、飛撲，總是只有毫釐之差，追不上，撲不到，打不着。

邋遢和尚和他們捉迷藏一般，東閃西躲，只是在林外一方豎立的大石附近打轉，一面還大聲說道：「二位施主這是存心要取貧僧的性命了，你們眞比蝨子還要兇，蝨子只是吸一點貧僧的血，二位施主却是要貧僧的命，貧僧連自己也不知道到底什麼地方開罪了二位施主？」

* * *

「難道說二位施主今晚就是衝着貧僧來的了？你們有正經事兒要辦，何必跟貧僧糾纏不清？貧僧也有正經事兒要辦，身上這兩隻蝨子眞要命，東咬西咬，癢得貧僧無暇搔癢，這樣躲躲藏藏，就算沒被二位施主打死，累也把貧僧累死了。」

高大老者豈是等閒人物，眼看憑自己兄弟二人，追逐了半天，連人家半點衣角都沒沾上，這個瘋瘋癲癲的和尚，功力之深，豈非遠在自己兄弟二人之上了？一念及此，不覺住足問道：「你知道老夫二人來意？」

他一住手，老二矮小老者也就停了下來。

邋遢和尚氣喘如牛，舉起衣袖拭拭汗水，嘻的裂咀一笑，說道：「貧僧只是隨便說說的，二位施主半夜三更到這裏來，自然有正經事要辦，嘻嘻，光棍不擋財路，二位施主只管進去，貧僧旁的不會，把個風兒，貧僧還會，待會二位施主發了利市出來，嘻嘻，分一點給貧僧就好，老實說，這南嶽廟香火旺盛，香客們一天捐的油香錢，就足有千兒八百的，油水足得很！」

他這番話是把高大老者兄弟當作了下五門的小偷了。

高大老者一陣嘿嘿乾笑，問道：「你的正經事兒是什麼？」

邋遢和尚嘻的笑道：「貧僧不是說過了麼？貧僧的正經事兒，就是要捉兩隻蝨子……」

他口中一直提到兩隻蝨子，這不是明明把高大老者兄弟二人比作了蝨子？

高大老者沉聲道：「你如何捉法？」

邋遢和尚笑嘻嘻的道：「貧僧剛才不是也說過麼？貧僧剛才已經捉到了兩隻蝨子，後來又放掉了，貧僧捉蝨子的手法，二位施主又不是沒見過，嘻嘻！」

他撞倒過高大老者，也抓過矮小老者腰間的衣衫不放，他們自然領教過了，這樣還不夠嗎？

高大老者雖是滿腔怒火，但人家身手比他兄弟二人高出不知多少，今晚說什麼也討不到便宜，自然不用再逗留下去了。

高大老者看了邋遢和尚一眼，沉聲道：「今晚老夫兄弟認栽，你和尚總有個萬兒吧？何妨亮出來讓我們兄弟聽聽？」

「施主你說笑了。」邋遢和尚聳着肩道：「貧僧一貧如洗，只有身上這件破衲，已經穿了七、八年，那有萬兒八千的亮得出來？要是貧僧有那萬兒八千的銀子，早就不叫貧僧，叫富僧了。」

高大老者怒笑道：「老夫是問你的法號。」

「法號？」邋遢和尚聽得嘻嘻直笑，說道：「只有有道高僧，才有法號，表示他佛法無邊，可以唬唬那些有錢的施主，貧僧那有什麼法號？人家叫我傻和尚，貧僧就是傻和尚，人家叫我瘋和尚，貧僧就是瘋和尚，也有人叫貧僧邋遢和尚，隨人家怎麼去叫，反正貧僧就是貧僧，二位施主喜歡叫貧僧什麼都可以。」

高大老者一臉俱是怒色，哼道：「老二，咱們走。」

兩道人影立即疾掠過去。

邋遢和尚搔搔頭皮，嘻的笑了一聲，自言自語的道：「好戲快上場了，貧僧還得趕到前面看熱鬧去呢！」

說完，弓着身子，點着足尖，像大馬猴一般，一顛一顛的走了。

* * *

南嶽廟兩扇大門徐徐開啟，從裏面走出兩行青袍束腰，手捧長劍的衡山派門人，一共是六十對，一百二十人，分左右像雁翅般站定。接着是玄通、玄風、玄慧、玄道、玄璣、玄修六大弟子。

最後走出來的是一個鶴髮簪髻，白鬚垂胸的青袍道人，正是衡山派的掌門人青雲道長。他身後隨侍着兩個小道童，一個手捧離火劍，一個手捧鐵如意，目不斜視，神色恭肅。

青雲道長目光一注，徐徐說道：「黑衣教朋友，夤夜光臨衡山，貧道有失遠迎，不知諸位之中，那一位是負責人，如何稱呼？」

他話雖然說得和緩，聲音也不響；但却字字清朗，傳出老遠。

黑衣教的人，已經逼近廟前廣場，面向南嶽廟而立。此時站在中間的晏副教主舉步朝前走上了兩步，拱手道：「請問這位大概是衡山派掌門人青雲道長了？」

青雲道長答禮道：「不敢，貧道正是青雲，道兄如何稱呼？恕貧道眼拙。」

晏副教主拱手道：元「兄弟晏天機，忝爲敝教副教主，今晚特來拜訪道兄。」

「哈哈！」青雲道長大笑一聲道：「原來是晏副教主，貧道幸會，拜訪二字，貧道更不敢當，副教主率衆夤夜而來，貧道正要請教，不知貴教有何賜教之處？」

晏副教主道：「貴派青石、青藜二位道兄，曾經由敝教敦聘爲護法，不知道兄何以要把他們拏下，是否可請道兄看在敝教份上，予以釋放？」

這只是藉口而已，他知道衡山派萬萬不會答應的。

青雲道長沉笑一聲道：「青石、青藜，身爲衡山弟子，觸犯敝派門規，這是敝派之事，貴教既是江湖一脈，教有教規，國有國法，貴教如何干涉起敝派派內之事起來？」

晏副教主道：「聽道兄口氣，那是不答應了？」

青雲道長微哂道：「副教主何須多此一問？」

「好。」晏副教主頷首道：「那麼咱們再談談第二件……」

青雲道長道：「晏副教主請說。」

晏副教主道：「敝教有幾位護法，矮路神令狐宣、和湘西七友中的祁辛、沙友德、來得順、尚在周等五人，據說爲貴派所擒，爲了不傷雙方和氣，道兄能否賜予釋放？」

青雲道長一張清癯的臉上，笑容漸斂，徐徐說道：「晏副教主問得好，就是閣下不說，貧道也正好要向副教主請教，江湖上各門各派，立教開宗，本應互相尊重，和平相處，貴教今晚率衆而來，由晏副教主率同令狐宣等人，夜闖敝派南離園，恃强出手，上門尋釁，令狐宣等五人，爲敝派拏下，只逃走了但無忌一人，貧道要請教副教主，貴教這等行徑，那是有意和敝派爲敵了？」

晏副教主道：「兄弟只是請求道兄把他們五人賜予釋放，至於貴派和敝教之事，稍後兄弟自會向道兄交代。」

青雲道長道：「在晏副教主尚未向貧道交代清楚之前，貴教和敝派敵友未分，侵入敝派的敵人，敝派自然把他拏下，如何能輕易言釋呢？」

「好！」晏副教主依然徐徐頷首道：「這麼說道兄也是一口拒絕了。」

青雲道長冷然道：「不錯。」

晏副教主又道：「兄弟還有一件事，要向道兄請教。」

青雲道長心頭一動，暗道：「他率衆而來，今晚之事，已非全力一拚不可；但他却一件又一件的說着，似乎志在拖延時間，莫非他乘我正面出來應敵之際，又派遣高手，進入廟中救人去了？」心中想着，還是沉靜的道：「請教不敢，晏副教主但請明說。」

晏副教主道：「敝教使者殷友泉，副護法任雲秋，在巡視松林之際，一去不返，是否爲貴派擒去了？」

青雲道長聽得不由一怔；但却含笑道：「只要他們不入侵敝廟，敝派就不致爲難他們……」

剛說到這裏，只聽「嘶」的一聲，兩道人影破空而來，瀉落當場，那是一高一矮，兩個身穿黃麻長衫，長僅及膝的老人。高的一個濃眉大眼，身材高大，矮的一個扁臉塌鼻，身子矮小。

晏副教主看到兩人空手而回，不覺神情一怔，問道：「二位公孫兄，可曾得手了？」

高大老者一抱拳道：「說來慚愧，咱們在途上遇上了高人，有負副教主託付之重。」

沒辦成事。晏副教主一呆，公孫兄弟在武林中盛名久著，能在他們手下走得出三五十招的人，已是不多，他們兄弟居然會說出遇上了高人，這不是說他們栽了觔斗？一面問道：「二位公孫兄遇上的是什麼人？」

矮小老者道：「一個和尚。」

晏副教主又是一怔，說道：「是少林來了人？」

矮小老者道：「不像是少林寺來的，這和尚蓬頭垢面，看去甚是邋遢，他自稱邋遢和尚。」

晏副教主攢攢眉，說道：「江湖上從未聽說過有這樣一個和尚。」

矮小老者道：「是沒有聽說過。」

晏副教主一抬手道：「二位公孫兄且請稍息，待兄弟處理了這裏的事再說。」

那一高一矮二人拱拱手，便自退去。

他們說得雖輕，青雲道長凝神注意，自可清晰聽見，心中暗道：「這公孫兄弟，不知是什麼人；但聽晏副教主的口氣，這兩人在黑衣教中，身份似乎不低，那麼在路上攔襲他們的邋遢和尚，又會是誰呢？」

要知他雖是衡山一派掌教；但平日極少在江湖走動，是以連這對公孫兄弟的來歷，都一無所知。

但在廟前廣場右側的春申君等人，看到這一高一矮兩個老者突然在廟前現身，心頭不由驀地吃一驚，暗道：「怎麼祁連雙兇也趕來了？」

「他們也被黑衣教羅致，看來鳳簫女說得不假，黑衣教果然高手如雲，今晚之局，本來只有一個晏副教主，不知他出身來歷，其餘的人，以衡山派和自己等人，

現有的人手，已足可對付；但祁連雙兇突然趕來，今晚之局，就很難預料成敗了！」

他因距離較遠，沒聽到祁連雙兇和晏副教主說的話，否則如果知道祁連雙兇遇上邋遢和尚，栽了觔斗，就大可寬心了。

青雲道長在晏副教主和祁連雙兇說話之時，目光緩緩朝右側看去，沉聲道：「青松師弟，你也來了？」

青松道人連忙欠身稽首道：「小弟參見掌門人。」

青雲道長道：「師弟可知青石、青藜，勾結黑衣教，企圖顛覆本派，愚兄把他們拏下？」

青松道人道：「小弟略有所聞。」

青雲道長又道：「你帶來了多少人？」

青松道人道：「小弟把白雲觀九十九名弟子，全帶來了。」

這話是暗中告訴掌門人，他帶來的弟子，可列「九九離火劍陣」。

青雲道長道：「是聽到黑衣教箭頭指向本派，趕來馳援的了？」

青松道人欠身道：「本派有事，小弟責無旁貸。」

他表明了態度。

「很好。」青雲道長點點頭，轉過身去，朝廣場左首的春申君等人打了個稽首道：「陳莊主五位也來了，貧道有失迎迓。」

春申君抱抱拳道：「道長好說。」

青雲道長又道：「陳莊主等五位，乃是三湘知名之士，俠名遠播，五位同時光臨衡山，而且正當黑衣教夜襲敝派之時，不知有何見教？」

這是故意如此說的。

春申君大笑道：「道長是否認爲陳某等人和黑衣教一路的麼？」

青雲道長又打了個稽首道：「陳莊主號稱春申君，一向俠名在外，涇渭不同流，自然不至於和黑衣教沆瀣一氣，這點，貧道可以信得過五位莊主。」

春申君拱拱手笑道：「道長說得極是，陳某等人，豈肯被一個江湖匪類嘯聚的黑衣教所收買……」

這話也表明了他們四個莊的態度。

黑衣教副總管但無忌聽到這裏，不覺駭然道：「陳春華，你反了？」

春申君發出一聲清朗的長笑，說道：「但副總管，這個不能怪陳某，只能怪你們黑衣教太小氣，也太小覷了陳某，你們只聘陳某擔任一名護法，自然不易爲陳某所接受，如果你們黑衣教大方一些，給陳某一個副教主幹幹，陳某還有點面子，就不至在陣前倒戈了。」

但無忌喝道：「沈莊主、謝莊主、金莊主三位呢？你們……」

金贊廷不待他說下去，就洪聲道：「春申君是咱們的頭兒，他說要反黑衣教，咱們自然是非反黑衣教不可，姓但的，你不必多言。」

晏副教主臉上一片冷森，嘿然道：「就憑你們幾個，又能反得出什麼名堂來？」

沈同大笑道：「姓晏的，你少冒大氣，今晚你就來得去不得。」

他話聲甫出，謝公愚左手一抬，向空中打出了一支火箭，但聽「嗤」的一聲，一道火花沖天直上！

就在火箭射起的同時，左右兩邊的人，立即採取了行動！

左首由九環金刀酆榮爲首，率領四個莊的莊丁迅疾朝黑衣教左首展開了扇面的包圍。陳福率領的是春華山莊三十六家將，右手執鋼刀，左手執藤牌，一看就知是久經訓練的勁旅。謝雨亭率領的是躍龍莊三十六名躍龍劍手，一個個手捧長劍，神情嚴肅，顯然也是劍中殺手。謝雨奎率領的是羅漢莊二十八名莊丁，每人都是手抱齊眉棍，他們莊主是少林寺出身，練的自然是少林棍法了。陳少華率領的是弓箭塘二十名弓箭手，一個個手持强弓，腰懸勁矢，背上還掛着匣弩，一看就知是擅使弓箭的好手。

左首佈成包圍之勢的同時，廣場右首白雲觀九十九弟子，在一陣驚天動地的「鏘」「鏘」劍鳴聲中，也迅快的佈成了「九九離火劍陣」，十組弟子列成一圈，中間由青松道人主持，緩緩的向黑衣教右翼推進。

這份聲勢，却也不可小覷了它，尤其這一着實在大出黑衣教意外之事，本來這兩股力量，是屬於他們的，現在突然變成了敵對的力量，本來南嶽廟是孤立無援的，現在突然間添了左右兩翼的生力軍，這種力量的此消彼長，往往可以有決定性的勝負之分。

晏副教主臉色深沉，冷冷的嘿了一聲，才道：「很好，晏某倒要看看今晚到底鹿死誰手？」

說到這裏，回頭道：「陳春華、沈同等人，既已入教，又復叛教，你們誰去先把他們拏下了？」

護法項榮（紫臉老者）和湘西七怪的老大羊東山同時抱拳道：「屬下去把他擒來。」

晏副教主頷首道：「好，你們出手之時，不計死活，能拏活口固好，就是當場格殺，亦無不可。」

項榮、羊東山二人躬身領命，一起朝左側走來。

九環金刀酆榮手腕一振，九枚金環響起一陣撒郎郎大響，洪笑道：「紫面虎項榮，大怪羊東山，二位請住步了。」

紫面虎項榮看了九環刀酆榮一眼，冷笑道：「酆老哥幾時當上了春華山莊的護院？兄弟直覺得和老哥同名，感到恥辱。」

酆榮雙目圓瞪，洪喝道：「姓項的，黑衣教在江湖上，胡作非爲，乃是一個下五門的匪盜組織，你紫面虎居然恬不知恥，擔任他們的走狗爪牙，酆某才感到和你同名，是一種恥辱，來，讓酆某掂掂看，你有多少斤兩？」

紫面虎怒笑道：「姓酆的，你給我站開些，項某要找的是你主子陳春華。」

酆榮洪笑一聲道：「你就是要找春申君，也得先通過酆某這一關。」

項榮怒聲道：「項某難道還怕了你不成？」

酆榮道：「那很好，咱們立時就可以看到落敗的是誰了。」

項榮虎頭鉤一擺，喝道：「你可以發招了。」

鄧榮大笑道：「鄧某有個規矩，凡是不如鄧某的我絕不先動手，否則豈非勝之不武？」

這話聽得項榮勃然大怒，手中虎頭鈎一振，大喝道：「姓鄧的，你有多少道行？項某先動手就先動手。」

喝聲中，人隨鈎進，一招「順風送帆」，鈎光如電，迎面劈過來。

鄧榮大笑道：「來得好。」

九環金力橫推而來，使的是「鐵鍊鎖江」，一道刀光，宛如匹練橫飛，「噹」的一聲，刀鈎互撞，響起震人心魄的金鐵狂鳴，兩人中間，也飛閃起一串火花，項榮被震得後退了兩步，鄧榮也同樣的後退了一步。

項榮不禁一呆，心知對方內力，比自己要高；但他也是個自視極高的人，豈肯示弱？口中大喝一聲，雙肩一晃，虎頭鈎劃起重重鈎影，急襲過來。

正因他自知內功不如對方，才使出一套招數精妙的鈎法來，以期用鈎法來彌補他內力的不足，一時鈎影如山，漫天攻到。

鄧榮大笑一聲，右手一緊，把一柄九環金刀使得大開大闔，同樣以攻還攻，十分凌厲，一道刀光，矯若游龍，更是凌厲。

羊東山手仗七星劍，和項榮同時走來，項榮被鄧榮攔住的時候，謝雨亭及時迎出，攔住了羊東山，橫劍喝道：「閣下可以出手了。」

羊東山道：「老夫找躍龍莊主沈同，你給我站開去。」

謝雨亭笑道：「不論你要找那一位莊主，都要先勝得了在下才行。」

羊東山怒喝道：「小子，你是找死！」一劍當頭劈來。

謝雨亭道：「只要看你出手，湘西七怪就是浪得虛名之輩，無怪一個個要被人家拏住的了。」

口中說着，身形一晃，朝左閃出，長劍及時使了一招「浪子回頭」，反向羊東山右肩後刺出。

羊東山是湘西七怪之首，七怪各有一身絕藝，也不是浪得虛名的人，尤其七人中不但年齡是羊東山最長，就是武功，也數他第一。

此時被謝雨亭當面說他們七怪浪得虛名，心頭自然怒惱已極，大喝一聲：「好小子，老夫劈了你，你才知道羊東山是否浪得虛名！」七星劍振腕便刺。

謝雨亭更不打話，長劍起處，劍光如閃，快速發劍和羊東山搶攻機先，劍勢倒也十分銳利。

羊東山身為湘西七怪之首，一手劍法何等精純老到？謝雨亭是春申君的大弟子，只是平時很少有機會和人家動手，這次遇上了羊東山，眞是難得的機會，何況又是當着這許多人，心裏存下了一定要勝他的決心，是以一上場就連施殺着，大有勇往直前，奮不顧身的氣勢！

如果他對面的人武功和他不相上下，那麼這一陣猛攻，先聲奪人，已可佔到上風了；但他對手却是羊東山，劍法、功力，都在他之上，交手數招，羊東山已經發現謝雨亭只是個雛兒，一上手就這般急攻，豈能維持得多久？

他七星劍一緊，立還顏色，見招破招，劍勢夭矯，如毒龍怪蟒，不過片刻工夫，就把謝雨亭的劍式逼落下去。

謝雨亭雖然被迫退守，但一支長劍還是劍風霍霍，封閉遮掩之間，偶而也有幾招反擊招數，只是守多攻少而已！

這一陣工夫，謝雨亭已經連番後退，身子上汗水也涔涔直流，正當此時，忽聽耳邊有人低低的道：「小施主別慌張，記着，別去管他，你這一劍快攻『北斗斜指』，刺他左肩觔池穴。」

謝雨亭聽得一呆，這時羊東山正好揮劍朝右劈來，自己如果不去封架，給他劈斷右臂，一面莫名其妙的使「北斗斜指」，劍勢落空，天下寧有此理？

他當然不去理會那細聲說話的人，劍招一橫，「順風送帆」，橫削來劍，那知羊東山這一招竟是虛招，身形很快向右旋出，一劍斜刺過來。

如果謝雨亭聽了那細聲說話的人使一招「北斗斜指」，劍勢甫出，羊東山一個輕旋，正好是自己送了上來，不費吹灰之力，就輕而易舉的刺上他左肩「觔池穴」了。

這下看得謝雨亭不覺一呆，心想：「這細聲說話的人，怎麼會知道羊東山下面一招尚未出手的劍招呢？這人莫非是仙人不成？」

心念方動，只聽耳邊又響起那人細聲說話道：「你怎麼不聽我的話？眞可惜，現在還來得及，快些左脚踏上半步，身向右轉，劍使『玄鳥劃沙』，往下掃去，再昂劍尖，向上挑，要挑得越快越好。」

謝雨亭這回依了他的話，因為左脚踏上，身子右轉，正可避開對方斜刺的一劍，就算「玄鳥劃沙」使的毫無道理，至少對方刺來的一劍已經避開了。

要左脚迅快跨上，也不去管羊東山人在那裏，就使出了「玄鳥劃沙」。

羊東山看他身向右轉，斜刺的一劍落了空，兩人變成了面對面，立即劍勢一沉，「借花獻佛」，身子半蹲，由下刺上，取謝雨亭胸腹。

謝雨亭正好劍使「玄鳥劃沙」，「噹」的一聲，把對方長劍蕩開，劍尖速快上挑。

這一下在「玄鳥劃沙」之後，劍往上拼，是毫無章法可言，但羊東山在發劍之時，身子蹲下了半截，謝雨亭劍尖忽然往上挑起，正好指向他咽喉。

羊東山長劍被他蕩出，劍勢業已用老，如何來得及回劍自保？心頭大吃一驚，只好上身往後一仰，使出鐵板橋功夫，才避開他刺向咽喉的一劍。

謝雨亭看得大喜，正待趕上一步，舉劍刺去，只聽那細聲又道：「別忙，你會不會跳繩，快跳起來，不用跳得太高，有個尺把高就可以了，等你雙脚落地，馬上要使『雲橫秦嶺』，這橫掃的一劍，要多用些氣力。」

謝雨亭現在對這細聲說話的人，已經奉若神明。他小時跳過繩，自然知道跳繩的時候，要雙脚拚攏，身子往上筆直跳起。他也不知道細聲說話的人忽然要他跳繩，是什麼道理？心裏存着反正聽他的話，不會錯的。這就雙足一併，朝上跳起。

那羊東山施展鐵板橋功夫，上身往後

仰下，這原是險招，非萬不得已，是不肯使的，因為上身後仰，往往會予敵以可乘的機會，你仰下去，我就急進一步，舉劍下刺，這叫做「砧上剖魚」（就是謝雨亭方才想使的一招）。

羊東山豈會等着你來「砧上剖魚」，他也預計謝雨亭必然有此一着，上身堪堪仰下，避開刺向咽喉的一劍，立即身向左翻，右手長劍閃電使了一招「風掃落葉」，一道劍光貼地橫掃。

恰好謝雨亭聽了細聲說話那人，像跳繩一般跳了起來，劍光就像潮水般從他脚下掃過。

謝雨亭這才相信，這人當眞有先見之明，自己如果使一招「砧上剖魚」，雙脚豈不被他削斷了？等到雙脚落地，也不去管羊東山如何，就使出「雲橫秦嶺」，用足力氣橫掃而出。

羊東山這一劍橫掃，又掃了個空，立即一躍而起，那知他堪堪躍起，謝雨亭的劍光，快若驚鴻，已經朝他頭頸劃到。

這一劍謝雨亭用足了力氣，十分勁急，羊東山這一驚非同小可，而且避無可避，稍一猶豫，一顆腦袋，就得搬家。

他一身所學原非等閒，在這千鈞一髮之際，陡地沉哼一聲，左臂一抬，左手食中二指迅疾無比朝劍尖點去，人也隨着往下蹲落。謝雨亭這一劍橫掃過來，經他兩個指頭往上一頂，把長劍往上頂起，劍勢雖然還是橫掃過去，却只是從羊東山頭頂橫掠而過。

羊東山連遇險招，心頭怒不可遏，口中暴喝一聲，長身而起，七星劍一振，像狂風暴雨般朝謝雨亭急攻過來。

謝雨亭只聽耳邊細聲說道：「莫慌，他這是狗急跳牆，嘻嘻，咬人的狗不叫，狂叫的狗不會咬人，你不用管他，咱們也不用施展一招一式的劍法，你只要聽我們的話去做就好。好，現在你後退一步，右脚朝左前方跨上一大步，別怕，他劍尖只是從你右腰擦身過，傷不到你的，好，現在身子朝右半旋，左足跟上，劍向後刺，對，他不是撤劍後退了麼，現在左脚後退，不用管他刺來的劍，你舉劍刺他左臂『吊觔穴』，不用快，慢慢的來，對，對，他不是又後退了吧，現在你再閃到右方，舉劍刺他背後『竹俞穴』……」

細聲不停的在謝雨亭耳邊說着，謝雨亭根本不用去看羊東山劍勢，只是照着那細聲說的話去做，他要你跨左脚，你跨左脚，他要你跨右脚，你跨右脚，任憑對方劍光縱橫，你跨過去的地方，正好是對方劍光交織的缺口，早一步不成，晚一步也不成，就是從缺口跨了進去。

使劍更不用什麼招式，一回刺前，一回刺左，一回上挑，一回返身後刺，因為沒有招式，做來就方便得多，而且刺出來的劍，也都是對方的破綻之處，乘隙而入，往往逼得羊東山封架不及，連連後退。

這一陣工夫，直逼得羊東山措手不及，越打越覺得心驚肉跳，本來像狂風暴雨的攻勢，如今却連連封拆，屈居下風，一個人冷汗涔涔，濕透了衣衫。

春申君先前看到謝雨亭迎了出去，他知道羊東山是七怪之首，劍法功力，都不在自己之下；但謝雨亭迎出去了，一時也不好出聲叫他退下，只好等他不敵之時，再行出手。

不過片刻工夫，謝雨亭果然敗象已露，遊龍沈同低低的道：「春華兄，還是兄弟去把謝老弟換下來吧！」

這時謝雨亭已聽了那人細聲的話，使了一招「玄鳥劃沙」，接着劍尖上挑，逼得羊東山使出鐵板橋來。春申君目注謝雨亭，口中「咦」了一聲，說道：「雨亭這一招使得很怪，沈兄，咱們再看一看。」

等到謝雨亭先行跳起，羊東山隨後劍勢橫掃，謝雨亭雙脚落下，劍發「雲橫秦嶺」羊東山才躍了起來，好像謝雨亭處處都先行料到，羊東山處處都是自己湊上去的，直看得春申君暗暗稱奇不止！

沈同呵呵一笑道：「春華兄，直到今天，兄弟才知道你老哥還有一套神妙無方的劍法，可以預佔先機，使敵人處處落入挨打的劣勢，兄弟使劍十年，今天才開了眼界。」

春申君道：「沈兄，兄弟有多少斤兩，你還不清楚麼？奇怪的是雨亭使出來的怪異招法，根本不是兄弟教的，天底下那有預知敵人下一招，先使出來，等着人家湊上來的劍招？」

沈同奇道：「謝老弟使的劍法，那是誰教的？」

春申君道：「很奇怪，沈兄不是看到了，雨亭現在根本沒使劍法，又是不成劍法的東刺一劍，西刺一劍；但却都是羊東山劍法的空隙，若非雨亭刺出一劍，咱們都還看不出來呢！」

沈同點頭道：「沒錯，連他跨出去的步法，都是羊東山劍招遞老之處，若是兄弟身臨斯地，只怕也看不清楚，謝老弟怎麼看出來的？」

春申君目光凝注，微微搖頭道：「雨亭也未必是看出來的，他都是先跨過去，然後是羊東山劍招使老之處，他劍先刺出去，然後是羊東山劍招的破綻之處，根本不是看出來的。」

沈同道：「那是他預先料到了敵招？」

春申君微笑道：「你我練劍數十年，試問能預先料到羊東山下一招使什麼嗎？」

沈同一呆，說道：「那麼依春華兄的看法，謝老弟怎麼會預先知道的呢？」

春申君笑了笑道：「依兄弟之見，很可能是有高人在暗中指點他了。」

沈同又是一呆，接着點點頭道：「不錯，除此之外，實在想不出別的理由來了。」

剛說到這裏，猛聽一聲震天價的金鐵狂鳴；但見一道鈎影精光，飛起三丈多高，接着又是一聲嘹亮的洪笑，響起九環金刀鄧榮的聲音喝道：「姓項的，鄧某不殺手無寸鐵之人，你去罷！」

紫面虎項榮虎鈎被震脫手，一張紫臉脹得通紅，目中兇光暴射，陰笑一聲，切齒道：「鄧榮，項某要你身化膿血！」

右手一探，從懷中取出一管黑黝黝的針筒，對準鄧榮，大姆指正待按下。

突然眼前人影一晃，章一虎（任雲秋）已經到了他面前，揚手一個耳光，摑在紫面虎的臉上，喝道：「項榮，你眞把咱們黑衣教的臉都丢光了，打不過人家，就要

用歹毒暗器傷人，這還算什麼江湖人物？」

他右手打出耳光，左手已把項榮手中針筒奪了過去。

紫面虎項榮身爲黑衣教護法，護法的身份，應該高過使者，因爲護法是由教主敦聘的江湖上著名人物，在教中屬於客卿地位，使者只是教主的門下弟子，使字是差遣之意，教主時常差遣他們去辦事，如此而已！

如今使者居然奪下護法的針筒，還打了他一個耳光，紫面虎究是江湖人，這下不由得把他激怒，目中寒芒飛閃，哼道：「章一虎，你敢出手打起項某來了？」

章一虎斜睨着他，冷笑道：「怎麼，你不服氣？」

「不錯。」項榮五指如鈎，突然朝章一虎右腕抓來，沉喝道：「咱們去見副教主。」

章一虎右手一翻，輕而易擧的扣住了項榮右手脈門，低笑道：「副教主又能奈我何？要見，咱們去見教主。」

他手上略一運勁，項榮右腕骨痛若裂；口中大叫一聲，忽然橫上了心，左手一拳，朝章一虎當胸打到。

章一虎左手五指一攏，又扣住了他左手脈門，四條手臂交叉，章一虎兩手運勁朝外摔去，把項榮一個平空擲出一丈來遠，砰然一聲，摔在地上。

項榮氣怒已極，一個鯉魚打挺，從地上一躍而起，雙手化爪，朝章一虎當頭撲了過來。

晏副教主目光一注，喝道：「咱們是幹什麼的，還不叫他們住手？」

副總護法韓自元大喝一聲：「你們還不住手？」

章一虎聞言迅疾斂手後退。

項榮一撲未中，再次彈身朝章一虎撲到。

韓自元瞋目沉喝道：「項榮，你居然連本座的話都不聽了麼？」

章一虎迅疾退到韓自元身邊，說道：「回副總護法，屬下方才要他不可使用化血針，他不但不聽，還來扣屬下脈腕，屬下說：要他來見副教主評理，他說：副教主又能奈我何，要見咱們去見教主，他連副教主都沒有放在眼裏，副總護法叫他住手，他自然不會聽的了。」

他打項榮耳光之時，身形正好遮住了黑衣教的人這一方向，相距又遠，他出手又快，是以大家都沒有看得清楚，他也避而不提。

項榮撲到之時，聽了章一虎的話，心頭更怒，大喝道：「姓章的小子，這些話是你說的。」

章一虎道：「沒錯，我是說要你見副教主來評理，你自己說了甚麼，還想賴嗎？」

項榮還沒開口，韓自元喝道：「你們不用說了，副教主已在發怒，咱們是幹甚麼來的，和敵人還沒交手，自己人反倒窩裏反了，還不給我退下去？」

項榮簡直氣炸了心，口中「哼」了一聲，悻悻退下。

章一虎道：「你這是對副總護法不服氣了？」

韓自元一揮手道：「你不許再說了。」這話自然含有對項榮不滿之意。

章一虎不敢多說，口中應了聲「是」，便自退後下去。

再說謝雨亭聽了那細聲說話的指點，忽進忽退，忽刺忽劈，怪招迭出，把七怪之首的羊東山逼得失盡先機，一柄七星劍莫說攻敵，連守都幾乎守不住。

這時正是酆榮九環金刀震飛紫面虎項榮虎頭鈎的同時，謝雨亭耳邊那細聲又道：「好了，猴子也要夠了，你跨上右脚，右手發劍，這一劍要橫削他右肩，他一定會擧劍來架，他力氣比你大，對不？那你就讓他震退一步；但要記住，左脚不能移動，右脚讓他震退，你要在被他震退之時，左手迅快駢指如戟，點他右胸『命脉穴』；但不可再傷他，只要說上句漂亮話，就可以收劍後退了。」

謝雨亭依言跨上右足，劍削對方右肩，這一切都在細聲說話的預料之中，羊東山豎劍格出，「噹」的一聲，雙劍交擊，謝雨亭只覺被震得虎口發麻，跨上去的右足立被震得站立不住，往後退下一步。

羊東山一直被謝雨亭佔了先機，這一劍總算被他磕着了，心頭大喜，口中暴喝一聲，左脚跟着逼進。

兩人一個被震得後退，退的只是右足，一個趁機逼上，跨上的也只是左足，等於是從正面變成了斜對面，但謝雨亭左足沒動，左手隨着對方逼進之時，駢指點了過去。

這一記在被震退之際發指，自是大大的出人意外，兩指堪堪點出，羊東山的右胸已經自動的送上來，「噗」的一聲輕響，不偏不倚點在他「命脉穴」上。

此時謝雨亭若要傷他，只須振腕一劍，就可給他來個一劍穿心；但他謹記着細聲說的「不可傷他」，這就長劍一收，冷冷笑道：「羊東山，憑你這點能耐，還不配跟春申君門下弟子動手過招，謝某也不想殺你，汚了我的寶劍，以後別再以爲是七怪之首，目中無人，好了，你可以回去了。」

說完，返劍入鞘，擧步退去。

場中只剩下羊東山一個人，木然而立，眨着眼睛，作聲不得，原來他是被謝雨亭制住了穴道，無法動彈，自然也無法退下。

韓自元叱退項榮，看到羊東山穴道受制，立即飛身過去，拍出一掌，替他解開穴道。

羊東山滿臉羞慚的跟着他退下。

晏副教主臉色森冷，仰首冷冷一笑道：「春申君名滿天下，你手下果然人才濟濟，難怪要瞧不起黑衣教了。」

春申君大笑道：「晏副教主此言差矣，這是黑衣教瞧不起陳某，給了我一個普普通通的護法名義，試想貴教的護法，連我陳某門下的弟子都不如，要陳某如何心服？」

晏副教主頷首道：「不知陳莊主想幹甚麼？」

春申君大笑道：「當初貴教如能給我一個副教主幹幹，和你老哥一樣，陳某一定死心塌地的幹下去了，現在再說，已經遲了。」

晏副教主道：「本教用人唯才，陳莊主有此能耐，兄弟自可向教主保擧。」

「遲了！」陳春華道：「陳某既已反教，如果再回去，心中已經有了疙瘩，貴教主早晚總會向陳某頭上開刀，陳某又何苦自投羅網？」

晏副教主沉笑一聲道：「這麼說，你好像和本教作對作定了？」

春申君道：「正是如此。」

晏副教主沉哼一聲道：「陳春華，和本教作對者死，本座今晚先要收拾你這叛教之徒。」

春申君也沉哼一聲道：「姓晏的，你也不看看形勢，憑你帶來的這些烏合之衆，又能奈我何？」

晏副教主正待發作，正面的青雲道長右手仗劍，左手執拂，迎面逼了上來，朗說道：「晏副教主，既然率衆光降衡山，貧道忝爲主人，該當先行領教才是。」

他領先仗劍而上，身後八名護法弟子，立即仗劍擁上，稍後，玄通、玄風、玄慧、玄道、玄璣、玄修每人率領二十名第三代弟子也各自仗劍，像雁翅般移動，朝前逼進。

正面的衡山派這一發動，右側青松道人長劍一揮，率同九名弟子朝前逼上。他這一組是「九九離火劍陣」的核心，這一組動了，其他九組也同時發動，朝前圍去。

右首春申君也隨着發動，「鏘」的一聲，長劍出鞘，右臂向空一振，朗笑道：「晏天機，你們已陷入三面包圍之中，此時棄去兵刃，束手就縛，還來得及。」

躍龍莊主遊龍沈同也掣出了長劍，弓箭塘主謝公愚掣出一對八寸長的金筆，羅漢莊主金贊廷手持熟銅棍，黑石頭陳康和的兵刃是一柄二尺長的鐵骨摺扇，隨同春申君朝黑衣教逼去。

隨後是九環金刀酆榮金刀一擺，陳福、謝雨亭、謝雨奎、陳少華各率四莊武士，朝前圍上。

金贊廷洪聲喝道：「活捉晏天機，黑衣教賊人格殺勿論。」

這下，三面夾攻而上，聲威極盛，黑衣教副教主晏天機看得臉色大變！

三面夾擊之勢，他是早已料想得到的，因此也早有佈署，抬手出劍，大喝一聲：「三面迎戰。」

春申君和青松道人這兩撥人會中途叛變，副總護法無垢這一撥人臨時撤腿，是黑衣教始料不及的事。臨時調配，把原有的人手，分作三面應敵，在人手方面，自然大爲不敷。

晏天機臨時調配的人手，由他自己率領使者章一虎(任雲秋)、江翠烟、和四十名黑衣殺手，迎戰衡山派青雲道長。

副總護法韓自元率領護法紫面虎項榮，大怪羊東山，女使者史月蟾、陸湘芬、和四十名黑衣殺手迎戰左翼的春申君。

副總管但無忌、使者王其石，率領四十名黑衣殺手迎戰右翼青松道人。

晏天機在這三方敵人中，最重視的還是左翼的春申君，因爲這一撥，聲勢最强，他在迎出之前，特別以「傳音入密」，朝坐在石牌坊下的祁連雙兇公孫乾、公孫坤二人說道：「二位公孫兄請注意左翼春申君那一撥人，如是韓副總護法稍呈不支，務請二位出手支援，只要把這撥人擊潰，咱們今晚才有成功的希望。」

公孫乾以「傳音入密」說道：「晏兄只管放心，兄弟視他們如草芥耳。」

這一段話，只是交代在青雲道長率先發動，春申君和青松道人在左右響應，同時逼進之時，黑衣教分三面迎戰的形勢。現在該回過筆來，先從正面的衡山派和黑衣教交鋒說起了。

晏天機手仗長劍居中，率同章一虎(任雲秋)、江翠烟和四十名殺手，一字排開，迎了出去，口中大笑道：「在下久聞衡山劍法之名，今晚正好向道長討教了。」

青雲道長肅然道：「晏副教主，討教二字不敢，今晚兩陣相對，是貴教破壞江湖上各門各派各幫各會和平相處的道義，在敝脈乃是護山衞派，生死存亡之戰，並不是較技論藝，也用不上討教二字了。」

晏天機深沉的道：「道長說得是，那就毋庸多說了。」

「不錯！」青雲道長凜然喝道：「晏副教主請發招了。」

晏天機長劍一掄，沉喝道：「道長接招。」

劍使「長虹貫日」，仰刺而出。

青雲道長使了一招「撥雲見日」，長劍朝前撥去，但聽「噹」的一聲，兩劍相撞，飛濺起一串火花！

晏天機趁雙劍交擊之際，左掌豎掌推出，喝道：「道長接晏某一掌。」

青雲道長沒想到對方在第一招上，就會發掌，由此可見此人必然以掌功見長，但對方既然發掌擊來，他身爲衡山派掌門人，豈肯示弱，朗聲道：「貧道領教。」同樣左手豎立，朝前迎了出去。

這一掌雙方都是試探對方功力，自然不肯使出全力來，但也差不多用上了七八成力道，雙掌乍接，但聽響起蓬然一聲大震，掌勢接實，這比方才雙劍交擊，更見威猛，兩人身前旋風如捲，兩個人同時被震得往後退下了一步。

晏天機一退即進，反而朝前欺上了兩步，劍發如風，疾刺過來。

青雲道長劍上造詣何等精深，他乘機疾攻，豈會無備，長劍左右連擺，擋開對方兩劍，也還攻了一劍。

晏天機果然是精擅掌功的人，連發三劍之後，接着又是一掌，乘隙劈出。

青雲道長又和他硬對了一掌，依然不分勝負。

追隨掌門人而來八名護法弟子，雖然沒有出手，但已包圍而上，在兩人戰圍外面，按八卦方位持劍站定下來，把晏天機和黑衣教的人，完全隔絕。

就在兩人雙劍交擊，動上手的時候，玄通、玄風、玄慧、玄道、玄璣、玄修六人各率第三代弟子，朝章一虎、江翠烟和四十名黑衣教殺手衝殺過來。

玄通長劍一擺，首先截住了章一虎，大喝一聲：「黑衣教賊子看劍！」章一虎長劍一翻，「叮」的一聲壓住了他刺來的劍勢，低聲道：「玄通道兄，不用和在下動手了，黑衣教四十名殺手，都是久經訓練，標悍無匹，恐怕貴派第三代弟子，很難抵擋得住，道兄不妨告訴他們出手務必傷敵

，格殺勿論，如果出手稍存仁慈，必然會身遭毒手，那時貴派弟子將會死傷慘重了。」

玄通被他壓住長劍，在他說話之時，幾次要待收回劍去，都好似被一股强有力的吸力給膠住了，再也收不回去，心頭不由大爲震驚，抬目問道：「施主究是何人？」

章一虎淡淡一笑道：「道兄待會就會知道，快去對付黑衣教殺手吧！」

話一說完，回頭拉着江翠烟的手，說道：「師妹，這裏大概沒有我們的事了，我們且暫作壁上觀吧！」

玄通眞想不到這人明明是黑衣教主門下，怎麼會幫起衡山派來了？

這時玄風、玄慧等人所率領的第三代弟子，已和黑衣教四十名黑衣殺手遭遇上了。

黑衣教這些殺手果如章一虎所說，個個都是久經訓練，慓悍無比，在人數上，衡山派第三代弟子，六組（每組二十人，由玄字輩一人率領）共有一百二十人之多，黑衣殺手却只有四十個人，是一與三之比，但這一動上手，衡山派弟子立時吃上了大虧！

原因是衡山派弟子練的劍法，一味從招數變化上着手，因爲功力尚淺，無法和內力相配合，一招一式，必須練得中規中式，看去頗有板眼，實則受了「劍法」二字的束縛，反而成了累贅。

反觀黑衣教殺手使出來的扑刀，却直截了當，斫就是斫，劈就是劈，一點沒有花招，衡殺過來，遇人就斫，這一交上手，衡山派弟子在一片刀光中，慘嗥不絕，被斫殺了十來個人。

玄風、玄慧等幾人，揮劍力搏，雖然擋住了幾個，却無法去援助別人。

玄通看得大吃一驚，急忙揮劍撲上，口中大聲喝道：「師弟們聽着，這些黑衣教賊徒，人數不多，咱們只要把他們分隔開來，他們就無法聯手，尤其不能心存仁慈，出手務必傷敵，儘管格殺勿論。」

他衝上去，力貫劍尖，一下刺倒了一個黑衣殺手，劍勢廻轉，一下又斫上第二個黑衣殺手的後背，縱身發劍，又朝第三個黑衣殺手撲了過去。

他情急拚命，眨眼之間，就搏殺了三個黑衣殺手，他那一組的第三代弟子，也在他喝聲中圍成一圈，包圍而上。

玄風、玄慧等人，聽到大師兄的喝聲，各自精神一振，指揮着每一組弟子，奮勇合圍，不過片刻工夫，果然把黑衣殺手，分作了六組拚搏，全被隔離開來。

黑衣教的四十名殺手，經過一陣白刄交接的拚殺，已經只剩下三十來人，再被分隔開來，每一組只不過四、五個人，雖然衡山派弟子也傷亡慘重，但本來二十個人一組的，現在至少還有十幾個人，而且每一組又有一個劍法功力較高的玄字輩弟子率領，戰鬬力也隨着旺盛起來。

他們平日和師兄弟演練的聯手劍法，直到此刻形勢穩定下來，才漸漸的發揮了威力，何況在人數上又佔了極大優勢。

這眞是此長彼消，黑衣殺手的銳氣，一鼓作氣，再而衰，等到被衡山派的人分作六組圍住，已到了三而竭的地步，被圍在中間，已只有封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這時，迎戰右翼的副總管但無忌，使者王其石率領的四十名黑衣殺手，也和正面差不多，陷入在青松道人佈成的「九九離火劍陣」之中。

青松道人所率的白雲觀弟子，共有九十九人，所擺出來的「九九離火劍陣」，共分十組，每組九人，外圍九組，中央一組，由青松道人親自率領。

他們朝黑衣教右翼發動攻勢，每一組人，像滾輪一般，一組過去，一組上來，川流不息。

但無忌是右翼的主將，主將自然要找主將動手，因此一上場，揮動長劍，直奔青松道人，口中大喝一聲：「青松子，來，來，本座考究考究你之劍法。」

青松道人長笑一聲：「來得好。」舉劍還擊，兩人立時動上手。

青松道人仗劍迎上來的時候，九個弟子隨在他背後而來，兩人這一動手，九個弟子立即圍上，繞場疾走。

王其石一看但無忌被九人圍住，更不打話，揮劍攻了上去。四十名殺手自然也同時揮刀跟蹤而上。

前面說過，「九九離火劍陣」以青松道人爲中心，中心合圍，其他九組弟子，就像輪盤轉動一般，一組接一組的在外圍轉動起來。

這和正面衡山派弟子分成六組禦敵完全不同，衡山弟子是全面應戰（後來六組人也分開來了），這「九九離火劍陣」却九個人一組，第一組衝上來，正好遇上了王其石，九個人一轉身，就形成一個圓圈，圍着王其石邊戰邊走。

王其石身在九人劍陣之中，不論你如何猛攻，對方脚下移動，你自然也只好跟着移動。

第一組過去，第二組跟着上來，遇上衝過來的黑衣殺手，九人合圍，截住了幾個，脚下又在移動，第三組又隨着而來，也截住了幾個黑衣殺手，轉移陣地。

這樣一組接一組的上來，每一組都截住了幾個黑衣殺手，一圈下來，四十個黑衣殺手，就被九組人分別截下。

以久經訓練的劍陣，截住幾個人手比他們少的殺手，對方縱然慓悍，也無法和九支長劍互相呼應，攻守互相配合的九人爲敵，等於一下陷入了泥沼之中，大有擧步維艱之感！

左翼，戰況更見激烈，對黑衣教却更爲不利，這也是黑衣教副教主晏天機最重視，也最不放心的一面。

由春華山莊爲首的四個莊，莊丁們都是莊中壯丁，平日久經訓練，不但身手嬌捷，而且士氣高昂，是一支武林中並不多見的勁旅。尤其到了衡山，每一莊都加派了一個領隊，再由九環金刀鄷榮統一指揮，這一來，四莊莊丁可以聯成一氣，四位莊主也可以單獨作戰，不須再分心去指揮莊丁了。

迎向左翼的黑衣教徒衆，是由副總護法韓自元率領，手下有紫面虎項榮、大怪羊東山，使者史月蟾、陸湘芬，另外也有四十名黑衣殺手。

（未完・八）

俠義奇情中篇連載故事／蕭逸・文　可飛・圖

飄香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柳蝶衣叫七郎和簡崑崙比試劍法，這並不是勝負之分這麼簡單，而是想用七郎之劍將簡崑崙除去，以免後患，爲了表示公平，先解去簡崑崙被點的穴道，以爲七郎可以獲勝，雙方激鬥，七郎先受傷，簡崑崙一念之仁，使七郎有機會反擊，自己又受了傷，七郎亦未有下重手，二人都是輕傷，戰成和局，各自罷手。柳蝶衣之計暫未得逞，簡崑崙愈想愈覺危危乎決定偸走，苦無良策，夜訪二先生的紅樓小築，希望在他身上對自己逃生有幫助，並將自己軟禁告知，二先生初時肯答應，又顧忌自己大哥柳蝶衣來試探的人，正在擧棋不定，未置可否……

比劍吃虧　激發病情

雙方敵對立場，已是十分明顯，柳蝶衣此時的乍然出現，莫非顯出了他對自己的必欲翦除而後已？

這個突然意念，電也似的自簡崑崙心頭閃過，才自脫口直呼，叫出了對方的名字。

多年以來，人前人後早已習慣了人們的尊稱，乍聽下，這聲「柳蝶衣」也就格外刺耳。

柳蝶衣冷削的臉上，驀地罩起了一片怒容，鼻子裏冷冷的哼了一聲。

「你的胆子不小！」他用着慣常的低沉聲音，緩緩說道：「就是令尊翁如在此，也當稱呼我一聲先生，你……」

簡崑崙再次欠身坐起，也祇是欠起一半，便自倒了下來，這才覺出前時與二先生互對一拳，所留下的那股韌迴力道，兀自存留體內，竟未完全消除。

柳蝶衣自是早已看出，冷削的臉上，不由帶起了一絲冷笑。

他來得恰是時候，正逢着簡崑崙爲二先生掌力擊彈的一瞬，尚無知悉他們雙方融洽的一面，否則又將是一件如何嘴臉，却是不得而知了。

「你已爲他奇妙掌力所傷，想要復元，最好躺着不動，或是——」

語勢方頓，左手忽地掄起，向着他倒地的身子，虛按了一下。

頓時即有一股巨力，驀地擊向簡崑崙平躺的身軀。

本能上，簡崑崙屈居劣勢，已難反擊，却也不甘坐以待斃，任人宰割。

迎着柳蝶衣的掌上勁力，身子倏地向左面一個疾滾，已自握住了身後長劍，挺躍之際，掠身直起。

柳蝶衣這一掌，其實並無傷害之意，却似爲他解除了先時滯留未去餘勁。

一念之間，簡崑崙才自止住了一時激動，那一口「月下秋露」總算沒有冒然出鞘。

看在柳蝶衣眼裏，不覺莞爾。身形略閃，向着「半月軒」室內飄進。

簡崑崙略有遲疑，隨即跟進。

堂屋內燈盞未熄，映照着柳蝶衣憔悴形容。他却巳在正中的紅木太師椅上端正落座。

簡崑崙一言不發的向他看着，在未曾知悉他此來的目的之前，暫不置言。

柳蝶衣深邃的眼睛，在他身上轉了一轉：「雷文沒有把這裏的規矩告訴你？」

「什麽規矩？」

「住在這裏的規矩！」

柳蝶衣臉上顯然帶出了不悅：「難道他沒有告訴你？這裏任何地方，不得專人引帶，是不能隨便走動的。」

「那祇是你們的規矩！」簡崑崙冷冷一笑：「我並不是貴門弟子，大可不必遵守。」

柳蝶衣一笑道：「說得——好就算你是這裏的客人吧，客人也有客人應當遵守的規矩。」

「可惜，我也不是客人！」

說時簡崑崙巳在主人對面坐下來：「說得明白一點，我祇是你們的一個囚犯，一個待死的囚犯，難道不是？」

柳蝶衣仍在微微笑着道：「我並沒有說過這些話！何況你現在不是好好的活着麽？」

「可是我却並不自由，仍然在你們軟禁之中。」

「這就很不錯了！」

柳蝶衣一隻手撩下了頭上的風帽，現出了披散着的一頭棕色長髮——用一根晶瑩嵌金的玉帶束着，顯示着他不同於一般常人的氣質。

接着他緩緩說道：「你的傷勢看來巳經完全不礙事，復元得很快——」

「謝謝你的掛心。」

「谷青松來過了？」

「誰是谷青松？」接着他隨即明白，點點頭說：「那位爲我看傷的先生？他來過了，謝謝你。」

「這樣就好，他的醫術很好，」柳蝶衣點點頭：「尤其擅治一切疑難大症。」

「但是……」簡崑崙微微一笑：「對不起，恕我失言，好像他並不能醫治你身上的疾病，是不是？」

柳蝶衣頓不着聲。

過了一會，他才微微揚了一下長長的眉毛，用着平靜的口吻說道：「你是個很細心的人，居然知道我生病了……不錯，我是病了……」

說時，他臉上浮現出一片凄凉，却微笑着說：「但是，並不如你想像的嚴重，你看，我現在不是好好的麽？」

簡崑崙一笑不言。

「你不相信？」

「我沒有說！」

「你的神態巳告訴了我！」

微微一頓，柳蝶衣才又接下去道：「你一定也巳經知道，飲譽天下的神醫黃孔，巳經被我請來這裏……」

「黃孔」二字一入耳裏，簡崑崙頓時爲之暗吃一驚。

這個人他是知道的，正是他的一帖妙藥，保住了父親當年因腿疾而惡化幾至無救的性命，父親曾不止一次的提到此人，譽爲當今天下第一神醫妙手，想不到他竟爲柳蝶衣請來這裏。

——那個船泊中途被迎接而來的紅衣老人，必然就是他了。

雖然如此，簡崑崙却並不以爲柳蝶衣的病勢，眞的就巳痊癒！——這些，祇憑着他由柳蝶衣的神態中直覺觀察，即可以測知。

然而，他却不必當面點破。

聆聽之下，他祇是點了一下頭，表示他巳經知道。

柳蝶衣說：「你是一個很精明的人，竟能在短短幾天裏，看破了這裏附近陣勢，實在是很不容易，但是我却要提醒你，一牆之隔的『飛紅小築』，你不宜再往，剛才你巳經嘗到了厲害，再一次保不住你將失去性命，『那個人』是個瘋子，武術之高，普天之下，也祇有我能與他抗衡，你要特別小心，這是我對你的忠告！」

簡崑崙點點頭說：「我會記住你的忠告，謝謝你！」

柳蝶衣湛湛目神，注視着他，緩緩說道：「你剛才說你是一個待死的囚犯，這句話却也並非沒有道理，記得我曾經告訴過你，沒有一個我們的敵人，能活着離開這裏……我今夜來看你，便是再一次的提醒你這句話！」

簡崑崙說：「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還不明白的！」柳蝶衣說：「那一天李七郎是心存仁厚，要不然，哼——說不定你巳經死了。」

簡崑崙冷笑：「他大可不必——如果你認爲如此，我願隨時與他再決一戰！」

「你會有機會的……」

柳蝶衣平靜的看着他：「如果你仍然保持目前的態度，你以爲你還能繼續活下去？」

簡崑崙心頭一驚，柳蝶衣的話，他還不十分清楚。

說話的柳蝶衣，却巳緩緩由位子上站起。

「自然，你如果仍要選擇與我爲敵的路，你應該知道結果是什麽！」

說時，他巳緩緩自位子上站起來，轉身向外步出。

簡崑崙跟隨着他的脚步，來到院子。

明月如霜，四下裏靜悄悄不見一個人影，却有陣陣花香隨着和風飄送過來。

柳蝶衣轉過身子，向他靜靜地看着，忽然冷冷一笑道：「今夜月色很好，我就領敎一下你的劍吧！」

這個突然擧止，使得簡崑崙一時大爲緊張，呆了一呆，頗難自巳。

柳蝶衣一哂道：「給你一個機會，你可以殺死我，要是你能的話——」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拔出你的劍，給你三招的時間，三招之內我不同手，看看能奈我何？」

夜風蕭颯，長衣飄飄，柳蝶衣甚是瀟洒的笑着，其實極其自負。

簡崑崙心裏暗自吃驚，想不到對方竟然會突然有此一手——看來他「口蜜腹劍」，實則心懷叵測，自己不可不防。

微微遲疑了一下，簡崑崙隨即撤出了身邊長劍。

「在下遵命——前輩請出劍吧！」

「那倒不必！」柳蝶衣微笑道：「你

傷勢尚未全好，我姑且讓你三分，就用這雙手吧！」

簡崑崙聆聽之下，沒有吭聲——這是他生平未曾經歷過的奇恥大辱，無奈對於柳蝶衣這個風傳江湖的第一怪客；容或暫作例外。

心裏正自盤算，待將如何出手，柳蝶衣巳自長帔裏抖出了雙手。

「來吧，讓你三招！」

足下一轉，呼然作响聲中，巳自到了簡崑崙右側，觀其身勢，翩若驚鴻。妙在一動即靜，看來全無形迹。

「那就得罪了！」

話聲甫落，他身子巳陡然直切而進。隨着身子的前進，長劍直劃而出，閃出一道弧形銀光，由下而上，直向柳蝶衣，破胸而出。

這一劍，端在一個「疾」字。疾如電閃星馳，唏哩作响聲中，巳是白刃當胸。

柳蝶衣長眉乍軒，迫着簡崑崙奇快的劍鋒，身子滴溜。一個打轉，妙在此番轉勢，不徐不疾，迎合着對方的劍尖，恰到好處。乍看起來，明明巳爲對方劍鋒劈中，其實失之毫厘，便自在他轉側之間，簡崑崙的劍尖，險險乎擦着他的衣邊劃了過去。

嚴格說來，柳蝶衣的身子實在祇轉動了半圈，也就是在對方劍尖幾乎巳接觸到衣邊的一霎那間才自轉動，如此一來，對方劍招巳然撤出，想要收回或是中途改變，均巳不及，這般身法：施展無疑極是危險，一般武者萬萬不敢嚐試，却是柳蝶衣施展的那般從容。

隨着簡崑崙收回的劍勢，柳蝶衣身子隨即復元，一動一靜，宛似無迹。

簡崑崙明明巳防到了他會有此一手，偏偏就是慢了半拍，這半拍其實彈指之間，却也是最稱緊要的關鍵所在，劍勢旣巳用老，自是無能改變。一招走空，簡崑崙巳自在一個快轉裏，繞到了他的左側，右肩霍地向下一沉，劍身唏哩哩「龍吟」一聲裏，潑出了一片銀光。

這一招「紫氣出雲」，正是簡崑崙生平不傳之秘，猝然施展，眞有鬼神不測之妙。

柳蝶衣「唔！」了一聲。

隨着簡崑崙迫人的劍勢，他整個身子，直似車輪般的倒捲而起——

「噗嚕嚕！」大片衣袂聲裏，扇面兒似的就空一個打轉，其瀟洒一如孤雲白鶴，翔舞天際。

簡崑崙那麽快速的一劍，仍然未能奏功，仍然是險險乎擦着他的衣邊，滑了過去。

無奈，簡崑崙却巳注意及此。

更厲害的第三招「點天心」便在這一霎施展而出，隨着他抖動的劍身，「哧！」地逼出了一股凌人劍氣，居中一綫，突地直向着柳蝶衣穿心而進。

這才是「大家」的出手。

柳蝶衣長眉突剔，輕叱一聲，說：「好！」

冷森森劍氣逼施之下，眼看着他身子滴溜溜一個快速打轉，巳自把身子挪開三尺開外。

簡崑崙心頭一寒，才自覺出來，這一劍又自落空，眼看着柳蝶衣面色乍沉，蒼白的臉上，驀地罩起一片怒容。

隨着他的一聲冷笑，右手突出，「錚」然作响聲中，巳自拿住了對方冷森森的劍鋒。

簡崑崙祇覺得手上一震，彷彿這口劍驀地加諸了萬鈞巨力。透過柳蝶衣一雙手指，猝然傳遞過來。

三招旣過，柳蝶衣看似巳不再留情。透過他右手的一雙鐵指，力道至爲沉猛，實難相信眼前對方這個「後生小輩」能够挺受得住。

力道驟吐，長劍上唏哩哩顫抖出萬點銀芒。柳蝶衣另一隻手上的一雙鐵指，有似出巢之燕，驀地直向他雙眼上直點了過來。

兩般氣勢，俱皆威猛，簡崑崙祇要略有遲疑，必當濺血於對方一雙鐵指之下，要不然便祇有撤手丟劍之一途。

對於一個施劍的人來說，這無疑是「奇恥大辱」之事，簡崑崙決計不甘爲之，寧可濺血於對方鐵指之下，也不願兵刃失手被辱。

眼睜睜地看着柳蝶衣的一雙手指巳臨雙目，相差不及寸許，却有兩股極尖銳的指風，利刃般透指而臨。

簡崑崙即使行動再快，也是無能閃躲。設非是鬆開了手上的劍，豈能有活命之機。

他却死也不肯鬆手。全身力道；俱都貫注於右手，以致於柳蝶衣指下雖是力逾萬鈞，却亦不能得逞。

這一霎不啻快到了極點。

眼看着柳蝶衣的一雙指尖，巳觸及了他的雙瞳，簡崑崙却絲毫也不曾放鬆手中長劍。

便在此電光石火的一霎，柳蝶衣突地停住了他霹靂驚魂的出手之勢，緊接着鬆開了拿住對方劍身的一雙手指，身勢略閃，飄出了七尺開外。

「哼——」

冷冷的哼了一聲，柳蝶衣彷彿無限驚訝，祇是用光華灼灼的一雙瞳子，向對方打量着。

簡崑崙一句話也不說的向他回望着，眼睛裏雖不失驚惶神色，却不曾有絲毫退縮之意，那一口銀光電閃的長劍「月下秋露」，兀自緊緊握在手上，隨時準備着再一次展開的搏殺。

雷霆萬鈞的殺機却巳過去。

即使像柳蝶衣這等人物，也萬難在此片刻一瞬間萌生二度殺機！

夜月如霜，照映着二人彼此均勻頎長的身影……很久，很久，誰也沒有說一句話。

柳蝶衣忽然笑了一聲。

「今天就到此爲止吧，下一次也許你不會這麽幸運了！」

話聲甫落，身形倏晃，巳入長廊。隨即没身於沉沉夜色之間，一如野雲振飛，來去無迹。

×　×　×

簡崑崙站立在原處悵惘甚久，才轉身步回。

一條人影，自身側凉亭閃身而現，翩

若驚魂的落身道前。

「簡兄且慢！」

聲音雖低，却吐字清晰！

其實那個人，也並不陌生。

簡崑崙微微一驚，後退一步：「是你——李七郎？」

「是我……」

一襲銀灰長衣，長可及地，却在腰肢上加繫着一根金色絲絲，襯托着長身玉立的身子，越似神姿清澈，如瓊林琪樹——只可惜這般身裁，落在男兒家身上，未免太「那個」了些……

簡崑崙眞是意外，抱拳道：「七郎兄有何見敎？」

李七郎看了他一眼，略似靦覥的點頭道：「我們到亭子裏談談可好？」

說時轉身向亭，腰肢輕擰，衣袂輕振，飛鷹似的巳落身亭階，身法之巧妙，幾可比美前去之柳蝶衣。

這人雖是女態十足，輕功；劍術皆屬罕見，爲此，簡崑崙亦不能輕看。

隨着李七郎的回身點手，簡崑崙亦自縱身而前。

「這裏說話方面多了，」李七郎說：「更不怕外人打攪！簡兄請啦！」

簡崑崙應了一聲，就着石几一面坐下來。

李七郎必然巳來了甚久，適逢柳蝶衣在此，乃自隱藏不出，凉亭與半月軒距離甚近，竟能不爲柳蝶衣覺察，誠然大非易事。

眼前雖無燈光，但月色可人，加以久處黑暗，視覺巳頗能適應。

「簡兄你的劍術高明……我差一點敵擋不住……最後的誤傷……更是問心有愧……所以特來看望……」

說到這裏，停了一下，才繼續又道：「還好，看來好像傷勢不重，我也就放心了……」

簡崑崙哼了一聲，一對眸子不自禁的向對方當日劍傷處打量一眼，似乎外表看不出什麼痕迹。

李七郎一笑，說道：「你是奇怪我的傷勢好得這麼快？其實包紮都在裏面……谷先生說，你的劍如果再要挺進半寸，我這條膀子，可就保不住要落成殘廢，眞是萬幸……」

簡崑崙說：「你太客氣了——」

微微一頓，也向李七郎直視道：「足下劍勢可觀，看來那日並未施展全力，方才主人也曾說起，却不知何以手下留情？令我百思不解，還請李兄直言明白，以釋疑懷。」

李七郎微微一怔：「你是說——柳先生也這麼……說？」

簡崑崙點頭道：「柳蝶衣說你心存仁厚……」

「柳先生——」李七郎「白」了他一眼：「這裏沒有人敢直呼他老人家的名子，你要千萬記住，要是給他聽見了，可就不得了。」

簡崑崙微微一笑，沒有說話。

李七郎看着他道：「我知道你心裏恨他，可是，也犯不着拿生命一拚……」

停了一停，李七郎又道：「我祇當那日對劍，天衣無縫，想不到仍然被他看出了破綻，承你見問——其實也並不奇怪，那是因爲我們之間並沒有仇恨……也就不必以死相拚……」

簡崑崙點頭道：「這麼說來，李兄你果然是心存仁厚，以致手下留情了？」

李七郎一時不言，却把臉緩緩轉向一旁。

這般表情，不啻默認。

簡崑崙呆了一呆，寒聲道：「這又爲什麼？」

「我不是說過了，」李七郎倏地回過臉來：「其實你還不是一樣？就像我剛才說的，那一劍你如果再進一分，我的傷勢可就不比現在，你又是爲了什麼呢？」

簡崑崙被他忽然一問，一時竟無以爲答，頓了一頓才冷冷笑道：「那是因爲，我對你還不認識，我不會冒然對一個自己還不認識的人，就下毒手傷害。」

李七郎默默注視道：「如果你認識清楚了呢？」

「那就情形不同——」簡崑崙直視着他，冷冷的說道：「李兄，你今夜的來意是——」

李七郎怔了一怔：「我是來看看你的傷……順便想提醒你一聲……」

「提醒些什麼？」

「那是——」

李七郎顯得一時頗不安寧的樣子，站起來，又坐下來。把一隻手支着下巴，漠漠的轉首亭外，一霎間的情緒作祟，使得他一時不知何以酬對。

這個人——簡崑崙可是太不解風情了，那有這麼直不嚨咚問人家話的？

又羞，又氣，他回過眸子來，向着簡崑崙瞟了一眼。

簡崑崙很是氣悶的看着他，眞想拔腿就走。

李七郎總算開了口：「我原打算來提醒你一聲，要你小心着點……」

「小心？」

「嗯！」李七郎點了一下頭：「我預計着柳先生這兩天會來找你，要你小心戒備，心裏先有個數兒！」

「謝謝你！」簡崑崙說：「他巳經來過了。」

「我看見了！」李七郎皺了一下眉道：「想不到他來得這麼快——眞把我嚇住了……」

簡崑崙沒有說話。

李七郎十分明亮的一雙眼睛，在他身上轉動着：「你可知道，他的來意？」

「……」簡崑崙一時無以置答。

「原來他是想要殺死你的……」

「可是——」

「可是後來他又改了！」李七郎舒展着長眉，含着笑說：「誰知道他心裏是怎麼想的？他這個人就是這個樣……剛才可眞是把我給嚇了一跳，祇以爲你是無論如何也逃不過他的毒手了！可是後來——眞出乎我的意外，他這個人就是這個樣，神經兮兮的，叫人捉摸不定……」

這番出口，巳不似先前之嚴謹，尤其是提及他一向所尊敬的「飄香樓」主人，直似彼此深知的「情人」口吻，言者無心，聽者有意，簡崑崙聽在耳朶裏，一時大爲驚詫——對方這般語態表情，幾乎巳純

然女化。

簡崑崙幾乎不敢再向他多看一眼——他生平閱人不少，可是像「李七郎」這一型態的男人，眞還是頭一次見過。聽着他的話，看着他的樣子，下意識裏，簡直全身都覺着不自在。

他可眞有些坐不住了，然而這個人却不竟又引起了他的好奇，在「萬花飄香」這個龐大的帮派裏，他又是一個何等身份的角色。

畢竟，他還是個男人，一個混身女態的男人，直覺裏，簡崑崙却不禁又對他滋生一些同情。

他不覺把移開了的眼睛，又回到了現塲這個「男人」身上——強制着自己本能的厭惡，試着去瞭解一個基本上完全不能接受的人。

無燈，無光，祇憑月色。

或許正因爲如此，李七郎才能感覺到無拘無束的侃侃而談。

——這裏的人，除了柳蝶衣之外，大多數的人，都是用着一種異樣的眼光去看他，去評量他，祇是柳蝶衣的輕憐蜜愛支持着他的感情生命存在……柳蝶衣無異是他生命裏的唯一希望……然而，畢竟這之間，還是有相當缺陷與遺憾存在着。

簡崑崙的來，在李七郎的現實生命裏，起了極大的震憾影响，也算亂了他原本的平靜心湖……

簡崑崙被他看得很不自在，偏過了頭：「你是說柳蝶衣原打算對我下毒手？」

李七郎默默地點了一下頭：「他巳讓了你三招，便可老實不客氣的對你下手了，可是他的心竟然也軟了……他原來不是這樣的……」

皺着的一雙眉毛，忽然舒展開來：「哦——是這樣的！」

兩隻白皙有如婦人的細手，輕輕一拍，李七郎像是忽然有所洞悉的說：「他是愛才——愛惜你的一身好本事，人品和武功！」

簡崑崙冷冷一笑。

「你不瞭解他，」李七郎說：「外面的人都不瞭解他——」言下之意，便是祇有他才最瞭解他。

簡崑崙說：「即使這樣，却也無能改變我對他的憎恨，敵意……七郎兄，謝謝你的關心，今夜就到此爲止吧！」

一面說，他隨即站起了身子。

無視於李七郎的意猶未盡，他却巳自行離開。

× × ×

「飄香樓」主人柳蝶衣忽然病發的消息，來得眞是突然——時間約莫在深夜「丑」時前後。

知道這個消息的人極少，整個總壇，也不過三四人而巳。

「玉手羅刹」時美嬌却是這極少數的知者之一，得到消息之後，匆匆披衣直起，來到了主人下榻的「飄香樓」。

在鑲嵌着閃閃生光的雲石樓閣裏，柳蝶衣長衣不解的睡臥在紫檀木座的巨榻上面。

這榻上舖陳着厚厚的熊皮，雪白柔軟，乍看上去，主人的身子，就像是跌臥在大片的天鵝絨裏，那麼鬆軟柔和，以至於他整個身子，看上去絲毫也不着力道，像是跌在一方白雲裏那般輕飄。

透過晶瑩打轉的一組水晶玻璃吊燈……光亮適度。

瑩瑩白光，映照着主人那一張蒼白失血的臉，長長的壽眉，向正中兌擠微蹙，一頭棕色的長髮，雲也似的四下散置着，絲質長襪，「雲」字履，俱都穿戴完好，以此猜測，主人當是病發倉促，甚至於連解脫鞋襪的時間都巳來不及，便自倒在床頭。

那一霎必是極其痛苦，以致於像他那般功力之人，亦難挺忍，是以眉頭深皺，長髮披散……可能是連起身召醫，都來不及，便自病發的昏厥了過去。

時美嬌匆匆來臨，却不是最早來到的人。

幾個知道內情的人，顯然都到了。

李七郎、雷公公、「神醫」黃孔，俱都先巳在座，大家的表情都很沉重。

彼此一句話也不說，祇是透過一雙眼睛，顯露着每個人的深切關懷……

黃孔巳爲他作了必要的救治，在服藥之後仍未見甦醒的情況下，破格的在他雙手脈門之處，各下了一根銀鍼。

這雙「銀鍼」遠比一般習見的銀針還要粗長得多，深深的扎進病人兩脈，下鍼的一霎，甚至於可以感覺到病人全身的顫抖。

看到這裏，李七郎第一個面現戚容，微微垂下頭來。

黃孔用右手食指，緊緊的掐入病人「人中」，柳蝶衣全身顫抖得更厲害，才發出了一聲冗長出息。

聽見了這聲出息，各人的一顆心才似緩緩放了下來，黃孔爲主人解開了外衣，回頭向在塲三人看了一眼，各人心神領會，轉身背出閣房。

外間是主人用以待客，自讀的客房。寬敞的客廳，錦綉羅陣，由於有了書畫的點綴，華麗中不失幽雅。

各人默默落座，時美嬌的眼睛直視向對面的雷公公，他是這裏的內務頭兒，事無鉅細，俱當唯他是問。

「什麼時候發作的？」

時美嬌臉上隱隱現着愁容：「白天我跟主座還下了盤棋，那時候他還好好的，怎麼會一下子就又發作了呢？」

雷公公輕輕咳了一聲，說了一聲：「這個——」隨即把眸子轉向另一面的李七郎，「……還是請七郎相公說一說吧！那時候老奴剛好不在……」

時美嬌隨即把眼睛轉向李七郎：「是怎麼回事，你可清楚？」

李七郎慢慢的點了一下頭。

「子時前後，我進來向先生問安……」他臉上略有靦覥的道：「先生那時候心裏很煩……」

「爲什麼煩呢？」

七郎道：「是……爲了新來的那位簡先生……」

「簡先生？」時美嬌揚動了黑而濃的細長眉毛：「你說的是簡崑崙？」

「就是他——」

時美嬌道：「簡崑崙又怎麼會惹得主座心煩呢？」

「是這樣的——」

李七郎似乎也祇有實話實說了。

「我來見先生的時候，他老人家才由簡崑崙那裏回轉不久……」

「嗯！」時美嬌點點頭：「主座竟然親自去了！」

「聽先生的口氣，他老人家不但見着了簡崑崙，而且還與他動了手……」

時美嬌與雷公公俱都表情一驚。

李七郎緩緩說道：「聽先生說，他老人家先讓了簡崑崙三招，後來才動手——由於簡崑崙劍勢可觀，先生也不能藏私，只得被迫施出了『大力金剛神指』功力，拿住了簡崑崙的劍鋒——」

美嬌微微動容，點頭輕嘆了一聲道：「主座也眞是……這門功夫，要消耗他許多精力，黃大夫不是告誡過他，要儘量避免施展這類有耗元氣的功夫麽，他竟是忘了！」

微微搖了一下頭，她頗似置疑的看向李七郎道：「話雖如此，可是以主座的一身能耐，也不致於就會爲此病發，黃大夫不是保證過麽？」

雷公公點頭證實道：「不錯，老奴親耳見的，黃大夫當時保證說，先生的病雖未能根治，但保證在三個月內，絕不致於再發……」

時美嬌點點頭，表示這話是眞的，而且她當時也在場，也聽見了。

李七郎輕輕一嘆說：「誰說不是？誰叫他老人家想不開，嘔氣呢？」

「嘔氣？」

「說來都怪我不好……」李七郎的臉上，訕訕的說道：「先生對簡崑崙原是起了『愛才』之意，打算饒過了他，後來無意間發現了胸側有一處劍痕，頓時改變了初衷——」

「劍痕？」時美嬌驚詫地道：「難道說……」

「姑娘不要驚嚇！」李七郎說道：「不是先生受了劍傷，而是他無意間發覺右邊胸衣，被簡崑崙劃開了一道寸許長短的破口，這原來也是沒什麽大不了，祇不過證明那個簡崑崙的劍術，果有過人之處而已……」

時美嬌搖搖頭說：「豈止是有過人之處而已，主座身法，世無其雙，簡崑崙竟能在他身上留下劍痕……自是非比尋常，怪不得主座對他會興起『愛才』之意了，即使如此心存警惕，改了初衷，也在情理之中……後來呢？」

李七郎說：「主座因爲無意間發覺了這處劍痕，一時極感羞忿……」

這自然也應在情理之中，以柳蝶衣之自負，自大，自不甘受此侮辱，看來簡崑崙誠然是凶多吉少了。

「他老人家因此乃自斷定，這個簡崑崙日久必爲禍害，留不得，乃自興出了下手殺害之意。」

時美嬌神色微異，輕輕的「哦——」了一聲。

雷公公也爲之一怔：「主座可曾下手了？」

「沒……有……」李七郎搖搖頭，吶吶的說道：「這件事，很使主座舉棋不定，是我好言相勸，要他老人家暫息心中怒火，便在這個時候，他老人家的病便發作了……」

說到後來，聲音變得很小，臉上竟自現出了訕訕神態，却也只是極短的一霎，使自己又回復了正常。

時美嬌向他注視，一歇，不再多問，微微點了一下頭，表示知道了。

雷公公却直着對眼睛，打破砂鍋問到底的樣子，連忙追問道：「主座是不輕易動氣的人，這點小事也能令他老人家……後來呢？」

「後來的情形，你也在場，還有什麽好說的？」

李七郎倏地抬起了頭，狠狠的向雷公公瞪着。

雷公公碰了個軟釘子，心裏頗不是個滋味，心裏一動——方才情形，很快的自腦中閃過，手中暗忖道：「記得驚聞主座病發的一霎，柳蝶衣其時裸裎半解，分明已似就寢，當時得訊，匆匆往請神醫黃孔，容得黃大夫來到，主人竟又已穿戴整齊。若照李七郎所說，主座分明其時並未就寢，可是現場情形……」

忽然，雷公公觸念到一項有關主座與對方七郎的傳說，登時心頭有似着了一拳般的震動，一時間爲之作聲不得，祇管瞪着一雙眼睛，直直向李七郎望着。

對於這位總壇的大管事，李七郎從第一眼見他就討厭，總是因爲平日事權不一，多有抵觸，這老兒總愛事事在主子面前爭功，開始的時候，連自己的賬也不賣，後來還是柳蝶衣親自劃下了規矩，一切身邊事，可由七郎見宜行事，雷老頭才不得不服輸認栽的向後面退了一步，可是表面如此，老傢伙暗裏仍不甘心，總愛在節骨眼上抽個冷子給自己不痛快，放冷箭。就像現在。

「總有一天——」李七郎狠狠的盯着面前的雷公公，緩緩的說道：「老小子你要犯在我的手裏，叫你知道七少爺我的厲害。」

雷公公「哼」了一聲，轉眼向身邊的時美嬌看了一眼，苦笑一下：「堂主的意思……？」

時美嬌冰雪聰明，冷眼旁觀，心中早已洞悉眼前二人的一番冷戰，這種事她却不欲介入。眼前她所躭心的是柳蝶衣的病情。

「且看黃大夫怎麽說吧！」

話聲方落，「神醫」黃孔已自裏面步出，三個人不約而同地齊把眼向他注視過去。

「怎麽樣？」

雷公公第一個忍不住站起來問。

「總算無碍……」黃孔臉色並不輕鬆的道：「已經服藥睡了。」

時美嬌輕輕吁了一口氣，站起來輕聲道：「這樣就好了，可是……」

黃孔向着外面看了一眼，回目三人道：「我們到外面再談吧。」

原來這裏與主人臥室距離不遠，怕是吵了他的清靜，再者，談話內容更是多有不便。

四個人移步到了另一間房子，雷公公關上了房門，各人相繼落座。

「主座的病……」

雷公公擰着一雙眉毛，極是關切的樣子。

黃孔輕輕捋了一下長鬚，清癯的臉上，顯現着一片憂容。

「這個——」他說：「這是個很奇怪特殊的病例……」

說時鼻翅開合，像是在品嗅着什麽，一雙眼睛看向時美嬌道：「姑娘可曾覺得這裏的氣味有些什麽不同麽？」

時美嬌也用鼻子嗅了嗅，搖搖頭說：「沒有，除了『花香』之外，什麽都沒有呀。」

「誰說不是？」黃孔打着濃重的皖省口音道：「我說的就是花香。」

李七郎才似略鬆了口氣，甚是奇怪的道：「花香？」

黃孔微微點了一下頭：「柳先生平素太愛花了，這幾天我默察府上，到處都是花，尤其是柳先生住的這個『飄香樓』，更是種滿了奇花異卉，一年四季，不分日夜，總是異香撲鼻，嘿嘿嘿……就連房子裏面，也不例外。」

各人隨着他的手指之處，祇見一盆盆盛開的鮮花，佈滿閣樓內外，五彩紛陳，各有奇艷，主人愛花成痴，衆所週知，「萬花飄香」的「飄香樓」，其實無不與「花」有關，倒是沒有想到竟成了主人罹病之因了。

雷公公不勝駭異的看着黃孔，連忙追問道：「大夫您是說，主座的病是花的香味兒……」

黃孔點了一下頭道：「我生平祇遇過兩次這樣的病人，柳先生是第三個人……而的情形更要特別一點……這裏花太多了……」

他又說：「每一種花都有一種不同的香味，幾十幾百種湊在一起，成爲一種極特殊的氣息，日夜呼吸其間，日久便染上了這樣的病……當然，這又與每個人的感受是不一樣的，有的人一點事也沒有，有人就不同了。」

黃孔的眼睛看向時美嬌，繼續說道：「柳先生愛花成性，即使在他睡榻之旁，也擺滿了花，情形就更不一樣了。」

時美嬌輕輕一嘆說：「那麽先生你的意思呢？」

「第一步，先把所有的花都搬出去……柳先生居住的這個飄香樓內外，所有的花，務必清除……」

時美嬌、李七郎、雷公公聆聽之下，對黃孔的說法，都不禁爲之一怔，彼此對看了一眼。

說來這雖然是微不足道的一件芝麻小事，可是行起來却頗有困難。

時美嬌點了一下頭，看向雷公公道：「就遵從先生的話去做吧！」

雷公公楞了一楞：「這個……怕是不容易……」

李七郎在一旁岔口道：「先生愛花成痴……每日早晚，都要親自動手澆水施肥，午夜運功之後，更要遍嗅百花之後，才肯就寢，多年以來，已成了習慣，怕是一下子改不過來。」

黃孔「哼」了一聲，說道：「這就難怪了，經你這麽一說，我更斷定，柳先生的病因是與花香有關了……這些花務必要儘快撤除，否則……只怕他的性命萬難保全。」

時美嬌點點頭：「爲了主座的身子，自當遵從，先生請放寬心。」

黃孔嘆了口氣道：「柳先生愛花成性，這些奇花異草多數中原少見，晨夕流連其間，感染極深，方才我觀察他的脈象，舌胎，再察看他的血色，很懷疑他已有輕度的中毒現象……治療起來，煞費週章，除了定時服藥，金針之外，還有許多戒律，尤需嚴格遵守……」

說到這裏，微微一頓，吶吶說道：「請問柳夫人是否也在這裏？」

各人不由互看一眼，暫不出聲。

雷公公輕輕咳了一聲：「不……不在，主座夫人多年前即已仳離……」

「哦——」黃孔頗似有些意外的樣子，道：「那麽，目前身邊有幾位如夫人侍候呢？」

「沒有……」雷公公說：「一位都沒有……」

黃孔聆聽之下，微微怔了一怔，才自點了一下頭。

李七郎一直垂首不語，至此才緩緩抬起頭來：「黃大夫，先生的病……」

「目前服藥金針之後，算是暫時穩住了，且待天亮前後再服下一帖藥，才可行動自如……到時候再說吧。」

說時站身而起，看向雷公公道：「有勞總管跟我來一趟，有些丸散需要當面交待清楚。」

雷公公應了黃孔一聲，隨着他一同步出。

轉出了眼前花徑，踏上長廊。

「有件事情，方才不便出口——」黃孔站住了脚，看向身邊的雷公公，神色怪異，說道：「柳先生病發之時，總管可在身邊？」

「這……」雷公公呆了一呆：「有什麽不對麽？」

「恕我直言，」黃孔回顧四週，才說道：「貴主上的病情，不宜行房，却需力戒！」

雷公公怔了一怔，說道：「方才已告訴了你，敝主人如今是獨身居住，並無妻妾。」

「這就奇了。」

黃孔緩緩的向前踱了幾步，一隻手捋着鬍子，向雷公公道：「那麽又是誰侍候柳先生身邊呢？」

「是李少君……」

「李少君？」

「就是剛才那個少年！」雷公公前進了一步，壓低了聲音說：「難道……」

黃孔輕輕「嗯！」了一聲，自語道：「這就是了……」

「這……又是怎麽回事？」

雷公公滿臉詫異的打量着他，恨恨的道：「我早就看出來這小子邪門兒……」

黃孔看了他一眼，微微搖了一下頭：「事情還沒有準兒，老管事你務必嘴上留神，不可聲張……」

「可……這又是怎麽回事呢？」

黃孔搖搖頭，終是礙難出口，頓了一下道：「再說吧，我們走吧！」

（未完・八）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白・文／可飛・圖

龍騰海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無腸道人」和「空心和尚」眼見不敵而敗逃，斐志豪亦受重傷，臨終前說出當年岳父的一段恩情及吳明之女尚在人間，並傳授了「一手遮天」的招法給他。恰巧看見「窮神」漆七殺掉無腸道人與空心和尚後，岳家宇便跟他算算當年殺害岳家的舊賬，但終爲他的孝心所感動，饒恕了他。及後巧遇萬紫琴與白琬，分別相約會於莫愁湖與紫金山，白琬則假扮她之表兄先往莫愁湖赴約，並僞說岳家宇跟表妹約會於紫金山，萬紫琴爲見岳家宇，靜悄悄到了紫金山，看到白琬與岳家宇相逢的情形，芳心粉碎。白琬向岳家宇表愛意並說出自己的身份……

遇世外高人　方死裏逃生

岳家宇大聲道：「不錯，那並不足以影響妳的美麗呀！」

白琬肅然道：「那個小疤，正是昔年落下絕崖，被崖壁上的尖石劃破的，原來崖下早已有人等候，接住小妹……」

岳家宇沉聲道：「不知崖下之人是誰呢？」

白琬幽幽地道：「不用說吧！當然是家兄白瑞……」

岳家宇心頭一震，歉然地道：「小兄殺了令兄，使妳無家可歸……」

白琬肅然搖頭道：「宇哥哥，你不必引咎自責！事實上白瑞救我，是奉命行事，並非出於自願，你殺了他，也是他罪有應得，因爲他昔年也曾參與屠殺岳家四十一口，而且暗中盜走了岳家的金佛……」

岳家宇沉聲道：「白瑞奉何人之命救妳？」

白琬茫然道：「這件事說起來也難以令人置信，命他救我之人，竟是『半掌追魂』萬世芳。」

岳家宇不由一怔，道：「萬世芳乃是趨炎附勢的小人，他叫白瑞救妳，不知用意何在？」

白琬搖搖頭道：「小妹也是十分不解，關於你的眞正身份，也是他近年才告訴我的！」

岳家宇大惑不解，若說萬世芳是壞人，他昔年不會叫白瑞救吳明的女兒，如果他是好人，仍不該助長兇燄，被龐起役使，困住雷士亮。

但萬世芳既明吳明之女和岳家之男嬰未死，却未告知龐起，斬草除根，由此看來，又不該懷疑他的人格。

岳家宇肅然道：「莫非萬世芳也和『絕望之谷』中的藍森一樣？表面上屈服，旨在臥底待機而動？」

現在他們只能這樣推想，設若萬世芳果然如此，他那忍辱負重的工夫，就更令人敬佩了。」

岳家宇道：「令尊和令堂隱於何處？琬妹是否……」

白琬黯然搖頭道：「小妹也不知道，宇哥哥，我們回店去吧？」

二人携着手，談談說說，回到店中，天色早已大亮。那店伙見白琬和一個無賴親熱起來，不禁大爲搖頭。

依白琬之意，要立刻離開金陵，但岳家宇堅持要再住三天，他認爲萬紫琴既已失約，今夜必定前往莫愁湖，今夜不去，明夜也會去。

白琬並不反對，因她心裏有數，一個少女在極度失意之下，必定馬上離開這傷心之地。

三天過去了，每天入夜，岳家宇都抽空到莫愁湖去一趟，幾乎每一次都找遍了全湖，却毫無所獲。

他深信萬紫琴必有困難，不然的話，她絕不會失約。於是，剛剛舒展開的眉頭，又深鎖起來。

這幾天中，白琬顯得格外溫柔，對他的一切飲食起居，無不親手料理，反使岳家宇過意不去。

找不到萬紫琴，岳家宇不忍就此離去，心想：「也許她有要事離開金陵，我何不在莫愁湖留幾句話！」

第四天他終於在莫愁湖畔一株最大的樹幹上，留了幾句話，並寫明今後所去的方向。

第五天岳家宇懷着沉重的心情，和白琬離開了金陵，但他們過了江，尚未到達揚州，後面竟馳來一匹健馬，馬上竟是「窮神」漆七。

漆七翻道下馬，左臂折斷尚未痊癒，見了岳家宇就要跪下，岳家宇立即扶住他，肅然道：「漆兄何必如此多禮？須知小弟敬你是位孝子，不然的話，那一天恐怕……」

漆七肅然道：「正因爲仇大俠饒了漆七一命，乃使漆某能供養家母天年，此恩此德，永世難忘……」

岳家宇沉聲道：「漆兄不在家照應老夫人，來此何幹？」

漆七沉聲道：「漆某在金陵地方上，眼綫極多，近幾天來發現幾個高手在客店附近窺伺，其中有『笑面狼心』百里彥，『大頭翁』宮保和及『天馬行空』裴慶等，恩公身手固然了得，但那些魔頭根本不講道義，定有陰謀，漆某放心不下，特來報告恩公，路上小心。」

岳家宇冷冷一哼，道：「他們來得正好，省得去找他們！謝謝漆兄關照，你請回吧！」

漆七殷殷叮囑，上馬而去。白琬道：「宇哥哥，此人是誰？」

岳家宇說出了漆七的孝行，慨然道：「十步之內必有芳草！這句話確有至理，一個黑道中人，能如此孝順，眞是十分難得……」

他們在揚州盤桓了三天後，繼續北上，一路上確曾發現有人跟踪，但却不敢太接近。

岳家宇心中老是惦念着萬紫琴，雖有白琬在身邊爲他解憂，但他總是覺得失去了甚麽似的。

這一天來到邵伯湖之間處，天色未明，突然下起雨來。

這一帶十分荒凉，只見蘆葦深處，隱隱有三間茅屋，岳家宇抹去臉上的雨水，道：「琬妹，這場大雨，看來暫時不會停，咱們必須先找個避雨之處！」

白琬大聲道：「可是我這身衣衫全濕透了，貼在身上，怪不好意思的……」

岳家宇細一看，可不是嘛，夏季衣衫，既少又薄，最刺眼的地方，是胸前雙峯，隱隱可見那新剝鷄頭。

白琬見他好奇地看着她的雙峯，又羞又喜，嬌軀一扭，道：「宇哥哥……你不要這樣看人嘛！」

岳家宇並非好色之徒，只因他這麽大個人，第一次看到女人身上神秘的部份，只是感覺好奇。

他脫下自己的長衫，披在白琬身上，道：「快走……我們到那小茅屋去暫時躲避一下……」

一條小路，迂迴曲折通到茅屋門前，兩旁的蘆葦比人頭高出許多。

雨打蘆葦「嘩嘩」作響，更顯出這茅屋幽靜。

二人來到茅屋附近，才看出這茅屋是浮在湖面上，距岸邊約二三丈，有一條鍊拴着。

茅屋之後，傳來「嘩嘩」浪濤之聲，木排上的茅屋，就盪動起來。

二人掠上茅屋前的浮木上，推門進入屋中。

想不到這水上人家，竟是一位雅仕，屋內雖是簡陋，却擺着書架，牆上也掛着字畫。

最引人注意的，是牆上掛着十來支巨筆，最小的一枝筆，筆桿也有三尺多長，粗若鴨卵，那筆毛不知是何種羽毛所做？已將墨汁冲洗乾淨，蓬散開來，長有尺半，粗若茶盤。

至於最大的一支，筆桿竟有五尺多長，那筆毫長逾三尺，有如掃帚。

兩人心內暗自稱奇，這樣巨大的毛筆，寫起字來，要多少的墨汁？況且寫字之人，豈不是要身高一丈以上，才能揮開此筆？

屋後「嘩嘩」之聲越來越大，兩人推開後窗向外望去，不由駭然一驚。

一個魁梧老人，穿着土布褲掛，全身盡濕，銀白的長髮也披散開來，他用手一扭，用牙咬住，手持巨筆，正站在屋後浮木上，注視着湖水。

那支巨筆，比屋中牆上掛的更大，筆桿粗逾茶杯，紫中透亮，不知是何種異竹所製？那長逾四尺的筆毫，銀光閃閃，不沾雨水。

湖中翻起滾滾波濤，忽東忽西，令人捉摸不定，顯然湖底有極大的動物興風作浪。

傾盆大雨潑在老人的頭上及身上，他連動也未動一下，只是一瞬不轉地凝視著湖底。

突然，老人低嘯了一聲，平掠入湖，身懸半空，掄起手中巨筆，頭下脚上，運筆如風，在湖面上疾劃。

好像湖面是一張大紙，他正在紙上寫字！那巨大筆筒距湖面半尺，但筆尖暗勁到處，湖水「嘩」然分開一條巨溝，向兩邊湧去。

兩人不禁駭然，這等輕功固然冠絕天

下，那強勁的筆力，也是見所未見，顯然，他是寫了一個「殺」字。

這「殺」字最後一點，筆力萬鈞，轟然一聲，湖水濺起三四丈高，老人趁一點之力，掠回浮木。

空中湖水「嘩嘩」下落，湖中巨浪拍岸成濤，兩少年突然大吃一驚，只見湖底翻起殷紅的鮮血，七具屍骸，在水面上打轉！

「原來老人在寫字殺敵，」兩人向那七具屍體望去，都是彪形大漢，手中都握着分水鵝眉刺，雖已死去却未撒手，足見老人的奇異筆力，根本不給他們抗拒的機會。

老人站在浮木上，仍然注視着湖底，再次低嘯一聲，平掠入湖，巨筆疾絞，分明寫了一個「絞絲旁」，筆尖向右上方一帶，似乎又寫了一個「色」字！

左右合起來，乃是一個「絕」字，最後一鈎，力大無比，湖底的汚泥都翻了起來。

老人掠回浮木，汚水中又冒起一片鮮血，十四具屍體，隨着翻騰的湖水，向湖邊盪去。

這老人一共寫了「殺絕」兩個字，而且筆尖距湖面尚有半尺，竟能使湖底的水中能手失去抗拒之力而死，這等玄妙的武學，眞是駭人聽聞。

兩少肅然互視一眼，只見老人向湖中掃視一眼，冷冷地道：「像你們這些低劣貨色，未免辱沒了老夫的『七紫三羊』神筆……」

他頭也沒回，冷冷地道：「小子，你來試試看！」

兩少斗然一震，不知老人和誰說話，只聞他沉聲道：「小子你聽見沒有？」

岳家宇四望無人，深信老人已經發現了他們，立即朗聲道：「前輩和晚輩說話麼？」

老人冷聲道：「不和你說話，難道和湖中的魚蝦說話不成？」

岳家宇掠出後窗，向老人兜頭一揖，道：「晚輩因大雨暫避前輩屋中，尚請見諒……」

老人把巨筆交給他，沉聲道：「湖底還有四個不知死活的傢伙，你以同樣的筆法，在水面上寫個『了』字……」

岳家宇肅然道：「前輩蓋世絕學，晚輩豈能一看便會……」

老人厲聲道：「將內力運於腕部，像書法訣竅一樣，再自筆尖吐出力道，借筆尖吐力，飄身湖上，寫個簡單的『了』字，諒無問題，快點試試看……」

岳家宇雖然毫無把握，却深知老人是一份善意，立即接過巨筆，却暗自吃了一驚。

這支筆雖然大得駭人，但筆桿是紫竹所做，筆毫之毛雖不知爲何物，估計也不會太重，那知暗暗一顛，竟有七八十斤重，這才知道巨筆並非凡竹所製，筆毫亦非普通狼毫。

但他童心未泯，覺得身懸半空寫大字，十分有趣，立即掠入湖心，按照老人所說之訣竅，運力於腕，內力自筆尖吐出，巨筆一揮，寫了一個「了」字。

但「了」字將最後一鈎尚未完成，突感眞力不繼，身子向下落去。

在這刹那間，突見湖底影影綽綽冒上四條身影，快得像離弦之箭。

岳家宇這時有點手忙脚亂，因他不諳水中功夫，眼見四支鵝眉刺猛戮而來，他的雙足距湖面也不足一尺。

但他乃是十分倔強之人，情急生智，以筆毫撥開兩支鵝眉刺，左足尖落在那剛剛冒出水面的大漢頭上一點，身子再次躍起。

由於剛才已得了訣竅，決定把這個「了」字寫成，以便組成「殺絕了」三字！掄臂一揮，筆毫銀絲異聲大作，一筆完成了一個「了」字，四個大漢剛剛冒出水面，正要沉下去，却已不及，四個頭蓋骨立即飛起，好像被巨大掃帚掃起的西瓜皮。

岳家宇借力掠回浮木，打了個踉蹌，只聞白琬拍手大聲道：「宇哥哥，你也會嘛！」

老人冷冷地抓過那支巨筆，瞪了白琬一眼，接着沉聲道：「他會甚麼？若非老夫暗中相助，最少有一支鵝眉刺戮中他的足心……」

老人掠進屋中！「咚」地一聲，把巨筆豎立在地板上，筆竟直站住，這等恰到好處的平衡巧勁，實令人暗自敬佩。

老人沉聲道：「進來！」

白琬聳聳肩，低聲道：「這老怪的威風不小哪……」

岳家宇瞪了她一眼，雙雙入屋，老人坐在竹機上，冷冷地道：「老夫隱居於此歷十餘年之久，想不到仍然逃不過那魔頭的眼綫，今夜咱們要大幹一場了。」

岳家宇躬身道：「敵人不是已經殺絕了麼？」

老人哼了一聲，道：「水中大漢只是三四流貨色，那魔頭自然知道這些貨色不是老夫敵手，依我看，他是以大好生命試試老夫年來的進境，其實那魔頭並非單獨來對付老夫一人，你等來此，又帶來一撥高手，加上對付老夫之人，形成一股強大的實力，今夜能否突出重圍，得看天老爺帮不帮忙了……」

白琬哂然道：「不知敵人在那裏？」

老人沉聲道：「此屋四週，除了臨湖的一面，已經清除外，其餘三面，都隱有一流高手，不信你們出去試試……」

白琬近來功力大增，早想一展身手，聞言甚是不服，立即自左邊小窗中穿了出去。

岳家宇深信老人不是故弄玄虛，極不放心，緊跟着掠出小窗，落在四丈外蘆叢之中。

二人剛剛落地，只見四週的蘆葦，一齊向中央倒過來，分明是無數道勁烈掌力同時襲來。

岳家宇深知敵暗我明，硬接四面掌勁極爲不利，立取去抓白琬的左臂，那知白琬也不約而同，也去抓他的右臂，二人同時躍起三丈來高。

岳家宇暗目一怔，覺得白琬內力很大，輕功也比他高出一籌，大惑不解。

二人身懸半空，向下一看，三方面的高手，竟有八九個之多，而且都是赫赫有名之輩。

其中有「血手孟婆」，「十抓九穩」畢振山，「綠袍判官」婁森，「粉蝶太子」曹典，以及「絕望之谷」中兩位不知名的老人。

最使岳家宇驚異的，「奔雷手」藍淼也駭然在內，另外三四個也必是當代高手，但甚爲陌生。

這工夫下面十餘道掌勁同時落空，有些蘆葦竟被奇大的狂飈連根拔起，兩少在空中力掃兩掌，落在地上。

雙方的掌力一接，「轟」然大震，蘆葦倒下一片。八九個高手立即包抄上來。

岳家宇以爲藍淼曾救他一命，此番來襲，不過是虛應故事，那知他們剛一落地，首先出掌的竟是他。

掌勁一出，勢如奔雷，岳家宇駭然出掌迎上，「蓬」地一聲，竟被震退了一大步。

但白琬却立即還以顏色，力推一掌，反把藍淼震得身形搖晃不已。

這工夫其餘高手一齊撲上，似想捉活的，而「十抓九穩」畢振山，却快了一步，龍頭鋼抓已到了岳家宇面前。

岳家宇知道厲害，拍出一道罡風，疾閃一步，那知對方一抖手，龍頭抓竟又跟踪抓到，堪堪到了腋下。

而且「血手孟婆」和「絕望之谷」中的兩個老人也同時欺上來。

白琬厲叱一聲，掃出兩掌，將龍頭抓震偏，也阻住了三個高手前撲之勢，使岳家宇大爲震驚。正是「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想不到她身懷絕學，一鳴驚人。

白琬疾退，沉喝一聲：「暫退——」拉着岳家宇，掠到浮木之上，進入茅屋之中。

那老人仍然坐在竹機上，冷冷地道：「現在你們相信了吧？還有兩個更厲害的，站在十丈之外，並未現身呢！」

老人看了白琬一眼，却對岳家宇道：「小子，想不到你還不如一個妞兒，你知道原因何在麼？」

岳家宇大爲慚愧，肅然道：「晚輩不知……」

白琬面色微變，連忙向老人搖頭示意，老人怔了一下，收回想說的話，只聞屋外有人厲聲道：「程九皋，你能永遠龜縮不出麼？」

岳家宇大大地一震，肅客道：「原來前輩就是『萬里飛虹』程……」

老人搖搖手，肅然道：「不管怎樣，老夫要出去煞煞他們的銳氣……」

語畢人已穿窗而出，只見他掠出五六丈，身子一沉，足尖疾點三根蘆葦葉尖，巨筆一掄，罡風大作。

首當其衝的是「血手孟婆」，這老怪也是知道程九皋的厲害，白髮飄飄，無風自動，全力推出一掌。

「蓬」地一聲，「血手孟婆」連退三步，程九皋的身子在半空一晃，再點蘆梢，又向「祿袍判官」掃出一筆。

婁森獰笑一聲，出掌如刀，向筆毫上切去。「蓬」然大震聲中，婁森退了一步，程九皋的身子疾彈而回，穿入屋中。

顯然，婁森也遜他一籌，兩少大爲心折。

程九皋嘴唇一動，以傳音之術道：「小子你注意了，這一招武功，老夫只演兩遍，現在時間無多，你必須立刻學會這一招……」

岳家宇微微一怔，深知程九皋已知他的身份，而對方又不願被白琬學去此招，乃以傳音之術傳授於他。

程九皋輕輕比劃巨筆，口中唸唸有詞，在屋中划了兩圈，點出一十三筆。

這是以絕頂輕功爲基礎，凌空搏擊之式，威力極大，剛才程九皋在外面施展的雖非此招，岳家宇深信，這一招却更具威力。

程九皋連演兩次，也不管岳家宇是否徹底了解，立即沉聲道：「你們二人把內間兩個大爐及大鍋搬出來！」

兩少茫然不解，只得走到內間，搬出兩個大火爐及兩口大鍋，這等大鍋，可以做五六十人吃的米飯。

程九皋沉聲道：「把鍋中裝上水，立即生火煮沸……」

兩少只得依言照辦，却不知他的用意，此刻外面的高手，正在冷嘲熱刺，却不敢衝上來。

只見程九皋找出三塊寬約尺餘，長僅五六尺的薄綢，在每一塊綢布一端，拴了一塊拳大的石頭。低聲道：「今夜咱們能否逃過此刦，全賴這三塊綢布了……」

三塊綢布，顏色不同，一塊是灰色，一塊是藍色，另一塊則是鵝黃色，正和他們三人的衣色相同，因爲程九皋的衣衫是灰色，岳家宇是藍色，白琬的鵝黃色。

老人拴好之後，在屋內向外察看，似在考慮哪一個方向較易脫困！

大約一個時辰之後，兩個大鍋中已冒出騰騰蒸氣，水也煮沸，屋中白氣瀰漫，視覺模糊。

兩少心中一動，似有所悟。

程九皋看了岳家宇一眼，低聲道：「你們明白了麼？」

岳家宇低聲道：「莫非前輩要利用這茫茫白氣脫身？」

程九皋點點頭道：「不錯！外面大雨暫時不會停止，天上烏雲密佈，夜色極暗，若再加上濃重的白氣，可使此屋四週三丈之內，無法視物。」

白琬道：「那三塊布呢？」

程九皋哂然道：「現在的局面，正是『張飛捉刺蝟』……雨下害怕，他們人手固然多出幾倍，却不願作無謂犧牲，必是等待天明才能下手，而我們却要在三更以前，以聲東擊西之法，逃出此屋，至於這三塊綢布，就是代表我等三人……」

鍋中「嘶嘶」作響，屋內白氣越來越濃，只聞屋外藍淼的聲音道：「程老哥，我勸你還是投降吧！當今武林，早已大統，你就是逃出此屋，也無法再在武林中立足……」

程九皋輕蔑地道：「姓藍的！就算我程九皋壓根兒不認識你！和你這種見異思遷，賣友求榮之小人說話，實在有失我的身份！」

只聞「血手孟婆」厲聲道：「咱們攻進去，老身不信他有甚麼花樣……」

只聞一陣陰沉的聲音道：「程九皋與那兩個年輕人，也是甕中之鼈，犯不着損失我方人手，待天明後再一網成擒……」。

此人身份似乎極高，語氣分明是命令

口吻，屋外立即一片死寂。

岳家宇低聲道：「程前輩，藍前輩他不是眞的投降……」

程九皋連忙搖搖手，道：「老夫當然知道，老夫只是不能不作作樣子而已！」

白琬低聲道：「不知另外兩個厲害人物是誰？」

程九皋肅然道：「一個是星宿海老人『蛇魔』蘇鐵城，另一個是『金彈銀弓』盧蒼……」

白琬駭然道：「據說『蛇魔』有一條怪蛇，長約三尺，粗逾拇指，名叫『橡皮蛇』，產自天竺國，身子展開，可暴長一丈五六，縮回去不足一尺，而且奇毒無比，令人防不勝防！」

程九皋肅然道：「那『橡皮蛇』又名『縮地龍』，不但伸縮性極大，奇毒無比，而且經他以藥水淬了五年之久，除非寶刀寶劍，普通兵刃還傷不了牠！事實上『蛇魔』的厲害，不光是這條怪蛇，他本身的武功也極了得，乃是以蛇的游行撲噬之式研成，名為『遊龍散手』，每一招都不連貫，出人意表，而且他又能驅蛇噬人，只要附近數里之內有蛇，都會聽他的嘯聲趕來，任他驅使……」

岳家宇低聲道：「聽說『金彈銀弓』盧蒼同時能射出十五顆金丸，專取敵人雙目……」

程九皋哂然道：「他若有他師傅一半的功力，今夜咱們就不必枉費心機，企圖脫困了！據老夫的師叔說，他的師傅『銀弓小二郎』，能將一顆金丸射出三里，仍能洞穿海碗粗的樹幹！」

兩少不由吃了一驚，心道：「古往今來，以善射名傳後世之人，應推飛將軍李廣，但李廣能否射出三里，洞穿樹幹？也大有問題！」

程九皋神色凝重地道：「若非有這兩個魔頭在內，憑老夫的輕功，將他們引開，你等必能從容脫險！」

屋中白氣更濃了，只見程九皋站起來，自四面小窗中向外望了一會，然後蹲下來，以手指在地上劃出此屋四周的形勢，道：「此屋背湖面山，前面及左右都是陸地，他們知道老夫也不諳水中功夫，對湖中的防衛，可能要鬆些，據老夫觀察，那兩個魔頭分佈左右兩方，其餘高手，相信都集中在此屋正前方，待會老夫叫你們開窗啓籠時，動作要快，以掌力震開門窗之後，立即啓開籠蓋，當重重白氣冒出門窗之外時，老夫將三塊綢條擲向左右及正前方，趁此黑夜，天下大雨，加之白氣濛濛，而且兩個厲害魔頭是在左右兩方，距離較遠，也看不清楚，我等立即自屋後的湖面上脫走……」

兩少互視一眼，大為佩服他的心機，深知以程九皋的腕力，可將三塊綢布擲出百丈之外，待對方左右及正前方三撥人到達綢條落下之處，發覺上當，然後再折回來，已是兩百丈，再加上已方在這段時間跑出的距離，雙方相距必在四百丈以上，況且附近蘆葦極廣，一時半刻無法找到，當能安全脫險……。

但岳家宇仍認為有不利之處，低聲道：「程前輩，我們都不諳水性呵……」

程九皋以傳音之術，道：「老夫隱居於此，早知遲早總難倖免，也在湖底按了七十多根暗樁，距水面僅有半尺，每隔二丈七八必有一根，到了第六十根時，彎向南方岸邊，待會你們看著老夫的落足點就行了……」

這辦法果然週密，這時程九皋也把巨筆插在腰上。

他右手握着一塊綢布大石，左手兩塊，站在門口低聲道：「注意了！老夫數到一二三的『三』字時，你們震開左右之窗，同時啓籠，數到『四』字時，老夫綢條也經擲出，而且也穿出後窗，你們必經行動一致，跟在老夫後面……」

程九皋輕輕拉開門閂，低聲數道：「一！」

兩少立即站在兩口巨鍋之旁，單掌立胸，納足力道，對着左右小窗。

「二！」

兩少左手抓住了籠蓋，岳家宇向白琬使個眼色，示意叫她緊跟着程九皋，他自己斷後。

白琬心中一甜，在這緊要關頭，他仍然處處為她着想，足證她在他心中的地位，非比泛泛。

「三！」

「蓬蓬」兩聲，左右小窗震飛的同時，程九皋拉開小門，抖手擲出三塊綢條，重重白氣向屋外暴湧而出。

那三塊拳大的石頭，帶着綢條，發出勁烈的「卜卜」之聲，向三個不同方向飛去，只聞屋外數聲暴喝，且傳來陣陣獰笑之聲，分明已去追那綢條了。

就在這剎那間，程九皋倒縱而起，掠出後窗，向湖面上掠去。

白琬第二，岳家宇斷後，只見程九皋．已飛落第二根暗樁之上，足上略帶水漬。

每樁相距二丈七八，在三人來說，輕而易舉，當他們掠到第六十根時，已聞到兩聲厲嘯，分明兩個魔頭已發現上當。

程九皋沉聲道：「快點！他們人手太多！老夫現在有把握從容離去，但你們卻不行……」

三人上了岸，進入了蘆葦之中，程九皋低聲道：「此刻雨雖大却沒有風，蘆葦靜止不動，你們必須盡量避免碰到蘆葦，反之，他們只要看到蘆葦晃動，就會發現我們！」

這樣速度可就慢了，因蘆葦十分密集，要施展巧妙身法，才能避免撞着蘆葦。

程九皋低聲道：「現在我們必須快點脫出蘆葦了，設若他們猜出我們所去的方向，他們在蘆葦外奔行，會比我們快得多……」

厲嘯之聲此起彼落，顯然兩個魔頭還弄不清他們自何方脫走？

好歹到了蘆葦邊沿，向外望去，一片沙灘，約有二三十丈寬，沙灘那邊，是個丘陵，只要越過小丘陵，就可以隱身。

程九皋低聲道：「白丫頭先過去，越快越好！但必須伏身而行！」

岳家宇肅然道：「程前輩，晚輩先過去如何？如果那小丘陵後面隱伏着高手，以逸待勞……」

程九皋冷笑道：「在目前來說，她的身手比你高，一旦遇上大敵，還要她來保護你呢……」

岳家宇聽到程九皋這番說話，心中十分難過，他自問並非妒嫉白琬的武功，只是感覺一個男子漢大丈夫，竟不如一個少女，在這危險關頭，他是有責任保護他的恩人之女的，反而竟要白琬去作冒險先鋒，而且白琬的身手和功力都是在很短的時間中提高起來，因此，他認為白琬實在比他聰明多多……。

白琬也知道岳家宇心中難過，立即低聲道：「還是讓我先過去吧！但我的內力，仍不如宇哥哥……」

她向岳家宇甜甜一笑，伏身向小丘陵馳去，岳家宇見她奔掠速度極快，好像足不沾塵。

程九皋低聲道：「小子，待會你可以注意一下，那沙灘上可能沒有足印……」

「沒有足印？」岳家宇微微一驚，道：「難道白琬她已經練成踏雪無痕的輕功了？」

程九皋搖搖頭道：「如果她練到那種火候，連老夫也不如她了！她不過是暗提一口玄奧眞氣，借人身下落的反震之力飛掠，這只是一種至高無上的內功心法！」

岳家宇肅然道：「據晚輩所知，在一二月前，她的身手還在晚輩之下，不知怎地……」

他突然想起一件事，正色道：「有幾次她在盤膝調息，頭上有一道銀鍊似的白圈，不知是何緣故？」

程九皋微微一震，道：「眞有這等事情？」

岳家宇虔容道：「晚輩會看到兩次，絕不會走眼！」

程九皋面色凝重，道：「令尊有一尊金佛，是否在她身上？」

岳家宇肅然道：「那金佛曾經一度在琬妹身上……」

「這就是了……」程九皋肅然搖頭道：「她偷學了上面的武功心法　那種心法叫着『太上罡炁』，為當今武林中兩大奇學之一……」

岳家宇暗吃一驚，道：「那金佛上有武學心法？晚輩毫無所知！」

程九皋冷笑道：「昔年有人把金佛送與令尊，要他學金佛上的心法，但令尊是何等身份？雖知此種心法非同小可，也不屑拾人牙慧，依老夫推想，令尊既不屑學，當然也不希望他的後代學此心法，所以才……」

他嘆了口氣，續道：「要想報仇，似乎非學此心法不可，不然的話，就憑你目前的進境，再練三十年，仍不足與那血魔對抗……」

岳家宇劍眉一挑，道：「既然家父不屑練此心法，晚輩豈能例外　今生今世，晚輩絕不練那『太上罡炁』！」

程九皋肅然點頭，說道：「小子，你很有志氣！但老夫也必須提醒你，當今武學，也只有『太上罡炁』和『大心燈眞氣』，足以壓倒那個血魔，但那『大心燈眞氣』，似乎早已失傳，因此，你要想找那血魔報仇，又不肯學那金佛上的心法，我看……」

程九皋不便說出來，但岳家宇已知報仇無望，現在他對白琬偷學金佛上的心法，而不告訴他這件事，心中十分不悅，低聲道：「程前輩，那金佛上本雕有贈物者的姓名，却被人抹去，而抹去之人却不是琬妹，不知那人是誰？」

程九皋搖頭道：「老夫也不知道，老夫昔年僅知有人送他金佛，却不知那人是誰？小子，你若是決心不學那『太上罡炁』，就必須妥為收藏，絕不能再落於他人之手……」

「還有！」程九皋想了一下，又搖搖頭道：「算了！這件事老夫不便多管，俗語說，寧折十座廟，不破一人婚。那妞兒似乎對你……」

岳家宇正色道：「前輩有話請講，晚輩願聆教益！」

程九皋肅然道：「令尊不學那心法，顯然那贈送之人不是令尊的師輩，而且依老夫的推測，那人可能仍活在世上，設若他發現你的妻子學了『太上罡』炁，定以為是你教她的，那樣以來，岳家雖未吃魚，却沾了一身腥……」

岳家宇點點頭道：「晚輩也有同感，不過晚輩未來的妻子，絕不會學『太上罡炁』！」

程九皋歎然道：「小子，老夫鄭重聲明，就是你也學了『太上罡炁』，也不要緊！可犯不着因她學了此種心法，而影響了雙方的情感，依我猜想，她暫時不告訴你，只是一種幼稚的想法，希望能比你高些，而時時保護你……」

岳家宇暗自哼了一聲，心道：「我岳家宇若要女人保護，豈能一雪岳家的血仇！」

程九皋低聲道：「小子，你也過去吧！可能那些魔頭追錯了方向，已走得遠遠了……」

岳家宇伏身疾掠，安然到達小丘之後，接着，程九皋也掠了過來，道：「老夫既已被他們發現，必須去聯絡幾位好友，共商應付大計，現在只得與你們分手，你們二人若不分開，即使遇上大敵，若能手腦並用，見機行事，尚可自保！咱們後會有期了！」

說畢，三五起落，消失在濛濛烟雨之中。

白琬甜甜一笑，道：「宇哥哥……咱們快離開這裏吧！」

岳家宇肅然道：「我們自此湖的左方繞過，再穿過寶應湖北上，我相信他們向高郵湖右邊追去了……」

這高郵湖的左邊，乃是皖境，二人向北疾奔，岳家宇已下定決心，不學金佛上的心法，一路上極少說話，苦思程九皋所授的一招武學。

到現在為止，他已經學了三位高人的三招武功，他知道必須把三招武功揉合於師門的武功之中，再加以精研，才能發揮更大的威力。

於是他並不急於趕路，却在寶應湖南岸一座破廟中住了兩天，將三招武功與師門絕學合研，共得五招。

這五招的威力如何？不得而知，他本可和白琬印證一下，却因他違背了他爹爹的意志，偷學了金佛上的心法，心中十分不快！況且到現在他仍然不告訴他，心中一煩，就不願和他嚕囌。

白琬像變了一個人似的，對他無微不

至，親自到黎城去買了些饅頭和鹵菜給他充饑，岳家宇吃了一點，就示意起程。

他對泰山中那兩位石前輩的雲天高誼十分景仰，想去拜見一下，然後趁途中一段時間，苦練這五招，然後再到勾漏山去會一會「勾漏三殘」。

設若他以這五招武功，能與「勾漏三殘」扯成平手，他就敢面對龐起等高手，報仇雪恨，甚至於也敢去找那魔頭決一死戰。

「宇哥哥……」白琬溫柔地道：「你這兩天好像悶悶不樂……」

岳家宇淡淡地道：「沒有甚麼！我只是感覺復仇任務艱巨……」

白琬微笑道：「宇哥哥，你不必憂心忡忡，小妹可以帮你呀！」

岳家宇現在就怕聽這句話，哂然道：「岳家的血仇，絕不假他人之手，琬妹好意小兄心領——」

前面就是寶應湖南岸，一個高瘦老人坐在一塊大石上，手持一根花花綠綠的竿子，似乎正在垂釣。

此刻正自回頭，向兩少望過來，那一雙碧綠的眸子，旣小又圓，但精芒暴射，極是駭人。

就在這工夫，左邊湖邊蘆葦中鑽出一個老道人，右手提着竹簍，右肩上搭着一根魚竿，匆匆走到高瘦老人身邊，大聲道：「這位老哥哥請讓一讓，小弟世居於此，以漁爲業，一家大小，差堪溫飽！此石爲小弟數十年來坐釣之位……」

那高瘦老人頭也沒抬，却冷冷哼了一聲。

那老漁人喃喃地道：「這一帶只有此處魚多，今天旣然晚來一步，也只有遷就了……」

說畢，放下漁簍，裝上了魚餌，把鈎子放在高瘦老人魚竿旁，開始垂釣。却回過頭來，向兩少暗使眼色，叫他們趕快離開此處。

兩少心中一動，向那老人的花綠魚竿望去，不由心頭大震，只聞那老漁人喃喃地道：「這位老哥哥的釣竿，花花綠綠，極像一條蛇，而且竿頭沒有漁綫和漁鈎，莫非是在學那『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鈎』麼？」

高瘦老人抬頭看了老漁人一眼，冷峻地道：「不錯！老夫正是效那姜太公釣魚之法，願者上鈎！凡是自動送上門來的，表示命該如此，壽限已終……」

這老人語氣陰冷，好像噬着脆冰，只聞那老漁人指着湖中道：「看哪！老哥哥魚竿之下來了三條魚，一大兩小，大的心裏有數，不願上鈎，兩條小魚不知死活，環游不去，眞是兩條笨魚……」

兩少心中一動，隱隱猜出老漁人語含禪機，似在警告他們趕快逃走。

但兩少的想法不約而同，白琬想保護岳家宇，趁機炫露一下，而岳家宇剛剛研成五招絕學，也想牛刀小試，所以二人不約而同地不退反而緩緩走近。

突然那高瘦老人手中的釣竿突然縮同，「刷」地一聲，又射向那老漁人。

這漁竿分明是長條怪蛇，不問可知正是天竺國的異種「縮地龍」，這高瘦老人必是「蛇魔」蘇鐵城了。

這僅是轉念工夫，那老漁人大叫一聲「救命哪」！那件葛衫突然「蓬」地一聲張起，像順風的飽帆。

那蛇頭在葛衫上撞了一下，疾縮而回，縮到一半，突然再次疾射，比剛才又長了二三尺，蛇頭越過老漁人的脖子，倒捲而回，分明要纏住老漁人的脖子，噬他的咽喉。

岳家宇大吃一驚，急切中疾掠而上，大聲道：「前輩小心——」

只見老漁人一偏頭，大聲嚷嚷道：「老命休矣——」身子一仰，「噗通」一聲落入湖中不見。

「蛇魔」獰笑道：「原來是『五湖漁隱』雷震老賊……」

老魔回過頭來，陰惻惻地道：「小崽子！程九臯那老賊心眼雖多，騙得老夫繞了高郵湖一週，但老夫深信你們仍沒走遠，剛才雷老賊說得不錯！你們眞是不知死活！見了老夫竟敢不跑！」

岳家宇冷巇地道：「無恥的老賊，憑你的身份，也甘願供人役使，爲虎作倀！你也不感慚愧麼？」

「蛇魔」綠目暴睜，喋喋獰笑道：「你的胆子可眞不小！老夫若以『縮地龍』傷了你們，難免以大欺小之嫌！老夫必須使你心服口服……」

說畢，尖嘯一聲，手中的怪蛇突然脫手彈出，暴漲兩丈五六，尾部向左邊一株樹幹上一纏，頭部向右邊一株樹幹上一扣，打了個活結。

兩小不由暗吃一驚，一條尺餘長的怪蛇，能暴漲兩丈五六，固然見所未見，奇的是頭尾纏在樹幹上，繃得緊緊的，好像一根花綠的纜繩。

只見「蛇魔」向那蛇頭上平掠而去，單掌抓住蛇身一晃，像翻單槓一樣，撒手一翻，人已站在蛇纜上，那蛇身還上下顫動不已。

「蛇魔」冷峻地道：「小子，岳家驥昔年曾顯赫一時，武功自成一家，他的後人大概也不會太差！你只要能接下老夫的『遊龍散手』三招，老夫放你們逃生！絕不食言。」

岳家宇冷然一哂，道：「老賊，別說三招，就是三十招三百招，岳某也樂於奉陪——」

只見白琬厲叱一聲，以「嫦娥奔月」之式，掠上蛇身，不屑地道：「老賊！我宇哥哥何等身份，豈能和你動手，本姑娘接你三招就是！」

岳家宇厲聲道：「琬妹快退下來！」

白琬大聲道：「不要嘛！我有把握接他三招！」

岳家宇面色一寒，道：「妳若不聽話，今後我不會再理妳……」

白琬微微一震，道：「宇哥哥，你爲甚麼這樣固執呢？」

岳家宇冷峻地道：「岳家的血仇，絕不用那種武功報復！」

白琬心頭一震，已知岳家宇看破了她的秘密，立即掠了下來，歉然道：「宇哥哥……小妹並無惡言，只是想稍遲些告訴你……」

岳家宇冷哼一聲道：「從今以後，妳的行動，小兄不便干預，但岳家的仇人，

自有小兄對付，希望妳別插手——」

「宇哥哥，你爲甚麼要這樣死心眼——」白琬焦灼地道。

岳家宇斬釘截鐵地說道：「心眼太活了，並非好現象！我岳家宇的爲人一向如此——」

語音未畢，已經掠上蛇身，與「蛇魔」相距三步，對面而立。

由於程九臯那天的一番話，激起了岳家宇好勝之心，忖道：「我就不信，若不學那『太上罡炁』就不能登峯造極！我必須創造奇蹟，以他種絕學爲岳家雪此血海深仇，爲武林除害……」

白琬緩緩走近蛇纜，似乎準備援手，岳家宇冷峻地道：「琬妹，請退出三丈之外！」

白琬大聲道：「不要！」

岳家宇厲聲道：「妳若是出手相助，可別後悔……」

「蛇魔」陰聲道：「小子，一旦動手，生死立判，老夫並非慈悲之人，可不會相讓！」

岳家宇見白琬緩緩向後退去，冷冷地道：「那個要你相讓——」

兩臂一張，單是站在蛇身上，以平生之力劈出三掌，老魔頭動也不動，兩臂蜿蜒而動，向外一分，活像蛇行姿態，岳家宇的掌力已被化解了一半，身形微搖，欺上兩步，向岳家宇胸前抓去。

岳家宇身子一側，眨眼工夫踢出三腿，身形一彈，想自老魔頭頂飛過去。

豈知老魔頭非比等閒，身子微挫，「回頭望月」，向空中撩出一掌。

這一手和他的前一手毫無連貫性，也正是「遊龍散手」的厲害處，岳家宇乍感暗勁極大，身懸半空，硬接這一掌，可能被震下蛇身，那就算栽了。

情急之下，想起了程九臯剛授的那一招，主要是以輕功爲主的凌空搏擊之式，暗自納口氣，身子橫飄五尺，老魔的無儔掌風冲天而起，竟將樹頂枝葉震飛。

但岳家宇的身子划了半個弧形，仍落在原先站立之處。

這已是第二個照面，設若再接下一招，老魔就算輸了。

老魔獰笑道：「好小子！想不到僅是一夜的時間，你就學會了程老賊的保命招數……」

岳家宇深知這老魔必定立下煞手了，果然，老魔兩臂暴伸，五指如鈎，銳風生嘯，兩臂竟突長半尺有餘，堪堪抓到岳家宇的咽喉。

這一招旣快又準，歹毒無比，岳家宇自忖無法硬接，急中生智，右足尖一鈎蛇身，身子疾瀉而下，趁勢翻身，鬆脚，抖臂，拿樁，這一連串動作快得難以形容，竟轉到老魔身後蛇身之上。

但老魔勢在必得，身子未動，全力後拍一掌。

岳家宇要硬接，毫無把握，功敗垂成，又於心不甘。這時低頭一看，發現自己正是站在怪蛇七寸之處，力貫足心用力一踩，身子立即彈起。

那「縮地龍」雖然身堅如鐵，七寸之處畢竟是致命要害，牠痛得一縮身，「克擦」一聲，兩株樹幹同時被拉斷。

老魔掌力剛剛湧到，將樹幹震上高空，砂飛石走，地動山搖，而他的身子也因蛇身驟然下落，而失去平衡。

岳家宇身懸半空，閉住呼吸，合上雙目，以平生之力，雙掌力拍，無儔罡風向老魔當頭壓下。

老魔一掌剛剛推出，身子又未站穩，眞力無法提聚，倉促間推出一掌。

「轟」的一聲，岳家宇雙臂如裂，腦中「嗡嗡」作響，在空中翻了個身，落在三丈之外。

但老魔的苦頭可大了，鬢髮震開，衣扣脫落，衣衫敞開隨風飄展，一雙鞋子竟因下震之力太大，面底綻開，襪子破裂，露出十個脚指。

岳家宇可以說是死裏逃生，他深信若非剛才踩那怪蛇的七寸，使那老魔上了大當，未能集中力量，此刻他恐怕已經濺血當場了。

雖然如此，胸前仍感陣陣悶痛，雙臂已無法抬起。

那「縮地龍」雖未受傷，却兇性大發，揚首吐信，作勢欲撲。

老魔雙目中碧綠厲芒暴射，老臉肌肉抽搐，嗓中發出低吼之聲，顯然已經忿怒極了。

此魔一旦紅了眼，可不管三招之約，必定翻臉動手。

白琬掠到岳家宇身邊，暗暗提足內力，凝神以待。

只聞「嘩啦」一聲，湖中冒出一人，正是那「五湖漁隱」雷震，在水中露出半個身子，拍掌大笑道：「老賊你要不要臉？釣不到兩條小魚，就要下水硬撈——」

老魔雖已動了殺機，也不能不顧身份，況且他對岳家宇的身手，心裏有數，若三人聯手，他也討不了便宜，立即冷峻地道：「老夫何等身份！這小賊雖然取巧，老夫也不會和他一般見識……」

說畢，收起「縮地龍」，冷冷瞪了岳家宇一眼，疾馳而去。

岳家宇抱拳對「五湖漁隱」道：「雷前輩示警援手，使晚輩得免於難，請受晚輩一拜——」

「五湖漁隱」一掠而至，阻止岳家宇下拜之勢，道：「老夫一生不拘小節，最討厭繁文褥節，你免了吧……」

他面色一肅，慨然道：「不是老夫自滅威風，剛才若是老夫和他動手，恐怕已經見了閻王爺囉！」

岳家宇謙遜地道：「前輩切莫過獎！晚輩不過是偷機取巧而已！」

「五湖漁隱」沉聲道：「俗說識時務者爲俊傑！行道武林，誰敢說所向無敵？設若遇上高於自己的人，就不顧一切，螳臂擋車，那才是愚夫行爲！只要不忌恥辱和仇恨，痛下工夫，出人頭地，才不愧爲有志氣之人，兵不厭詐，權宜應變，自是理所當然……」

「五湖漁隱」續道：「總之，剛才是你手腦併用渡過險關，另一方面老魔輕敵，也是原因之一，下次再遇上他，可要小心了！」

岳家宇肅然道：「前輩對武林中之事，必定十分清楚，不知那個爲龐起撑腰的魔頭是誰？」

（未完・六）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黃鷹・文／可飛・圖

天衣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武功厲害的葉安施展渾身解數，乘蕭展鵬與魏大中對敵時發射獨門暗器，挿中魏及其侍衞，蕭展鵬立時對這心狠手辣的葉安加以提防，魏大中重傷仍喝出葉安就是天衣，天衣也不否認，還自揭人皮面具，魏、蕭二人皆驚愕於天衣的外貌只不過是個平平無奇的人，面上絲毫殺氣也沒有，魏大中並說出燕王曾經南下向司馬長風查探天衣屢次失手的原因，天衣爲之愕然自己得不到燕王的信任，蕭展鵬也爲司馬長風感歎、魏大中自知時日無多爲蕭展鵬擋去天衣的暗器，天衣與蕭展鵬對敵時，飛燕與蟋蟀趕到，天衣使出「天羅地網」一招對付……

飛刀殺敵　獨闖王府

天衣實在想不到蟋蟀的飛刀已練至這個境界，閃避不開，心頭不由一亂。

受傷的感覺對他來說也實在太陌生，也不知多久他已沒有受傷，兩條腿的傷痛令他更爲之心亂。

蟋蟀最後的一柄飛刀也就在這時候射來。

若是平日，要閃開這一刀也不容易，這時候就更困難了。

天衣的反應仍然保持一定的敏捷，匆忙中半身一偏，那柄飛刀便變了射在他的右臂上。

這也是天衣所能夠做到的全部，也總算閃開蟋蟀這凌厲的最後一擊。

那飛刀直沒入柄，穿過天衣的右臂，射進了他的脅下，力道之強勁實在不可想像。

天衣忍不住叫出來，這穿臂入體的痛苦，由於陌生更覺得強烈。

蟋蟀看在眼內，放聲大笑，蕭展鵬也就在他的大笑聲中，一個身子凌厲飛射向前，人劍直刺向天衣。

劍與人差不多成一直綫，劍光迅急而輝煌，連天衣也感覺到這一劍的凌厲。

他的暗器立即便想出手，右臂很自然的先動，一動一陣劇痛攻心，到他再動左臂的時候，蕭展鵬的劍已經刺到了，直刺向他的心窩。

他仰天倒翻，雙脚傷口牽動，又是一陣劇痛，痛徹心脾，不由得倒栽地上。

蕭展鵬劍刺空，人落地，隨即揮劍向天衣斬去，一劍急一劍。

天衣倒在地上，滾身閃避，連避三劍，左手射出了七枚暗器。

他的左手並未受傷，但連帶影响，也顯得並不靈活，暗器射出，連正常時候的三分威力也沒有。

蕭展鵬輕易將射來的暗器擊落，暴喝聲中，揮劍向天衣瘋狂劈斬。

天衣滾身閃避，傷口一次比一次痛苦，他面部的肌肉也因爲痛苦而扭曲起來。

蕭展鵬劍勢綿密，一心要將天衣劈殺劍下，當然是一步也不放鬆。

天衣翻騰在地上，忍不住痛叫出聲，有生以來，他從未試過這樣狼狽，那一份尊嚴早已忘掉，然後他突然想到求饒，蕭展鵬的劍也就在這時候急落，一劍劈斷了他的左臂。

他的左手仍然抓着暗器，與左手飛落地上散開，蕭展鵬這一劍簡直就是將他的抵抗能力完全劈斷。

他雙脚中了飛刀三柄，連站立也成問題，右手傷得更重，現在左臂也給刺斷，莫說發暗器攻擊蕭展鵬，連閃避蕭展鵬的攻勢也差不多沒有的了？

蕭展鵬根本不理會天衣是怎樣情形，只想快些將天衣殺掉，劍勢未絕。

天衣倒滾開去，終於忍不住叫出來。

「慢着，我們有話好說。」

蕭展鵬冷笑着收劍。「還有什麼好說的。」

「我可以告訴你燕王很多秘密——」

「你這是求饒的了。」

「千古艱難唯一死——」天衣竟然說出這句話。

蕭展鵬瞪着他，就像是瞪着一個陌生人似的，突然搖頭。「你不覺得太令人失望？」

天衣道：「我若是就這樣死掉，更令人失望。」

「你是天衣？」

「天衣無縫，算無遺策，在江湖上的傳說，我根本已不是一個人，我所能夠做的根本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夠做的，有關我的傳說，已接近神話。」

「你應該保持形象的。」

「我只知道我其實還是一個人。」

「你以爲我會饒你一命？」

「可是我能夠告訴你許多燕王的秘密，那麼你們對付燕王的時候，一切便會簡單得多。」

「我對這種事還感興趣？」蕭展鵬冷笑。

「我可以告訴你司馬長風的秘密，這個人出賣你，你當然要對付他的。」

「司馬長風的秘密你能夠知道多少，他最大的秘密你知道是什麼？」

「是什麼？」天衣不由問。

「就是與燕王勾結。」蕭展鵬瞪着天衣。「這個秘密你却是完全不知道。」

天衣怔住，他若是知道，根本就不會跑到這裏來，也根本不會有這種收場。

蕭展鵬接道：「對我來說，你現在只是我的仇人，除了殺你，並無選擇。」

天衣道：「你應該先找司馬長風算賬的。」

「先殺你有何不好？」

天衣道：「沒有，只是能夠看到司馬長風倒下，總是一種樂趣。」

「你的樂趣，跟我可沒有關係。」

天衣道：「燕王還有其他很多秘密，你轉投燕王，可以拿這些秘密要脅他。」

「你就是滿腦子這些卑鄙念頭。」

「那你借燕王的力量對付司馬長風，一來可以打擊他，二來將他的美夢擊潰，不是更快樂？」

蕭展鵬冷笑：「我現在只想殺你，只有殺你才能夠令我開心。」

天衣道：「殺了我，只有令司馬長風快樂，而他現在是必已準備好一切，看如何對付你。」

「可是這與你沒有關係，我殺你絕不是爲任何人，只爲朋友——」蕭展鵬大喝聲中揮劍！

天衣退縮，他已經變成了一個血人，可是他的動作仍然有一定的靈活，滾身閃開了一劍，第二劍砍來，仍然被他再滾身閃開。

蕭展鵬再三揮劍，砍斷了天衣的右腿，劍再展，刺向天衣的咽喉。

天衣怪叫，一個身子彈起來，一旁疾竄了出去，也是蓄力待發，希望眞的能夠竄出生路。

這些都在蕭展鵬意料之中，矮身再一劍，不偏不倚，正好砍飛了天衣的腦袋。

劍未收，他身子已轉回，目光回到蟋蟀的面上，立時沒有了光彩。

蟋蟀的面色灰白，眼神也已變得呆滯，飛燕一旁扶着他，回望着這邊。蟋蟀她固然關心，蕭展鵬她一樣關心，也知道蟋蟀現在怎樣。

她忍着不讓眼淚掉來，也忍着不作聲，唯恐蕭展鵬分心，爲天衣所暗算，一直到現在。

「蕭大哥——」她叫出來，目光回到蟋蟀面上，充滿了哀傷與無望！

蕭展鵬方才已發覺蟋蟀不妥，現在再看，一顆心直沉下去，他經驗當然比飛燕足，又怎會看不出蟋蟀已經是彌留之際。

「蟋蟀——」他竄近去，一手扶住了蟋蟀。「你怎樣了？」

這句話出口，他心頭一陣迷亂，這種話他其實用不着多說的了。

蟋蟀眼睛似閉還開，笑問：「天衣那個混蛋怎樣了？」

他竟然看也已看不到，蕭展鵬聽到心頭一陣刺痛。「腦袋已經給我砍下來。」

「砍得好——」蟋蟀又問：「那個混蛋，方才好像求饒。」

「他就是求我放他一條生路。」

「到底是混蛋，我可不會說這種話，挺到底。」蟋蟀大笑了起來。

「你跟他怎能夠相提並論，你是英雄好漢，他可是一個小人。」

「狗屁，我才不要做什麼英雄好漢，我正在後悔得要命，怎麼跑到這裏來。」

「因爲我這個笨蛋。」蕭展鵬長歎一聲！

「你承認自己是笨蛋也就罷了。」蟋蟀笑罵：「可是也怪不得你，你原就不是做官的材料，又怎知道官場的黑暗？」

「現在知道了。」

「司馬長風也是好本領，竟然隱瞞到現在，若非魏大中飛鴿傳書，現在還是一個秘密哩。」

「崑崙奴也完了？」蕭展鵬脫口問。

「連我這麼英明神武的人也難免一死，何況那個沒有腦袋，只知唯命是從的笨蛋？」

蕭展鵬無言，蟋蟀接罵：「他眞的笨得可以，拚了命也要追那隻鴿子回來，連鴿子帶的是什麼消息也沒有機會知道。」

蕭展鵬道：「不知道還好。」

「那種人，我看就是知道了，也一樣會做的，司馬長風也不知交了什麼好運，找來這許多不知生死，只懂得替他賣命的笨蛋。」

蕭展鵬又沉默下去。蟋蟀又道：「我知道你心裏難過，但換轉是我，一樣會這樣做。」

蕭展鵬道：「正如你說的，我到底不是做官的材料。」

蟋蟀道：「爭權奪利，難免不擇手段，你應該明白的，所以無論是什麼收場，也不能夠怨別人，只怨自己進了官場。」

蕭展鵬苦笑，蟋蟀搖頭。「之前我却是不懂得這樣說，大概人生命到了盡頭，總會變得很聰明。」

不等蕭展鵬開口，他又道：「我知道你一定會去找司馬長風。」

蕭展鵬沒有作聲，蟋蟀接道：「可是不管怎樣，你總得要想想飛燕。」

飛燕垂下頭，蟋蟀輕捉着飛燕的手。「我只得這一個妹妹，現在要完全交給你照顧了。」

飛燕忍着沒有讓眼淚流下來，蟋蟀的傷勢怎樣，她自然看得很清楚。

蕭展鵬更清楚，說的也是眞心話。「不管怎樣，我都會以飛燕爲主。」

蟋蟀道：「有你這句話我便放心了。」隨即放聲大笑起來！

這笑聲很難聽，蕭展鵬飛燕聽着心如刀割，也沒有讓蟋蟀停下來，他們都明白，蟋蟀是要借這笑聲來掩飾肉體的痛苦！

蟋蟀大笑着閉上眼睛，也就在大笑聲中逐漸結束他的生命！

蕭展鵬和飛燕都感覺到蟋蟀的生命逐漸消失，呆呆的看着他，一聲也不發。

那過了多久，他們不知道，他們的心由刺痛而逐漸變得麻木。

飛燕的眼淚終於淌下來，然後伏倒在蕭展鵬懷中，忍不住痛哭！

蕭展鵬也有眼淚，也就讓眼淚搶出眼眶，一直至流乾流盡！

× × ×

黃昏到底降臨了，在黃昏之前蕭展鵬飛燕已買好了蟋蟀的棺木，僱了一輛馬車，也就在漫天晚霞中起程，走向回家的方向。

他們沒有記忘蟋蟀曾經戲言死後想葬在什麼地方，那雖然是戲言，他們總覺得能夠達到蟋蟀的希望，總是一件好事！

他們也準備將蟋蟀生前喜歡的東西都葬在蟋蟀的身旁，永伴着蟋蟀！

飛燕並沒有多說，每看見蕭展鵬做一件事，忍不住便要流淚，她看出蕭展鵬的內心痛苦絕不在自己之下，也看出蕭展鵬對蟋蟀的感情！

車聲轔轔，走在馬車旁向的蕭展鵬飛燕一直都沉默着，是飛燕先打破了沉默。

「蕭大哥，你要怎樣做？」

蕭展鵬目光一垂。「我知道無論我怎樣做，你都絕不會反對。」

飛燕道：「只要你認爲需要。」

蕭展鵬道：「我要走一趟晉王府。」

「要見司馬長風？」

「不錯，這時候他應該動手的了。」

「你要救晉王？」

蕭展鵬搖頭。「也許他眞的會是一個好皇帝，但現在這個皇帝也並不壞。」

飛燕沉吟道：「你也相信現在這個皇帝的決定？」

蕭展鵬道：「也許他的決定是錯的，但有本領做皇帝的人始終還是會冒出來，只要他做到皇帝，也無論本性好壞，多少也會爲自己辛苦取來的江山設想。」

飛燕看着蕭展鵬。「蕭大哥，你終於明白了。」

蕭展鵬接道：「我也終於感覺到政治的黑暗和恐怖，但已經做了的到底已經做了。」

飛燕點頭。「人總是活在現在的。」

蕭展鵬道：「一直以來我都以爲很明白很認識司馬長風。」

「到現在你還是不明白。」

「不錯，但無論如何，司馬長風到底是一個很成功的政客，將來總會有一番事業的。」

「你不準備找他算賬？」

「完全沒有這個念頭，若說他該死，更多人該死，譬如我。」

飛燕伸手掩住了蕭展鵬的嘴巴，蕭展鵬輕捉着她的手，搖頭。「我只是說說，人若是說錯了話便該死，更該死的了。」

飛燕搖頭道：「我就是不喜歡聽到這種話。」

蕭展鵬當然明白飛燕的意思，飛燕現在就只有他一個可以依靠的人了。

他的心裏原是有一股怒火，要找司馬長風算賬，也就因爲飛燕，因爲蟋蟀臨終的一番話，消去了大半，現在他已經完全冷靜下來，知道應該怎樣做。

「我也不喜歡說這種話。」他微笑着。「只是有時不知不覺便說了出來。」

飛燕道：「生死有命，旣然命運是由不得自己控制，逆來順受就是。」

蕭展鵬無可奈何的歎了一口氣。「現在我也是唯有這樣想，人總是難與天抗命的。」

飛燕道：「所以我並不反對你回去晉王府，司馬長風若是有心對付你，無論你跑到那兒去，他還是會找到去。」

蕭展鵬道：「若是我該死，無論怎樣也是難逃刦運的。」

飛燕道：「不見司馬長風，你心上也必然是放着一塊石。」

蕭展鵬沒有作聲，飛燕的話正說到他心裏。

不見司馬長風，他日子一樣過，只是心裏必定有一件事放着，難得心安，而心安與否，固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見過司馬長風，才算是有一個交代，這也是他做人的原則。

他當然可以放過這個原則，但在能夠不放棄的情形下，仍然想維持下去。

飛燕完全明白蕭展鵬，也明白只要自己開口，蕭展鵬一定會答應，但最後她還是決定不表示意見！

她喜歡蕭展鵬，希望蕭展鵬能夠開開心心的過日子。

蕭展鵬當然也完全明白飛燕的心情，所以也不勉強自己，要怎樣做便怎樣做。

飛燕突然又省起了什麼，緊張的問道：「蕭大哥，你以爲司馬長風會不會改變主意？」

「不會的——」蕭展鵬歎息。「他是那種人，喜歡受尊重，被信任。」

「這樣說，晉王魏大中處理這件事是很錯的了。」

「應該是，他們就是不清楚司馬長風的性格，否則司馬長風是不會背叛的。」

「這也許亦是命運。」飛燕歎了一口氣。

蕭展鵬亦只有歎氣，飛燕看着他。「司馬長風現在應該採取行動的了。」

蕭展鵬道：「也一定沒有人能夠阻止他，他的武功也許不太好，但謀定而後動，一擊必然中的。」

飛燕點點頭。「你應該清楚。」

蕭展鵬道：「晉王府內免不了一場殺戮，我到達之前，却也必然結束的了！」

飛燕接問：「你一個人進去？」

蕭展鵬道：「一個人已可以。」

飛燕道：「我明白。」

蕭展鵬歎了一口氣，他不知道這一次進去晉王府會有什麼結果，但實在不想飛燕再冒險。」

飛燕隨又道：「我會在家中等你，一直等到你回來。」她說得很輕柔，却沒有人聽着會再懷疑她的決心。

蕭展鵬目光一轉。「我會回來的。」

他說得是那麼肯定，飛燕也是絕不懷疑他的決心，只顧慮司馬長風會不會這樣放他離開。

但她還是不說出來！

× × ×

司馬長風終於採取行動了。

他推開門便發現兩個侍衛在遙遙監視，但他沒有理會，裝作不見，身子半拖半走的，好像傷勢仍然未痊癒，舉步維艱。

那兩個侍衛緊盯着他，在他們的心目中，司馬長風是重傷未癒，不良於行。

司馬長風也裝得實在太像，在蕭展鵬他們動身之後，他仍然保持受傷甚重，舉步維艱的樣子。

這一點耐性他當然是有的。

一直到他來到那兩個侍衛身旁，他才轉回原來沒有負傷的狀態，動手便是致命的殺着。

他原就是殺人的老手，出其不意要擊殺兩個身手與他有一大段距離的侍衛，原就是輕而易舉。

那兩個侍衛發覺不妥的時候，已經太遲了，司馬長風的一雙手就像刀也似的切中他們的咽喉。

手不是刀，却比刀更凌厲，只聽兩下骨碎的聲響，那兩個侍衛便當場氣絕，咽喉碎裂。

司馬長風不等他們倒下，身形便箭也似射出，射向那邊的樹叢。

那兒守候的另一個侍衛，他已經發覺司馬長風撲殺那兩個侍衛，長刀立即出鞘，疾迎前去。

刀快，司馬長風的身手更快，凌空翻滾，一腳急落，踢飛了那柄長刀，在那個侍衛要高聲呼叫之前，身形風車急轉，另一腳踢到了那個侍衛的咽喉。

另外兩個侍衛立時從較遠的地方竄出來，高聲呼叫揮刀撲前。

他們都是晉王的心腹，一批接連一批，形成一個完整的監視網，監視着司馬長風。

這個監視網司馬長風早已看在眼內，也早已算準了距離，動作連貫，一氣呵成，緊接撲向那兩個侍衛，人在半空，暗器出手。

那與天衣的暗器在構造方面當然有一段距離，可是由他手中發出，就是再普通的暗器也會變得不尋常，準確而凌厲。

那兩個侍衛才撲出，暗器便已射到，不偏不倚，正中要害。

司馬長風看也不看，身形繼續掠前，直闖向晉王的寢室。

他的房間原就是在晉王寢室外的附近，所以住得這麼近，就是爲了一直保護晉王的安全。

晉王雖然因爲魏大中的說話，對他已經有警戒之心，却沒有一個比較好的理由將他調離，但在寢室的附近却經已加重防衛。

負責這些工作的侍衛都是晉王的心腹手下，也全部是魏大中一手訓練過來。

他們的監視絕無疑問經已非常嚴密，但嚴密不一定等於鞏固。

司馬長風在他們到達之後經成摸清楚他們的底細，也已摸清楚他們的武功的深淺。

他一向不做沒有把握的事情，也所以現在知道那些侍衛不是對手，仍然全力施爲，一些也不敢大意。

那些侍衛一個接一個倒下，如何阻擋得住司馬長風的撲擊，到司馬長風來到晉王寢室的門外，院子裏橫七豎八都盡是屍體。

十個侍衛在寢室門外一字兒排開，只等司馬長風衝殺前來。

魏大中的相術也實在不錯，這些由他一手挑選出來的侍衛每一個都忠心耿耿，生死關頭也不肯退縮，甘願替晉王效命。

司馬長風仍然是小心翼翼的，他知道忠於晉王的侍衛便只剩下這十個的了。

那十個侍衛到底沒有司馬長風的耐性，看着司馬長風慢慢迫近，到底是忍不住衝殺上前。

司馬長風也正是要他們這樣做，以靜制動，他們這樣衝殺前來，他更容易發現他們的弱點。

暗器、劍，配合司馬長風的身形變化，沒有一擊是白廢無用的，全部都是一擊致命。

司馬長風絕對可以迅速結束這一戰的，但他却很輕鬆的處理這件事，只因爲他知道這一戰並非主要的一戰，必須有所保留。

那些侍衛並不知道，看見司馬長風動作慢下來，也不覺慢下來，每一個都勉强有所表現，完全是單打獨鬥的方式去對付司馬長風。

這司馬長風當然正中下懷，他看得很準確，每一擊都是正中要害，省力而乾淨俐落。

一個接一個侍衛倒在他脚下，然後他將插在那些侍衛身上的暗器拔出來，動作很緩慢，盡量爭取休息的時間。

他知道接着來的一戰必定很激烈，很費力，能够有充足的精神體力應付是最好的。

王妃的身手到底怎樣他並不清楚，他只是知道魏大中是一個內家高手，王妃這個魏大中的女兒自小習武，已得魏大中眞傳。

他也知道天衣的手下已有多個倒在王妃的手上，天衣無縫的計劃也就是由王妃瓦解，那些在他手上溜出來的天衣的手下雖然能够闖進晉王的寢室，總是闖不過王妃的最後一關。

令他最感遺憾的就是他一直沒有機會看見王妃的出手，因此不知道王妃的武功特長。

到現在他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

× × ×

王妃終於現身了，他已經換過一身勁裝疾服，手上一把軟劍。

軟劍迎風抖開，發出一連串嗡嗡的聲响，只聽這聲响司馬長風已更加確定王妃的內力深厚。

劍停止「嗡嗡」聲响，王妃便以劍指着司馬長風，冷冷的道：「家父果然沒有看錯，你果然是一個反骨小人。」

司馬長風淡然應道：「令尊是一個相學大師，相人至爲準確，是很多人知道的事。」

王妃道：「他從來不會看錯，看你當然也是！」

司馬長風道：「那他就更應該知道晉王是否做皇帝的材料，能否有機會做皇帝的了。」

王妃道：「這個當然。」

司馬長風說道：「他當然也算準了有今夜的一戰，就是不知道有沒有算出那些侍衛都是短命種，沒有一個能够在今夜活下去。」

王妃很冷靜的道：「即使他相得出也不會說出來的，天機不可洩露。」

司馬長風道：「你是他的女兒，他若是相得出來，應該會跟你細說一番。」

王妃道：「就因爲我是他的女兒，他更加不會說。」

司馬長風：「好像這樣冷酷的父親相信不多。」

王妃道：「你錯了，能醫不自醫，相人不相己，也是一樣。」

「他是不敢相——」

「不是不敢，只是相來覺得不妙，總會想許多理由來解釋，不好也會變好。」

「若是不能够解釋？」

「那便會想更多的理由來，甚至於安排許多方法去補救。」

「救也救不了又如何？」

「沒有救不了的，」王妃淡然接道：「若是肯定沒有作用根本就不會去做，既然做了，就是明知道沒有作用也會覺得有用的。」

「人性的弱點。」

「所以家父即使算出在今夜有此一劫，也會作好一切安排，以爲一定能够安然渡過。」

「你覺得怎樣？」

「過得了過不了也還是要過的，」王妃顯得出奇的冷靜。「在事情開始之前我已經準備隨時會送命？」

司馬長風道：「你對自已的武功一些信心也沒有。」

「不是信心的問題，是政治本身黑暗

，爭權奪利，一開始便永無休止，一直到出生命終結。」

「魏大中這樣說？」

「我也已體會到。」王妃歎了一口氣：「你也許仍然沒有這種感覺。」

「我也有的。」司馬長風仰首向天。「有今天的一戰，難道還不清楚。」

王妃看着他，道：「家父覺得你是一個反骨小人，我却不以爲然。」

司馬長風道：「令尊的相術你也沒有信心。」

「我只是相信事實。」王妃更冷靜。「我一直留意你，最低限度，之前你的確是一片忠心，爲王爺賣命，可是家父堅持你一定已經在密謀造反，只是暫時忍耐，等候適當機會。」

「三人市虎，你聽得多了，當然多少有些懷疑，以懷疑的眼光來看一個人，也總會有錯覺的。」

王妃道：「就是這樣，但到頭來你還是難免背叛王爺，投靠敵方。」

「這是逼出來的，」司馬長風道：「一個人拚了命，却得來不信任，又怎會沒有反感？」

「你不是那種一片愚忠，至死不變的人，」王妃搖頭。「家父早已看出來，却是算錯了一點，不去補救，想辦法令你安心下來，反而作其他的安排，逼使你加速叛變。」

「處理這件事他實在錯誤。」司馬長風接道：「還有一件事他也是錯的。」

「他應該樹立一些人的形象。」

「對，那最低限度燕王不會以爲我是天衣的大對頭，天衣絕不是我的對手，那麼也就不會到來與我聯絡，要我投靠他座下。」

「燕王曾經南下？」

「就是謝方平追踪我的那天晚上。」

「他並無發現。」

「因爲他追踪的不是別人，是我。」

「這件事應該我做的。」王妃的語氣惋惜中帶着強烈的自信。

司馬長風笑了，「那一個也是一樣，這件事如此重要我又怎會不小心，以我的身手經驗，在極盡小心的情形下，能够追踪我而不被我發現的人，相信並不多。」

王妃不能不承認，司馬長風接道：「不管燕王是出於誤會抑或什麼，南下這樣找到來，這一份勇氣決心已不是晉王所能及。」

王妃嘟喃道：「爹沒有說錯，這個人的確是一個梟雄，敢作敢爲。」

司馬長風道：「晉王却只聽片面之詞，連身邊的得力助手也不懂得珍惜。」

王妃道：「家父的判斷甚少出錯，王爺之所以如此信任家父，並非一朝一夕的影响。」

「我始終認爲一個做大事的人應該有自己的主見，連身邊的人若是也看不透，以相術來衡定一個人的忠奸，非獨可笑，而且無稽。」

王妃無言歎息，司馬長風又道：「這番話其實我應該跟王爺說的。」

「我已經聽到了，」晉王應聲從寢室內走出來，脚步雖然慢，但仍然能够保持穩定。

司馬長風目光一轉，一聲：「王爺安好。」

晉王道：「如何得好？」

司馬長風道：「王爺到現在才担驚受怕，如何不好？」

晉王道：「長風——我自問也待你不薄。」

司馬長風笑了。「若是我，就不會再說這種話的了。」

晉王道：「你若是就此罷手，之前一切就此作罷，我絕不追究。」

司馬長風道：「你以爲我會再相信你的話？」

晉王道：「總有辦法保證的。」

「伴君如伴虎，人無傷虎意，虎有害人心，防不勝防。」司馬長風慨歎。

晉王道：「之前我們是有些誤會。但是，現在……」

司馬長風接道：「現在肯定是沒有的了。」

晉王道：「我以爲你應該明白的。」

「若不明白，我也不會知所取捨。」

晉王道：「你追隨我多年，當然明白我目的只是要讓天下百姓過些好日子。」

司馬長風道：「連追隨你多年的人也沒有好日子過，又何況天下百姓？」

晉王沉吟道：「要我怎樣說你才明白呢？」

「我現在已經很明白，你就是不如燕王，無論才智與胆識。」

晉王有些生氣的。「誰說的？」

「事實就是事實。」司馬長風笑了笑。「天衣甘心爲燕王賣命，至死不變，你可有這種影响？」

晉王道：「天衣是愚忠，他應該看出燕王對他已經懷疑。」

司馬長風道：「能够令他看不出，令他繼續効命，才是本領。」

晉王道：「這種事我就是不喜歡。」

司馬長風說道：「不管怎樣，天衣對燕王始終如一，現在仍然在爲燕王賣命，而你的親信手下，現在却已經成了燕王的手下。」

晉王道：「燕王可以不理天衣的死活，將來同樣也不會理會你的死活。」

司馬長風道：「那是將來的事，現在事情還未完，說將來作甚？」

晉王道：「天衣的收場就是你將來的收場。」

司馬長風道：「燕王始終需要一個我這樣的人在他左右的。」

「這跟天衣有什麼分別？」

「有，天衣活在的日子天下未定，到天下平定，燕王根本就不用再担心被人暗算。」

「那你的存在豈非多餘？」

「也許，但肯定亦沒有放棄我的必要。」司馬長風笑了笑，「他既然是一國之君，容得下天下百姓，又怎會容不下我這個人？」

晉王悶哼道：「連天衣這個心腹也也難容，又何說你這個新來人？」

司馬長風道：「他們所以難容天衣，完全是我逼他一定要作出選擇。」

晉王道：「他答應了？」

（未完・十三）



蝶飛蘿蘭花滿樓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拂琴探望了眞大師，知道他的處境，便答應出手相助，大家相約好分批經潼關向少林寺前進。出發當天，拂琴與竹蘭君二人在長安東北的壩橋看到病重的了眞大師被擄於一輛疾馳中的黑色馬車上，二人隨卽跟踪，但馬車在黑夜中失去踪影，翌日，她倆跟隨車輪的痕跡至一谷口、谷口的石碑寫着「內有殭屍，非請莫入」，她們爲了要救了眞大師，加上好奇心，更加非進不可，她們在殭屍城內遇到兩個詭秘的白袍人，一個被她們的霹靂指所壓倒，當她們向另一個追查綫索時，那人竟自嚼毒藥而死，她們唯有在這殭屍城內繼續訪尋了眞的下落……

得以重逢　音訊再斷

拂琴與竹蘭君一路輕登巧縱，馳過了不少房廊，沿途靜悄悄的，連半點聲息也聽聞不到，莫非這當眞是一座死城？

當她們經過一個長方形的天井之時，忽然聽到一股怪異之聲，她倆脚下一窒，同時停了下來。

它像有人在嘆息，又似有人在呻吟，更像一個重病垂危之人，喉頭的痰液，在咯咯作響。

反正這是一股異聲，而這股異聲又頗爲眞切的飄進她們的耳鼓，她們不是要救人麽？旣有聲音傳來，怎能輕輕放過。

於是她們一打手勢，一左一右由天井穿了下去。

天色原是陰沉沉的，天井下面的視綫更差，又好像籠罩着一片烟霧，五尺之外便難見人影。

但竹蘭君見到一絲灰暗的燈光，是由身側一個房間之內透出，她走近運目一瞧！心頭不由一喜。

原來房間之內有一床一桌，桌上點着一盞油燈，光綫雖是混暗，房中景物還依稀可辨。

床上垂着羅帳，瞧不出是何人在那兒高臥，但床前矮凳之上却放着一件僧衣，好像是了眞大師的。

也許這是一個陷阱，更可能當眞是了眞大師睡在床上，不論怎樣，她必須進去弄個明白。

她的雙脚剛剛踏上地面，身後忽然傳來一聲輕响，及扭頭一瞥，心中不由一沉。

敢情房門巳經關上，而且嚴密胳合，連一絲痕跡也瞧着不出。

果然不出所料，這的確是一個陷阱，如今旣是陷身其中，往後必然還有更恐怖的事故接踵而來。

竹蘭君心理上巳有準備，因而對事變的發生視爲當然，此時那張羅帳深垂的床上似乎巳有異動，莫非那兒隱藏着什麽怪物？及擧目那兒一瞧，心頭又是一懔。

她與拂琴進城之時，曾經遇到兩個形貌恐怖的白衣殭屍，但，要是跟現在的這具相比，白衣殭屍就太平常了。

這具殭屍穿的是壽衣，戴的是瓜皮壽帽，這雖然没有什麽，可怕的是他巳經没有血肉，只是一具乾屍。

灰黑色的皮膚，緊貼在骨架之上，看來只是一具枯骨，但他那深深的，像兩個窟窿的眼眶之中，却綠芒森森，還帶着一股凌人的陰寒之氣。

他下了床鋪，也許是熱力的感應吧，竟然身形一轉，便向竹蘭君跳來。

他的跳躍十分快捷，一閃之間，巳然到達竹蘭君君的身前！雙臂同時一掄，枯黑的十指，分別插向竹姑娘的咽喉及前胸。

竹蘭君兀立如山，絲毫不爲這名殭屍的氣勢所動，直待那帶有劇毒的手指攻來，她才身形一旋，捷逾輕烟，一閃之間，便巳到達殭屍的身側，口中一聲嬌叱，鐵琵琶巳然擊了出去。

「咔嚓」一陣折骨之聲，殭屍的一雙臂膀全被劈斷，鐵琵琶湧出的強大勁力，也將他震得倒翻而回。

他摔上床鋪，連蚊帳也遭到池魚之殃，被扯得掉下來，這一擊之力眞箇威猛無比。

竹蘭君不懼鬼魅，穩重如山，功力之高，也非常人可及，但她瞅着那張床鋪，嬌靨上是一片駭異之色。

莫非那具殭屍在摔上床鋪之後，又起了什麽意外的變化？

是的，那殭屍消失了，連蚊帳也一起失去踪影。

竹蘭君不相信會有這種怪事，就算殭屍能够變化，也不應該帶着蚊帳一起消失。

莫非床鋪之上裝有什麽機關？

她心中昇起這項疑念，便遙遙一掌向床板推去。她没有猜錯，掌力擊中床板，發出一聲巨响，那兒同時往下一沉，現出一個洞口。

也許這是這間房子的唯一出口，殭屍就是由此處消失的，但洞口之內禍福難知，自己有沒有冒這個險的必要？

她在遲疑，一個人面臨生死禍福，是很難斷然立下決心的。

難道這間房子就別無出路？

這是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必須經過試驗才能得到答案。

於是她先從進房的方位開始，以掌力逐步測試，最後她嘆口氣道：「這是一棟鐵房子，看來我別無選擇了。」

她的確別無選擇，看情形，床板上的洞口，好像是惟一的出路。

她不能等在這裏，因爲此地的空氣越來越感到稀薄，再待下去就可能斃命在這裏。

於是她手橫琵琶，輕身提氣，逕向洞口投身而入。

一道階梯傾斜而下，約莫三丈高矮便已腳踏實地，前面是一條通道，幽隧曲折，不知通往何處，好在兩壁燃有油燈，視綫倒是頗爲清朗。

她小心翼翼的沿通道前進，半盞熱茶之後，到達一扇黑色木門。

她在門前停下脚步，本想伸手推門，果結是欲前又却，一付擧棋不定的模樣。

這也難怪，她只是一個年紀輕輕的女孩子，但目前的遭遇，却是怪誕恐怖，兼而有之，雖是身負絕學，仍然時時有生命的危險，你叫她如何不遇事遲疑。

更何況這扇木門之後，是一個不可知的環境，如若那兒當眞是一羣殭屍，甚或是什麼邪魔妖物，這些都不　人力所能拒抗的，那麼她只要一推開木門，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這的確是應該考慮的，多往壞處想，就可以多一份防範。

祇不過她既不能長久留在這通道裏，也不可能退回那間鐵屋，只有以破釜沉舟的決心，以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勇氣向前闖去。

終於，她推開那扇木門了，一脚踏了進去。

她只是踏出一步，便神色一呆，眼前的景象，使她感到一片眩惑。

這是一個大廳，上首坐着一名身材高大，面目灰黑的灰衣僧人，下首左右兩列，坐的全是殭屍，令人一目之下，就會不寒而慄。

但那灰衣僧人的身側，却坐着了眞大師及拂琴，無論竹蘭君智慧多高，遇到這等場面，她必然會眩惑難解了。

難道了眞大師與拂琴是被他們所制？那麼現在只剩下她孤軍作戰了。

不懼怯，不氣餒，視名利如浮雲，視生死如等閑，這就是心存忠義，胸懷俠情之士的特質，竹蘭君雖是身陷絕境，嬌軀之上，依舊是正氣凜然。

琵琶一横，目注上首的灰衣和尚道：「放了他們兩位，否則你就划下道來。」

灰衣和尚先是一呆，然後哈哈一笑道：「仁人義士，果然不同凡俗，其實姑娘弄錯了，他們兩位只是本城主的貴賓。」

竹蘭君道：「此話當眞？」

拂琴立起身來道：「是眞的，竹姑娘，咱們正在等妳。」

竹蘭君道：「哦，可是……」

灰衣和尚道：「下人不知道兩位姑娘是我大哥的朋友，才造成這次誤會，得罪之處，尚請鑒諒。」

了眞大師道：「好啦，竹姑娘已來，咱們也該走了，告辭。」

他們離開殭屍城後，依然沿關洛大道向潼關急趕，在途中，竹蘭君忍不住詢問拂琴道：「究竟怎麼回事，拂琴，那殭屍城主怎會稱了眞大師爲大哥？」

拂琴道：「他們原本就是同胞兄弟，後來兩人都出了家，一個在少林，一個在白馬寺，兄弟倆都有非凡的成就，不過黑木大師不甘寂寞，先入聖骨門，然後又自立門戶，當上了殭屍城主。」

竹蘭君道：「原來殭屍城主就是聖骨門的黑木大師，他自立門戶沒有什麼不對，只是爲何要學殭屍呢？」

拂琴道：「因爲他練的是殭屍功，所以索性稱爲殭屍城主。」

竹蘭君眉峯一皺道：「我担心他們會走入歧途，爲民間帶來可怕的災害。」

拂琴道：「姑娘說的是，否則了眞大師就不會去一趟殭屍城了。」

竹蘭君道：「妳說了眞大師是去勸殭屍城主？有用麽？」

拂琴道：「勸說是盡兄弟的情份，有沒有用就很難說了。」

竹蘭君道：「今後咱們要加倍留心，他們如是爲禍民間，就給他們來個犂庭掃穴。」

拂琴道：「姑娘說的是。」

此後他們經潼關，過洛陽，直達偃師，均一路平安，並沒有任何一點意外，在分手之時，了眞大師道：「偃師縣城南門有一家永富客棧，那兒的楊掌櫃是認識老衲……」

竹蘭君道：「好，咱們就住在那兒，大師可以隨時跟咱們連絡。」

了眞大師道：「多謝兩位施主，老衲告辭。」

送走了眞大師，竹蘭君拂琴二人就住進永富客棧，她們是等候了眞大師的消息，以便予以支援。

一晃七天過去了，了眞大師就像石沉大海一般，一點消息也沒有。

這天早餐之後，拂琴咳了一聲道：「竹姑娘：你看了眞大師是不是出了甚麼意外？」

竹蘭君道：「我也是這麼担心，不過了眞大師在少林的地位十分崇高，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再說羅漢堂的弟子，都是他的心腹，如果有事他會派人來告訴咱們的。」

拂琴道：「今天可是第八天了，不管有沒有事，都應該給咱們一個訊息。」

竹蘭君道：「偃師距離少林不近，咱們要是住在登封就方便多了，這樣吧，如果兩天之內再沒有訊息，咱們就到少林寺去要人。」

拂琴道：「好吧，唉，想不到等人的滋味竟是這般難受。」

「啊，拂琴姑娘，妳在等誰？」

拂琴估不到會有人來接話，及擧目一瞧，原來是天地門龍虎雙將之中的龍將臧彪。

「是臧大俠，快這邊坐。」

「謝謝。」

臧彪就座之後，拂琴便替竹蘭君作了一番介紹，道：「咱們在等了眞大師，他回少林已經八天了，到現在還沒有一點消息。」

臧彪道：「少林寺今非昔比，了眞大師此時回去只怕有些不妥。」

拂琴道：「怎麽說？」

臧彪道：「出家人不求聞達，不慕名利，因此，原先的少林寺是一片祥和。」

拂琴道：「那是說現在少林寺變了，臧大俠必然知道其中的原因。」

臧彪道：「咱們只看到表面，我想他們的內部必然也有問題。」

拂琴道：「那就請臧大俠說說他們的表面吧。」

臧彪道：「少林寺規戒極嚴，出寺積修善功的僧侶，難免會與江湖中人接觸，但將江湖人物引入少林寺中的，却極爲少見……」

拂琴道：「這不算出奇，咱們黃蜂谷的弟子，就曾經去過少林。」

臧彪道：「黃蜂門下不會黑衣蒙面，半夜越牆而入吧？」

拂琴道：「會有這種事？臧大俠是親眼所見？」

臧彪道：「不，是敝門派出的暗樁所見，但在下保證千眞萬確，而且黑衣蒙面人進出少林寺不只一次，有時咱們守候終宵，却不見他們出寺。」

拂琴道：「臧大俠對此有何看法？」

臧彪道：「這個麽，也許少林寺已經被天慾教所滲透，不過，這只是咱們的想法，並沒有任何證據。」

竹蘭君道：「如果當眞是這樣，了眞大師必然落入他們的手中了。」

拂琴道：「竹姑娘：咱們去少林看個究竟……」

竹蘭君道：「咱們人單勢孤，去少林只怕救不了了眞大師，唉，咱們經過潼關之時，沒有見到師哥，否則他定會給咱們拿個主意。」

臧彪道：「竹姑娘是說狄大俠？」

竹蘭君道：「不錯，狄飛虹就是我師哥。」

臧彪道：「狄大俠與羅蘭夫人已赴太原，竹姑娘自然找他不到。」

拂琴一怔道：「我與竹姑娘去過侯府，他們只是說姑爺小姐遊歷去了，侯府沒有人知道他們去了何處，臧大俠如何知道他們去了太原？」

臧彪道：「本門弟子親眼瞧到狄大俠夫婦，率領近二十名高手馳赴太原，瞧他們行色匆匆，可能與太原的局勢有關。」

竹蘭君道：「太原的局勢怎樣了？」

臧彪道：「太原將軍擁兵自重，跋扈驕横，近日兵馬調動頻頻，政局頗爲不穩，所以……」

竹蘭君道：「我明白了，拂琴，咱們也去太原，助師哥一臂之力。」

拂琴道：「好是好，但……」

竹蘭君：「少林的事十分複雜，不是咱們兩人能够解決的，至於了眞大師麽，他們最多關他起來，以他在少林寺的身份，生命當不至發生危險。」

拂琴略作沉吟道：「臧大俠：咱們有一事相託。」

臧彪道：「姑娘請說。」

拂琴道：「咱們要去太原帮助我家姑爺，想請臧大俠派人送一封信到黃蜂谷給咱們小姐。」

臧彪道：「這事包在在下的身上，姑娘快寫信吧。」

信由竹蘭君執筆，寫好後交給臧彪，然後分道揚鑣，各奔前程。

×　×　×

太原又名曲陽，它控山帶河，形勢險固，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更是山西政治，文化，經濟，及軍事重鎭。

這天晌午時分，竹蘭君與拂琴進了太原城的迎澤門，由於時間尚早，她們打算吃過午餐再去落店。

在一間餐館之中，她們在默默的飲食，良久，拂琴忍不住咳了一聲道：「竹姑娘：我可忍不住了。」

竹蘭君道：「什麽事讓妳忍不住？」

拂琴道：「說話呀，打從來到太原，咱們就像鋸了嘴的葫蘆，實在讓人忍得難受。」

竹蘭君微微一笑道：「原來爲了這個，我是在想事情，所以沒有跟妳說話。」

拂琴道：「想什麽？能不能說出來聽聽？」

竹蘭君道：「咱們一入山西境內，就見到兵運頻繁，一片戒嚴的現象，此地政局不穩之說，應該無可置疑，只是……」

拂琴道：「只是什麽？」

竹蘭君道：「師哥前來太原，必然是奉命平息動亂，他們只有二十餘人，怎能不叫人担心。」

拂琴道：「姑娘說的是，只是太原如此之大，咱們到那裏去找？」

竹蘭君道：「太原總督是當地軍政的最高長官，山西的不穩現況，必然是他攪出來的，我想咱們只要盯着總督府，一定會找到師哥。」

拂琴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了，可是總督府在那兒咱們都不知道，這該如何找法？」

竹蘭君道：「問問店小二吧，他會知道的。」

拂琴道：「好吧，喂，伙記……」

店小二應聲前來道：「客官有什麽吩咐？」

拂琴道：「請問你，伙記，咱們要去總督府找一個親戚，不知道怎樣走法？」

店小二道：「出門向右走，待到十字路口就向左拐，走過兩條街再向右拐就瞧到總督府了，不過……」

拂琴道：「怎麽啦，伙記，有什麽不對嗎？」

店小二道：「聽說，咳，兩位還是小心一點，總督府可不是好玩的。」

拂琴取出一塊銀子塞到店小二的手中，道：「說吧，伙記，咱們只是找一個親戚，絕對不是壞人。」

店小二道：「這個小的看得出來。」接道：「五天前總督府出了事，聽說來了一個欽差大人，將總督抓了起來……」

竹蘭君啊了一聲道：「以後呢？」

（未完・卅二）

俠情風趣中篇故事／王寶寶·文　可飛·圖

小草包

◎◎◎◎◎◎◎

上文提要： 小虎和呆瓜被八姑捉住了，關在禪房內，此刻只有小蝦米在看守他們，小虎又在出歪點子了，他慫恿小蝦米去花花，小蝦米果然上當……圓通寺中求籤求符的香客如潮而至，魚四等人忙得滿頭大汗，迷魂八姑、筱乩童也忙得不也樂乎，突聞小虎呆瓜不見了，各人頓時緊張萬分，尤其是八姑更是暴跳如雷，破口大罵……

◎◎◎◎◎◎◎

法師筱乩童施出茅山術

「嗨！小蝦米，你不是公差留守嗎？怎麼能溜出來的？」大鯨魚見了小蝦米第一個驚訝嚷了起來。

小蝦米見兄弟們個個左擁右抱，大碗喝酒，骨頭都酥了，哈哈笑道：「山人自有妙計，怎嘛，你們在這裏找票子，就不准我來花花。」

「誰不准大爺花啊！」鴇母跑上來湊趣了：「來來，坐下坐下，小翠小紅，快來招呼客人哪！」

這高聲一唱，立刻出來二名粉頭，像浪蝶一般，香風撲鼻，飛奔過來，一左一右，依偎着個兒不高的小蝦米，灌迷湯、弄風騷，把個久已沒開葷的小蝦米弄得暈陶陶，不知道東西南北了。

小螃蟹此刻說話了：「蝦米老弟，你出來頭頭知道不知道？不要晚上回去，連我們一齊刮鬍子。」

「放心放心，頭兒叫我出來傳話的。」小蝦米老神穩穩說：「晚上早點回去，準備起身走啦。」

小水蛇正喝了一碗酒，聞言道：「提早拔營啦？有沒有聽說去那裏？」

「回老家。」小蝦米一面說，一面摸着小翠小紅的大奶子，露出一副饞相。

「怎麼會回家？」大鯨魚嚷嚷了：「小蝦米，要過癮等一會進房間去，把話說清楚一點好不好，不要有頭沒尾的，讓人乾急。」

小螃蟹哈哈笑道：「小蝦米是三年沒開葷，見了猪母都會流口水。」

「去你的，你以為我像你們啊！」小蝦米把小翠小紅一推：「沒水準，花來花去，就花到這地方來。」

「唷！你夠水準，怎麼也來這裏呢？」小水蛇在說諷刺話了：「甭給我踩高蹺啦！自己人面前還賣爛西瓜。」

「哩！我來找你們，就是要帶你們去開開眼界，現在有錢的大爺，已經不玩妓院江山樓啦！」小蝦米一副見多識廣的模樣：「要玩就玩休閒中心俱樂部，你們愛怎麼玩就怎麼玩。」

小水蛇睜大了眼睛，猶似不信，問道：「什麼愛怎麼玩怎麼玩，這甚麼俱樂部什麼中心有些甚麼名堂能玩啊？」

「嘿！你仔細聽着，我讓你猪八戒開次洋葷……」

小蝦米剛說到這裏，就被大鯨魚一聲大吼，打斷了話。

「小蝦米，我剛才問的正經事，你還沒說，盡在那邊胡吹什麼狗屁事。」

小蝦米嘻嘻笑道：「來這裏就要講狗屁事，正經事讓頭頭去談，不傷我們的腦筋，告訴你也無妨，咱們頭頭已跟那個人五人六的臭婆娘暗中鬧翻啦，所以叫我通知各位大哥，心裏有個準備，今晚拔營回曹。」

大鯨魚驚訝地問道：「早晨不是都好好的，怎麼會鬧翻？」

「說來話長，反正這本賬讓頭頭去算，咱們是一個命令一個動作，管他娘的誰生瘡流膿，誰死兒子，螃蟹哥，你說我的話對不對？」小蝦米大有賣梨糕糖的味道。

「對對對，到這地方來談這些玩意兒煞風景。」小螃蟹與小蝦米一向是難兄難

弟，臭氣相投。

小蝦米一高興，跳起來，道：「走。」

小水蛇一怔道：「玩得好好兒的，還去那兒？」

「帶你們去開洋葷啊！」小蝦米道：「春宵一刻值千金，時間不多，銀子花不完，得找個像樣兒的地方報銷報銷，反正生不帶來、死不帶去。」

「唷！大爺，你怎麼啦！屁股沒坐暖和就要走？」小翠在嗲了。

小紅也幫腔了，挺着大胸脯，偎了過來，道：「是啊！你大爺這一去，讓媽媽看到，還以為咱們招待不週，本錢不夠，沒號召力吶！」

小蝦米連忙推開二名粉頭，掏出一錠銀子，笑道：「銀子照給，別在這兒唱盤絲洞啦，跟你們老鴇母說，不是人沒號召力，是地方沒噱頭。大哥們，走呀！」

「嗨！要走也先得說清楚吧？」大鯨魚也在心猿意馬了。

小蝦米神秘兮兮地道：「有賭有吃有喝，還有玩，馬子脫得光光的，都是一流標準，夠了吧！」

「眞的有這種地方？」大鯨魚感到像在聽山海經。

小蝦米道：「有沒有去了就知道，不去那能體驗，來，去的人跟我來。」

他領頭開步走，小螃蟹、小水蛇、小蛤蜊也都站了起來，紛紛喊結帳。

這一來猶豫不決的大鯨魚也坐不住了，却見鴇母匆匆跑來，眉開眼笑嗲聲嗲氣，一把拖住二個，右手一個小蝦米左手一個小水蛇，道：「玩得好好的，這是幹嘛！嫌我們姑娘醜是不是？我再叫二個好的來。」

小蝦米掙脫鴇母拉扯，道：「大爺們時間不多，妳不要亂拉亂扯了。快去。」

一個蝦米步，已彈出門外，這票弟兄也急急忙忙跟了出來，個個心裏却在想；什麼休閒中心俱樂部，說得好像天上少有，「人間仙景」，吃喝嫖賭俱全，倒要好好見識。

那知沒走幾步，吧噠一聲，只見走在前頭的小蝦米憑空跌了個狗吃屎，不由齊都哈哈大笑。

「嗨！蝦米哥，幹嘛！心裏急吼吼，還有二個時辰好玩，跌傷了身子可化不來。」

說話調侃的是小水蛇，又引得這票弟兄哄然大笑。

小蝦米跌得滿天星斗，這一跤摔得不可思議，分明是被什麼東西絆了一絆。

爬起來回頭一看，却看到路邊坐着一個老叫化，肘彎倚着一根青竹杆，靠在牆邊正在打盹，一頂破毡帽遮住了臉，左腿彎着，右脚却直挺挺地橫在路上。自己這一跤，分明是被這條腿絆的。

小蝦米這一下可冒火了，他也悶聲不響，拔出背後的鬼頭刀，向老化子那條伸出的大腿砍了下去。

他娘的，你絆了老子一跤，老子就要你這條腿。他心裏是這樣想，那知一刀砍下去，却砍在地上彈了起來，震得手腕發痲，那條腿竟像長了眼睛似的，突然縮了回去。比小蝦米的腿還有彈性。

小蝦米頓時有了警覺，還沒開口，那

叫化却推了推帽子，慢吞吞站了起來，紅紅的狗屎眼，掃了一下這票魚四手下的弟兄，道：「要到休閒中心去找死也不用這麼急，把我老人家都弄醒了。有銀子還怕沒時間花呀？」

小蝦米聽得心裏又是一怔，心想自已要去休閒中心找樂子，他是怎麼知道的？

小水蛇聽不順耳可冒火了，嚷嚷道：「你這個臭叫化子，竟敢出言無狀罵咱們，揍他！」

他一喊揍，大鯨魚走在前頭，搶先動手，一巴掌就揮了過去。這票弟兄中，數他人高馬大，這一巴掌，力沉勁足，十個老叫化也打扁了。但是情況却偏偏出人意料，竟被老叫化竹棍子一點，大鯨魚像被蛇咬了一口，縮手連甩，大聲㗭叫起來。

這一來，他們知道碰上了高人，小螃蟹喝道：「老頭子，你是那條道上的？何必故意找麻煩？」

老叫化子笑道：「我那敢找你們麻煩，只不過也想跟你們去休閒中心見識見識，讓我七老八十了，也開一次洋葷。」

小蝦米跳了起來：「操你先人板板，看你這副熊樣子，衣服像麻袋，脚上連鞋子都沒有，還想去休閒中心，你是在做清秋大夢啊！」

老叫化二眼一翻，不服氣道：「爲什麼不能去？」

小蝦米冷笑道：「那種地方你去不被人用掃把掃出來才有鬼哩。」

「我就不信。」老叫化道：「這年頭兒只要袋裏有銀子，皇宮都能進去，銀子一揮，休閒中心的老闆都要叫我一聲老祖宗。」

小水蛇冷笑道：「你有銀子？」

老叫化笑嘻嘻道：「我是沒有，但你們有，反正有錢大家花花，我花你花不都是一樣。」

「唷，說了半天，你想白玩白吃。」小蝦米冷笑道：「但咱們與你非親非故，幹嘛要出銀子讓你來花花，我看你是壽星公吊膀子，活得不耐煩了。」

「誰說非親非故。」老叫化笑得古怪：「咱們已經是老朋友了，上次在紅岩寨見過面，各位難道忘了？」

這一提，小蝦米怔了一怔，臉色倏然大變，其他的人臉色也綠了，他們都想起來了，這不是柴八斗，還會是誰？想起他的武功，自己這邊就是一齊上也未必是對手，三十六計還是走爲上策。

溜哪！小蝦米大叫一聲，掉頭拔腿就跑，要講溜的工夫，他比誰都快。其他的人好像都有默契似的，也同時溜，而且是分開四面八方溜，這是土匪的習慣，吃定了一個人最多只能抓一個，分開溜至少可以不被人一網打盡。

那知柴八斗動也沒動，呵呵笑道：「你們還能往那兒跑啊！這裏是陸地，可不是長江大河，你們還是乖乖留下吧！」

這票弟兄還眞聽話，跑了幾步，個個站停不動了。

他們並非不想跑，而是四面八方遭人堵住啦。三個方向同時出現三個人，正是銀釵、紫玉釵與玫瑰釵，個個手握長劍，冷艷懾人。

「不怕死的儘管過來。」銀釵說：「要活命把兵器扔了，乖乖跟咱們走。」

這票人不由面面相覷，雖然沒有說話，可是心意都是一樣的；就是打，或是不打！

銀釵冷笑道：「你們別動歪點子，你們頭頭就在我們那兒做客，他要我們來通知你們一聲，聽話集合沒事，否則腦袋瓜子就保不住啦。」

大鯨魚一哼道：「我不信。」

玫瑰釵格格一笑，右手在背上一抓，往地上一扔，赫然是魚四隨身的兵器——飛魚刺。

這票弟兄臉色更綠了，頭頭的飛魚刺在人家手上，那還有什麼話說，看來只能先保住吃飯的腦袋了。

五個人噗通跪落，齊聲道：「大王饒命。」

柴八斗呵呵大笑，道：「這算什麼呀？什麼大王饒命，把我們當成了强盜祖宗不成。」

銀釵也格格笑不可抑，道：「起來起來，把兵器都扔掉，隨我們見你家頭頭去。」

小蝦米立刻扔掉兵器站起來，一串人就被三釵押着往鎭外走，柴八斗却高聲道：「妳們押人，我到圓通寺去看看。」

三八花嚷嚷道：「柴公公，我跟你去。」

蹦蹦跳跳，拉着柴八斗的手就走。

柴八斗皺眉翹鬍子地道：「小丫頭，，妳跟着我幹甚麼？此去是揍筱乩童的屁股，妳在旁邊豈不變成我的累贅！」

「老公公千萬不要這樣說嘛。」三八花撒嬌道：「我去幫你罵罵街也不錯呀！再說那個什麼迷魂八姑，把小虎哥抓去了二次，聽說是個厲害脚色，萬一她要迷你，我在旁邊也好提醒你啊！」

柴八斗呵呵笑道：「我這身老骨頭，那有女人看得上我，我就是送上門去，她未必會迷我一迷。」

「這可說不定。」三八花的馬屁愈拍愈精。「這年頭兒根據你們的本家夫子報告說，男少女多，老頭子更吃香，難保那迷魂八姑不會看中你，不管怎麼說，你比筱乩童好多啦。」

這番話逗得柴八斗哈哈大笑，道：「你這丫頭，那裏聽來這麼多報告？什麼咱們本家說的？我眞搞不清楚妳有那麼多的花樣。」

三八花正經八百地道：「這可不是我亂編的，是你本家柴松林老夫子向皇帝老子上的萬言書，說什麼這年頭兒陰陽不調，男少女多，還惹得皇帝老子下了一道致天下官民的詔書，要大家在龍年快快生龍子，把陰陽不調的情形調和一下，免得將來男人三妻四妾，閨房吵架。」

柴八斗摸着山羊鬍子，看她說得頭頭是道，樂得心裏都酥了：「好好好，我帶妳這鬼丫頭去，少再胡扯八扯，亂拍男人的馬屁。」

於是二人手牽手，直奔圓通寺。

* * *

圓通寺依舊人山人海，門口香油錢的箱子，已經換了一個，那種收入誰看了都會眼紅。

筱乩童已忙到閉了眼睛亂畫符的程度，他本一心想應付到太陽下山，就押着小虎到江夏府，等聽說小虎溜了，頓覺情況不妙，進退失據。

眼見已是太陽下山，急急吩咐前面暫停登記，等上燈再行作法施符，匆匆回到禪房，只見迷魂八姑氣沖沖地大罵魚四。

筱乩童道：「魚四又怎樣啦？」

「這條死魚不是東西。」迷魂八姑數落說道：「叫他去召集手下搜拏小虎，到現在還沒見人影，我看八成跟李家兄弟一樣，溜之大吉。」

「不會吧。」筱乩童猶自不信：「早晨還高高興興拿了一千兩賞金，絕不至於說走就走，恐怕還在找那二個小鬼哩。」

「哼！我看不樂觀。」迷魂八姑冷冷說：「萬一魚四眞的溜了，你怎麼辦？」

筱乩童也沒主意了，道：「先吃飯等一等，等了上燈後我依舊到大殿施符，妳派個人出去找一找，等找不到再說。」

吃過寺裏供應的晚齋，筱乩童與迷魂八姑進入大殿，見殿前空蕩蕩的，下午人頭鑽湧的信徒，居然一個都不見了，不由大感奇怪，這是怎麼回事？

迷魂八姑立刻召來負責登記的嘍囉問話。

「剛才人還蠻多的，倏然來了一個老叫化帶着一個丫頭在人堆裏交頭接耳地東說西說，人立刻跑光了。」那嘍囉報告情況。「我看情形不對，才把那叫化趕走的。」

筱乩童與迷魂八姑相對愕然，却聽到一陣小孩子笑聲傳了進來：「筱乩童，快把小虎哥交出來，否則小姑奶奶就要你的人頭。」

筱乩童一驚，轉身望去，只見寺門口施施然進來二個人，一大一小，大的是個老叫化，小的正是三八花。

登記的嘍囉立刻道：「剛才就是他們，哼，你們居然還敢來搗亂，吃老子一掌。」

縱身撲了過去，伸手就打。在他以爲打個老叫化子，一定不費吹灰之力。那知完全想錯啦，掌勢剛到老叫化面前，只見老叫化青竹棒輕輕一撩，那嘍囉捧着手，殺猪一般㗭叫起來。

只見老叫化笑哈哈道：「剛才我老人家不跟你計較，你莫非以爲我老人家是紙紮的。」

迷魂八姑臉色立刻綠了，她見多識廣，已看出這老叫化的來頭。忙擠出一絲笑容，斂衽福了一福道：「原來是名震江湖的『仙杖青竹翁』柴老前輩，奴家有禮了。」

「少來少來，我老人家不吃這一套。」柴八斗笑瞇瞇地說道：「我是來上香的。」

三八花吃吃笑道：「我是來要人的，柴公公，我說得沒錯吧！八姑一見你就鍾情，把個筱乩童摔到雲堆裏去了。」

筱乩童本在錯愕，一聽這話，觸動了心事，大喝一聲道：「這丫頭跟小虎是一路的，抓到她也是一樣。八姑，出把力，別讓人再溜了。」

說着，領先就撲過去。但他身形方動，就被迷魂八姑一把拉住，低聲道：「那個老不死難惹得很，你忍一忍。」

接着向柴八斗道：「老前輩，能不能高抬貴手，不要過問這件事，若要上香，奴家現在就帶領您老人家。」

柴八斗道：「妳要我不過問那件事？」

迷魂八姑道：「這丫頭奴家想留她下來。」

「留她幹嘛？」柴八斗道：「要留連我老人家一齊留，不過得看看妳有沒有這份本事。」

筱乩童冷笑一聲，道：「要沒本事，本法師就不說這話了。」

突然打散髮髻，拿起桃木劍，焚香燒符，口中唸唸有詞，左手沾清水，往外一洒，咬破舌尖，張口噴出一道血光，大喝一聲：「急急如令勅！」

柴八斗與三八花倏然覺得眼前一花，景色全變，四週變成一片汪洋大海，波濤洶湧，望去海天一色，毫無邊際。

三八花驚叫道：「怎麼四面都是水，老公公，咱們是被水圍住了，怎麼辦？」

柴八斗心裏可淸楚得很，茅山法術，大都是障眼法，使人產生一種幻覺。但非此門中人，不知道怎麼破法。故雖是明白，還是有點兒着急。

迷魂八姑見筱乩童施展法術後，柴八斗與三八花二人站在原地，動也不敢動，覺得筱乩童的法術果然有兩把刷子，忙道：「現在怎麼辦？」

筱乩童道：「妳過去把那丫頭抓過來，不要去碰那個老的，老的我另設法修理他。」

迷魂八姑問道：「那個老不死的就站在旁邊，有用嗎？」

「來，把妳二條手臂伸過來。」

迷魂八姑滿臉疑惑地伸出二臂，只見筱乩童仗劍在她二條手臂上一陣精劃，又貼了兩道黃符，接着說：「妳去抓吧。」

迷魂八姑懷着愼恐愼懼的心情，悄悄挨了過去，眼見距離差不多了，倏伸右臂向三八花抓去。

只見三八花大叫一聲，倏向柴八斗的身後躲，柴八斗的青竹棒捲起，化成一片青花，向手臂撩來，嚇得迷魂八姑急忙縮手暴返。

她自料在功力上，比柴八斗差得太遠，等于雞蛋往石頭上碰，焉有不怕之理。

一抓沒抓住，看迷魂八姑怕成那副樣子，筱乩童氣得跌脚。大聲道：「我來。」

他離開法案，慢慢向三八花接近。

三八花剛才突然看到水裏冒出二條巨龍張牙舞爪攫來，幸虧滑溜得快，靠柴八斗擋住，已嚇得尖叫道：「柴公公，快想想辦法嘛！困在這兒早晚會出事。」

柴八斗也在着急，倏忽出了主意，道：「三八花，妳蹲下去給他撒泡尿，說不定就破了這障眼法。」

三八花臉色一紅，道：「要撒尿你爲什麼不撒。」

柴八斗又氣又笑道：「我可以保護你啊！我一脫褲子，誰來保護你？」

三八花想想也對，急忙蹲下去，脫褲子尿尿。

這時筱乩童正好接近，一見三八花蹲下去尿尿，心中大急，慌忙走回法案要繼續施法，倏見門口響起一聲大喝：「筱乩童，你往那裏跑！」

抬頭一看，寺門口進來二人，正是闕

積德與小虎。

他們吃了晚飯，眼見天黑，一路找呆瓜，又找到了圓通寺來，本來不想現身，倏見三八花跟老叫化在一齊，小虎就忍不住跑出來了。

他大叫道：「三八花，妳蹲在那邊幹嘛？」

這一泡尿，尿出來後，果然有效，眼前一花，海浪全退，恢復大殿的景色，三八花一見小虎衝過來，羞得連忙提褲子站起來叫道：「你慢點過來。」

「幹嘛要慢一點。」小虎已走到面前，看見地上一泡尿，笑道：「原來是尿急，尿在佛殿上實在不像話。」

羞得三八花恨不得找個地洞，一頭想鑽進去。

柴八斗笑道：「小虎，你還認得我老人家嗎？」

「那有忘記之理。咱們且慢說話，先抓住那對狗男狗女再說。」小虎與柴八斗一言表過，就向迷魂八姑走去。

筱乩童一見闞積德進來，心頭又是一驚，心想又來了一個說也說不清的冤家，眞是衰死，一拉迷魂八姑，道：「我看三十六計走爲上策。」

迷魂八姑不怕闞積德，却怕柴八斗，覺得也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二人心意溝通，筱乩童手仗寶劍，正要作法，小虎早已看出倪端，大笑道：「筱乩童，你想溜啊！可沒這麼簡單。」

話聲中，繩鞭倏然出手，竟繞住筱乩童手中的桃木劍，一抖一收，居然被他奪了過來。

筱乩童想不到小虎有這一招，桃木劍丟掉，心中一慌，急忙退了二步，抓起一道黃符，就要摔出去，闞積德一個箭步，迎上前去，劈頭就打出一掌。

迷魂八姑一聲怒喝，衣袖一揮，擋住這一招，道：「姓闞的沒了梨花槍，還是什麼狗熊，看姑奶奶的工夫！」

衣袖連翻，一陣香氣四溢，薰得人昏昏沉沉，闞積德大叫一聲：「不好。」急忙抽身而退。

他認得這正是迷魂八姑的獨門迷魂香，絕對沾不得。一沾就會昏倒。

那邊小虎初生之犢不怕虎，繩鞭飛捲，不離筱乩童週身，逼得筱乩童不能不應付。

迷魂八姑三招逼退闞積德，立刻向小虎欺到，她還沒出手，柴八斗已被三八花一推：「快去幫小虎哥打呀！」

其實三八花不急，柴八斗也要出手，他青竹棒半空中攔住，笑呵呵道：「不要臉，二個大毛人欺侮一個小孩子，我老人家叫八斗，配妳八姑，八對八，恰恰好是二個八，加上三八花一個，都變成了三八。」

迷魂八姑忍氣吞聲，停身道：「老人家，這不關你的事，何必插手？」

「誰說不關我的事，小虎是我老人家的朋友，小丫頭是我的孫女兒，我不管誰管。」

迷魂八姑一見不是路數，急忙退到筱乩童一邊，衣袖連揮，不但擋住了小虎的繩鞭，而且發出十幾顆迷魂彈，拉着筱乩童就往殿後跑。這十幾顆迷魂彈在空中互撞，波波連響，立刻冒出陣陣白烟。柴八斗武功雖然高，却也怕這種玩意兒，慌忙拉着三八花，向小虎招呼道：「碰不得，快快退。」

小虎與闞積德慌忙退出殿外，等白烟消失殆盡，再奔入殿後，展開搜查，那還有筱乩童與迷魂八姑的影子。

「他奶奶的，又被他們溜掉了。」小虎恨恨跺脚。

三八花笑道：「他們跑不掉的，過得了咱們這一關，後面還有好幾關呢？」

小虎一怔問道：「三八花，妳怎麼知道的？」

三八花嘻嘻地道：「江夏府的官兵是玫瑰姐去召來的，我跟他們在一齊，怎會不知道。」

小虎聽得一怔，道：「那我老頭子也來了？」

三八花笑道：「你老爸是總捕頭，怎能少得了，現在已經把個清河鎭團團圍住，無論什麼人都已插翅難飛啦。」

闞積德聽得這番話，暗暗心驚，覺得自己也有危險，應該早點設法溜才對，想到這裏，拔脚就走。

「嗨！你去那裏？」小虎急忙攔住問。

闞積德眼珠子一瞪道：「咱們總算相交一場，莫非你也想攔住我？」

柴八斗皺眉問三八花道：「他是誰啊？」

三八花笑道：「他就是火器販子闞積德。每一府的捕頭房裏都有他的名字。」

柴八斗吃了一驚，已聽到小虎叫道：「老叫化，快攔住他。」

柴八斗身形一動，其快如風，已攔在闞積德前面，道：「朋友，你別走。」

闞積德厲聲道：「老傢伙，你要找死？」

柴八斗呵呵笑道：「在江湖上要我找死的人不多，闞老大，天羅地網早已張好，你還能逃到那裏去？乖乖認命吧！」

闞積德望着小虎道：「小虎，你難道也要我去坐牢？」

小虎笑道：「坐牢像修行，今生不修修，來生你又何苦東躲西藏，不如早早了結，還有一個晚年。」

闞積德大喝一聲道：「好小子，原來這些日子，你都在騙我，拿命來！」

一掌倏向小虎揚去，小虎繩鞭一抖，倏然捲去，口中笑道：「騙死人不償命，闞老大，你認命吧。」

闞積德身形一轉，避開鞭勢，再度欺進，柴八斗青竹棒倏然出手，照在闞積德背後，闞積德咕咚一聲，倒地不起，動也不動了。

小虎這才收鞭，三八花道：「現在怎麼辦？」

小虎對柴八斗笑道：「就煩你老人家送到我老爸那兒去吧！告訴他，回家不要揍我，我也算爲他立了一件大功。」

柴八斗大笑道：「小鬼頭，你已經在準備退路啦！好，君子成人之美，我先走。」

抄起地上的闞積德，像一陣風般捲出寺外，轉眼已不見人影。

那些迷魂八姑手下嘍囉早已驚慌得逃走一空。

三八花問道：「小虎哥，呆瓜呢？」

小虎道：「我也不知道在那裏，現在我去找。」

「去那裏找呀？」

小虎道：「跟我去就是了。」

於是二人出了圓通寺，寺外已是一片漆黑，遠處早就萬家燈火了。

筱乩童與迷魂八姑急急逃出圓通寺，一路上迷魂八姑愈想愈怨，眼見滿箱的香油錢，竟然拿不到半點，眞是碰上了衰尾道人，倒霉透頂。不由虎着臉問道：「現在去那裡？」

「離開清河鎭再說。」筱乩童拉着迷魂八姑，專找偏僻的街道走。

迷魂八姑埋怨道：「我一生從沒有這樣衰過，就是碰上了你三寸丁，走到那裡衰到那裡。」

「現在還講這些幹嘛！」筱乩童道：「以後我絕不虧待妳就是。」

「以後到那一天哪？」迷魂八姑嘀咕，倏覺得筱乩童停步不走了。她一看四週，竟是條又髒又小的小巷，黑漆漆地遍地泥濘，兩旁矮屋簷下，有的是燒酒舖、有的是雜貨店，一看就知是貧民窟。

而在筱乩童前面，却有一個人靜靜站着，攔住去路，臉上四道刀痕，露出令人嘔心的恐怖微笑，竟是鬼道士。

筱乩童失聲道：「怎會是你？」

迷魂八姑一見鬼道士心火就冒上來了，尖叫道：「鬼道士，你吃裡扒外，還敢來見我。」

鬼道士道：「前天不告而別，今天特來回報。」

筱乩童道：「你用什麼回報？」

鬼道士道：「請到屋裡一坐，就知道緣故。」

說着指指旁邊的酒舖。筱乩童一哼，道：「我要立刻離開此地，沒時間喝酒。」

鬼道士道：「清河鎭四週已遭官兵包圍，至少有三道關卡，你們二位只怕插翅難飛。」

筱乩童一呆，望着迷魂八姑，不知走好還是留下好？

迷魂八姑道：「你究竟是那一邊的？」

鬼道士道：「我受人重託，忠人之事，當然是站了自己這一邊，假如你們懷疑，不妨去闖闖看，假如沒把握，何不留下來。」話聲冷冰冰的，絲毫不帶感情。

筱乩童道：「留下來了又如何？」

鬼道士道：「留下來至少有希望避過圍捕，渡過這次難關。」

筱乩童想了一想，拱手道：「既然如此，大德不言謝，咱們進去坐一坐。」

他拉着迷魂八姑走進簡陋的酒舖，只見燈火之下，酒舖中至少坐着五個人。

一個是酒保，坐在櫃台裡，正在一罈酒缸裡掏酒入壺。

另外三個人個個黑衣短打，精悍詭異，每人拿着一杯酒，在慢慢品嘗，當他們看到筱乩童與迷魂八姑進來時，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

最後一個竟是呆瓜，正坐在一張桌子旁在吃花生，似乎吃得津津有味，可是當他看到筱乩童時，立刻跳了起來，嚷嚷道：「鬼道士，這是怎麼回事？難道你們仍是朋友？」

鬼道士道：「不管是什麼回事，反正不關你的事。你吃你的東西。」

「怎麼不關我的事。」呆瓜嚷嚷道：「假如你們是朋友，一定對我不利，假如不是朋友，你怎會讓他進來？」

鬼道士瞪眼道：「呆瓜，你再嚷嚷，我就讓你說不出話來。」

呆瓜立刻閉緊了嘴巴，連花生也不吃了，因爲他知道苗頭不對，再嚷下去，死在這裡太冤枉了。

可是他實在搞不懂這鬼道士爲什麼要救小虎跟自己二次，說是好人，又不像好人，說是壞人嘛，又不太壞。我簡直有點糊塗了。不過他下意識地在找機會溜了，不溜一定凶多吉少。

只聽到鬼道士說：「大法師，在此地可以暫保安全，等機會再溜出鎭去，比你們硬闖，要好得多。」

筱乩童冷冷道：「好多少？」

鬼道士冷冷說：「你自己應該估計得出來，而且我們還有最後一張王牌。」

說着撇撇嘴，示意所謂王牌，就是做人質的呆瓜。

筱乩童會意地點點頭，覺得鬼道士的確有點鬼門道，但是他還是不放心，問道：「你究竟是幫那方面？」

鬼道士又露出令人心悸的笑容，低聲道：「紅岩寨。」

筱乩童一呆，幾乎失聲叫了出來。只見鬼道士低沉地說道：「你這趟買賣實在砸鍋到底了，買主相當不滿意，其實我這次是不能不救你，以免露了買主的底，大家不好過。」

筱乩童拱手道：「承情之至。」

「不必謝我，買主交待過，付的銀子要你繳回來。」

「一定一定。」筱乩童苦笑說着：「待過了這一關，我一定加倍奉還。」

鬼道士冷笑道：「但不知你的銀子從那裡來？」

「這你不用担心，本法師自有辦法。」

「好，我不再多問。」鬼道士說：「外面情形我已派人去打聽，有動靜立刻會來報告，你可以放心喝杯酒。酒保，來一壺酒。」

筱乩童沒有作聲，他此刻那有心情喝酒，心裡也一直在計算，如何離開這鬼地方，因爲過得了圍捕這一關，却過不了下面還人家訂金這一關。

當初紅岩寨奪磁礦的買主，應付訂金不是小數目。此時已窮得身無分文，那有能力賠償，而他可以看得出，鬼道士這批同伴，個個不是好相與，不知買主是從那裡找來的江湖殺手！

筱乩童想溜，呆瓜也在想溜，酒舖裡的氣氛，表面上平靜，暗中却是緊張無比。

突然，酒舖的門帘一撩，又走進來一名黑衣人，他向鬼道士報告道：「他們準備進鎭挨家搜查。」

筱乩童頓時緊張起來，呆瓜却暗暗高興，只見鬼道士問道：「知不知道那些人擔任搜查？」

那名黑衣人道：「十二金釵配合捕快班分二隊，每隊有十個人。」

「好，你再出去暗中注意，等快搜到

這裡時，再來通知一聲。」

「是。」那名黑衣人立刻轉身離開酒舖，行動之間，敏捷異常。

筱乩童急急問道：「搜到此地時候怎麼辦？」

鬼道士似乎胸有成竹，鎮定地道：「我自有辦法。不用憂心。」

於是酒舖恢復了沉默。

就在這時候，呆瓜在心焦的情形下，倏想到了點子。他恢復吃起花生來，一面吃一面剝着殼，但暗中借着剝花生殼的機會，在做笛子。

他記得有時候小虎在田裡中玩的時候，常常拿樹葉、草莖做笛子，放在嘴裡可以吹出許多音調，這種音調有簡單幾種變化，還可以做連絡之用。現在何況做一個來碰碰運氣，除此之外，已經沒有其他辦法可想了。

* * *

小虎拉着三八花走出圓通寺，一路東張西望，希望能夠找到呆瓜下落，這是毫無目的在查訪，只希望瞎貓能碰上死老鼠。

等所有的客棧都詢問遍了，毫無結果後，三八花就喳呼起來了：「小虎哥，這樣找到明天也找不到呆瓜的，清河鎮雖然不算大，也有幾十戶人家，那個鬼道士難道一定要住客棧？不會住在其他地方？」

小虎想想有道理，就在街口轉角處停了下來，道：「三八花，我們來好好商量。」

三八花笑了，柔聲道：「小虎哥，什麼時候你變得這麼彬彬有禮，不恥下問啦？」

小虎怔一怔，道：「三八花，我是看在呆瓜份上，大家想個找人的辦法，不要以爲給妳三分顏色，妳就可以開染坊。」

三八花的小嘴已翹起來了：「剛說你好，你又兇巴巴的，你去拿主意吧！什麼事都不要問我。」

「不問就不問。」小虎也是槓子頭脾氣，拿塊石子在地上東劃西劃，心中在動點子。

三八花枯枯陪着，愈陪愈無聊，不由喳呼道：「小虎哥，這要等到什麼時候啊？」

小虎道：「等我靈感來的時候。」

三八花格格地笑道：「等你靈感來，你老頭子也要進鎮搜查了，這樣不如乾脆到城外去，與黃伯父併作一路，還動什麼點子。」

小虎一驚道：「我老頭子也準備進鎮搜查嗎？什麼時候？」

「是啊！」三八花道：「聽銀釵說，準備起更時分，兵分二路，前後夾攻，地毯式挨家挨戶搜查，直到搜出那批壞蛋爲止。」

小虎望望天色，離起更也不過個把時辰，他奶奶的，不拖在前面找到呆瓜，一定會挨老爸的訓。而且說不定呆瓜變成人質，也有危險，這一急，急出了靈感，倏然跳起來道：「三八花，走。」

拉着三八花的小手，就往空曠的地方跑。

三八花的小手被小虎拉着，心頭有一陣甜甜的感覺，但不免懷疑，小虎能想出什麼好點子。

「小虎哥，你究竟要上那兒去啊？」三八花邊跑邊嚷嚷。

跑到一處籬笆邊，小虎停步喘喘氣，道：「妳去摘一把樹葉下來，揀一揀，老的嫩的都要。」

三八花一怔，依言攀上籬笆，在籬笆邊一棵大樹上，抓了一把葉子跳下來，小虎挑出一二片葉子，又疊又揉，最後放在嘴裡試吹起來。

幾片葉子在小虎嘴裡換着吹，居然吹出不同的聲音，有的聲音像蟋蟀，有的像烏鴉。

三八花怔怔看着，不禁想起以往夜裡抓蟋蟀的情形，不由笑道：「小虎哥，你眞有些歪點子，怎麼想得到的？」

小虎得意地道：「別人聽了不會注意，呆瓜聽到一定知道是我，這樣不就連絡上了。」

「有搞頭。」三八花興頭十足，說道：「但是這聲音有講究，夜裡只有貓頭鷹會叫，其他鳥兒是不會叫的。」

「貓頭鷹叫聲我不會吹，烏鴉叫怎麼樣？」

三八花道：「烏鴉叫太喪氣，不好不好。」

小虎又試了二片葉子，道：「蟋蟀叫聲呢？」

「現在才三四月，那有蟋蟀呢？」

「這也不好，那也不好，難道要吹個牛叫？」

三八花拍手道：「對！吹聲牛叫，呆瓜聽到了一定知道是你。」

小虎瞪眼道：「妳是在拐彎罵人？」

「我是在跟你討論嘛。」三八花連忙否認，心裡却樂了，感覺平時常挨小虎的罵，現在拐個彎子罵過去也算撈點本回來。

「好，牛叫就牛叫，咱們走。」小虎站了起來。

「慢點慢點。」三八花忙把小虎拉住。

「還有什麼事？」

「現在街上還有人，你的叫聲顯不出特別，很容易被別人的聲音掩掉。」

「那還不簡單，先從冷僻的地方下手。」小虎說着，四處一望，就往一條烏漆抹黑的小巷子走。「我吹，妳要仔細聽回音。」

三八花又在担心：「萬一呆瓜聽到了發不出回音怎麼辦？」

「妳放心，呆瓜這點頭腦還是有的。」

於是小虎走三步，用樹葉子吹一吹牛叫，有時候吹漏了氣，牛叫馬上變成了烏鴉叫，但是小虎有把握，除非呆瓜聽不到，聽到了一定分辨得出來，這是吹奏樹葉的聲音，因爲只有他們在玩的時候，才會吹這玩意兒。

* * *

呆瓜把眼前一盤花生吃光，也弄了一隻笛子，那是一粒沒有長花生的殼，呆瓜在二頭弄個洞，放在嘴裡，試看吹了一下，却像人在放屁的聲音。

媽的把子，這種聲音小虎也定聽不懂，於是他又慢慢修改，但是工具有限，三弄四弄，把唯一的花生殼弄破了，心中一急，點子也來了，他向鬼道士嚷嚷道：

「我要拉屎。」

鬼道士皺了皺眉頭，向另一桌上的三個黑衣人努了努嘴，一名黑衣人立刻站起來，對呆瓜揮揮手。

呆瓜離開板櫈，邁着蘿蔔腿，向屋後跑去。

後面是個院子，放着十幾隻有半個人高的大酒缸，拉屎的茅屋就在對面的牆角裡，幾塊板子間隔，用一條破草蓆做門簾，也擋住了一股臭味。

呆瓜拉屎是假的，要找吹笛子的工具是眞的，走進茅坑，他伸手就在草蓆上抽下二三根草，蹲在茅坑上，也沒脫褲子，把幾根乾草根，折得長長短短，放在嘴裡試着吹奏，總算弄成一根半寸長的草笛，放在嘴裡，可以吹出像小綿羊叫的聲音來。

有總比沒有好，呆瓜弄好，起身提着褲腰，假意已經拉過屎，鑽出茅坑，見黑衣人在院中靜靜地站着，一動不動。

呆瓜也習慣了，這些黑衣人半天不會放個屁，都是悶聲不响的傢伙，所以對他笑了笑，邁開蘿蔔腿，走進酒舖，坐在原來的位置，倒了一杯冷茶，百般無聊的玩茶水。

倏然間，他似乎聽到了一聲奇怪的牛叫聲。

在鄉村地方，牛叫聲並不稀奇，稀奇的是這聲牛叫帶着一絲尖銳的尾音，只有吹樹葉才會有這種尾音，七分不像牛，三分不像烏鴉一般的叫聲。

呆瓜心頭狂跳，莫非是小虎哥找來了？他偷偷溜眼四下一望，見酒舖裡坐着的人都靜悄悄地，誰也沒有注意，這聲奇怪的牛叫才停了停神，嘬唇用力把嘴裡的草笛，吹出一聲尖銳的羊叫聲：「媽赫赫！媽啊赫赫。」

酒舖中的靜寂立刻被打破，衆人的目光，紛紛投注過來，鬼道士厲聲道：「小鬼，你吹什麼吹！」

呆瓜呆呆地抬頭看了一眼，接觸到這些隱含殺機的眼光，心裡一陣抖索，吃吃道：「好……好玩嘛！」

「不准吹。」鬼道士嚴厲地喝着，他正靜待外面的消息，聽了心煩。

筱乩童却火上添油，對鬼道士道：「你最好注意他，這幾個小鬼頭兒鬼得很。」

呆瓜心裡一跳，道：「不吹就不吹嘛，無聊！」

心裡却在担心，這聲羊叫不知小虎哥聽到了沒有。

* * *

小虎一路吹，一路探望，也進了這條巷子，正好經過一處矮屋，只聽到屋裡有奶孩子的哭聲。

但是走在前面的三八花却隱約聽到了尖銳的羊叫，立刻回頭低聲道：「我聽到了。」

小虎心頭一緊，急急道：「聽到了什麼呀？」

「好像是羊叫，聲音尖尖的，又不像羊叫。」

小虎大感興奮道：「沒錯，樹葉含在嘴裡，吹出來的音調，就是四不像，聲音來源有沒有分辨出來？」

三八花望着烏漆抹黑曲彎彎的巷子，道：「就在前面不遠，估計不會遠出五六家。」

小虎放輕脚步，輕悄悄地一步一步走着，目光却打量前面。他知道，若是呆瓜就在這個範圍裡，那前面已是步步殺機，大意不得。

三八花是女孩子，女孩子的耳朵都比較尖。她說最遠不超過六家，那末前面左邊最遠的一家是賣木炭的，因爲門外堆了許多炭簍子，再過來一家，柴門緊閉，似乎是住家，第三家是酒舖子，門口一幅「酒」字帘，還有一盞火熊熊的紙燈籠。酒舖過來是家雜貨店，店門開着還沒打烊。

小虎看來看去，就只是酒舖最可疑，因爲他聽過捕快們談過，酒舖是江湖人物常常落脚的地方。

他想了一想，低聲道：「三八花，身上有沒有零子兒？」

「幹嘛？」三八花感到奇怪：「我還有十個銅板。」

「夠了，我進雜貨店裡買零食，妳小心去酒舖探一探，千萬別露頭，只能挖牆壁看看，有什麼情況，到雜貨店裡告訴我。」小虎小心翼翼地吩咐。

三八花點點頭，立刻向酒舖挨去。

小虎一步跳進雜貨舖，舖子裡一個老頭子正在桌子上撥算盤。一見小虎進來，睜着老花眼，笑道：「小把戲，要什麼？」

「買二顆棒棒糖。」小虎慢聲應着，眼睛却望着舖子外面，一顆心早已懸在半空中。

雜貨店的老頭子說：「一文錢三根，買二根不好算。」

小虎心不在焉，也沒聽清楚，手中的十文錢，統通塞在老頭子手上。

「嗨！你究竟買幾根呀？」老頭子看到小虎魂不守舍的模樣，感到好笑：「是不是偷了你媽的零用錢？」

這次小虎聽到了，有點啼笑皆非，他隨口應道：「買十文，給我好糖。」

「行啦！」老頭子拿了錢，走到貨架邊挖罐子裡的棒棒糖。

這時三八花飛快地衝了進來，臉上有十足興奮的表情，拉着小虎，咬耳朵道：「我看到呆瓜了，他坐在酒舖裡。」

小虎精神一振，低聲道：「眞的？還有些什麼人？」

「筱乩童與迷魂八姑也在，還有鬼道士，另外還有三個人，搞不清楚是誰，不過可以看得出來，他們是一夥的。」

小虎有點兒困惑，這些人中，就是搞不清楚鬼道士是好是壞，本來已經分開了，現在怎麼又會湊和在一齊？

他心中在分析，雜貨舖的老頭已拿着一包棒棒糖過來。笑道：「小把戲，一人一半，夠你們吃到天亮了。」

三八花訝道：「你買這麼多棒棒糖幹嘛？」

門外倏然閃過一道黑影，小虎豎指在唇邊，輕輕噓了一聲，那條黑影倏然退回來，停在雜貨舖門口，沉聲道：「這二個是誰家的孩子？」

雜貨店的老頭子看到小虎與三八花躲躲閃閃的害怕模樣，會錯了意，笑道：「是我隔壁唐家的小[illegible]戲，客官要點什麼？」

那黑衣人沒有回答，一閃身就過去了，三八花一顆心快跳到了喉嚨口，見人走了才喘過一口大氣。

那老頭子笑道：「快回去吧！莫讓大人撞見了，數落老漢的不是。」

小虎感激地笑了一笑，低聲對三八花道：「看樣子，過去那個人也是他們一夥的，這麼多王八蛋，我一人對付不了，妳快去討救兵，我在這裏監視着。」

三八花點點頭，拔脚就往外面去。

老頭子見小虎躲在角落裡怔怔站住，不由好奇地問道：「小把戲，你怎麼還不回去啊？」

「我要等我姊姊來接我，」小虎裝出一副可憐兮兮的樣子，說道：「老闆，讓我躭一會兒可以嗎？」

「好吧！不能太久囉！我要打烊睡覺了。」老頭子說着，又坐下來湊着油燈，敲算盤珠起來。

這時的小虎，心中又急又興奮，又有點手脚無措，想到蹺家十多天，讓老爸看到，他會擺出怎麼樣的臉譜？

＊　＊　＊

那個黑衣人當走過雜貨店舖的時候，對小虎與三八花本有點懷疑，却被雜貨舖老頭子一句應付話騙了過去，這票人其實就是在紅岩寨，磁礦寨前暗射了小虎一鏢的那票人，只是那時在夜裡，雙方都沒看清楚面貌，現在變成了對面相逢不相識罷了。同時也因爲情況緊急，他已無心停下來慢慢盤問。

現在他匆匆走進酒舖，向鬼道士報告：「他們兵分二路，已經開始往鎮裡搜了。」

鬼道士鎮靜地問道：「依你估計，要化多少時間才會搜到這兒來？」

「大概要一個時辰。」

「好，你也不要出去了，坐在這兒喝杯酒吧。」

「是。」

鬼道士與這票黑衣人好整以暇，筱乩童與迷魂八姑却沉不住氣了。

「萬一搜到這裡來怎麼辦？」迷魂八姑急急問。

鬼道士道：「不是萬一，一定會搜到這裡來，不過我早已想好了對策。多喝點酒，不必慌張。」

筱乩童道：「道兄好像成竹在胸，能不能先說來聽聽，以免我與迷魂八姑心頭慌亂。」

鬼道士淡淡笑了，每當他一笑，筱乩童就會混身冒鷄皮疙瘩，根根汗毛都會立正敬禮。

「大法師，幹我們這一行的，跟你們那一行只有一點不一樣。」

筱乩童道：「那點不一樣？」

鬼道士道：「你做黑媒婆，事成事敗，都操在別人手上，所以你只能串連，不能進退，像我們這一行，進退就完全操在自己手上，所以任何事，先已沒好退步，再堅進取之心，一擊不中，立刻遁走無踪，天皇老子也找不到人。」

迷魂八姑問道：「說了半天，你究竟是搞那一行的？」

「殺手。擊必中的，不中則全身而退。」（未完・廿）

奇俠司馬洛故事

馮嘉・文

可飛・圖

三屍一命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克麗給挾持到了一個僻靜的地方，布非明派來手下把挾持她的人打走，謊說是司馬洛派人來救她的，帶她不是回史勿夫的總部，而是去到布非明的遊艇上，克麗雖然知道上當，只好暫時忍耐下去，等候司馬洛來救她。布非明雖然得回克麗，亦考慮史勿夫、司馬洛不易放她出來，可能其中有詐，經過檢查發現司馬洛將一隻電波追踪器藏在她的屁股上，却還有其它電波器未查出，布非明想利用追踪器誘司馬洛上當，反被司馬洛查出他和克麗在遊艇上，便先將克麗救出，將遊艇炸沉，找到了類似布非明的屍體，這又是第二次借屍逃走的把戲……

會同警方　跟蹤搜索

由於那間房間是不見天日的，祇有門口而沒有窗子，那門口還是在天花板上的。天花板上的一個圓洞，膳食就是從打開了這個圓洞吊下來的，阿漢要有飛行的本領，才能接觸到這個離地面達二十呎的門口。世界上大概再難找到比這更嚴密的監獄了。

每天，當阿漢腹如雷鳴，而膳食送來之前總有一把單調的聲音從牆壁內藏着的一隻揚聲器透出來，對他作長達半小時的「廣播」。這廣播並不是甚麽有趣的節目，它的內容，是和那把聲音同樣地單調的，反來覆去都是祇有一句話，那就是：「阿漢，現在給你最後一個機會，你得把你所知道的全部招供出來，否則，你就得永遠留在這裏，永遠不見天日！曉得嗎？永遠留在這裏，永遠不能見天日！」

就是這樣重覆又重覆，甚至阿漢給悶得緊緊地掩着耳朵。阿漢相信，這樣下去，他雖然未必就會對這把聲音屈服，但是，他却極可能會變成神經病，他覺得，他必須快點想辦法逃出去！

這個房間是逃不出去的，因此，他的第一步，就是想辦法離開這個房間，使他們換一個一間房間給他。最好換到一間環境較佳的房間，有希望讓他逃出去的！

這一天，阿漢在吃過了午飯之後，阿漢就開始表演了。首先，他在那座簡單的床上躺了下來，用兩隻手揉着自己的肚子。他是在表示，他的肚子覺得不舒服，然而他又正在極力忍耐着。

他深信在房間的某處，一定有一隻電視眼正在監視他的行動。他們以爲他不知道，而他也假裝他是不知道的。

終於，阿漢睡着了，睡了大約三小時之後，他才醒過來。這一次，他捧着肚子，在床上輾轉起來，顯出極度痛苦的樣子，但是，他也並沒有叫喊，祇是偶然地發出低低的呻吟。

終於，他的表演似乎是收到了他所預期的效果了，因爲，天花板上那個洞打開，一把聲音叫道：「阿漢，你怎麽了？」

「肚子痛。」阿漢憤怒地叫道：「你們給我吃的是毒藥嗎？」

「上來吧！」那人說：「我們有醫生在這裏的。」

「怎樣上來？」阿漢憤憤地道：「飛上來嗎？」

那上面放下了一度繩梯，那聲音又叫着問道：「爬得上來嗎？」

「我看可以的！」阿漢從床上下來，仍是彎着腰，捧着肚子，向那度繩梯走過去。

他執住繩梯，上了一級，那繩梯便自動升了上去，是給二個人拉上去的。

阿漢爬了上去，仍捧着肚子彎着腰，兩個人扶着他走進了一條走廊。本來，這是一個好機會，他大可以乘這二個人不覺，而把他們制服的，但是阿漢並沒有這樣做，由於他看到，在後面還有一個人跟着，那個人的身上毫無疑問是有槍的。

那兩個人把他扶到一間房間裏面，那裏面果然已經有一個醫生在着了。仍然在槍咀的指嚇之下，他接受了醫生的檢驗。醫生替阿漢檢驗了一遍，打了一針，這時，史勿夫走進來了。

「怎麽樣？」史勿夫問那醫生。

「是那混帳伙食」阿漢咆哮道：「你們當我是一隻豬嗎？給我清潔一點的行不行？」

醫生的診斷却不同。醫生說：「他祇缺少運動，消化不良，最好給他一點空氣陽光！」

「嗯，」阿漢說：「放我出去，那我就不會有病了。」

史勿夫以鄙夷的眼光看着阿漢，好一會才冷冷地說：「好吧，我們給他換一間房間有空氣的！」

於是，阿漢就如願以償地給換了一間房間。那間房間，果然是有一個大窗口的，可以放進來充足的陽光，而且，窗口根本沒有鐵栅，阿漢要爬出窗口，隨時都可以，他可以爬出窗，但却不能到什麽地方去，因爲，那窗口離開地面有五六十呎，這五六十呎是垂直的削壁，全都是光滑的，一些可以扳援的地方都沒有。上面也是一樣，還有幾十呎才能到達屋頂。

樓下是一座後院，顯然是用以儲放什物。那些什物之中包括舊的傢私，木箱，電綫甚至有一綑繩子。

阿漢第一次站在那窗前，就低聲咒罵起來了。現在房間已經換了，那又如何？他能够逃出去嗎？不能，除非他身上是長了翅膀！

阿漢又躺回了床上，不知道是不是弄假會成眞的，他忽然覺得肚子有點不舒服了。他忙把醫生開給他的藥吃了，才覺得稍爲好一些，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就在那房間裏，阿漢又給關了兩天。由於無所事事，祇有大動腦筋。就在第三天的晚上，他的腦筋忽然豁然開朗，一個主意跳進了他的腦袋中了。

他跳了起來，走到窗前，在月光之下看着那堆滿了一院子的雜物、還有那些雜物，但是現在，他對這些什物却有了新的看法。

他興奮地離開了窗前，在房中團團轉着似乎在找尋的，最後他把手上一隻不銹鋼的指環脫了下來，用力把它扳開，就成爲了一個粗陋的鋼鈎子。然後他又把身上那件T恤脫了下來，撕開一個口，匆忙地，但是小心把那些綫拆下來。不久，他已拆了一大堆的細綫了，不用說五六十呎，就是五六百呎也有，那件T恤已經不存在了。

阿漢把一個綫頭在那隻指環上縛好，垂下窗外，很容易便垂到了地下。當然，這條綫的韌度是不足以支持阿漢爬下去的，但阿漢的目的並不是爬下去。

他的目的，是在於那堆什物中的一綑繩子。他搖着那條幼綫，使鋼鈎盪動，終於，鋼鈎搭住了那綑繩子，阿漢以發顫的手拉動幼綫。

那綑繩子給拉了起來。相當沉重的一綑繩子，不過好在，從T恤拆下來的那線並非棉紗而是韌度相當強的化學纖維，可以支持得住那綑繩子的重量的，小心地，阿漢把那綑繩子向上面扯，一呎一呎地拉上來，每一下動作都是那麽慢的，絕對避免突然的動作，以免那根細綫受到了太大的壓力。

那綑繩子慢慢地上來了，好幾次，那根細綫都發生震動，似乎瀕於斷掉的邊緣，結果却是有驚無險地，那綑繩子給扯到了窗口邊，而阿漢如獲至寶地一手把它攫住。

這也不是一綑很粗的繩子，不過粗如筷子而已，一樣是承受不住阿漢的體重的，而且，它的長度也不大，大概可以垂到樓下多一點而已，不能够打雙應用。

不過，阿漢却也並不是打算用這根繩子來把他的人吊下去的，他是另有計劃，現在，他以發顫着的手把繩子解了開來，然後在繩子的一端換上了那隻指環造成的鋼鈎，於是現在，他就有了一根比那化學纖維還有力得多的釣絲了。

他的第二個目標就是雜物堆中的一綑電綫。他把這根繩子垂了下去，讓末端那隻鋼鈎一直垂到了樓下，然後把繩子揮動。這一次做起來就沒有用那根化學纖維的時候那麽順利了。由於繩子的身硬，那鋼鈎在它的末端，根本不算是甚麽重量。

阿漢化掉了差不多半個鐘頭，仍然是一無所得。忽然，在滿頭大汗之中，他一彎腰，捧着肚子，低聲地咒罵起來。因爲，就在這個時候，他的肚子又痛起來了。

「媽的！」阿漢喃喃地罵着：「要痛就現在痛個够！可不要等一會兒重要關頭的時候才來痛呀！」

他的腹痛，倒不大嚴重，過了一會又沒有了，總算還值得慶幸的一點就是，他還沒有瀉起來，一瀉的話，人就會手軟脚軟，甚麽都不能做的。

腹痛過去了，阿漢又站直了身子，繼續努力，運動着那根繩子，這一次，他的運氣是改善得多了。再過了十分鐘之後，繩子末端的那隻鋼鈎，終於搭住了那綑電綫。

阿漢小心地拉動繩子，試一試，鋼鈎是已經鈎緊了。對於這根繩子的韌度，阿漢則是很有信心的。他以相當快速而粗魯的動作把它拉回來，於是，那綑沉重的電綫就給拉起來了。這個時候的阿漢，有着鈎到了一條大魚般的感覺，當然，他也有

那一份喜悅。

他匆匆地把這條「大魚」拉了上來。在房中的地上，他以發顫着的手把那綑電綫解開來。當然，這房裏是仍然可能給一隻電視眼在監視着的，但也可能已經沒有了，這間房間看來並沒有那種設備，這似乎並不是一間專門用以囚人的房間，不然，怎麽連窗口也沒有鐵枝呢？總之，他是要搏一搏的了。反正，這個計劃就是失敗了，也沒有甚麽大碍，大不了也是把他換回地下那間房間去吧了。

在月光之下，阿漢細細地檢視着那綑電綫，發覺那是粗如他的尾指的電綫，已經相當舊了，由於棄在那裏受着風吹日晒雨淋，外面包着的膠皮已有點拆裂。但，內裏的金屬綫，大概還是是完好的，而且，這是那種品質優良的電綫，除了膠皮之外，內裏還有着一重棉質的纖維，雖然舊一點，它的韌度，還是很可靠的。

這根電綫，是可以够力把他吊下樓去了。

阿漢把那綑電綫抖了開來，發覺它的長度也是使他十分滿意的，因爲，這粗電綫整體也超過五十呎長，是足够垂到樓下而有餘的。房中沒有甚麽可以作爲支重之物的，於是阿漢就化整爲零，首先把電綫的一端縛在那房門的把手上，然後在一隻床脚上繞了兩次，在第二隻床脚上又繞了兩次然後把餘下的一段垂出了窗外，這樣，那條電綫就算是縛得相當够穩了。

現在，那個上身赤裸的阿漢，就把床單從床上拉了下來，撕成長長的布條，裏在兩隻手上，以便他執着電綫的時候不會滑脫，然後，他就跨出了窗外，沿着那條電綫，好像爬山家一般爬下去。

他並沒有遭遇到甚麽困難，肚子也沒有如他所預算的一般痛起來。很順利地，在三分鐘之後，他便已經爬到了樓下，而到達了那座後院中了。

現在，他和自由就祇是相隔一度鐵絲網而已。鐵絲網的外面就是曠野，再遠一點，就有一座樹林。

阿漢走到了那度鐵絲網的前面，輕輕用手觸一觸，從樓上下望的時候，他已看出，這鐵絲網是並沒有通上電流之類的，而現在摸清楚，也果然是沒有，唯一的困難，祇是鐵絲網頂上那一圈刺鐵絲而已。不過到了此刻，這個對於阿漢，也算不上是甚麽大的困難了。

阿漢四面望望，找到了一大片棄在那裏的帆布，大概是從一張帆布軍床上拆下來的。

阿漢把這張帆布一拋，使它搭到了鐵絲網的頂上，隔住了那刺鐵絲，如此，鐵絲上的那些刺，便不能給他以很大的威脅了。他順利地爬了上去，跨過了那鐵絲網，在鐵絲網外落下來。

於是，阿漢現在是終於踏足在自由的境地上了。他長長地呼出了一口氣，高興得腿子也在發軟，不過，他並沒有停下來。他知道他現在是非要繼續逃走不可的，於是他開步就跑，一直不停地，跑進了樹林中，穿過了樹林，仍然不停地跑着，跑下了一片山坡，終於到了一條公路上。

這時，他已經氣喘如牛了。他就在路的中心撲面倒了下來，喘着氣。

大約五分鐘之後他仍然伏在那裏，沒有起來，就是喘氣，現在應該也已經喘完了的，但是，阿漢却仍然是躺在那裏，一動不動的，並沒有起來。

再過了不久，就有一部車子沿着公路，遠遠地駛來了，這部車子的車頭燈光，老早就照出了那攔路躺着的阿漢。當他駛到了距離阿漢大約十呎之處時，它就停了下來，開車的人打開車門下了車，關心地向阿漢走過來。

那是一個年輕的歐州人，也祇有歐洲人才會有這樣的熱心，如果是本地人，多數會繞過阿漢，不顧而去了。

這個人在阿漢的身邊蹲了下來，輕輕推他，說：「喂，朋友，你沒事吧？」

阿漢還是躺在那裏，一動也不動的，那人扳着阿漢的一邊肩膊，把他扳轉身來，阿漢却轉得很快，一轉過來他的一隻拳便一擊出去，準確地擊中了那人的下頷，那人向後跌去，一時呆住了。阿漢那一拳是用足了勁力的，一擊就把那人擊得陷入了昏迷的邊緣，而在那人能有所動作之前，阿漢就一跳跳了起來，雙脚齊齊飛起，向那人的頭部撐過去。

托！那人的額上中了一記，又打了一個滾倒了下來，這一次，他是一動也不動了。

阿漢站了起來，拍拍身上的塵土。這是他的苦肉計，如果不是如此，他大概沒有那麽快就可以截到一部車子。

他伸手進那歐洲人的腋下，把那人拖進了路邊一叢小樹林的後面，放了下來，然後把那個人身上的襯衣脫了下來，穿到自己的身上，再把那人身上的錢搜了出來，轉到自己的身上去，之後，就用那人的貼身背心搓作一團。塞進了那人的咀巴裏，使那人不能叫喊，又用那人的褲子及皮帶把那人縛了起來，那人掙得脫身的時候，阿漢該已去得很遠了，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的，做好人，往往就是落得如此的收場了。

阿漢把那人解決了，便上了車，開動了，絕塵而去。

十分鐘之後，阿漢已經進入了市區，而且是在市區的另一邊。他把車子棄在路邊的一個停車位裏，抹去了他留在車上的指紋，步行了兩條街，再截住了一部經過的的士。

這一次，他是用不着在的士司機的身上做甚麽手脚了，由於他現在不過是另一個搭客而已。

他只是告訴了的士司機，他要到何處去。

一小時之後，阿漢已經到達了一家中級的小旅館，在那裏租了一間房間。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那裏睡一覺。

他也眞需要睡這一覺的，因爲，他除了已經十分疲倦之外，那混脹的肚子又痛了起來：「媽的，簡直當我是一隻豬，這樣骯髒的東西也敢餵我吃！」阿漢這樣喃喃地罵着進了不寧的睡鄉。

× × ×

當阿漢醒來的時候，已經是第二天的中午了。他用那間旅館的電話打了大約十個電話，找尋他的老板布非明。

接電話的人，都是阿漢所認識的，但

是他們的答案都很含糊。他們說，沒有布非明的消息，而他們也不相信布非明會和他們聯絡。但這並不一定表示，他們是不知道布非明的消息。即使知道，他們也是一樣會如此同答的。

因此，每和一個地方的人聯絡過之後，阿漢總是留下他這間旅館的電話，並且說：「我不會出外的，我會一直在這裏等消息。」

阿漢果然沒有出外，而一直留在那間旅館中等消息。他又睡了一個下午，晚間，就在那房間裏吃了晚飯，然後把管房的召進來，說：「我需要一個女人！」

那管房的對阿漢開了價錢，阿漢也不還價，還給了那個管房的十塊錢小賬。

那管房給他帶了一個皮膚相當黧黑，身材很健碩的女人，不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但是有着一身豐滿彈性的肌肉，這正合阿漢的口味了。

阿漢從袋裏再掏出了一疊鈔票來，抄出一張放在梳粧枱頭道：「這是給你的小賬，我要的是時間長一點的，溫柔的服侍，如果你服侍得使我滿意，我是還有得給的。」

像他們的老板一樣，阿漢也是很懂得享受女人的，不過，他的享受方式，則當然沒有他的老板那麽複雜了！

「謝謝。」那女人微笑：「現在，你想我怎樣服侍你呢？」

「現在先脫光衣服。」阿漢說：「慢一點，我喜歡看！」

那女人把身上那件旗袍的拉鍊拉開了，然後慢慢地脫下來，馬上，她那雙肥碩而巨型的乳房便露了出來，並不是說她沒有乳罩，而是，她戴的那種帶式的乳罩，只是兩條交加的帶子，在乳下托着的。

這雖然是一個應召女郎，她的衣着打扮，却也顯然是走在時代前頭的。這樣一副乳罩，旣有乳罩的功能，把她的雙峯托起，又不致於把雙乳的天然美遮掩掉，以使外表看來能有那種「無乳罩感」。

阿漢咽了一口唾沫，以略帶沙啞的聲音說：「脫下來！但是——慢一點！」

那個女人很慢很慢地把那副乳罩也脫了下來。脫下了之後，雙乳便垂低了二吋。那是由於太過沉重之故。但她的吸引力是仍然不減的。現在，她的身上，就祇剩下一條三角褲了，而且是一條百份之七十透明的三角褲，可以看到，她是毛髮豐隆的，那一片黑色的茸茸之物，就像另一條較小的三角褲。

阿漢一連咽下了幾口唾沫。

「我——得到洗手間去一趟！」那個女人至此，有點猶疑地說。這是這一行業的女人的例行公事了，她在事前總要去放進一些防毒藥膏，或是作一些避孕設備之類。

「不。」阿漢搖頭：「我不要你這樣，錢我可以多給你，但是我不要你這樣！」這種行爲，是常常會令人興緻索然，大失享受的樂趣的。

那女人又遲疑了一下，聳聳肩：「好吧！」她把最後一件也脫了下來，躺到床上，半張着腿子：「來吧！」

阿漢也到了床邊去。他的手現在開始活躍了，搓捏着那些動人的肌肉的每一部份。她的茸茸之物的豐盛，還超過了他的想像，他簡直要小心地撥開才能找到進口處。

她的手一方面也在動作，增加着他的興緻。後來，他終於無法忍耐了，不能祇滿足於口手之慾，便和她作眞正的接觸。

她大概還是一個相當新鮮的女郎，她是天然地緊湊的，用不着用雙脚撐着牆壁去使自己合緊，祇是這樣躺在床上，就已經相當緊湊了。她的緊湊，使到阿漢想支持得久一點也不行。不久，那一陣銷魂的抖顫便來了。

後來，當他軟了下來，伏在她身上時，她便要把他推開，到洗手間去洗一洗。但是也不行，阿漢緊緊地按着她，不讓她去。這也是一件會使男人掃興的事，阿漢不想掃興。

「別動。」他說：「錢是不成問題的，我還有第二次！」

隔了十多分鐘，阿漢果然又來了第二次。這之後又第三次，然後，他才把她放掉。這時，她却已癱軟了下來，不願意動彈了。因爲，一連三次，也使她動過了眞情！

「你的胃口眞不小！」她說。

「後天晚上再來吧！」阿漢說。

後來，那個女人在床上歇息了一會，收了阿漢的夜渡資，便走了。阿漢去洗了個澡，滿足地在床上躺了下來，吸着一根香烟。他已很久沒有享受過一個女人，現在有了，他就感到無比的舒快！

當他正要墮入睡鄉的時候，却有人敲門。來者就是旅館的管房。那管房交給他一隻用膠紙封了的厚厚的紙袋，說道：「剛才是有人送來給你的！但我却不敢打攪你——」

「那人呢？」

「她走了。」管房說：「他沒有說過要見你！」

「謝謝！」阿漢接了紙袋。管房走了，阿漢便以微微發顫着的手，把那隻紙袋打開來。

那隻紙袋裏面甚麽都沒有，就祇是有一大疊鈔票。這疊鈔票，本身就已經有了很重大的意義。

這筆錢，除了布非明之外，是不會有別人送來給他的了。這筆錢的送來，表示布非明已經接到了他的報告，布非明大概現在還不方便和他聯絡，送這筆錢來的意思，就是叫他暫時在這裏等着。

「也應該來了。」阿漢說：「不然，我也不知道今後的日子怎麽支持下去！」

他從那個洋人身上刼到的錢是並不多的。

躺在那床上，阿漢沉思着，又想起了當他離船時的情景。那時船上着火，大家都到甲板上去逃生。阿漢也勸布非明跟着上去，但是布非明却不肯。布非明叫大家都上去，他自己却和另一個手下留下來。

那個手下叫阿明。阿漢知道一些阿明自己也不知道的一些事情，那就是，阿明是一個經過特別挑選的人，他的身裁高度和布非明都很近似，骨骼比例和布非明幾乎完全一樣，尤其是牙骨。有什麽不同的地方，布非明也把他帶到牙醫那裏去矯正過了。阿明當然不知道，在必要的時候，他就是布非明的替死鬼了。阿漢知道，布

非明旣然要阿明帶到那下面去，當然他是有辦法逃生的，而他就是打算用阿明來作替死鬼了。

阿漢也知道船的底艙有一副蛙人用的潛水裝備，而且底艙處是有一個秘密的逃生門，可以讓他逃出去的。布非明一定是穿上了那套蛙人裝備，把阿明殺死了之後就從水底逃走，留下阿明的屍體，使人產生了誤解，以爲死了的就是他。

因此，當司馬洛和史勿夫讓他看到那具燒焦了的屍體時，他完全不相信那就是布非明。也因爲如此，他對他們的問題守口如瓶，總是不肯同答。

阿漢是一個忠心的人，也是布非明新招的得力助手。他用不着布非明吩咐，也知道他應該做什麽的。

阿漢在那裏躲了一個星期，在這一個星期之內，那個女人來過三次，她的服務使阿漢感到很滿意，也使阿漢考慮，離開這裏之後，當情形安定下來之後就把她帶走。找一個理想的床上伴侶，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個星期過完了之後，一天晚上深夜，電話果然來了。阿漢在夢中給電話驚醒，拿起聽筒，就認得那邊是布非明的聲音。布非明並沒有很多話說，布非明祇是說：「十分鐘之後到樓下去，我有車子來接你！」

電話就這樣掛斷了。阿漢馬上就完全清醒了過來，全身的血脈都在急促地奔騰着。他匆匆起床，穿上那件搶來的襯衣，就離開了那間旅館。

他下到樓下時，時間還祇是過了七分鐘而已。他在路邊站了三分鐘，車子就來了。那是一部藍色的大型雪佛蘭汽車。那部車子以普通的速度駛到了阿漢的身邊，司機身邊的車門打開了，接着，阿漢便上了車。

那個開車的人是他不認識的，而他們也沒有交談。他們祇是互相點了點頭，那人便又把車子開動了。車子在沉默之中駛行了大約三十分鐘，到了接近邊境的地區，便忽然離開了路邊，駛進了荒野之中。通過了一片疏落的樹林，車子到達了一條大水渠的口頭，就這樣轉了進去。

這大水渠是用以疏導山水的，在大雨的時候，水會挾萬馬奔騰之勢從渠口湧出來，但是最近一段日子都是旱天，所以已是涓滴全無了。這水渠是大到可以容納這部大型汽車駛進去的。

車子在黑暗中前進着，那水渠的圓形的牆壁反射着馬達的聲音，給予車中人的耳朵以一種詭異的感覺。

阿漢是從未到過這個地方的，這使他對布非明的欽佩不由得又加深了。布非明這個人，實在是神通廣大的。他的資源之豐富，簡直是超乎想像。

阿漢忍耐着他的好奇心，坐在車中等着。車子大約行駛了五分鐘，看來巳經深入了地底，就慢了下來。車頭燈照見前頭就是水渠的轉彎處，而當車子駛近時，他可以看到那轉彎處的牆壁上是有一條大致是圓形的不規則裂縫的，就像那裏的水門汀巳經歷過了太久的時間，而拆裂起來了。但是當車頭差不多觸到牆壁時，那裂縫之內的一大圈水門汀，却向裏面陷了進去，而露出來了一個大大的洞口。

在車頭燈光之下，可以看到，那洞口之內是一條垂直地向上的槽。原來，這牆壁上的裂紋，竟然是一個很技巧地掩飾着的暗門。

但，這槽是垂直地通向上面的，車子又怎能向上駛去呢？

阿漢這樣想着的時候，就有一座升降機降了下來。那是一座很簡陋的升降機，和建築地盤裏用以載貨的那一種差不多，主要是一隻方形的大鐵籠而已。但這座升降機，目前正好合他們用！

那人又把車子開動了，帶着阿漢駛了進去，停在那大鐵籠的中央。外面，那個洞口又自動關上了。

升降機開始上升，照阿漢估計大約上升二百呎左右，便又停了下來。前面的槽壁上則是早巳有了一個開口的，那人就把車子開動了，駛出了這個開口。那裏原來是一座地底的停車場，停車場中停着三部車子，人則祇有一個。這個人戴着一副黑色的太陽眼鏡，兩臂交抱在胸前，站在車房的中央。雖然有了那副黑眼鏡，阿漢也認得他就是布非明。

阿漢下了車便走過去，喜悅地叫道：「老板！」

布非明哈哈笑着伸出手臂去，攬着阿漢的肩，親熱地拍着他的背，說：「好像伙！」他說：「你幹得眞不錯！幹得眞不錯！」

阿漢有點慚愧地微笑：「我祇是盡力而爲吧了！」

「上來吧，告訴我，阿漢。」布非明說：「你是怎樣逃出來的！」他一面引導阿漢走向一度樓梯。上了那度樓梯，阿漢發覺他們到了一座大廳之中。

這原來是一座很大的花園別墅式住宅，由於從露台門望出去甚麽都看不到，又由於車子是升了這一段高度才到達的，因此阿漢相信，這座屋子一定是在一座小山頂上的。

「這是甚麽地方？」阿漢問。

「一個安全的地方。」布非明說：「你進來的那條路是不常用的，那是一條逃走的路，但是因爲你來是要來得很秘密的，所以我就要你用那條路了！現在，請繼續原原本本地告訴我，你是怎麽逃出來的吧！」

阿漢聳聳肩，便把經過說了出來。布非明嘆了一口氣：「你知道嗎，阿漢，你實在是一個很幸運的人！」

「唔，做任何事情，的確要靠點運氣！」阿漢承認。

「我不是指你能够逃出來有運氣。」布非明微笑着：「我是說，你仍然活着是一種運氣，本來，以我的作風，我是不會再和你聯絡的，甚至可能派人把你殺掉！但，你實在能幹！我需要一個像你這樣的人才！」

阿漢微笑：「我知道你不會殺我的，我知道你需要我！」

「到你的房間去吧。」布非明說：「我知道你需要休息！」

「我的確需要休息一下，」阿漢做了個鬼臉，「我那個鬼肚子，又在痛了！」

「我明天找個醫生來給你看一看吧。

」布非明說道：「你先去睡覺，睡幾個鐘頭，我們再談工作！還有許多工作要做的呢！」

「但，」阿漢微笑道：「我的房間在哪裏呢？」

「二樓，轉左手邊第一間房間！」布非明揮手。

阿漢走向樓梯，到了樓梯口又停住了，轉過來看着布非明。「司馬洛方面的事又如何呢？」他問：「我們總不能讓他活着的！」

布非明露出一個苦笑：「別管他好了！反正，我們的計劃成功了之後，他也不會找到我們的了。」

阿漢嘆了一口氣：「我却眞希望我們能殺死他！」

布非明揮揮手：「復仇是愚蠢的行爲，浪費時間精力，又一無所得！」

阿漢聳聳肩，沿着樓梯上樓而去。到了二樓，也轉左邊，進入了第一間房間。那間房間的佈置，是極盡豪華之能事的，一切的設備都是最現代化，簡單而悅目，不流於古怪，而且設計者並沒有忘記，這是爲了人的生活享受而設的地方。

阿漢進入了那間附設於房間之內的浴室，洗了一個澡，便在那張大床上躺了下來，墮入了夢鄉。阿漢洗過了一個澡，肚子似乎感覺舒服一點了，他又可以睡得很好。

阿漢上去了之後，布非明坐在那廳中的沙發上，呷着一杯酒，靜默了一會，然後才站起來，走進了一條走廊。當也走到了走廊的盡頭時，那裏一度 眼控制的門自動打開了，讓他進去了。

他進去了的那個地方，是一個沒有窗門的巨密室，裏面燈光很亮，而且放滿了手術室的各種精密儀器。那裏的設備，就和他在墳墓裏所設的那座秘密實驗室一樣，而現在，那裏面已經充滿了一片忙碌的氣象。

好幾個穿了白袍的醫生和護士正圍着一張手術桌子在動着手術。布非明也穿上了一件白袍，走過去。那些人讓開，讓他到了手術桌的前面。

那手術桌的上面，是一片恐怖的景象。很多血。一個美麗的裸體女人躺在手術桌上。她當然是已經死了，而且她也不能給人以任何美感，因爲，她的腿子已不見了。已經給鋸去了，放在另一張桌上。

「進行得怎樣了？」布非明問。

「很理想，」其中那個醫生說：「很理想，事情已經差不多快完成了！」

「讓我來看看！」布非明說。他也拿起了那些手術儀器，動起手來。那個美女人的屍體，受到更加無情的分割……

× × ×

這個時候，司馬洛正在他的頭頂上大約三千呎的空中經過。司馬洛是在一架飛機上。一架軍用的偵察機，自然又是由史勿夫所供應的了，事實上，此時史勿夫正在他的身邊。

司馬洛的身邊，這時又放着一隻那種類似上次追踪克麗那副儀器，不過較爲小得多。現在，銀幕中央的一個光點正在閃得很厲害。

「果然沒有錯，」司馬洛說：「就是在下面那座山頂的屋子裏！」

史勿夫向下面張望了一番，點點頭：「對了，附近並沒有別的屋子，不會認錯的！」接着他又咒罵起來：「媽的，天氣愈來愈壞了！」因爲這個時候，飛機已經飛進了一團雲之中。那是一團雨雲。

「下面可能正在下雨了。」司馬洛說道。

「如果我們要下去，就要飛得更低！」史勿夫說：「但是，如果我們再飛得低一點，他們就可能聽見飛機的聲音。」

「別看了。」司馬洛說：「我們已經看够了，我們現在可以下去抓人了！」

史勿夫轉向飛機師說：「好了，我們下去吧！」

機師點點頭，司馬洛則當堂舒了一口氣，在座位上靠後，並點上了一根香烟，抽吸着，鬆弛着！

史勿夫點的却是一隻烟斗。他這個標準的英國紳士型人物，抽烟也是抽得很英國化的。史勿夫在一段沉默之後首先開口：「這的確是一個好主意，給那傢伙吃那些含有放射性物質的食物！」

「如果他眞是一個聰明人。」司馬洛說：「當肚子開始痛時，他就應該知道這是怎麽一回事了。」

「但是他並不知道。」史勿夫說：「布非明還是中計了。」

「當然。」司馬洛說：「最困難的部份還是供給他那個逃走的路，不能太明顯，但是又不能複雜到他領悟不出來的！」

「我們還不能肯定布非明是在這屋子裏呀！」史勿夫說。

「不能肯定。」司馬洛點點頭：「不過有百份之九十的可能性是在那裏的！」

「好吧，我們去！」史勿夫點點頭：「這一次，你不會又堅持一個人去吧！」

「有些事情要一個人做才能做得好。」司馬洛說道：「但這一次則不是那種事情！」

史勿夫皺起了眉頭道：「我還是有點担心。以布非明的狡猾，他選擇這樣一間屋子來作躲藏之地，似乎是太失策一點了。這間屋子，是別無逃路的。祇有一條通路。」

「我們隨機應變吧！」司馬洛說。

下面果然是正在下雨，而且下得相當大了。當飛機在機場上降落時，機場的地面已經很濕，而且雨大到非要穿雨衣不行的。

「麻煩！」史勿夫說：「下大雨，行動不方便！」

「逃走也同樣是不方便的！」司馬洛說：「不過，我們等一等吧！希望雨早點停，如果等不到，也祇好冒雨進攻了！」

× × ×

天氣總是不如人意的，人等雨停，雨就偏偏不停，這一天也不例外，那雨愈下就愈大，到了天亮之前，還是如此！

在臨近天亮的時候，阿漢已經睡醒了。他梳洗一番之後，便從樓上下來，看見布非明正獨自一人站在廳中，站在那隻風景大窗的前面，看着外面的雨！

「你還沒有睡嗎？」阿漢問。

布非明轉過來瞥了阿漢一眼，又轉同過去看着那雨。他說道：「我是在担心這

雨！」

「雨有甚麽好担心的？」

「我這間屋子，是一個很安全的所在。」布非明說：「但就是怕雨！」

「我不明白！」阿漢說。

「我們那條逃路。」布非明說：「是一條水渠，你也應該知道的，一下起雨來就會水滿！我們就不能逃了！」

「噢，是這樣，」阿漢聳聳肩：「但是現在並沒有人來進攻我們呀！」

「我祇是担心！」布非明搖着頭道：「每當下雨的時候，我就担心了，我祇希望，我們的計劃成功之前，不會有人來進攻！」

「沒有人會來進攻的，」阿漢說道：「司馬洛他們，是沒有可能追踪我到這裏來的！」

「我希望如此吧！」布非明聳聳肩：「我實在厭倦了他！我不想再和他瞎纏下去！上一次，我也已經避開了他的！」

阿漢看着他：「那麽，那個女人怎樣了呢？那個克麗！」

布非明聳聳肩：「這個女人是不會跟我的了，實在，我對她最好，可是這個司馬洛却像毒藥一樣，一沾染上了，她就中毒，不知道好歹！」

「如果你忍得住不想她那當然是好的。」阿漢說：「問題是你忍得住與否！」

布非明沒有同答這個問題了，他只是望着天，又感嘆地說道：「人就是這樣的，自己以爲很偉大，以爲自己的科學够發達，頭腦够聰明了，但是，又如何？最重要的事情，他們都不能够改變！他們不能改變天氣，譬如，我希望現在天不下雨，就沒有人能辦得到！他們也不能克服自己的慾望，譬如，我想不需要女人，也辦不到！」

阿漢也沒有做聲，阿漢知道，布非明這樣說，正是等於表示，他仍然不能忘記克麗！

布非明似乎對危險是有着一種奇妙的預感的，當他這樣說着的時候，史勿夫和司馬洛等人，就開始發動攻勢了，首先就是兩部大汽車駛到了山脚的路口。那裏的路口，是有一度閘在攔着的，那閘上有一隻牌子，牌子上有三種文字標明那裏是「私家重地，閒人免進」，那兩部大汽車在閘前停了下來，十個人如狼似虎地下了車，去弄那閘。那閘雖不太堅固，但是却是鎖上了，他們一時弄不開，而且當他們在弄着的時候，閘旁的一隻擴音器就有聲音傳了出來：「到底甚麽事？」

「警探！」車上下來的人說：「我們是來搜查！」

「這裏是私家地方。」擴音器中那把聲音同答：「沒有甚麽好搜的！」

「既然沒有什麽可搜的，你們就更不用怕了！我們祇是在辦例行公事，我們不會破壞你們甚麽，我們會很客氣的。」

「主人不在。」擴音機裏的聲音又說：「我們不能開門讓你進去的！」

「我們有手令。」那帮「警探」說：「主人不在，也可以進來的！」他們雖然不是警探，但是，史勿夫那帮人與警界的密切聯絡，弄一張手令，當然，並非難事了。

「對不起，」擴音機中的聲音說：「我們不能讓你進來。」

「你非讓我們進來不可的，我們是正正式式來搜查，如果你們破壞那搜查令，我們就只好衝進來了，別怪我們不先此聲明！」

沉默了一會，那擴音機中的聲音，顯然是正在向上級請求指示了，事實上正是向布非明請求指示。

這時布非明還是站在窗前，看着那愈下愈大的雨，阿漢則站在布非明的身旁邊，緊張地咬牙切齒着，但是却是毫無辦法的。

布非明對着一隻內綫傳話機裏說道：「告訴他們，如果硬來的話，我們就不客氣！」

那邊的手下自然是照傳無誤。

不久之後，那傳話機裏又傳來了那些守衛人員的聲音，對他答覆：「他們說要硬衝進來了。」

「抵抗！」布非明對傳話機中吼道：「不要怕，多殺他們幾個！」然後布非明轉對阿漢，嘆了一口氣：「我們走吧！看來，在這裏，我們又是不能完成我們的計劃了！我們又得找一個新的地方。」

「但那雨——」阿漢說。

「試一試吧！」布非明說：「我們不能够從前面的路逃走的，他們一定已經把我們的出路徹底地截住了。拿槍吧！」

阿漢點點頭。

而這時，在山脚下那路口處，槍戰已經在發生了，那些「警探」們企圖跨過那閘口進去時，山上的樹林中就有一排槍彈射過來，射得他們連忙撲同車子後面去，爬回了車中，槍彈追着他們射過來，射在車身及擋風玻璃上：「達達達達達」，那些槍彈都彈開了，並不能够穿進車中，那是由於車子是避彈的。坐在車中的人就很安全了。

他們把窗子的玻璃較低了一點點，把輕機槍及長距離步槍的槍管伸出去，向山上掃射。同時車子也開動了向那攔路閘直衝過去，那攔路閘不過是用木條釘成，而其上漆上黑白相間的班紋的，現在給車子一撞，便好像幾根牙簽似的散掉了，木條向四面八方飛走，車子衝了過去。

兩部車子就這樣沿着路衝向山上的。

但是，障碍不單是槍彈及攔路閘而已的，兩部車子行駛了還不到一百公尺，第三重障碍便又出現了，這就是二塊直徑四呎的大石，也不知道是從何處來的，祇是看見它們忽然出現了，就沿着那條狹窄的山路直滾下來。那條山路是窄到祇可以容一部車子經過的，有這兩塊石頭迎面滾來，那兩部車子，想駛開閃避也沒有辦法，眼看那二塊大石來勢洶洶，駛在前頭的那部車子連忙停了下來，司機對後面那車子的司機叫喊着：「退後！退後！」

後面那車也停了下來，倒轉齒輪，退後。兩部車子都退後，但退後是不能退得多快的，而那二塊大石，正在愈滾愈快，很快，它們就追上了那二部車子。一塊大石一跌就跌中了前車的車頭面上。這沉重的一壓，使那部車子差點打起觔斗來。那第二顆大石，則就在車頭的前面一撞，擱住在那裏，而這一震，使得那部車子就像

快要散開來似的。

第一塊石頭這時已經滾過了前車的車頂而撞在後車的車頭上也攔住在那裏了。這樣一來，便兩部車子都再也無法動彈了。前進固然不能，就是要退後也同樣地辦不到。

槍彈如雨一般洒在車身上。

「下車！」車中的其中一人喝道：「下車！我們不能留在車中的，如果再來兩塊石頭，我們就完蛋了！」

於是，車中的人就冒着槍林彈雨下了車躲到那些大石及車身的後面，而以車身及石頭作爲障碍物，向山上林中的襲擊者還擊。在破曉前的黑暗裏，在雨中，這場槍戰進行得很激烈。

忽然，其中一個「警探」發出了「哎唷」一聲。他捧着腿子，縮成一團，那腿子上已經在流血。

但是，有來也有往，在他們的還擊之下，林中也傳出來了一聲尖叫，跟着，一個人便打着觔斗滾下山來，他滾到了前面不遠的路上，伏在那雨中，一動也不動地，顯然，他是已經死了。

沒有那一方面佔到優勢。這個情形，是彼此都相持不下，而且這個僵局，還會維持很久的。

就在他們在交火中時，遠遠又有車子來了，這一次來的却是兩部警車，兩部警車都是載滿了警察的，這兩部警車在山脚停了下來，武裝警察蜂湧而下，這些警察，都持着犀利的武器，這種陣仗，就像他們是來這裏鎭壓一場暴動似的。

這些警察在山脚下分散開了，站好崗位其中一個領頭的警官並且扭開了車上的擴音機。他的聲音從擴音機中透出來：「喂！還是放棄抵抗吧！你們已經被包圍了！你們始終會彈盡的。」

所給予的答覆就是一排子彈向警車掃射過來。車頭的鋼板給射得一塊塊凹了進去，擋風玻璃也穿了一個蛛網形的大洞。

「這是對你們的最後一次警告！」顯然地，擴音機裏那把聲音的怒意加重了：「放棄抵抗，否則，我們要衝上來了。」

回答還是一樣的。那些人是受了布非明的嚴格命令，吩咐必須抵抗到底的，自然就沒有商量餘地了。並不是說，他們就不怕死，而是他們知道，反抗警方永遠是勝過反叛布非明的。反抗警方，就是殺死了幾個警察，也未必一定要判死刑，但是反叛布非明，那却是必死無疑的。

所以，他們仍然在拚死地作着非常強烈的抵抗。

那些警察們也開火了，企圖衝上山去。但是辦不到的，在上面那些人密集的火力掃射之下，他們是無法衝上去的，祇有開車衝上去才可以，但是現在路已給塞住了，就連行車也不能够了。警察雖然來多了，還是祇能够造成精神上的威脅而已，那局面仍然是僵局。

不過，實在，這些警察及「警探」們的進攻，實在是另有目的的。這目的就是分散山上人的注意力。司馬洛並不在這些「警探」的中間。現在，司馬洛是正在山的後面。

那座山的另一面是無路可通的，祇有直升機可以到達。

司馬洛就是乘直升機到達那裏的，他這架直升機低低地飛着，掠過樹頂，在山脚的草地上空停住了。機腹下開了一個門口，放下了一條繩梯，司馬洛就沿着這條繩梯下去，落在草地上。

那架直升機又飛走了，仍然是低低地掠過樹頂。

它的來和去，都是快速的，在黑暗之中，在大雨的掩護之下，山頂的人，根本就不可能發覺。

從直升機上下來的司馬洛，是全身黑衣的，身上有好幾條皮帶，皮帶上插滿了各種犀利而輕便的武器。

司馬洛下了飛機，絕不遲疑，就動身向山頂上爬上去。他這個計劃是絕頂聰明的，山上的人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前面的山脚，誰會提防後面呢？

司馬洛在那傾斜的險峻的山坡上爬着，就像一隻小小的黑蟻，抬頭望上面，除了黑暗之外，還是一片朦朧，大雨把所有的視綫都給阻隔了，就是在白天，視野也不可能超過二十呎以外的，更何况是在黑夜裏呢？

這個時候，在屋子裏，布非明已經在準備逃走了。他已經換上了一套輕便的黑色緊身衣服，腰間一隻槍袋裏插着一把手槍。

阿漢也是這身裝備的，布非明領着阿漢，下到了屋子的車房中。這屋子裏已經沒有其他人了，其他的打手們全部都已派到山脚下去帮助抵抗。

祇是他與阿漢兩個人逃走而已。

他們迅速地到了地下室停車場裏，登上了其中一部大汽車，由阿漢把舵，這部車子駛到了那座升降機的進口處，阿漢下了車，走過去按鈕，使那升降機的門張了開來。

跟着，他就走入了升降機中，再按了掣，使升降機向下面降去，但是，當升降機開始下降的時候，他已經聽到了一陣萬馬奔騰似的的隆隆之聲，而他知道，這還不是發自他那座升降機的馬達的。也知道那是甚麼。那是水聲。那下面的水渠，經過了這一連番的大雨，已經滿了水，山泥所吸收的水，正聚進那水渠之中，向渠口排出。

阿漢那升降機繼續下降，而那聲音就愈來愈響了。響到簡直是震耳欲聾的程度，也咬緊了牙齒，希望也不會見到也預算見到的。

那升降機繼續下降，快要降到那升降機槽的底部時，就聽見雷鳴的水聲之中有「噗」的一聲，而整部升降機都震了一震，這使他有了一陣感覺，感覺就像處身於一艘小小的救生艇之中，而這艘救生艇剛剛給放了下海，接着，水就滲進升降機的底部，阿漢連忙按掣使升降機停了下來，這種情形是很明顯的，那升降機槽的底部，是與那條水渠是在同一水平綫上的，那水渠旣然滿了水，自然那升降機槽的底部也滿了水了。

阿漢搖搖頭，喃喃自語着：「不行了，不行了！誰說天無絕人之路？現在，天就是有絕人之路，如果不是天……」他按掣使升降機向上面升回去。

當升降機升回頂上的時候，阿漢就跑

了出去，布非明仍然在車上等着他。阿漢揮着手，表示沒有希望了，但布非明仍然坐在車上沒有動，阿漢跑回車子的旁邊去，叫道：「不行，那下面簡直好像是海底一樣！」

布非明冷冷地看着他，沉默了一下，然後才慢慢地說道：「但是那是我們唯一的逃生的路，我們是非從這裏逃出去不可的！」

「你瘋了。」阿漢說：「這部車子又不是潛艇！」

「如果我一定要去。」布非明沉着地說：「你肯跟我去嗎？」

「你不能去！」阿漢堅决地搖着頭，說道：「這是不可能的！這簡直是等於自殺！」

「如果你不去，我去好了。」布非明說：「這件事，我不會強逼你的！」

阿漢瞪目看着他：「波士，你不是在開玩笑吧？」

布非明拍拍車身：「這是一部很好的車子，不怎樣漏水的，也許我可以像一艘潛艇一般駛出去。」

「這是不可能的。」阿漢叫道：「你在說夢話！」

可是，布非明已經在動手把車窗的玻璃絞了起來，說道：「隨便你吧，阿漢！」他說：「你留在這裏好了，留在這裏你也許會判幾年監，但是我，我不會留下來的！」

布非明要把車門也關上，可是阿漢手中的槍提了起來，把車門梗住，而且，槍咀對着布非明的胸膛。

「我不能讓你去送死。」阿漢咬着牙，道說：「你要死，我就在這裏打死你好了。」

「走開吧！」布非明一點也不受威脅，冷冷地說：「別逼我殺死你！」

「下來！」阿漢命令道。

布非明那雙小小的眼睛現在又睜大了一點道：「走開吧，阿漢，難道你想反叛我？」

「下來！」阿漢又大聲喝叫。

布非明瞪着他好一會，終於又搖搖頭，說道：「不。」他說：「你不會殺我的，阿漢，我了解你，你是一個忠心的人，我就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人比你更忠心於我的！」

這樣說着，布非明就忽然提起了右脚，向阿漢當胸一撐撐了過去，這隻脚的脚底正正撐中了阿漢的心窩，阿漢打滾着跌開了。

阿漢果然沒有扳動槍機。如果布非明是別人，這樣對着槍咀動手他早已扳動槍機，把對方的身子射得有如蜂巢一樣了。但是，對布非明，他却不能扳機。

布非明冷冷地瞅着他，手中的槍也舉了起來。他一扳槍機，那槍便一連串地吐出了一排子彈，擊中阿漢身邊的地面。槍聲及子彈的撞擊，使得阿漢畏懼地縮成一球。

不過，布非明却是無意射中阿漢的。他不過是要給阿漢一點警告吧了。那些子彈，祇不過是射中阿漢周圍身邊的地面而已。

「阿漢，」布非明冷冷地，說道：「你不願意殺死我，並不就表示我也不願意殺死你！你如果再給我麻煩的話，你就要死了。」

阿漢祇是在那地上縮作一團。

布非明把車子的門關上，開動了，駛進了那升降機之內。他沒有再去阻止了。他已經盡了他的能力，而現在的情形，已經超出了他的能力範圍。

阿漢看着升降機，帶着那部車子降了下去，祇是搖着頭，知道布非明是不會成功的。他也許終於會從那水渠的渠口流出去，但到了那時，他一定不會是一個活人了。

阿漢拿好了他的槍，爬起身來，走到車房的角落，坐上了一部車子，就在那車子的後座上等着，他並沒有去參加山脚下的那場戰鬥。他知道，那場戰鬥雖然會拖得很久，但他們却是輸定了的。沒有人能够和警察及官方抗衡，他們有的是無盡的人力和物力。

阿漢祇是在這裏等一個人，就是司馬洛。他知道司馬洛終於會來到這裏的，而且司馬洛一定會是第一個進來的人。他也想最先和司馬洛碰頭。他和司馬洛是有一筆帳要算的。

這個時候的司馬洛，距離阿漢果然已經不遠了，而且，司馬洛也果然是第一個來到的人。此刻他已經來到了那座屋子的後面。

沒有人制止他、屋子是冷冷清清的，那些武裝的人員們都到山下去了。

司馬洛的身子給雨淋得濕淋淋的，但是，一路進了屋中，身子就很快乾了，由於他身上，那襲黑衣，是尼龍質的，並不吸水。

司馬洛首先進入的那個部份，是一些女員工的宿舍。這些女員工們，就是帮助布非明動手術的那些女護士們，她們並沒有受到驚動，由於山下的路距離山頂太遠，槍聲是聽不到的。她們仍然安詳地睡在那裏。

司馬洛進了宿舍那座小小的廳中時，一個年輕的女護士剛剛從床上起來，走出廳中，睡眼惺忪的。也許她是正要到洗手間去吧。

她是一個多肉的女郎，身材相當豐滿，而且身上穿的，是一套比基尼式的睡衣，和泳衣沒有很大分別，相當誘人，她走出來，司馬洛看見了她，不禁感到到眼目清凉。

在黑暗當中，這個女人是並沒有注意到司馬洛的，她一直向洗手間走去。

悄悄地，好像一個影子似的，司馬洛緊躡其後。這個女人推開了洗手間的門，進了去，這時司馬洛就做了一件相當缺德的事情。

那就是，他忽然跳前去，用肩向那門一撞。那個女人給那度門撞得跌進了浴室之內！跌進了浴缸之中，一時呆住了。

司馬洛也跳進去，又把門關上了，那女人這時才開口叫喊，但是已經遲了一點。她的咀巴一張開，司馬洛的槍就遞前去，槍咀固然塞住了她的咀巴，使她發不出聲音來，而槍本身的威力，也使她怯住了，叫不出聲來。

（未完・四）

舞鳳飛龍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藍荒·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鄭公明懷疑鐵心孤客是其師叔袁君達、向其弟子憶述當年其師叔年少聰頴、劍藝超卓，享「劍神」之稱號，因而勾起各派弟子爭相較量，崆峒派的古雅莉也找他比試，自殺前產下一兒直指曾遭受他的侮辱，崆峒派爲了名節，要袁君達服食紅雲道長秘製的「七步斷腸毒酒」，未幾，他卽跳下金頂的萬丈深淵裏。此時他倆却發現有人在偸聽，隨卽追捕之，起初他們以爲是「金臂劍魔」任明傑，碰巧武當派玄機道長等人也加入追捕，重重圍困下，却發覺此君是玄機道長的師弟南宮北，他知不能逃脫，竟以自刎及趁火勢混亂中竄跑，龍驤隨尾追截他……

發出金蜈令　約會神女峯

夜色寧靜，他的話聲傳出老遠，可是那兩個對峙立着的人影却沒有出聲回答他的問話，甚而，他們連身形都沒動一下。

玄機道人心中非常詫異，脚下略一停頓，立即便加速奔了過去。

轉眼之間，他已來到那兩人身傍不足六丈之遙。

玄機道人一走得近來，便看到那個面對自己的年青俠士正是追趕南宮北而去的龍驤。

他一看清龍驤的面貌，馬上也就發現龍驤所擺出的劍式，與他臉上所蘊含的嚴肅神色。

玄機道人還沒走近六丈，立即被那兩人之間滲透出的那股凌厲劍氣所驚，他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呵之聲，往後退了一步。

深深的吸了口氣，玄機道人平劍於胸，運功抵禦那股無形的劍氣，緩緩移動身形，往前挪去。

他在看到龍驤的嚴肅神色後，馬上便曉得了龍驤爲何不能分神說話的原因了。

也就是由於龍驤的凝重之態，使得他心中疑惑到底是何人會使龍驤有那種面臨大敵，不敢分神的神態。

他暗忖道：「龍驤是追趕南宮北而來的，現在却與人拚鬥起來，不知南宮北到那裏去了？這個魁梧白衣大漢又是何人？單看他所擺出的劍式，平平無奇却能發出劍氣，便可曉得他的劍法……」

他心中的意念剛剛掠過腦際，便已走到龍驤之前不足四丈處，從他此刻所立身的角度，剛好可以看到那個白衣大漢的面龐。

「啊！」玄機道人如遇雷殛，驚呼道：「原來是你！」

敢情他所見到的那個白衣大漢是以一張面巾將下半邊臉孔全部包住，只留下烱烱的兩顆眼珠和寬闊的額頭留在外面。

那人的眼神凌厲，有如鷹隼，在這初夜微星之下，使人一觸及他的眼神，立即會有一股震顫之感。

玄機道人一看到那人，頓時想到了自

己在後山遇到的那個幪面人，以及自己所遭到的那一劍之險。

腦海之中的畫像，這個白衣幪面大漢是金蜈信符相交疊在一起的。

是以玄機道人驚異之下，馬上又跟着發出第二聲驚呼！「金蜈使者，你是金蜈使者！」

他心神受到極大的震撼，使得他運起的內力一鬆，頓時便抗禦不住從那兩人周圍滲發出來的無形劍氣，連續退後兩步，方始穩住身形。

龍驤在玄機道人趕到之時，早就看到了，但是他面對着那白衣幪面人的煞厲劍氣侵襲中，絲毫不敢分神，更不敢答應玄機道人的呼喚。

這時，他一聽玄機道人驚呼之聲，禁不住使他心中也起了一股凜異之情。

他雖是從未聽過有關金蜈天尊昔年侵擾武林的事蹟，可是從武當派的幾個老道「談虎變色」以及鄭公明談到金蜈天尊的凜駭神情中，可以推想出當年金蜈天尊是何等的施暴武林。

因此他驟聞玄機道人提及面前這個劍法高強的白衣幪面人，便是金蜈天尊手下傳令的使者，也不由得大吃一驚，凜駭之極。

他心神一陣波動，那個白衣幪面人看得非常清楚，像他們這等武林中的一流高手，豈能容許有絲毫波動？他只要犯下一點錯誤，便將陷入逆境，甚而引起殺身之禍。

那金蜈使者與龍驤對峙了許久，就一直把握不到有這個機會，豈能就此輕易放過？

但見他大喝一聲，進前兩步，「刷」地一劍平掃出去。

他這一劍平易之極，這是峨嵋一派「千影劍法」中的一招劍式「長虹橫江」之式。

龍驤出身峨嵋，自幼及長，對於這招「長虹橫江」可說至少也演練過百次以上，對於這一招的奧妙之處，了解無遺。

但是此刻由那金蜈使者施出的這一招却是超出他想像之外的厲害，隨着那一劍的揮出，已經探入他的中宮，將他所有的應手式都全部封住。

龍驤大吃一驚，豎劍之式絲毫不敢改變，剎那之間，連退七步之外。

金蜈使者冷笑一聲，平劍橫掃之式陡然一改爲斜挑，側身往龍驤咽喉挑去。

玄機道人站在傍邊，眼看着龍驤被金蜈使者一劍逼出七步，他雖然看出金蜈使者所使的只是很普通的招式，可是却不敢訕笑龍驤的退讓。

因爲，他在前此不久，便曾親身領敎過金蜈使者的厲害，他深深地了解到對方那種化腐朽爲神奇的特殊本領。

等到金蜈使者接着一劍挑出去，玄機道人又不由大吃一驚，敢情他看到金蜈使者施出的這一劍正是武當派「流雲劍法」中的「無語問蒼天」之式。

驚愕之下，他又看到龍驤捧着長劍，毫無還手之力，往後退出八步。

他忍不住大叫道：「快施出『雲海浩淼』！」

玄機道長話一出口，他立即想到龍驤並非是武當弟子，又如何會這一招「雲海浩淼」呢？

何況他深深的領敎過金蜈使者劍法的變化奇妙，就算自己施出這手「雲海浩淼」也無法破去對方的「無語問蒼天」之招式。

他的話聲一落，那個金蜈使者已冷笑一聲，踏着碎步前去，連續施出四劍。

這連續的四招劍式，不是武當的劍法便是峨嵋的，但是在他手裏施展出來，兩派不同的劍法，却能融合在一起，並且另有深的造意。

龍驤在那四劍之中，被逼得繞着圈子後退，等到金蜈使者四劍使完，他已退到二十多丈之外。

星光雖是黯淡，玄機道人依然可以看出龍驤的狼狽之態，他曉得並不是龍驤願意相讓而不還手，只是他先機一失，根本就沒有還手之力。

玄機道人急得滿頭是汗，不曉得怎樣才好。

在這等高手比劍的情形中，除非武功高過他們兩人，否則決難插手進去的，玄機道人旣怕自己插身入去反而害了龍驤，又怕龍驤會傷在金蜈使者劍下，一時之間，沒了主意。

就在這時，身後有人問道：「長老，我們要不要放焰火？」

這句話提醒了玄機道人，他一拍腦袋，忖道：「我怎麽變成這樣傻？竟然不曉得放焰火？」

他慌忙自懷中掏出一枝冲天焰火，點燃往天上一擲。

黯藍的穹蒼突然響起了一聲輕響，一條橘黃色的火焰冲天飛起，畢直的射上去，如同一條長長的劍，射入天空。

就在那條橘黃色焰火飛射而起的剎那，龍驤已被金蜈使者凝聚的劍氣逼得無路可退了。

他們雖然處身在寬廣的大草坪上，但是金蜈使者一連六劍下來，無形的劍氣已凝聚成有形，幾乎成了一道密密的網，將龍驤所有的退路，都已封住，不留一絲空隙。

龍驤捧着長劍，兩眼怒睜，運起渾身的功勁貫注在劍上，阻止那凜冽寒森的劍氣侵襲。

他額上的汗凝結成珠，一顆顆的自頂額際滑落，有幾顆都已流入眼際，但他竟眼睛連眨都沒有眨一下。

因爲他曉得只要自己一眨上眼睛，便可能喪身在對方的長劍之下。

縱然淚水流入眼中，非常酸痛，但是那等痛苦的感覺比之喪身對方劍下，到底是要好受得多了。

空中響起了砰然之聲，那條橘黃色的火焰冲天而起，金蜈使者的眼中突然閃過一絲殘忍的神色。

他緩緩的伸出長劍，冷冷地道：「龍驤，我要你敗在峨嵋的『驚虹飛雨』這一招之上……」

他的話聲未了，突然見到龍驤大喝一聲道：「不見得吧！」

龍驤捧着長劍霍地往上一舉，整個身形隨着手臂舉起之勢，畢直的冲天射起。

他飛掠起八尺多高，在空中一頓，長

嘯聲中，雙臂張開中如同一隻大鳥般的飛翔而至，往金蜈使者撲去。

金蜈使者又怎會想到龍驤巳被自己困住，完全處於劣勢之中，竟然還有還擊之力？

他心頭一驚，腦海中的那個意念巳驅使他施出「驚虹飛雨」這一招。

可是當他的長劍才揮出不及五寸，立即便發覺到自己的錯誤了！

方才龍驤是被困的局面，他只要施出這招「驚虹飛雨」，毫無疑問的可以使對方受傷棄劍。

但此刻龍驤巳從被動之中掌握了主動，衝破了他的封鎖，他豈能依舊使用那一招呢？

金蜈使者一察覺出不對，方待變招，眼前劍光耀眼，龍驤巳挾着排山倒海之勢攻了過來。

「呵」地一聲慘叫，龍驤一劍斜掠，巳將金蜈使者整個左肩劃破一條長長的血痕。

這條劍痕傷得如此之深，痛得他無法握住長劍，身軀在地上打了個滾，長劍脫手，跌落在七尺之外。

龍驤一劍攻出，身形如同飛鳥，直到劍刃劃破對方的肩胛，他那飛翔之勢還未衰竭，一直躍出丈許，方始落在地上。

他一躍落地上，玄機道人巳高呼一聲，奔了上來，大聲道：「龍大俠，你擊敗他了！」

他話中的那份興奮，使人聽了彷彿覺得就像他親手擊敗金蜈使者一樣。

龍驤的嘴角浮起一絲淡淡的笑意，喃喃道：「我總算擊敗他了。」

他挺了挺胸，深吸口氣，臉色回復到平常那樣冷靜肅穆的神態。

玄機道人望了望三丈之外滿身浴血的金蜈使者，問道：「龍大俠，我們是不是要將他留下？」

龍驤看了金蜈使者一眼，道：「如果你們不怕得罪金蜈天尊的話，那就把他留下吧，否則，就放他走！」

玄機道人猶疑了一下，道：「這個……貧道可不敢作主。」他在一時的興奮之後，馬上想到了事情的嚴重性，不敢作出任何決定。

這時，那個金蜈使者巳撕下了身上被血染紅的衣袍，捲摺而起，斜斜的在身上紮了起來，緊緊的將那條長長的傷口捆紮住！

他很快地自懷中取出一個小瓶，拔開瓶塞，仰首對着瓶口吸了一下，嚥下了瓶中之物後，順手將瓶拋在地上。

就在這時，夜色之中，傳出玄黃道人的呼喚聲道：「師弟，抓到了那個孽障沒有？」

龍驤循聲望去，只見玄黃道人率十幾個道人自東南飛奔而來。

玄黃道人奔到近前，但見草坪之中除了龍驤、玄機道人以及門下弟子之外，南宮北竟然不在其內。

他詫異地問道：「師弟，那個孽障呢？」話聲一出口，他立即便看到了那個白布幪面滿身浴血的金蜈使者。

他的目光閃爍了一下，問道：「這位是……」

玄機道人答道：「他是金蜈使者！」

玄黃道人大吃一驚，臉色驟變，愕然道：「金蜈使者！」

這四個字的尾音尚未自空中散去，從北方飛奔來一條人影，驚呼道：「什麽，金蜈使者？」

金蜈使者冷煞的目光一閃，但見那奔來的人是一個白鬚老道。

他冷哼一聲，道：「你們總該見過金蜈使者吧！」

那奔來的那一個老道，正是和玄海道長。

玄海道人滿臉惶急之色，朝金蜈使者打了個稽首，道：「貧道不知是使者到來，有失遠迎，還請……」

那金蜈使者沒等玄海道人把話說完，右手一揮，但見在星夜之下，一條光芒乍閃，落在玄機道人之前。

衆人一看，只見玄機道人腳前釘着一條金色的蜈蚣，那兩條長鬚猶自不住的顫動，彷彿想要爬上玄機道人的腳上一般。

玄機道人面色鐵青，嚇得不由後退了一步，似乎唯恐被那隻金蜈蚣爬上身來。

金蜈使者沉聲道：「傳天尊之令，半月之內，命武當掌門赴巫山神女峯！」說完，轉身便走。

龍驤看到金蜈使者那等狂妄之態，再一注意武當派的三個老道的驚懼之色，忍不住心中一股怒火直冒。

他朗笑一聲，道：「站住。」

金蜈使者緩緩轉過身來，冷冷地望着龍驤，默然不出一聲。

龍驤冷嗤一聲道：「你憑着這麽一枚小小的金蜈蚣，能嚇得住誰？替我留下來，不許你走！」

金蜈使者眼中閃過一絲怒色，側首道：「三位道長，你們忘了昔日的諾言，見符如見人的嚴令？」

玄機道人打了個稽首，道：「無量壽佛，貧道記得當年的諾言，可是……」

金蜈使者沉聲道：「可是什麽？你敢違抗天尊之令？」

玄機道人緩緩道：「天尊之令，貧道等是不敢違抗，但是當年鐵心孤客……」

金蜈使者仰首長笑，可是笑聲甫一出去，他便戛然而止，皺了皺眉，忍住了牽動的傷口，道：「如果鐵心孤客還在人間，天尊還會命本使者來此傳令嗎？」

玄機等三個老道齊都驚得臉色大變。

玄機道人楞了一下，問道：「使者的意思是鐵心孤客巳經……」

金蜈使者傲然道：「鐵心孤客巳於三年前失蹤，經過天尊調查之後，證明他巳經坐化！」

玄機道人又問道：「但是還有那大宗師……」

金蜈使者冷笑一聲道：「憑他一人，還能擋得了天尊的一擊？」

武當派的三個長老，聽了他這番話後，齊都噤聲不語，一臉的惶懼之色。

龍驤從他們的對話之中，聽出了一些當年鐵心孤客，大宗師和金蜈天尊三人之間的事情。

據他的推測是當年金蜈天尊爲虐武林，遭到鐵心孤客和大宗師聯手擊敗之後，他們三人曾訂下約束，只要鐵心孤客和大

宗師存在的一日，金蜈天尊便不得重出武林……

可是，據金蜈使者所講，那鐵心孤客巳經去世，如今武林只剩下大宗師一人而巳。

憑着大宗師一人，金蜈天尊認爲他不是自己對手，所以他存心破壞當年的約定，派遣使者重出武林……

龍驤剛才不久，便聽到師叔鄭公明提起本門前輩劍神袁君達，被五大劍派逼他自殺，並且從鄭公明的口風裏，聽出他懷疑那「鐵心孤客」便是昔日的劍神袁君達所化身。

雖然鄭公明並不能確定此事，但是劍神袁君達威震天下的壯舉，也使龍驤受到很大的激勵。

現在，當他看到武當三位長老的畏懼惶恐之態，心中的感觸不少。

一方面他在爲武當派這三個身爲長老的儒弱行爲而難過，另一方面則爲金蜈使者的狂妄而感到憤慨。

他握緊了劍，向前踏了一步，沉聲道：「你忘了還有在下呢？」

金蜈使者先是一驚，隨即失笑，說道：「憑你這一點本領，還能夠抗拒得了天尊？」

龍驤冷嗤一聲道：「什麽天尊不天尊？左右不過是一個老頭子罷了，在下憑着手中這枝長劍，絕不能讓他作出危害武林之事……」

金蜈使者狂笑一聲道：「龍驤，你眞是自不量力，你連本使者都比不過，還想要擋天尊的泰岳之威？」

龍驤怒喝道：「你這幪着臉不敢見人的東西，你旣然認爲在下不是你的對手，爲何受傷的是你？」

金蜈使者眼中閃爍出濃烈的怒火，喝道：「龍驤，本使者若不是一時大意，中了你的詭計，此刻倒下的只怕是你……」

龍驤霍地擧劍於胸，沉聲道：「你可要再試一試我的玉龍劍！」

金蜈使者氣得渾身發抖，可是他曉得自己一時大意，狂傲過甚，中了龍驤一劍，差點沒把命送了。

此刻身上受着重傷，還是仗着藥力在支撑住，絕不能再與對方拚鬥一場了。

他身上的劍傷，創口深入寸許，若是常人早就倒地死去，幸好他武功極高，加上身懷靈藥，這才能站穩身形，傳達金蜈天尊的命令。

他若是忍不住這口氣，而與龍驤再起爭執的話，根本用不着三招，便將創口崩裂，流血過多而死。

因此他權衡利害，對於龍驤的挑戰不作理會，側首對玄機道人說道：「你們曾經見過天尊的神威，該不會像這個渾小子一樣吧？」

玄機道人怎會不明白他的意思？愕然道：「龍大俠，請你勿在本山……」

龍驤冷笑一聲，道：「道長，你對金蜈信符有所顧忌，在下可沒有……」

金蜈使者沉聲道：「道長，你要想使武當毀爲平地？」

玄機道人打了個寒噤，向龍驤打了個稽首，道：「龍大俠，請你看在貧道薄面之上，不要使本門遭到……」

龍驤長嘆一聲，道：「道長，我們各派若是不能團結起來，遲早便會任由人家宰割，爲了武當百年的基業，爲了武當的延續下去，你不能如此軟弱！」

玄機道人滿臉羞慚之色，其他的三個老道也都垂下了頭，默然無語。

玄機道人默然一下，搖了搖頭，道：「龍大俠，你不會曉得貧道的苦衷……」

龍驤看到玄機道人的痛苦神色，曉得他是害怕金蜈天尊過甚，昔年的積威猶在，決難勸得醒的。

他心中暗暗嘆息，還未說話，只聽得金蜈使者冷笑一聲，道：「道長，本使者敢保證武當一門不會受到任何損傷，見到天尊之後，本使者會將此情形稟告上去，他老人家……」

龍驤聽着聽着，只覺胸中似有一團火在燃燒着，他霍地趨前一步，長劍一顫，那枚金色的蜈蚣巳平平的落在劍尖之上。

玄機道人不曉得他要作什麽，問道：「龍大俠，你……」

龍驤沒有理會他，挑着那衩金蜈，緩緩行到金蜈使者之前。

金蜈使者看到龍驤用長劍挑起金蜈蚣，眼中閃出驚駭之色，說道：「你要做什麽？」

龍驤冷笑道：「縱然天下的武林都畏懼這衩小小的金蜈，在下也不會害怕，你回去告訴金蜈天尊，這枚信物我龍驤收下了，有什麽事，叫他找我好了，不必牽涉武當在內！」

他的話聲一了，劍芒乍閃，巳將那枚金蜈劈爲兩半，跌落於地。

金蜈使者在龍驤說完話時，巳曉得對方要作什麽，他嘶叫一聲，撲了上來，道：「你……」

這個「你」字才一出口，龍驤巳將金蜈劈爲兩半，那枝狹長的玉龍劍也指住了金蜈使者的咽喉。

金蜈使者話聲一噎，眼見地上的兩片金蜈，全身顫抖了一下，「哇」地一聲吐出一口鮮血。

他的臉上是以白布幪着的，這一口鮮血噴出，全都吐在白巾之上，彷彿在刹那間綉上了一朵暗紅的花朵……

他苦笑一下，隨即厲聲道：「龍驤，你胆敢毀了金蜈信符，天尊必將以峨嵋一派的鮮血來重新染紅它，從此之後，峨嵋一派將從武林消逝……」

說完了話，他身形往前一衝，便往龍驤劍上撞來！

龍驤眞沒想到金蜈使者慷慨激昂的說完了話，他身形一衝，便往自己的劍尖撞來，顯然是想要自戮。他手腕一沉，劍尖一垂，喝道：「你要作什麽？」

金蜈使者眼中射出凜冽的寒芒，道：「龍驤，若非本使者受命不能傷害你，單憑你這種毀壞天尊信物的擧動，本使者便要與你同歸於盡……」

龍驤冷笑一聲道：「你傷得那麽重，能夠這樣嗎？」

金蜈使者淒厲地笑了一笑，道：「你出道武林才多少年？又怎曉得天尊的神功絕世？本使者要取你性命，你豈有抗拒之力？」

龍驤道：「你此刻後悔？可是你方才

那樣狂妄，偏偏要以峨嵋的武功擊敗我，以致……」

「不要再說了！」金蜈使者大喝一聲，道：「本使者刦難臨前，不欲跟你多費口舌了！」

他踰跟地向着玄機道人行去，道：「本使者已將天尊之令傳到，武當派的存在與否，完全要看你們的決定了……」

玄機道人惶然道：「貧道……」

金蜈使者沒有理會玄機道人之言，突然面對着西北方跪了下來，喃喃道：「請天尊明鑒，弟子捨身喪命，也不會辱及金蜈信符……」

草坪中的人看到金蜈使者作出這等姿態，都曉得他要作什麽，玄機道人踏前一步，呼道：「使者……」

金蜈使者瞪目怒喝道：「咄！不要過來！」

喝聲一下，他已橫架長劍在脖頸。

龍驤就站立在那金蜈使者身旁不遠之處，他眼見金蜈使者裝模作樣的跪在地上祈禱，心中還以爲對方是故作姿態，而要設法逃脫。

可是等到金蜈使者用長劍橫架在脖子上時，他才覺察到自己想法的謬誤。

他心中一驚，猛地一個箭步急竄而前，伸出手去欲奪下對方手中的長劍，却已是去晚了一步。

金蜈使者雙眼睜得老大，自裏面冷射出悲慟、傷感、駭懼等等複雜的神色，隨着他橫劍一割，喉中鮮血噴濺如泉，染紅胸前一片，他那一雙圓睜的雙眼巳如兩顆死魚眼，一切的光采都巳黯淡。

龍驤就站在金蜈使者身前，他的一隻手伸出去還沒收回，便已看到金蜈使者那魁梧的身軀倒地。

當他的眼光一接觸到對方那失去光采的眼珠，一想起對方這種殘酷的自戮行爲，只覺一股寒氣自尻尾升起，直冲腦門，不由自主的打了個寒噤。

這時，從草坪裏傳來一陣騷動的嘩叫，龍驤霍然回頭，只見那些年青的道士們在交頭接耳的談論不休，從他們的神情可以看出那份驚懾與敬佩的混雜情緒。

龍驤心裏突然浮起一股不安的感覺，忖道：「我怎能如此卑鄙地以自己的想法去忖量別人？若不這樣，豈不可以挽救他的自戮？偏偏我以爲他只是故作姿態，而置之不理，以致……」

他想到這裏，身旁傳來玄機道人的嘆喟之聲，說道：「這眞是令人不敢置信的舉動，金蜈使者竟然在貧道的面前自戮而死……」

龍驤側過頭去，輕嘆一下，道：「在下也沒想到他眞會如此，一時挽救不及，以致……」

玄機道人掩不住滿腹憂傷的道：「貧道固然也爲金蜈使者的自戮而感到遺憾，但是更爲本門即將面臨的大刦而担心。」

龍驤安慰地道：「道長，依在下的意見，我們五大劍派首先團結起來，洽商一種抵禦金蜈天尊的辦法，然後……」

玄機道人搖頭道：「龍驤，這個你就有所不知了，單靠我們五大劍派的力量，絕對不堪金蜈天尊的一擊，到時，各派弟子傷亡殆盡……」

他的面上浮現痛苦至極的神色，道：「貧道眞不敢想像那時的悲慘情形……」

龍驤默然片刻，說道：「在下原先並不相信那金蜈天尊的實力究竟雄厚到何等程度，但是從剛才親自遇見金蜈使者之後，才曉得果眞武林之中尚有這等絕世的奇人……」

他苦笑了一下，繼續道：「在下一向自傲，自信憑着十多年來的苦練，劍法上面的造詣巳是江湖上一流的地步了，可是方才面對着金蜈使者時，才曉得一身所學確實差得太遠，假若不是那金蜈使者太過狂妄，一心想以本門劍法擊敗在下，而被在下誘至歧途，墜入所算，那麽此刻倒下的不會是他，而是在下了！」

他說到這裏，長長的吁了口氣，道：「由此可以看出，那金蜈使者都有如此功力，金蜈天尊本人的成就更是駭人了，尤其是他統御手下的手段極爲殘酷嚴厲，單看金蜈使者信符被毀便慨然自戮的悲壯行爲，便可見一斑，不過，據在下之見，憑他這種殘酷的統御手段，絕難長久控制手下，到那個時候，他的手下衆叛親離，而我們團結整個武林的力量，與他對抗，定然能夠獲勝利……」

玄機道人領首道：「龍大俠之言很有道理，貧道也認爲目前只有這個辦法了，可是要想免除一切成見，團結各派，談何容易，尤其是……」他說到這裏，話聲突然一頓，不再說下去。

龍驤看到玄機道人那種欲語又止的神態，心中很是明瞭他所顧忌的是什麽，非常誠懇地低聲說道：「玄機道人，在下很明瞭你的苦衷，因此，在下要奉告道長一句話，爲了肅清奸細，保全祖師們辛苦創下的根業，道長必需有壯士斷腕的決心，一鼓作氣的拿出決心來，除去那個害羣之馬……」

玄機道人凜然地左右望了一下，發現玄黃道人和玄海兩位道人正在談論着金蜈使者之死，而沒有注意到這一邊來……

他再靠近龍驤，問道：「龍大俠，你莫非巳經曉得本門……」

龍驤聽到玄機道人談到主題了，他精神一振，頷首道：「在下曉得各派都潛藏有天心敎的奸細，並且據推測的結果，那天心敎與金蜈天尊有很大的關連，否則方才在下追趕南宮北而來，也不會遭遇到金蜈使者的攔阻……」他稍頓了頓，繼續道：「目前所知，貴派除了南宮北之外，還有一人較他地位更高者，也受到天心敎的挾持，那人一日不除，貴派一日不能從江湖上重振昔日威望！」

玄機道人極爲緊張地問道：「龍大俠，你巳經猜出那人是誰嗎？」

龍驤坦然道：「在下只曉得有這麽個人罷了，事實上並不清楚到底是何人，這就要道長合作了……」

玄機道人臉色一鬆，吁了口氣道：「貧道……」他的話聲頓然一頓，側首望去，但見一條頎長的人影自遠處飛奔過來。

那人還未奔近，便揚聲道：「玄黃，你們在作什麽？」

玄黃道人應聲道：「哦！三師兄來得正好，我們這兒出了岔子……」

玄地道人驚異問道：「是什麽事情？

」說着，加快速度飛奔過來。

玄機道人望了龍驤一眼，迎上前去，高聲道：「三師兄，你來得甚好，我們發現金蜈使者……」

龍驤上前一步，拉住了玄機道人的袖子，湊在他耳邊，低聲問道：「道長，你能否奉告那人！」

玄機道人沒等他說完話，把袖一摔，大步走向前去，朝着奔掠而至的玄地道人說道：「三師兄，金蜈令！」

玄地道人滿臉驚容，問道：「什麽？金蜈天尊又傳下金蜈令符，他……他要本門作什麽？」

玄機道人苦笑道：「本門必需在半個月內赴金蜈天尊之約！」

玄地道人也沒問他那約會之地在何處，緊跟追問道：「金蜈使者呢？」

玄機道人一指躺在地上巳經死去的金蜈使者，道：「在那兒。」

玄地道人一見躺在地上的金蜈使者，全身一震，頓時目瞪口呆起來。

玄機道人看到那股神態，一時也不曉得要說什麽才好，只得在旁勸慰道：「師兄，事情巳經到了這個地步，我們……」

玄地道人驀地大喝一聲，頓足道：「住口，你們闖下的禍事還不小，竟然只曉得在旁邊說風涼話，你想想看，都是幾十歲的人了，怎會做出這種魯莽的事？」

他兩眼俱赤，顫聲道：「你們，你們竟要眼看武當淪於萬刦不復的地位，你們還算什麽武當弟子？」

玄機、玄黃和玄海三個老道在玄地道人盛怒之下，不敢出言爭辯。

龍驤在旁邊看得過意不去，挺身道：「玄地道長……」

玄地道人臉色鐵青，側首道：「龍大俠，這是本門之事，請你不要干涉！」

他根本不容許龍驤說話，轉過首來，繼續道：「他還年輕，沒有見過金蜈天尊的厲害，貿然的對金蜈使者有所失禮，這還可以原諒，但是……你們三個當年都曉得金蜈天尊縱橫天下的經過，怎麽也如此冒失起來？難道你們……你們要以本門數百年的基業，祖師們辛苦創下的根基作孤注一擲……」

玄機道人實在聽不下去，勸說道：「師兄，你老息息怒，等師弟我把詳細情形稟告你之後……」

玄地道人長嘆一聲，頓足道：「貧道憂心忡忡，你叫我怎麽能夠不生氣，唉！現在該怎麽辦才好？」

龍驤被玄地道人說了一頓，差點沒使他顏面下不去。

若非是他牽涉到裏面，非要將整個事情辯說清楚不可，他早就拂袖而去了。

此時，他見到玄地道人在嘆息，於是又挺身上前，說道：「道長，請容在下進上一言……」

玄地道人側首望了龍驤一眼，目光一轉，招呼一個嚇得發呆的小道：「明心，你過來，帶龍大俠回紅葉精舍休息。」

龍驤道：「不必勞動這位道兄了，在下話未說完，決不回去休息！」

玄地道人皺眉道：「龍大俠，我們馬上要召開長老大會，討論此事，不便有外人在場……」

龍驤道：「在下決不打擾道長會商，不過，此事由在下引起，在下必須說明白才行。」

玄地道人哦了一聲，對那站在一旁，臉色尷尬的明心小道揮了揮手，道：「你退下。」

他略一沉吟，道：「好吧，龍大俠，你有什麽話要說，就請說吧！」

龍驤目光一掃，瞥了其他三個老道一眼，然後肅容道：「首先，在下要向道長聲明，那金蜈使者是自戮而死的。」

玄地道人頗感意外，目光一閃，凝注在玄機道人身上。

玄機道人領首道：「龍大俠說得不錯，他是自戮而死。」

玄地道人訝道：「他旣是爲了傳送金蜈令符而來的，如何又在武當自戮呢？」

龍驤道：「這就是在下所要說的話，他是因爲與在下比劍，敗於在下劍下，羞憤而自戳的！」

玄地道人只覺這又是一件意外，訝道：「哦，眞有這等事？」

龍驤眼中寒芒一閃，問道：「莫非道長以爲在下說謊？」

玄地道人目光掃過其他的道人，見到沒有一人搖頭否認龍驤之言，他不禁意外地道：「貧道並非不相信大俠之言，而是感到意外罷了，請龍大俠不要見怪。」

龍驤道：「說起來在下也很慚愧，若非是金蜈使者狂傲過甚，一心以本門劍法擊敗在下，他絕不會因一時失算而受傷，在下能贏得了他，只是僥倖而巳！」

玄地道人吁了口氣，道：「龍大俠眞是貧道生平所僅見的君子，可見得峨嵋神龍老人敎養有方，大俠才能在如此年輕便名動江湖。」

龍驤抱拳道：「多謝道長誇獎，在下實不敢當。」

玄地道人的面色一正，肅然道：「不過，貧道又要把話說回來了，龍大俠你憑仗着本身的武功，擊敗金蜈使者固然一時快意，但，你可有想到它將帶給本門多大的災禍？」

龍驤沒想到玄地道人捧了自己一場之後，又板起面孔敎訓起自己來。

他神色一肅，沉聲道：「在下所闖下的禍，自有在下一人承担，決不會於牽累到武當。」

玄地道人冷笑一聲，道：「龍大俠這麽說，是認爲你自己能夠抗拒得了金蜈天尊了？」

龍驤一怔，道：「在下一人之力固然單薄，但是有句俗語說：『兩人同心，其利斷金。』只要我們五大劍派能夠團結一起，定然可以擊敗金蜈天尊的。」

玄地道人苦笑着搖頭，道：「龍大俠，你的年紀還輕，沒有經歷過當年的江湖浩刦，不會曉得金蜈天尊厲害，才會有這麽一說，如果你……」

「道長。」龍驤道：「在下確實是年輕識短，沒有經歷過當年江湖的浩刦，可是在下相信金蜈天尊縱然厲害，他也只是一個人而巳，憑我們五大劍派的力量，難道還抵擋不了嗎？」

龍驤這番話聽得玄地道人直皺眉頭，他不住搖頭苦笑，道「龍大俠，你的話

錯了，那金蜈天尊雖然也是一個人，可是他的武功縱橫天下，可說是百年以來，尚無一人能夠超越他之上。我們現在要憑什麽本領，靠什麽功夫去與金蜈天尊抗拒？別說是現在我們五大劍派的絕藝全部隨着秘笈心法的流失殆然無存，就是二十年前，五大劍派中精英全在，神功猶存也都不是金蜈天尊的敵手。」

他長長的嘆了口氣，繼續道：「龍大俠，你不要以爲貧道是在危言聳聽，長他人之志氣，其實你只要看一看金蜈天尊手下傳遞信符的使者，他們都有一身出類拔萃的武功，更何況金蜈天尊本人呢？」

龍驤沉聲道：「在下深信金蜈天尊的武功天下無敵，但是，我們就因爲曉得不是對手，便該放棄抵抗嗎？如果我們五大劍派都不挺身而去，那麽今後的武林，還有正義？還有眞理存在？不！我們就是拚了一命，也得面對未來的打擊，絕不能有絲毫退縮之意！」他說得慷慨激昂，那些道人聽了全都聳然動容，連玄地道人在一時之間，也說不出什麽來反駁他。

默然一會，玄地道人緩聲道：「大俠之言非常有理，不過此事牽涉至鉅，事關各派的存亡，非同小可，貧道首先需與三位師弟磋商一會，然後才能通知各派掌門，共商大計……」

龍驤道：「依在下意見，此事最好儘速通知各派掌門，早日決定對策，尤其在此時，我們五大劍派的劍會之期未散，就可以聚集各派高手共同討論……」

玄地道人不等他說完話，道：「有關此事，貧道自有計較，此刻天色已晚，大俠想必尚未用過晚膳，請大俠先回紅葉精舍。」

說着，便要招呼人替龍驤帶路。

龍驤心中頗爲憤慨玄地道人的下逐客令，可是他回心一想，沒有發作出來，僅是淡然一笑，抱拳道：「道長，這倒不必了，在下尚要與敝師叔有話相談，等會再到紅葉精舍裏去便是。」

玄地道人沉吟一下，點頭道：「這樣也好，不過大俠別忘晚上到貧道丹房來一趟，當然，貧道會命人替你帶路。」

龍驤點首抱拳，道：「在下先行一步了。」

玄地等四老道全都單掌答禮，非常客氣。龍驤看到他們客氣的樣子，心中並不高興，他轉身向着那座七層寶塔奔去時，心中不住忖思道：「武當派已經沒落了，他們的四位長老旣無法肅除內奸，又如何能够應付強敵，將來只有自江湖除名這條路……」

他從感慨武當的沒落，接着又想到了峨嵋。「本門這些年來，在父親的執掌之下，每一輩弟子都曉得上進，同門之間相處很融洽，每一個人也都忠於本門，看來本門的聲譽，不久之後，必定能超過武當一派……」

想着想着，他突然記起了虞雲姬對他說過的話來，不由又暗想道：「天心敎在各派都潛藏奸細一事，目下首先在武當派中發現了，可是本門之中不知是否也有天心敎的奸細？如果有的話，那會是誰？」

他首先從四個師叔的身上想起，然後到自己這一輩的師兄弟，可是想來想去，也沒有一個有那份背叛峨嵋替天心敎作奸細的嫌疑。

就在此刻，他突然見到二個道士在茫茫的夜色裏飛奔而來。

龍驤心中又暗忖，道：「武當派又發生了什麽事，否則他們爲何如此愴惶的奔走？」

他帶着滿腹的疑惑，向着寶塔奔行過去，遠遠看到那座高聳的塔尖時，他倏地覺得自己心中起了一陣莫名的慌亂。

行到寶塔之前，他正待飛身上塔，突然從塔裏走出二個道人以長劍將他擋住，龍驤驚問道：「兩位道長如何如此？」

那兩個年青的道人雙劍交叉，一人左手持劍，另一個則是右手握劍，正是武當派的「兩儀劍法」的起手式。

他們兩人並不認識龍驤，其中左手那個道士望了龍驤一眼，問道：「請問少俠是那一宗派？」

龍驤道：「在下峨嵋龍驤。」

那兩個道人一聽，齊都面現驚容，兩人對望一眼，飛快地把長劍插回鞘中。

其中那左手的道士單掌打了個稽首，道：「無量壽佛，貧道不知是龍大俠，失禮之處，尚請原諒。」

龍驤抱拳道：「好說好說，也是在下太過冒昧所致。」

他的話聲一頓，問道：「不知兩位道兄爲何在此把守？」

那左手的道說人道：「龍大俠，尚要請你先鎭定一下，因爲貧道有一件不好的消息向你報告！」

龍驤心中一懍，急問道：「什麽事情？莫非……」

那個道人垂下眼簾，道：「貴派鄭公明鄭大俠不知爲何原因，在靈塔頂層擧劍自戮！」

龍驤全身大震，臉色慘變，身形一晃，幾乎昏倒於地，他悲慟地大喝一聲，飛身直躍塔頂。

夜色迷濛，那七層高的靈塔，高高的穿入茫茫的暮色裏，仰首望去，都看不見尖尖的塔頂。

夜風低迴，如同靈巧的纖指在撥弄着塔簷的風鈴，那一陣陣輕柔的鈴聲，如同情人在耳邊低訴着衷曲，是那樣的美妙，那樣的甜蜜。

可是龍驤此刻的心情焦躁驚愕，根本無法去欣賞那種美妙的柔歌似的鈴聲，他滿懷愴痛地飛身向着塔頂飛躍而去。

這座靈塔高有十餘丈，加之塔頂又沒入蒼茫的夜色裏，龍驤實在不該就此飛身直掠而上。

因爲他需要在中途換一口氣，借一分外力之助才能直躍十餘丈高，若是有人在中途藏身塔裏向他施以暗襲，他很難逃得過。

但，龍驤心中懸念着鄭公明的被害，他那還會考慮其他的問題？

一個人若能磨練到心如鋼鐵，任何憂傷、痛苦、驚懍都不能打擊他的地步，那麽便可能做到臨危不亂了。

否則，像龍驤此刻驟而聽到鄭公明的噩訊時，他在心亂如蔴之中，平時再如何鎭定，也無法考慮許多事情了。

（未完・十七）